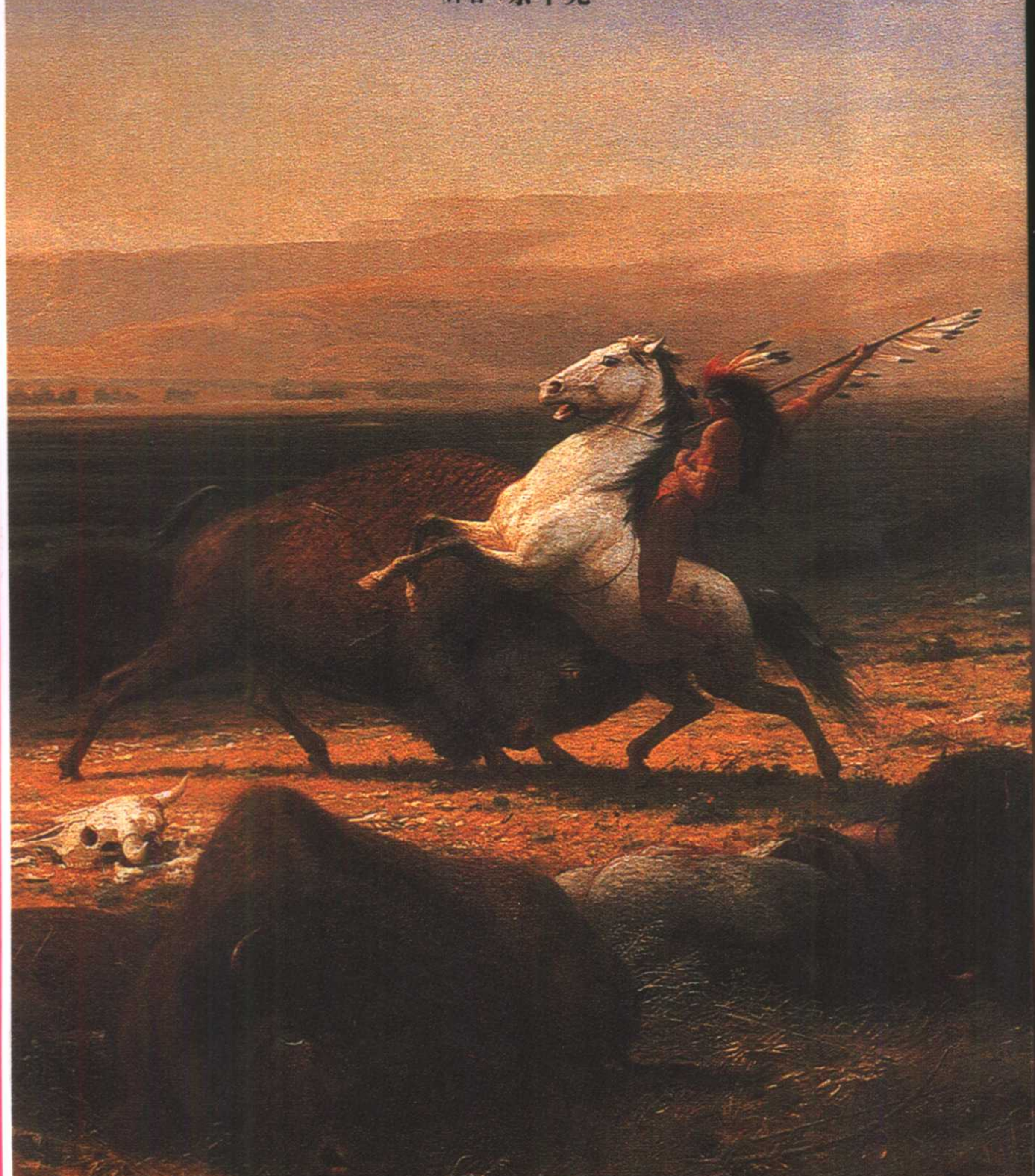
VOYAGE D'EXPLORATION

印第安人

红皮肤的大地

原著=Philippe Jacquin

译者=余中先



LA TERRE DES PEAUX-ROUGES



早期的北美洲
只有印第安人。
后来，从欧洲来了猎人。
接着，殖民者、传教士、军人
相继踏上这块土地。17世纪，
白人想把美洲占为己有。
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阿尔纲奎族、休伦族、易洛魁族、
夏延族、阿帕切族等印第安部落，
先后投入血腥的游击战中。
昔日，北美大平原上战火纷飞；
今天，白人获得胜利。和平就此降临了吗？

ISBN 7-5432-0633-1
9 787543 206335 >
定　价：　38.00元

印第安人

红皮肤的大地



原著 = Philippe Jacquin

译者 = 余中先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第安人：红皮肤的大地/（法）杰克恩（Jacquin，P.）著；
余中先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8
（发现之旅）
ISBN 7-5432-0633-1

Ⅰ.印… Ⅱ.①杰…②余… Ⅲ.美洲印第安人-通俗读物
Ⅳ.K70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82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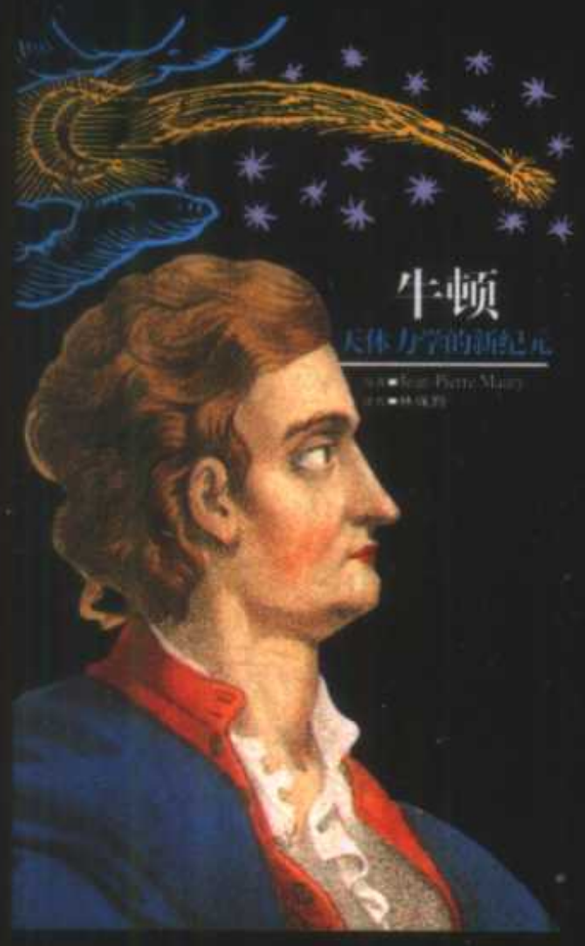
发现之旅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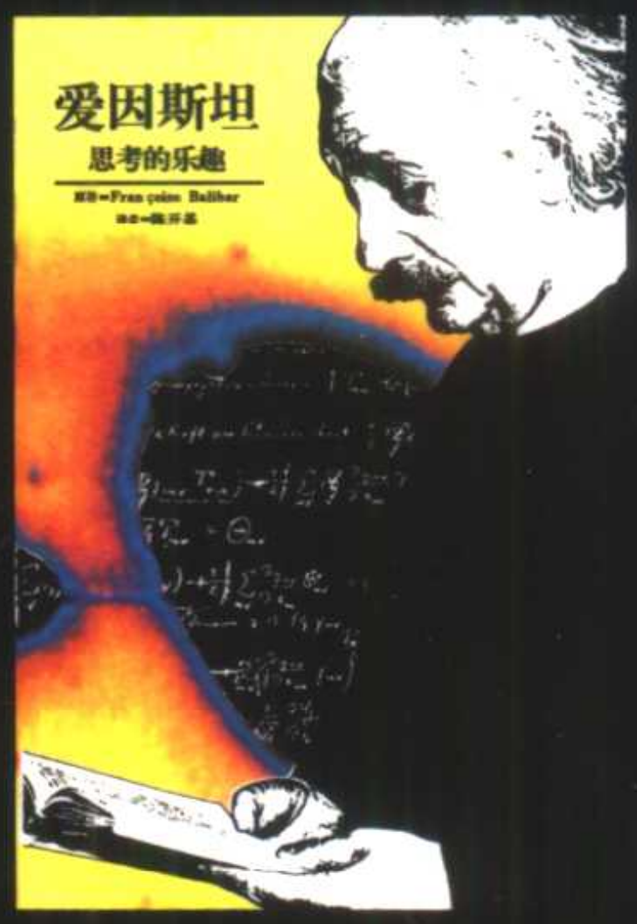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
——红皮肤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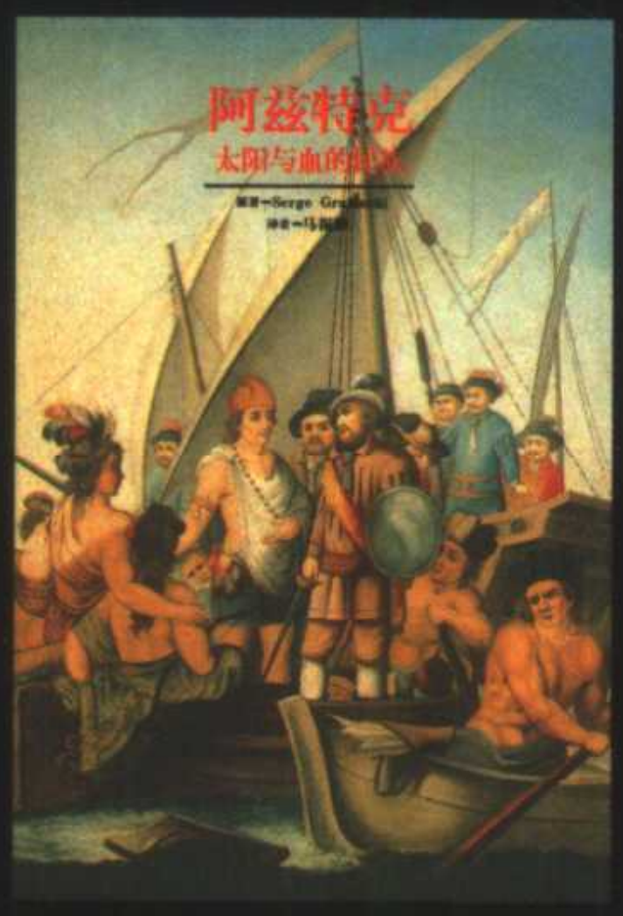
原著：Philippe Jacquin
译者：余中先
出版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责任编辑：黄泉海
技术编辑：吴德海　张　喆
印刷：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1 年 8 月初版
印次：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ISBN 7－5432－0633－1/G·297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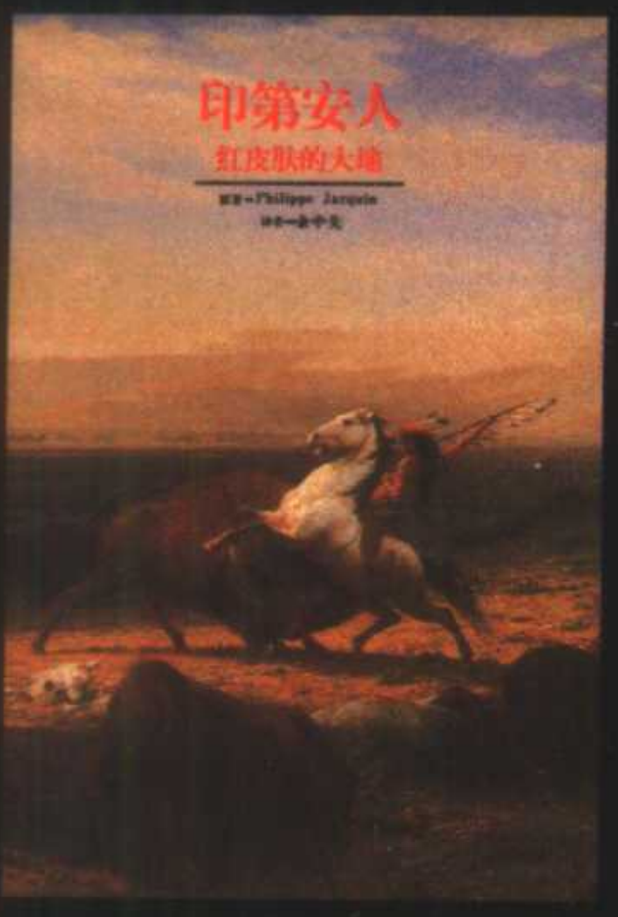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1987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2001 by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Unabridged Chinese Dictionary

1842年，宁静的美国费城发生了
一件震撼人心的事件：
有一个印第安人酋长的代表团，上街游行。
这群来自原野的人，吸引了许多费城人士，
画家卡特林(George Catlin)便是其中之一。
1830年，卡特林前去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旅行。
他每天描啊，画啊，忙个不停。
卡特林对一切都兴趣盎然，
没有什么不引起他注意。
风俗礼仪、日常生活、猎捕野牛等等，
是他笔下常见的题材。


牛顿
天体力学的新纪元


爱因斯坦
思考的乐趣


阿兹特克
太阳与血的祭祀


印第安人
红皮肤的大地


罗马人

目录

13　第一章:红种人和铁器人

33　第二章:枪炮与火药

51　第三章:文化的冲突

73　第四章:眼泪之路

89　第五章:征服西部

121　第六章:回归印第安

129　见证与文献

180　年表

184　图片目录与出处

188　索引

Philippe Jacquin

1942 年生,1984 年起任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助教,讲授现代史。
之前在中学教历史,并在 15 年的岁月中,从事印第安人的研究。
现已发表研究“白印第安人”的博士论文,
探讨 17 和 18 世纪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
1976 年出版《北美印第安人史》一书。
他以印第安人问题和殖民化问题的专家身分,
长期为法国《历史》杂志写文章。

这位艺术家后来当了记者，
甚且成为历史学家暨人种学家。
卡特林的作品，生动刻画了
一种已结束的文化，
一个已逝去的年代。
这些画不仅是见证，
还是印第安的灵魂，凝聚了它的永恒之美。





奔狐(The Running Fox),索克人酋长。



四熊(Four Bears),曼丹人酋长。



弓和箭(Bow and Quiver),科曼切人酋长。



牛背肥脂(Bull's Back Fat),黑脚人酋长。



夏里塔·里什(Sharita Rish),坎萨人(Kansa)酋长。



小狼(Little Wolf),尧威人(Yoway)酋长。



狼和山丘(Wolf and the Hill),夏延人(Cheyenne)酋长。

讲理的人(Man of Good Sense),坎萨人酋长。

目录

13　第一章:红种人和铁器人

33　第二章:枪炮与火药

51　第三章:文化的冲突

73　第四章:眼泪之路

89　第五章:征服西部

121　第六章:回归印第安

129　见证与文献

180　年表

184　图片目录与出处

188　索引

Philippe Jacquin

1942 年生,1984 年起任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助教,讲授现代史。
之前在中学教历史,并在 15 年的岁月中,从事印第安人的研究。
现已发表研究“白印第安人”的博士论文,
探讨 17 和 18 世纪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
1976 年出版《北美印第安人史》一书。
他以印第安人问题和殖民化问题的专家身分,
长期为法国《历史》杂志写文章。

印第安人

红皮肤的大地



原著 = Philippe Jacquin

译者 = 余中先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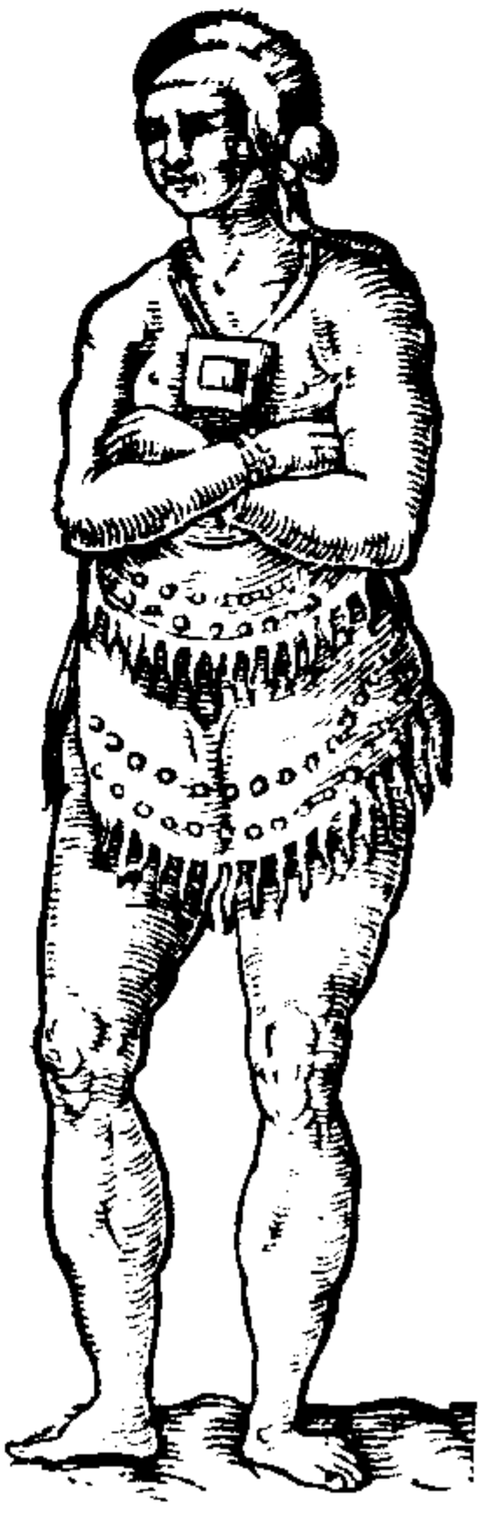


1492年，哥伦布
率领船队，打算寻找通向印度的新航路，
结果在一些神秘的岛屿上登陆。他非常吃惊，
岛上竟然没有“任何意料中的魔鬼”，
而只有“体格结实、身材健美的土著”！
此时，哥伦布还不知道，他已经发现新大陆。
哥伦布把刚刚遇到的红种人称作
“印第安人”，不无轻蔑之意。

第一章

红种人和铁器人

当血腥的宗教战争击碎了基督教世界，把它撕得四分五裂时，新大陆纳入了欧洲列强。新大陆成为受迫害者的希望之地。欧洲人从登陆之日起，就将新大陆置于上帝的保护下，在“无尽的原始荒蛮中”传教布道。



从 16 世纪初开始，住在新大陆上的人就成为欧洲瞩目的焦点。欧洲人对他们的起源追根究底。但直到 20 世纪，才有古生物学的发现，藉此，印第安人的遥远过去得以渐渐清楚。



我们知道印第安人来自亚洲北部。而且，大约在三万年前，他们就在北美大陆上定居了

19 世纪末，美洲大陆珍藏的秘密终于有了答案。沉寂了三万多年后，一些小东西出土了：箭镞、鱼钩、面具、小雕像等等。但考古学家还需努力，才能真正了解古物的意义，以求研究出白人来到之前，印第安人在北美大陆是如何生活的。

《圣经》没有讲到印第安人。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七大部落之一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不是来自埃及？最早认为印第安人起源于亚洲的，是西班牙耶稣教会教士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19世纪末，众多文物纷纷出土，显示了古印第安文化相当丰富。从印第安人的骨骸来看，他们确实属于黄种人。

西北美一带印第安人打制的石器、箭镞、刮具。由此可看出，美洲大陆原住民双手灵巧。这个骨制的鱼钩可能是用来捕猎鲸鱼的，石鸟则作砝码用。



白种人被印第安人叫做“铁器人”，因为白人带着铁枪等武器。“铁器人”上岸时，发现印第安各部落间或是结成政治同盟，或是发展商业关系，彼此间的关系紧密又复杂。最强大的部落占据着广阔的领土，设哨强索买路钱。他们若是无法控制交通要道，



就严密注意商队的来往。当时，商队主要经营贝壳、毛皮、铜器和玉米的买卖。陌生人来了以后，引进新技术。他们的来临，将彻底推翻原有的社会关系。

公元 1000 年左右，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Viking)入侵美洲，但时间不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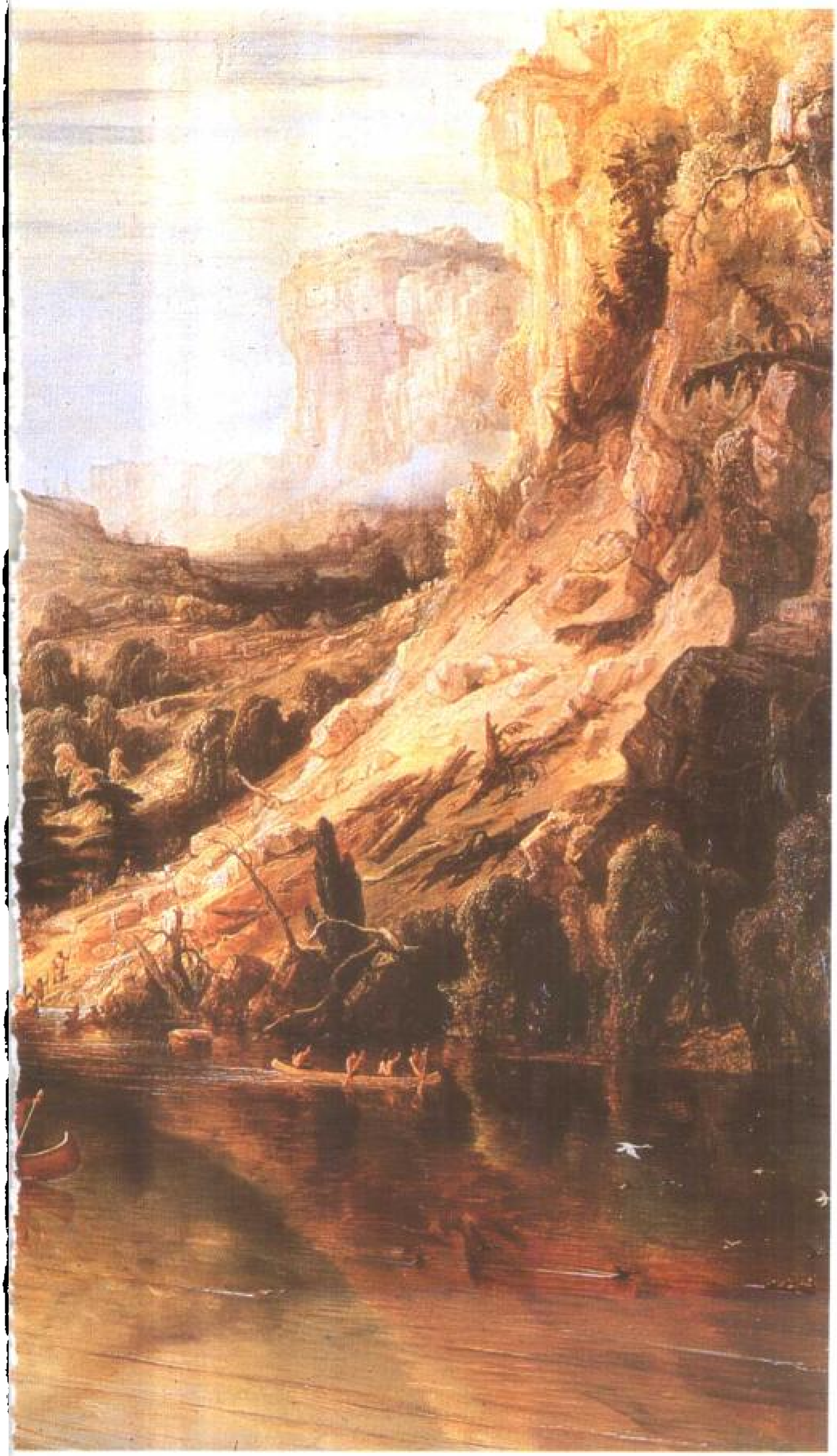
维京人是首批踏上北美大陆的欧洲人。10 世纪时，埃里克森 (Eriksson) 带领一批人从格陵兰岛来，占领纽芬兰东北部的一处，把它改称为文兰 (Vinland)。他们和印第安人的关系日益恶化，常发生冲突。在当时维京人的住地，现已发掘出众多的骨制箭镞，便是证据。萨迦史诗还把当地印第安人称做斯卡林人 (Skraeling)，意思是丑人。

欧洲人入侵的时间不长。以后的整整五个世纪里，欧洲对美洲没了兴趣。但黄金的诱惑，加上历险的趣味，又驱使大帆船不断向西行。美洲东海岸的印第安人常发现，欧洲人强大的船在他们的沿海巡弋。这些配备着军火的船，来自英国布里斯托、法国圣马罗，或西班牙加地斯。

16 世纪初，欧洲各国的航海家，例如意大利的卡波 (Cabot) 和韦拉扎诺 (Verrazano)、西班牙人费南德兹 (Fernandez)、法国人卡蒂埃 (Cartier)，纷纷勘察海岸，溯江探源。由于到处都是无法通行的密林，他们以为所到之处全是荒芜之地。不过，海洋中却是鱼群聚集，尤以纽芬

印第安人如何看待这些新来的外族人呢？他们的口头叙述已难考证，不过我们从欧洲人留下的断简残篇来看，印第安人的反应多半是好奇和恐惧。在印第安人眼中，这些带铁器，穿布衣的“大胡子”，是带着火棍(枪)的“神奇人类”。印第安人惊叹他们的白皮肤，抚摸他们，听他们说新奇的语言。但他们的残暴也激起了当地人的不安。印第安人揣摩着他们脑子里打的算盘。如果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果实遍布，为什么还要来到陌生的地方，忍饥挨饿呢？





古贝(Théodore Gudin)所作的画，题为《卡蒂埃发现圣劳伦斯河》。殖民活动盛行的时期，此画颇激荡人心。作品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在19世纪必定曾风靡一时，但与17世纪的现实格格不入。印第安人的急切心情，他们的欢迎动作和手势，都在画作中展露无遗。这幅画让画家那时代的人回想起19世纪的法国，正值殖民扩张的巅峰，也忆起前人的功绩，像是探险家卡蒂埃、移民先驱尚普兰，和18世纪时曾任北美法军司令的蒙卡尔姆(Montcalm)。19世纪，面对美国势力的崛起，法国无能为力，只有回忆当年的荣耀。

兰近海为最。对那些清贫的欧洲人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个黄金国，吸引了千万渔船来到北大西洋。

每年的渔汛季节，欧洲的诺曼人（Normand）、葡萄牙人和英格兰人都来捕鳕鱼，巴斯克人（Basque）则来捕鲸鱼。到16世纪中期，纽芬兰的海岸上全是一排排棚屋，欧洲渔民就在这里晒鱼干，提炼鲸鱼油。

印第安贝奥图克人（Beothuk）拿出水獭皮和海狸皮，跟欧洲人交换锥子、小刀和穿过的衣服，还换面包吃，换酒喝。但是，没过多久，欧洲水手就把印第安人当作奴隶使唤，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子。于是，印第安人逃到森林深处，以躲避白人。

美洲大陆上的米克马克人（Micmac）和马莱西特人（Malecite），与法国人做毛皮交易。远远发现有船，他们就划着独木舟赶去，离船还有六、七公尺远时，就举着毛皮挥个不停。他们把这些毛皮，尤其是海狸皮，再在港口转卖给皮货商。在17和18世纪，毛皮的需要量增加，北美大陆成了欧洲毛皮市场的产地……供给毛皮的责任就落在印第安人身上。



海狸的游泳本领，以及它带鳞片的尾巴，曾让人把它当成鱼类。天主教允许在斋戒期吃海狸：因为斋戒期中，教徒可以吃鱼，但不能吃其他肉类。

白人传来了可怕的天花……

1539年，一批西班牙人在北美洲东南部的佛罗里达（Florida）登陆。索托（Soto）带领百余人在东南部住了三年。日子艰苦：除了要应付土著，还得对付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





17世纪时的圣劳伦斯港。尽管地图绘制得很粗糙，在当时却很有用处。对可能前去投资的人来说，地图是一种宣传材料。这些投资者将是未来大港的统治者和市民。图上还提供了许多信息：关于自然环境、矿产资源、风土人情，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

在东北海岸的某些地区，虽然天花传染比较零散，瘟疫却迅速蔓延，当地居民抛弃家园出走。1534年时，卡蒂埃住在圣劳伦斯河畔，一个叫荷卡拉加(Hochelaga)的小村里，把天花传给易洛魁人(Iroquois)。印第安人有一种药方，治疗坏血病十分见效，得了这种“白人之恶”的水手，听从印第安人的劝告，服用白雪松熬的汤汁，结果死里逃生。

卡蒂埃绘制了圣劳伦斯海湾的地图，打通了法国人的殖民道路。不过，在16世纪下半叶，殖民者仍十分谨慎，只在阿卡迪亚(Acadie)设了几个毛皮货栈。在南方的佛罗里达，新教徒企图建立殖民地，但因印第安人反抗而宣告失败。



在荷卡拉加的居民看来，卡蒂埃身怀特异功能。他们把生病的酋长送去给卡蒂埃医治，期待他使酋长“痊愈”。卡蒂埃不敢拒绝，便把老酋长的四肢按摩了一番。结果，酋长把自己的羽冠戴在他的头上。

到了17世纪初期，随着法国殖民点的建立，欧洲人的侵略行动才真正展开

1608年，法国的尚普兰(Champlain)来到魁北克，带了一些拓荒的人，还有方济会中的改革派教士，雷格莱派(recollets)。他们是美洲大地上的第一批传教士，致力于教化阿尔冈昆人(Algonquin)，因为到法国人商行里来的，大都是阿尔冈昆人。1615年冬季，尚普兰来到休伦(Huron)，和当地的休伦人建立了极好的关系。他甚至送了一些休伦人去法国访问。

在靠南边一点的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有144个英国人于1607年下船登陆，带头的是史密斯(Smith)船长。这些英国人后来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英格兰人的城市，是为詹姆斯敦(Jamest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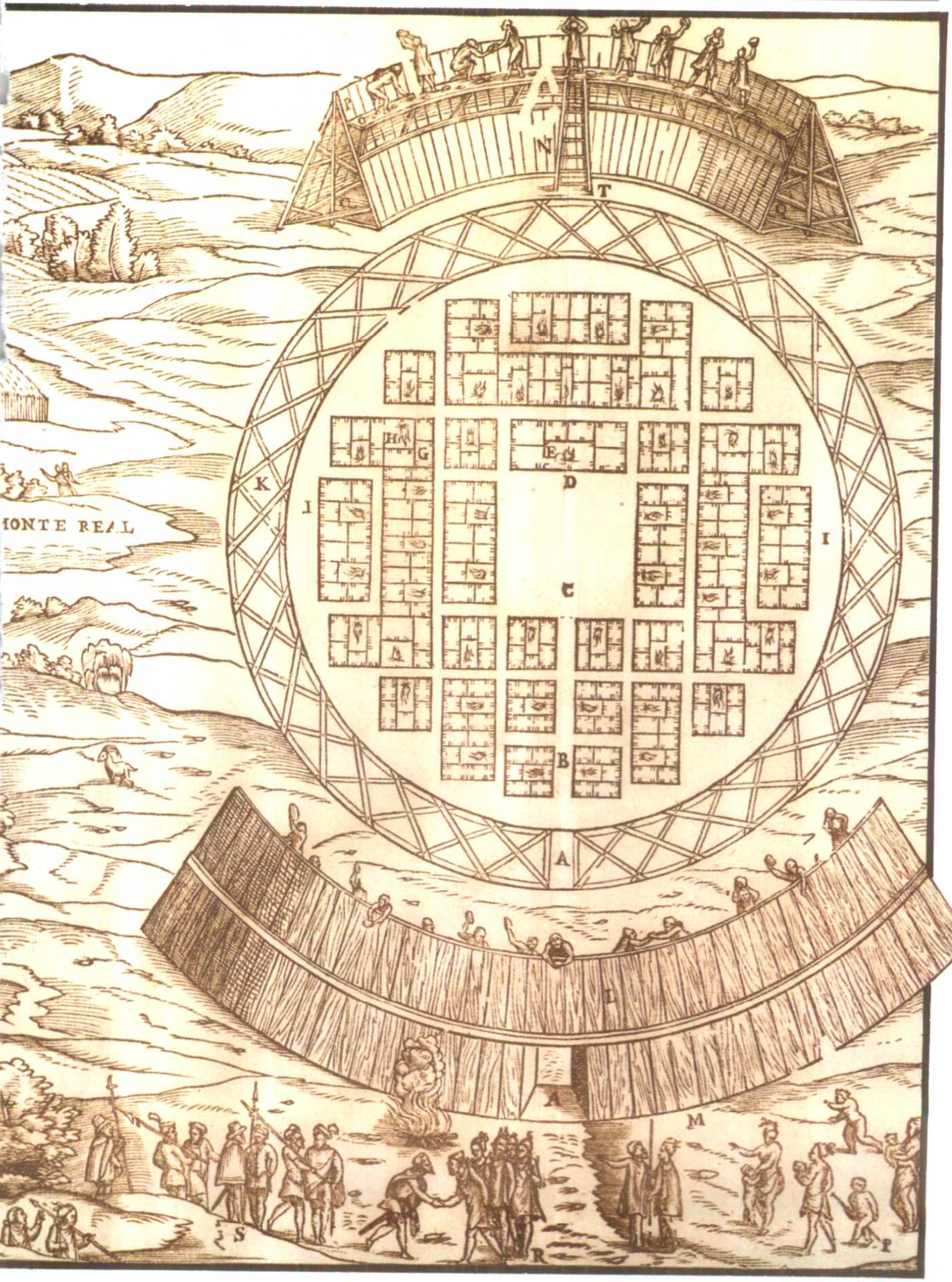
1609年，英国人哈得孙(Henry Hudson)沿着一条河溯流而上探险，这条河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哈得孙激励荷兰人占领了河口的曼哈顿岛。奥尔巴尼堡也是因他坚持才建立起来，主要用于毛皮贸易。

17世纪20年代，荷兰和英国的移民潮高涨。英国船“五月花号”(Mayflower)运来的清教徒，是



荷卡拉加的城镇是圆形的，卡蒂埃看到了以后十分惊讶。在要塞内部，有“50栋边长达50步的房屋，全部用木头造成，顶上盖着很大片的树皮”。




IONTE REAL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
T


A
B
C
D
E
F
G
H
K

A
B
C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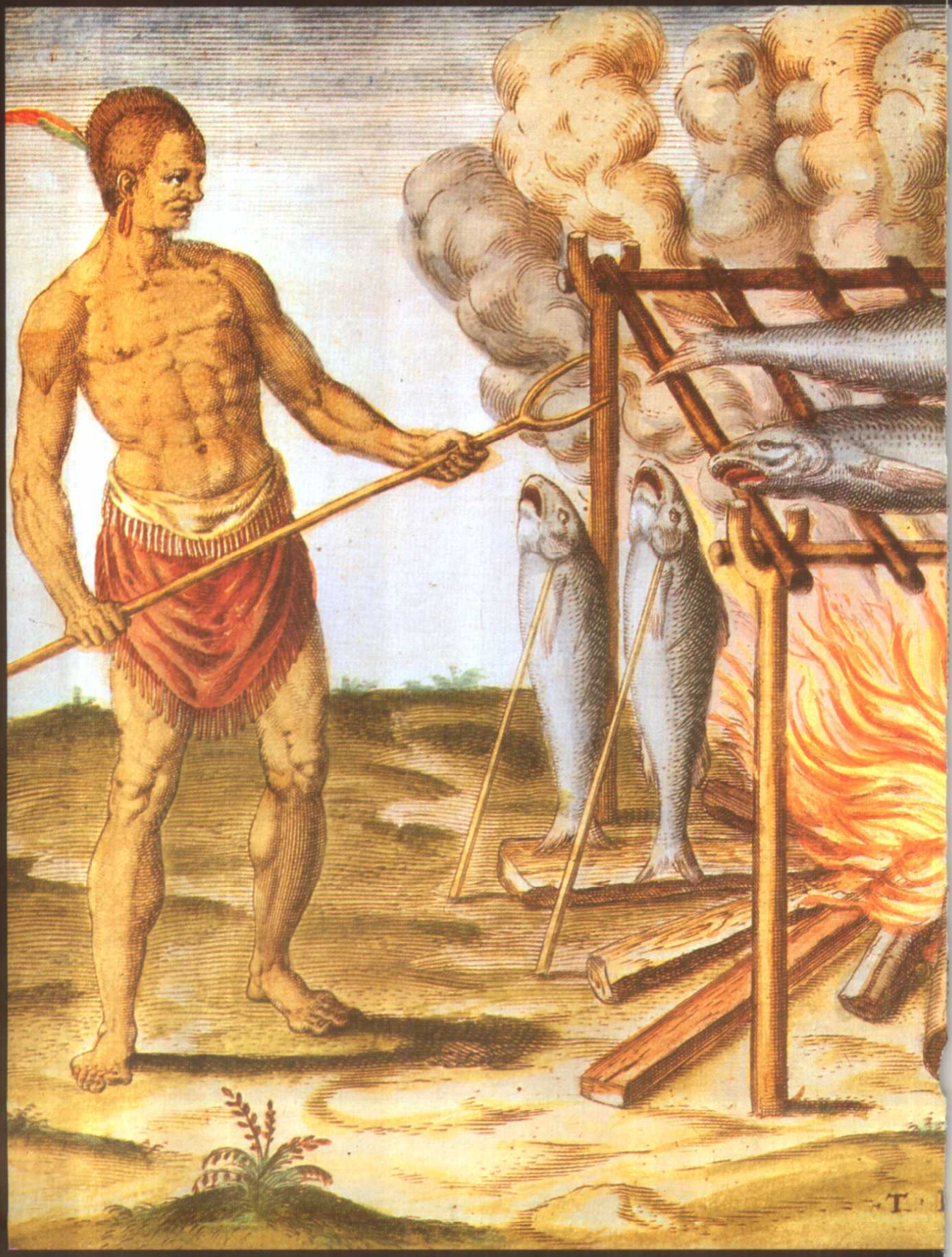


运送丰收果实到公共仓库去

1562年，一批法国新教徒由里保（Ribault）和罗多尼尔（de Laudonnière）带领，在佛罗里达北部建立新家园。两年后，勒莫安（Le Moyne de Morgues）也登上美洲大地；来此处绘制地形图，并搜集有关土著的资料，作画描绘北美土著日常生活的情景。他回到法国后，于1591年发表美洲见闻札记。书中收录一些彩色的素描和版画，都是出自法兰德斯艺术家布里（Théodore de Bry）之手。这些作品是当时人种志研究的珍贵材料。

两个印第安村庄：坡姆西克（Pormcick）和塞科塔（Seco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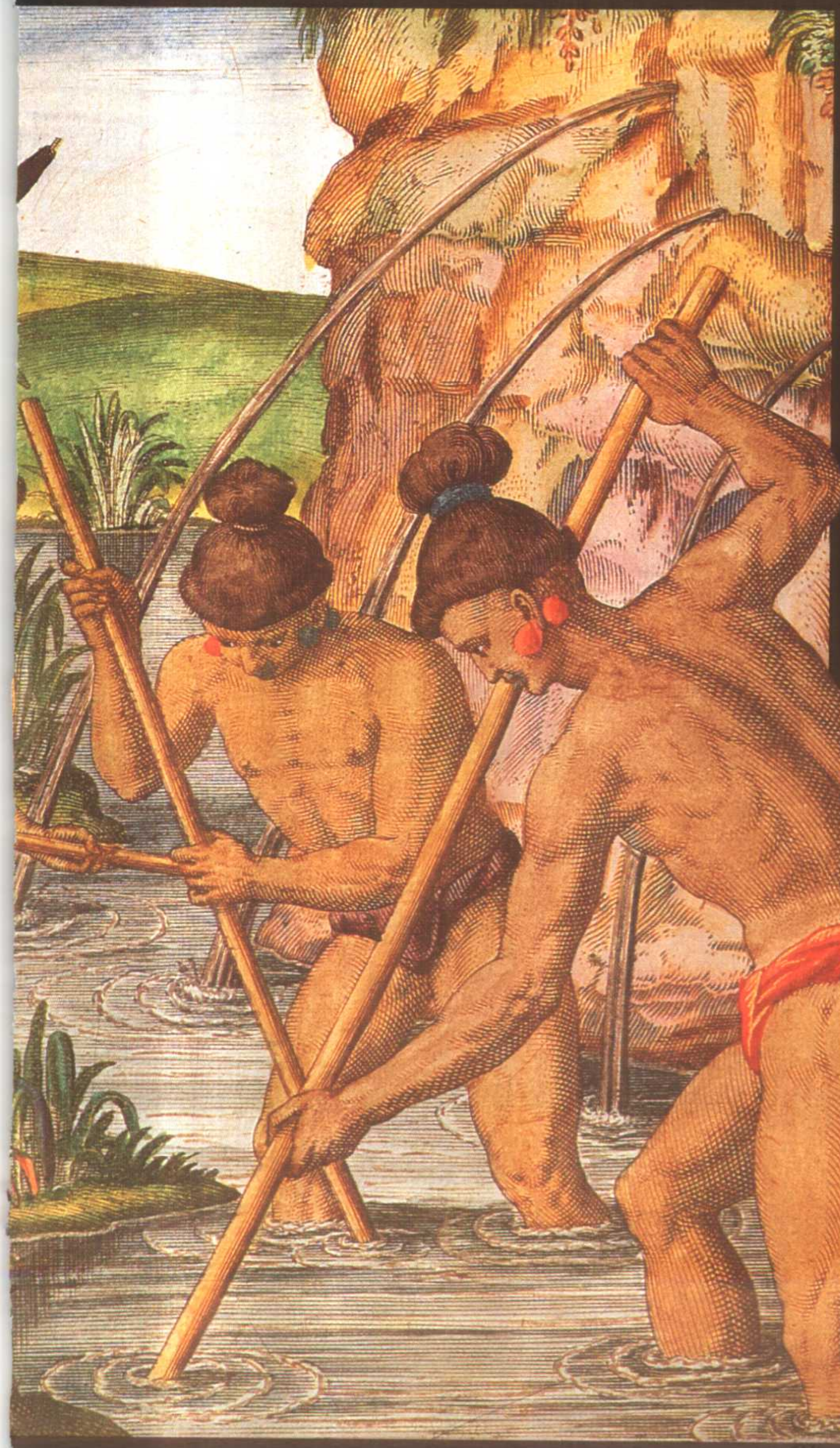
22页图：坡姆西克是一个外观有趣的要塞式村落，四周围着一道栅栏，大门紧闭，以防敌人意外来犯。 23页图：勒莫安书中的木刻版画，表现了塞科塔“长形房屋”的整齐布局。塞科塔村中住的是农人。许多家庭合住在一间房子里。



木叉烤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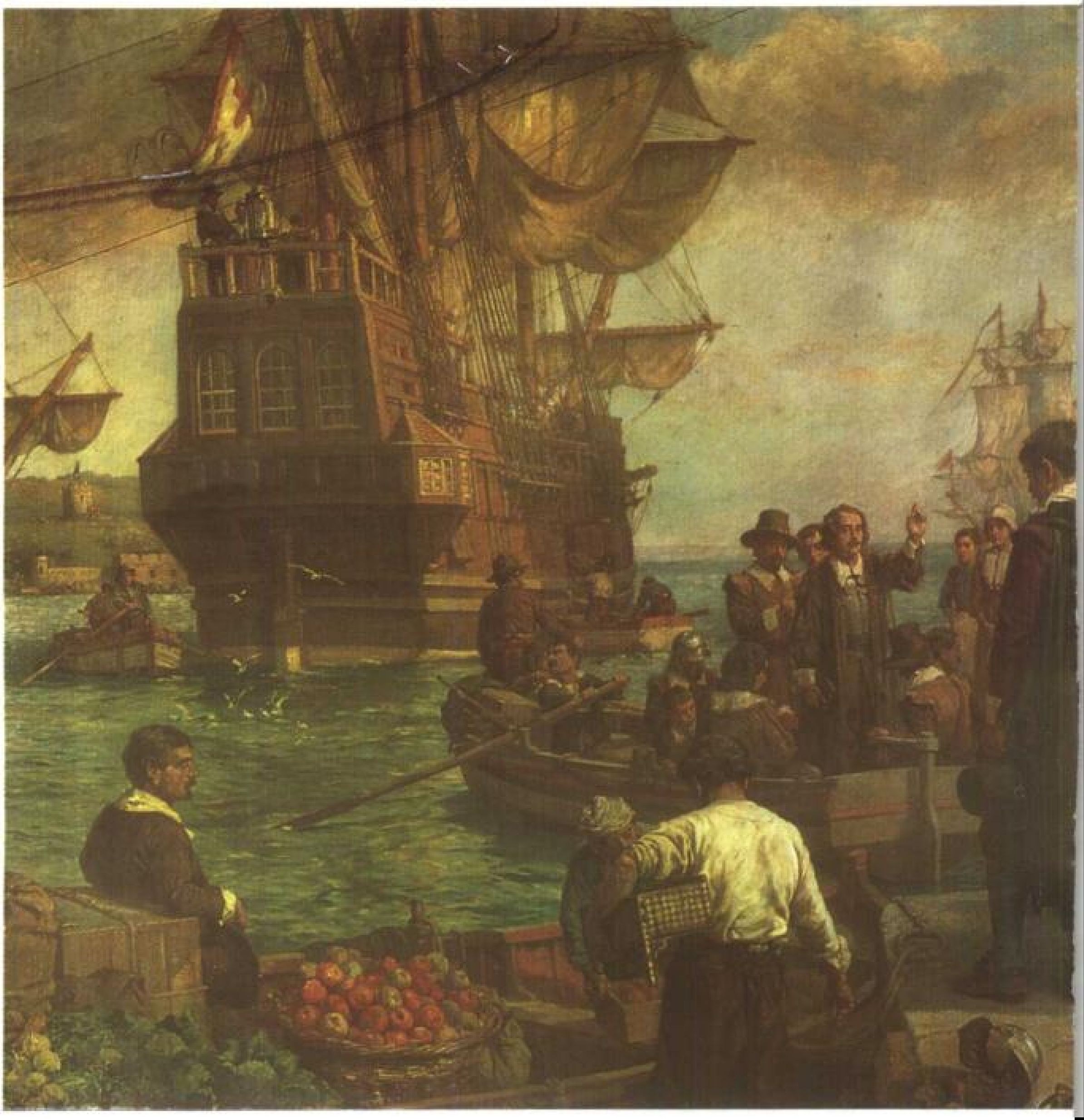
布里这幅画表现出一个富足的社会。土著在火上炙烤大鱼。狩猎场上，猎物丰盛……土著的团结精神让布里和勒莫安见了目瞪口呆。勒莫安下了这样的结论：“看到土著毫不贪婪的态度，但愿基督徒的心灵和精神都受到震撼。”


41



在阿帕拉契山脉(Appalaches)的河流中淘金

16世纪时，追求黄金是欧洲人的梦想。当卡蒂埃得知，从加拿大带回的天然金属块不是金子，而是普通的黄铁矿时，他是多么失望啊！西班牙人也遭到同样的挫折。1540年，西班牙的科罗纳多(Coronado)带领了上千人，前来征服传说中的黄金城。实际上，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辽阔的平原，草地放牧着牛群，它们与卡斯提尔(Castille)的牛群不一样”。黄金只是幻象！结果，西班牙人占有了美洲西南部无边无际的土地，那里的印第安人被戏称为“朴布罗”(Pueblo)。在大陆东部，黄金同样稀少。图中这类作品使欧洲人更加迷信“黄金国”的神话。



新英格兰最早的移民。荷兰人的船则载着数百名穷移民，航向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曼哈顿。

新来的人一无所有，不得不求助于印第安人

毛皮商不想久留，新来的清教徒则希望能定居下来，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坚信上帝赋予他们使

清教徒属于长老会，是基督教中一个严守戒规的少数派分支。在整个17世纪，他们都受到英国斯图亚特（Stuart）王室的迫害。清教徒成群结队漂洋过海，来到美洲。



命，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根。清教徒与当地居民来往时总是心存顾忌。因为在他们眼中，印第安人是“残酷的原始人，甚至是撒旦的子孙”！这种蔑视很快转成明显的敌对态度。

印第安人却是带着好奇的友情欢迎外国人，夹杂着恐惧与尊敬。起初，他们甚至把外来人当成是精灵。他们以为这些外来人有超能力。但是，白人的行为不久就变得难以理解。印第安人对待外来人很大方，白人却报以凶残。他们虐待儿童，不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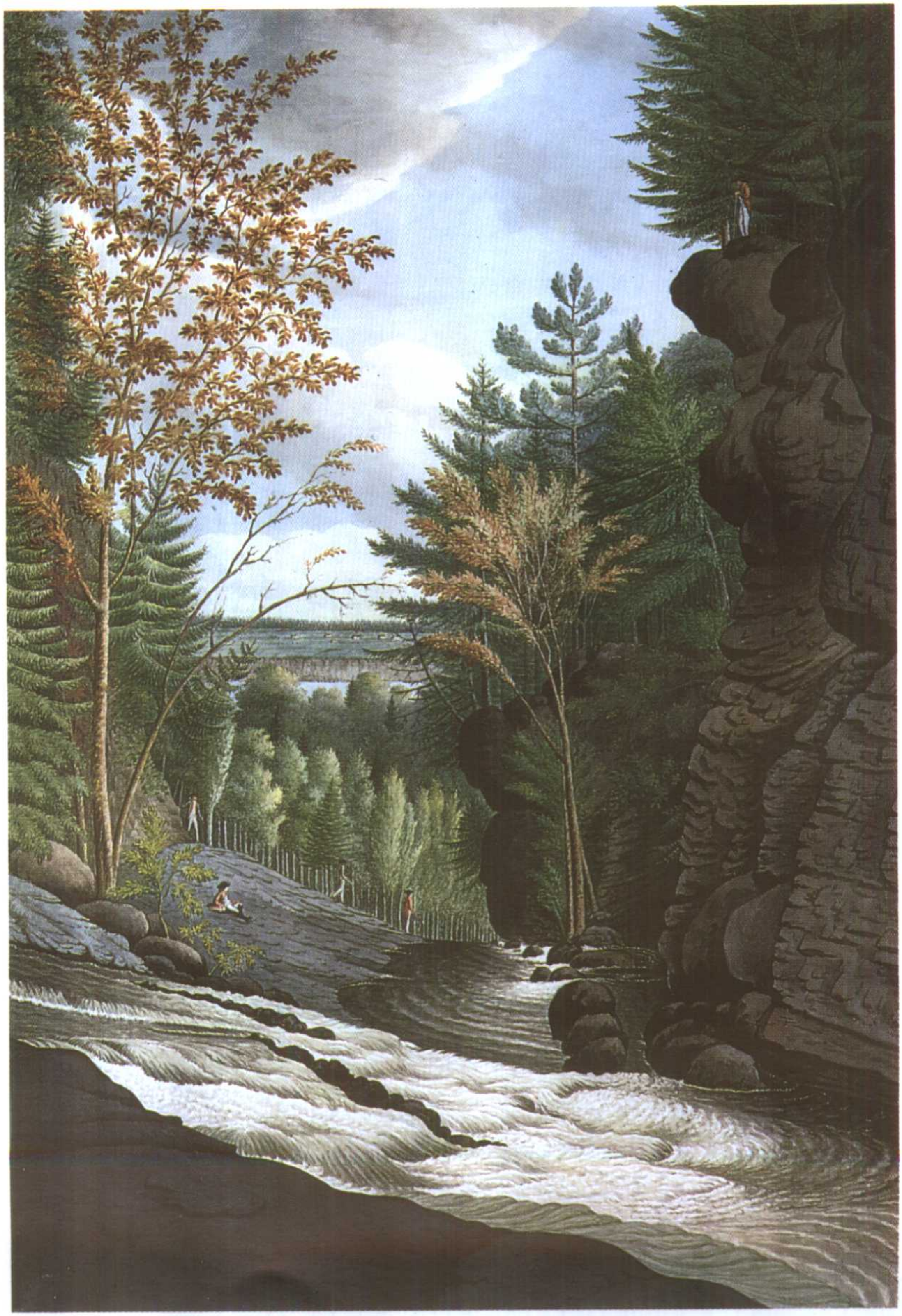
1620年，200个清教徒在鳕角登陆，来到波塔克西特人（Pawtuxet）的领土。他们把波塔克西特人看作是“残酷野蛮，心怀诡计的原始人”。移民在这气候恶劣的地区定居。头几周，坏血病就取了许多人的命。接着饥馑又来威胁。这时，一个印第安人出现了。“斯夸托（Squanto）成了他们的翻译，他是上帝赐下的工具。他教他们怎样播种玉米，到哪里捕鱼和采集食物。”



别人擅自进入自己家中，不愿请人吃饭。更惊人的是，他们“吃木头”（面包），“喝鲜血”（葡萄酒）。

尽管外国人有本事，他们却仿佛容易受伤害。若没向导，他们就不敢去远处探险，承受不住恶劣的气候，打猎时笨手笨脚。尽管如此，他们仍迫使印第安人臣服，跟别的外来者作战，并且跪拜在上帝面前。

1614年，斯夸托被英国探险家俘虏后带往英国。回到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后，他对旧主人没有抱怨。全靠他，普利茅斯（Plymouth）殖民地才得以避免一次灾难。



詹姆斯敦、新普利茅斯、新阿姆斯特丹……
17 世纪的开头 25 年里，
欧洲人在美洲大地上牢牢扎下了根。
但是，这些欧洲人有些是宗教狂热分子，
有些则贪婪无比。仇恨的种子于焉种下，
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线，美洲大陆上天翻地覆。
新来的移民坚信自己拥有权利，毫不退让，
决心彻底征服“野蛮人”。
然而，要不是有这些野蛮人相助，
他们本来是会死于饥寒交迫的。

第二章

枪炮与火药

“我们身处世上最大的森林，站在它的中心，树木高耸入云。从外表来看，森林就如世界本身一样古老，再没有比它更为壮观的了。”

法国耶稣会教士
夏勒瓦（Chartevoix）
《新法兰西概述》
174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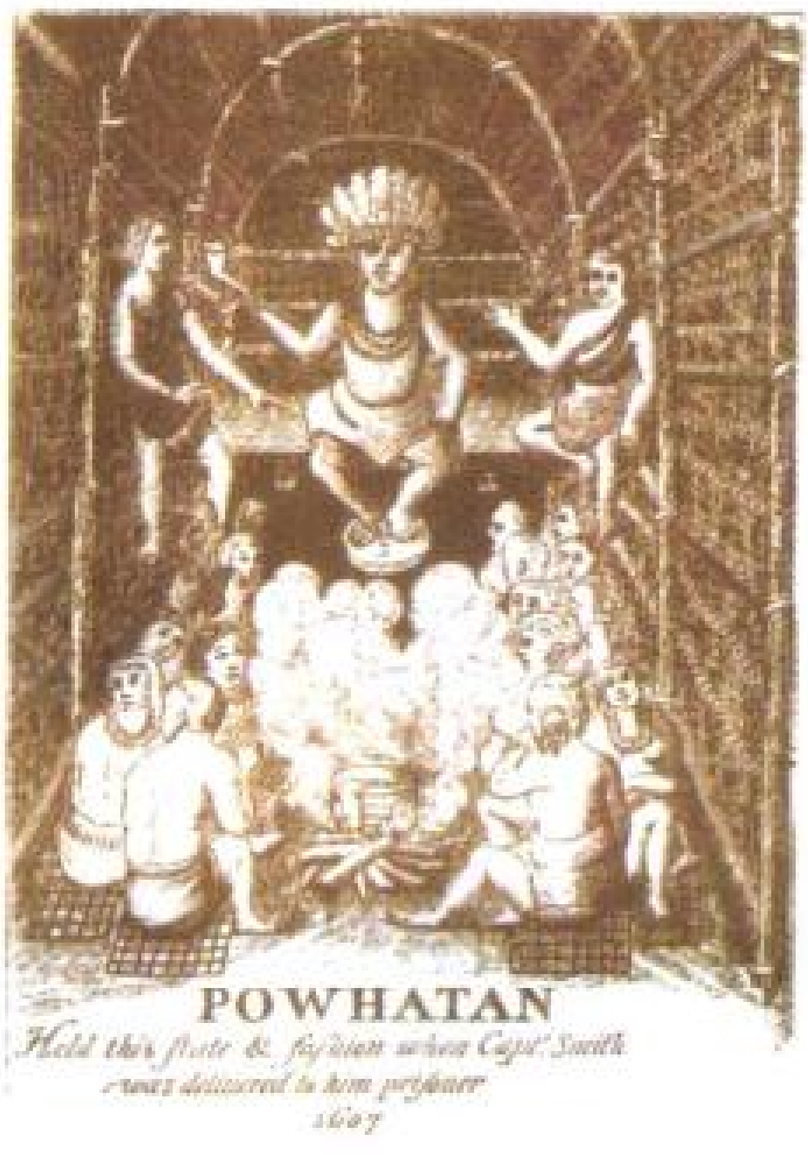


一开始，印第安人十分好客。他们热烈欢迎欧洲移民。当时，在维吉尼亚的詹姆斯敦附近，印第安波瓦坦联盟(Powhatan Confederacy)有个酋长叫瓦洪索纳科克(Wahunsonacock)。1608年，他把女儿宝嘉康蒂(Pacahontas)嫁给史密斯总督。酋长这样做，是希望白人和印第安人这两大族群能和平共处，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一般的印第安人也不认为自己是英王的臣民，并拒绝服从史密斯的命令。

起初，殖民者的生存环境十分微妙：他们的人数只占三万印第安人之中的一小撮

为了生活，移民需要印第安人的猎物和粮食。他们大举进攻印第安村庄，将之洗劫一空。

1610年，两个欧洲殖民者遇害，局势转为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人为了报复，便放火烧毁印第安村落，屠杀妇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印第安人忍无可忍，起而反抗。1622年3月波瓦坦人动员起来，奋勇杀死了350个英国人。英国人当即还以颜色，台面上的战争



史密斯是詹姆斯敦英国殖民地的首任总督。他于1616年发表作品，叙述维吉尼亚的通史。书中记录了维吉尼亚移民与波瓦坦联盟之间的武装冲突。当然，他的叙述只是一面之词。





就此爆发。成千白人投入作战，他们全副武装，决心“好好教训教训野蛮人”。从此，白人用尽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消灭印第安人：袭击谈判代表；在酒里下毒后卖给印第安人；甚至对妇女、儿童也不惜动武。

1646年，波瓦坦联盟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只好和白人签订和约。根据和约，联盟放弃原先的部分领土，集中到一些保留地中。残存的印第安人就在殖民点之外的保留地中，在白人的严密监视下生活。



在新英格兰，在维吉尼亚，殖民活动伴随着流血事件

欧洲清教徒来到这片土地之前，此地有两个强大的阿尔冈昆人部落：纳拉甘西特人(Narragansett)和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万帕诺亚格人的酋长马萨索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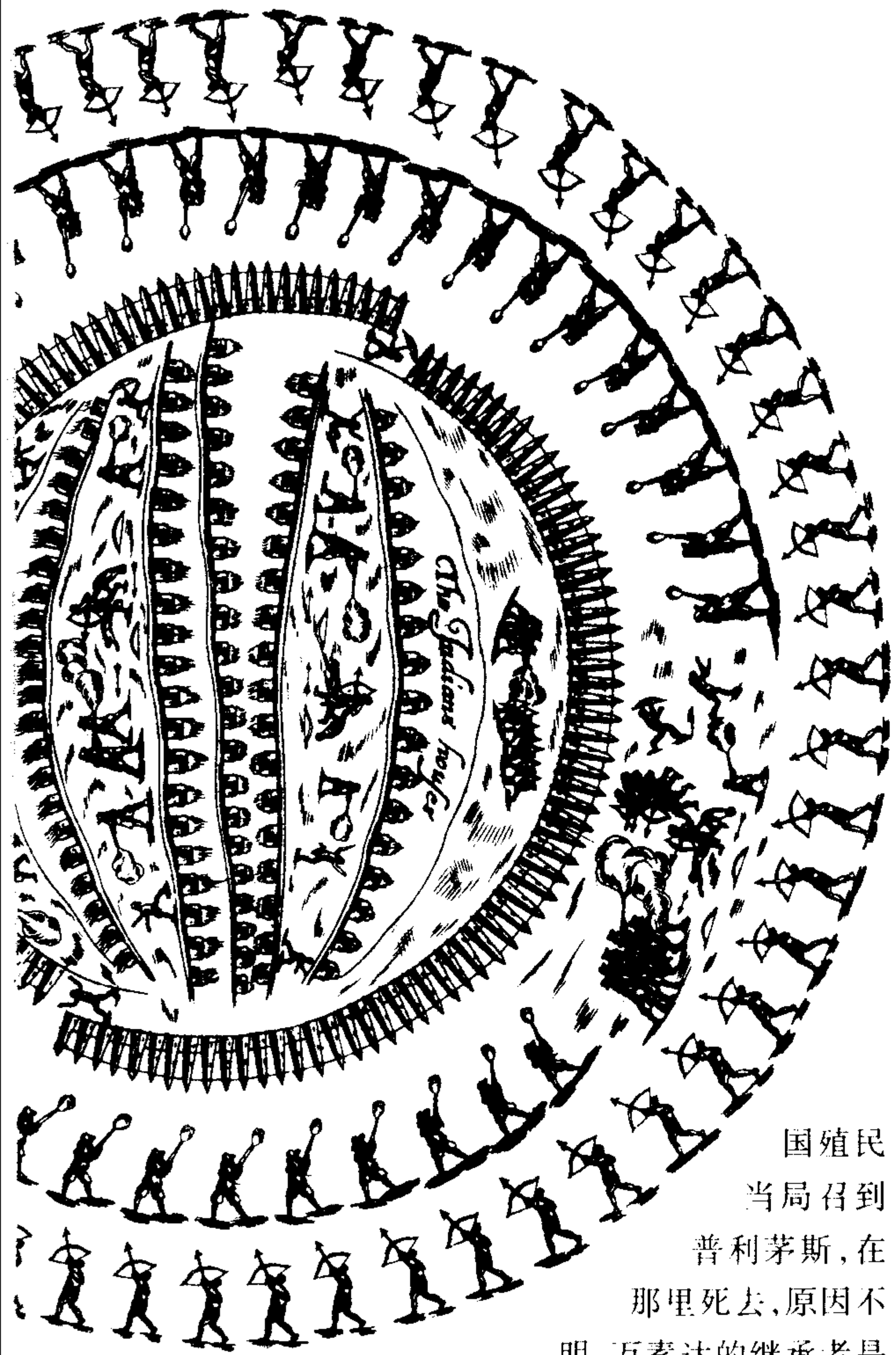
最初，瓦洪索纳科克就与英国人作对，不愿沦为英国的臣民。这位波瓦坦联盟的首领不接受英国人的礼物，甚至拒绝收下詹姆斯一世(James I)送来的铜制王冠。对于欧洲移民，他要求完全行使自己的王权。这位酋长的功绩尤其表现在1608年12月的凯旋仪式上。在他面前，被俘的史密斯脖上套着绳子，由人牵着游行，等待着他的是酷刑。但是，当火刑堆准备好时，年仅12岁的宝嘉康蒂请求父亲赦免史密斯。后来，这个酋长的女儿承接了外交使命。她来往于英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了解移民的生活情况，为父亲提供宝贵的情报。

特(Massasoit),跟英国人订了一项盟约。但是,清教徒并不把它看成是和平的协定,而认为这是上帝允许他们继续扩张。他们从最弱的部落先下手,先遭殃的是麻萨诸塞人。1630年,他们入侵马萨诸塞人的领土。不久,来了一次天花,马萨诸塞人大量死亡……这结局正中英国人下怀。

争夺土地的战斗愈演愈烈,殖民者遇害的事件也愈发频繁。1636年,一个英国商人被杀,爆发佩科特战争(Pequot War)。佩科特族(Pequot)因为拒绝交出谋杀者,遭到镇压。康乃狄格(Connecticut)和马萨诸塞也难逃清教徒的讨伐。1637年,在米斯蒂克河(Mystic River)畔一个佩科特人的大村落中,好几百人惨遭杀害。后来,普利茅斯英国殖民地总督布雷福德(Bradford)这样说:"……连血的波涛都浇灭不了熊熊大火,人在大火中烧成灰炭。"几年后,纳拉甘西特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只因拒绝承认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是他们土地上的君主。此后,殖民者的同盟只剩万帕诺亚格人了;但他们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当酋长马萨索伊特的儿子万素达(Wamsutta)把土地卖给其他殖民者时,清教徒就提出异议,认为万素达无权这样做。于是,他被英



印第安战士自己制造弓箭。他们用柔软而坚韧的白蜡树木做弓。箭矢上带有射手的标记,镞尖用鱼骨或骨尖制成,可以射中50公尺外的目标。



国殖民当局召到普利茅斯，在那里死去，原因不明。万素达的继承者是弟弟米塔科姆(Metacom)。米塔科姆不肯去首府普利茅斯提出解释。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威，提防英国人攻击，米塔科姆和新英格兰的其他部落联合起来。他让他们了解英国人多么无耻："这些来自陌生世界的

1637年，英国军官昂德希尔(John Underhill)作了一幅图，描绘一年前某个佩科特村落毁灭的经过。包围村落的是梅森(John Mason)的部队，以及纳拉甘西特人。佩科特人灭亡，共死了800人，村庄毁于火灾。这是一幕血淋淋的惨剧。18世纪末，肖尼人(Shawnee)的酋长特库姆塞(Tecumseh)回想了当年的情景，他在鼓舞印第安人跟美国人作战时说："今天，佩科特族又在哪里？纳拉甘西特族、摩和克族、帕卡诺凯族(Pakanoket)，以及往昔如此强大的部族，他们今天又在哪里？面对白人的劫掠和压迫，他们消失了，就像冰雪在夏日的太阳下消融。"



人，滥伐我们的森林，毁坏我们的猎场，把我们赶走，害得我们和孩子远离祖坟，妻女沦为奴隶”

1675年，米塔科姆当上印第安军队的统帅，统领百余名勇猛的战将。英国人讽刺他是“菲利浦王(King Philip)”米塔科姆发动了一次清教徒未曾见过的激烈起义，面临生死关头，所有的英国殖民地都联合起来，他们甚至还向莫希干人(Mohican)和摩和克人(Mohawk)发出号召。而莫希干人和摩和克人本来是阿尔冈昆人的死敌。

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1676年8月，菲利浦王战死沙场。清教徒割下他的脑袋，挂在小木桩上，在普利茅斯市中心示众。清教徒说，这是“一头肮脏的肥畜牲”的脑袋。这次战争的代价很高，英国人死了六百多个，印第安人则死了四千多个。为镇压起义的人，殖民地花费的金钱大约合10万英磅。



手持武器的菲利浦王（左图漫画）。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靠着拓展毛皮贸易，印第安人拥有了枪支。这种新式武器大大改变了他们的战术。赤手空拳的肉搏战不再是主要战斗手段，取而代之的是远距离的枪炮交火。即使在近距离的格斗中，印第安人也不爱用刺刀。菲利浦王起义时，有两个重要的营地失守了。后来，有人解释说，使用枪支是那次营地失守的重要原因(下图)。

休伦人使用大锅。印第安人很早就采用了欧洲人的先进技术。他们把铁块打制成刀子、锥子，或磨成铁砂，用作枪弹。在1660至1670年间，他们学会冶炼技术，开始打造各种铁器，甚至制造枪支。1676年，在康乃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畔的一个印第安营地里，英国人发现了两个熔炉，还有相当储量的铅，这些都是制造枪弹的必需品。

die Völcker Huron genant. Fig: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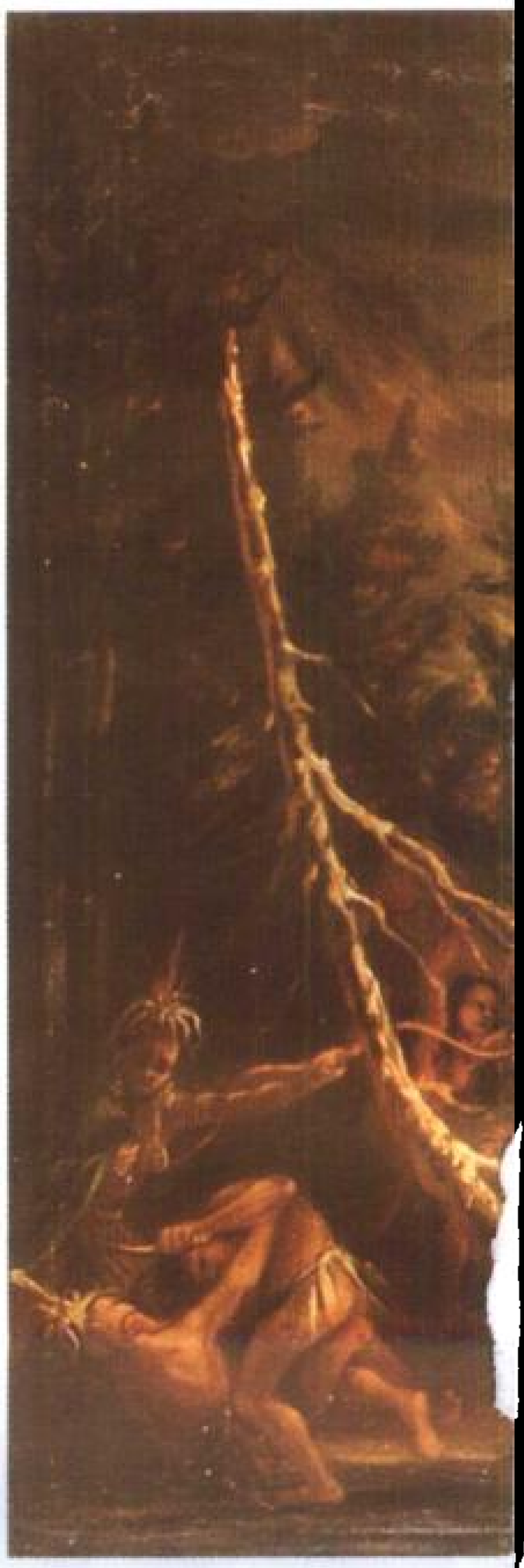
欧洲人个个觊觎印第安人的毛皮

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流域安家，选了休伦人的营地。休伦人是农人，共有四个部落，散布在乔治亚湾(Georgian Bay)和锡姆科湖(Lake Simcoe)周围。再往南，是烟草族和中立族的住地，休伦人和他们相处和睦。休伦人和易洛魁人虽属同一族，还是交了战。当时易洛魁联盟由五个部落组成：摩和克族、奥内达族(Oneida)、奥农达加族(Onondaga)、卡尤加族(Cayuga)和塞内卡族(Seneca)。这五个部落都希冀拥有名声与权力，联盟并不稳固。白人讶异于它们的强大，称之为“五大部族”。16世纪，这五大部族离开了圣劳伦斯河岸，可能是被欧洲疫病赶走的。他们迁往圣劳伦斯河和安大略湖南面，在那里重聚。

休伦人很快就明白，若和法国人结盟，将有许多好处。首先，遇到易洛魁人入侵时，外国人的武器和支持会大有助益。其次，因为阿尔冈昆人拥有毛皮，法国人又需要毛皮，休伦人希望成为这两方的中间商，从中斡旋，获取暴利。结果从1625年起，每年春天都有休伦人的独木舟穿越尼皮辛湖(Lake Nipissing)，沿渥太华河(Ottawa River)和圣劳伦斯河而下。就这样，一万多张毛皮陆续运到魁北克来。

易洛魁人也占有一个关键位置，在阿尔冈昆人和荷兰人中间谋利。为了尽力开发这种关系，易洛魁人决定消灭潜在的对手莫希干人，阻止阿尔冈昆人到他们的领土上探险。他们以中间人的身分自居，迫使荷兰人讲和，以获得毛皮。荷兰人同意为他们提供武器弹药的补给，作为交换。此外，摩和克人仗着有荷兰人的武器，好几年里一直是东部最令人惧怕的部落。

易洛魁人屠杀休伦人。拉菲托(Joseph – François Lafitau)神父指出：“对于易洛魁人来说，战争是必要的磨练。”



为了与迅速崛起的易洛魁人相抗衡，阿尔冈昆人和休伦人希望获得法国人的武器弹药。但法国人只是精打细算地发放一些枪支。17 世纪 40 年代，休伦人联盟分裂成传统派和改宗派，力量大为削弱。依据耶稣会教士的建议，只有皈依天主教的休伦人才能握有武器。于是，改宗的教徒就有特权得以享受法国人提供的好处。改宗派最敌视易洛魁人，最执意参

战争是一帖“医治死亡的药”。俘虏来的敌人可以代替本族死者继续活下来，以确保种族延续。



战。而传统派则倾向于和敌对的自家兄弟和好。尽管休伦族战士骁勇善战，缺乏团结精神却使他们损失惨重，因为对手易洛魁人上下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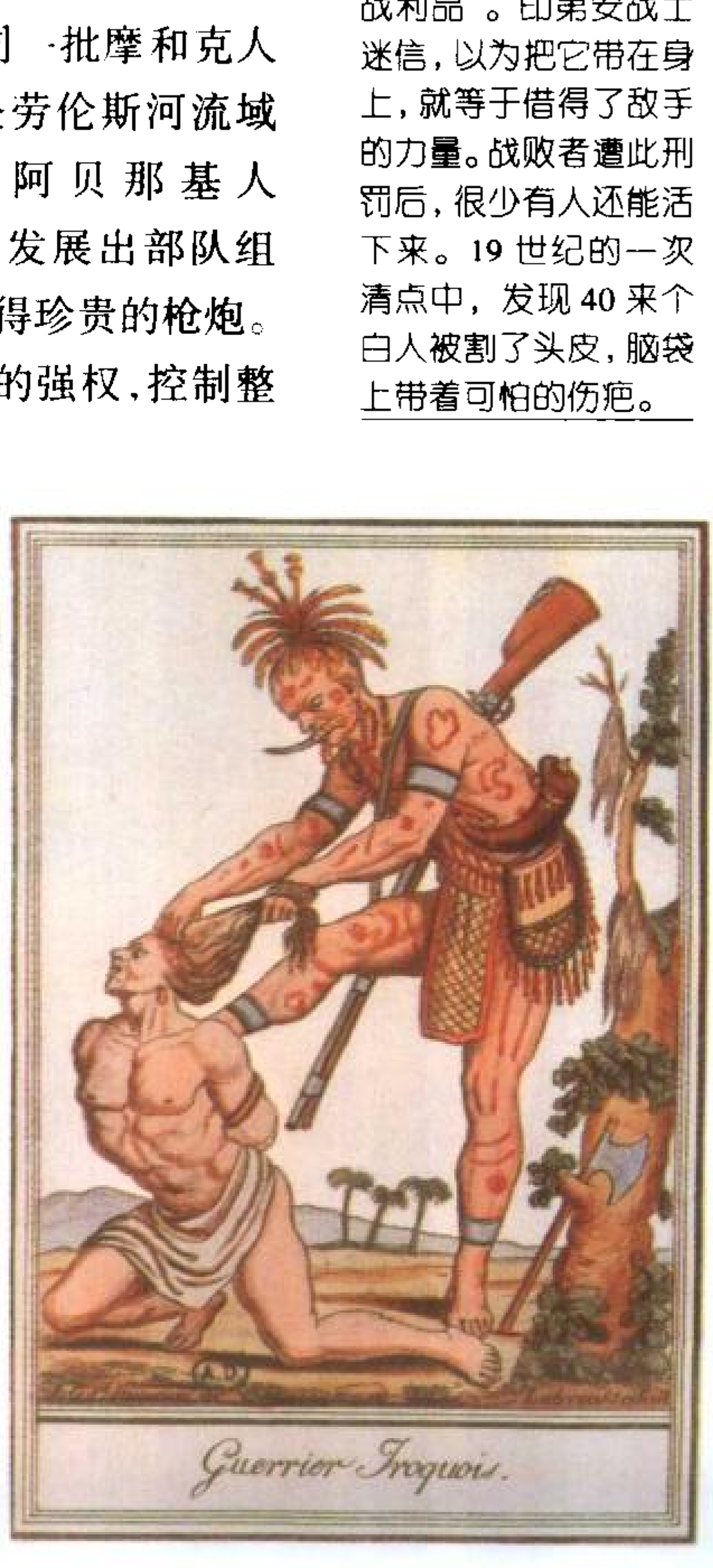
毛皮战争无休无止，残酷无情。战争中，印第安人手足相残。结局是某些部落彻底灭亡

易洛魁战争约始于1630年，当时，摩和克人猛烈进攻渥太华的阿尔冈昆人。十年后，同一批摩和克人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敌人是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法国人，以及法国人的盟军阿贝那基人(Abenaki)。在这十年里，易洛魁联盟发展出部队组织，他们从荷兰人，甚至英国人那里获得珍贵的枪炮。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粉碎休伦人的强权，控制整

绝大多数的北美印第安人都有一种习惯，叫剥头皮(scalping)：从战败者头上割下一块带发的头皮，作为战利品。早在白人到来之前，这种传统就很盛行。探险家到处都能见到这种“头皮战利品”。印第安战士迷信，以为把它带在身上，就等于借得了敌手的力量。战败者遭此刑罚后，很少有人还能活下来。19世纪的一次清点中，发现40来个白人被割了头皮，脑袋上带着可怕的伤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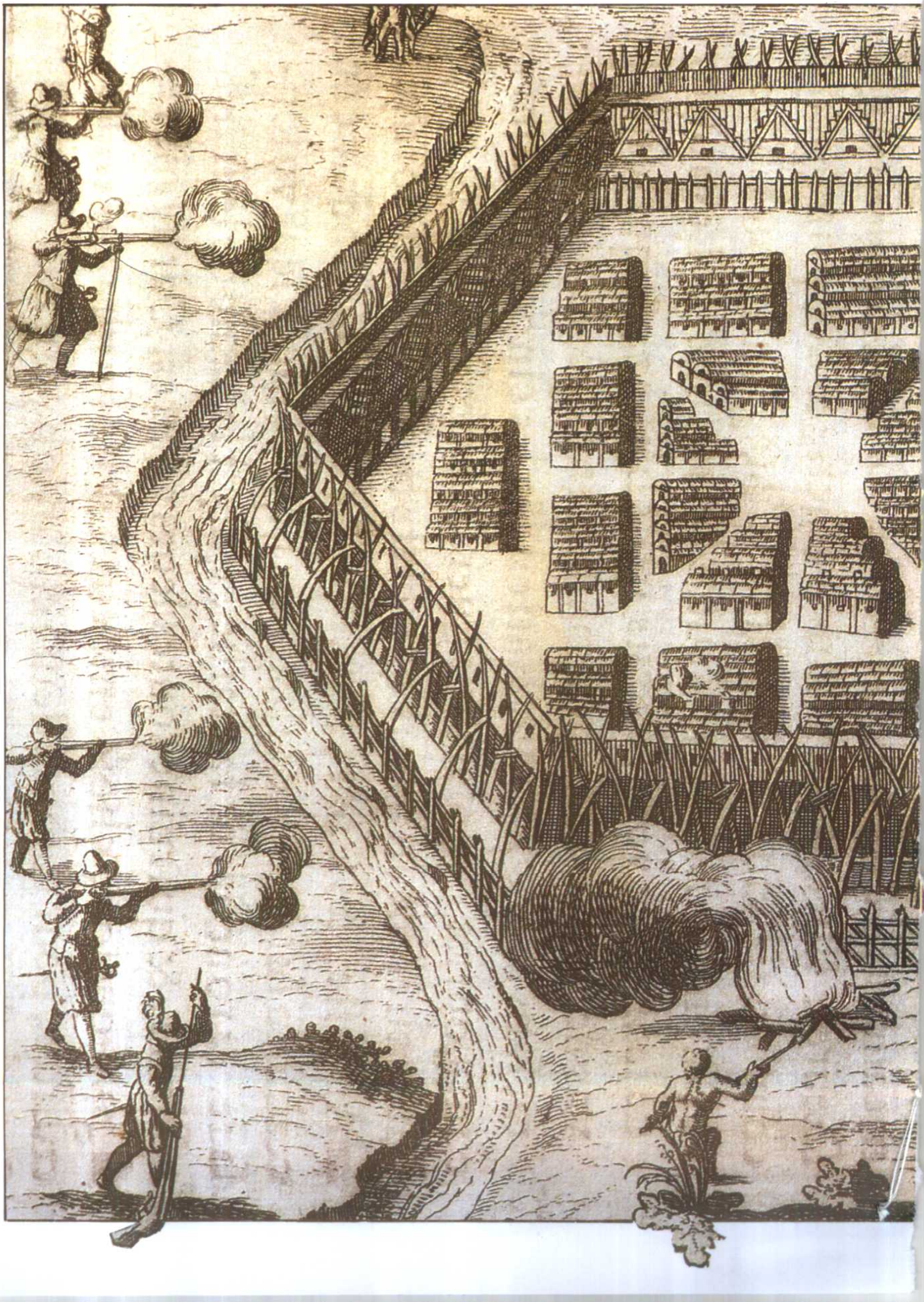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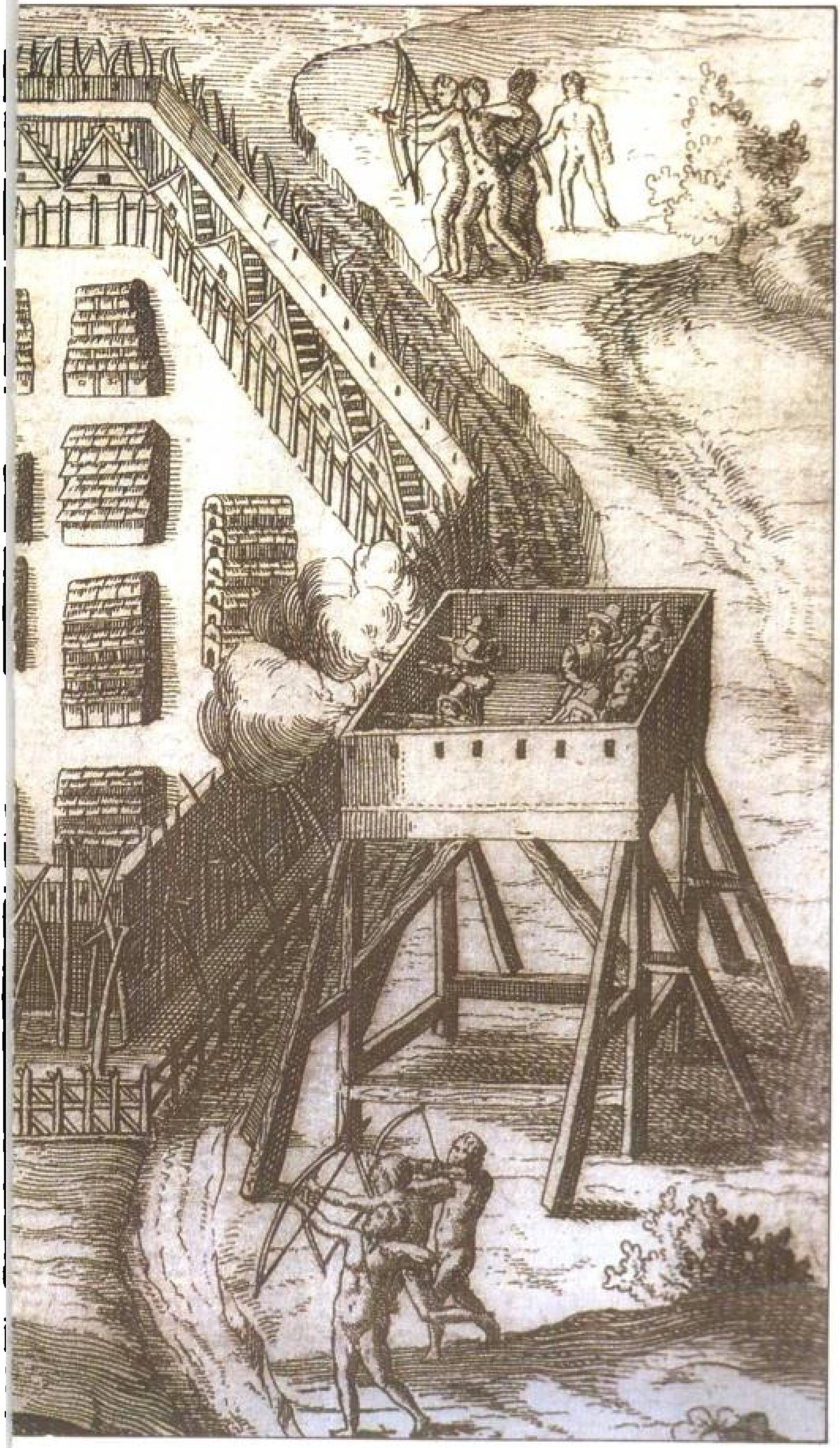


个东北部的毛皮市场，法国人不得不跟他们做生意。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制造恐怖气氛，切断毛皮交易之路。为达目的，易洛魁人埋伏在河流两岸，捣毁渡船，屠杀其他印第安人，劫持法国人作为人质。从大西洋沿岸到五大湖区，到处都有这类袭击。休伦人的村庄一个个被毁。不过几年时间，休伦族就几乎一个不剩了，幸存的人逃到魁北克寻求庇护，或者逃到更西边的地区。1649年到1650年冬，易洛魁人进入安大略的腹地，威胁到中立族人。然后，他们突然往回攻击伊利人（Erie），只为伊

易洛魁人是一帮“从地狱里冒出来的魔鬼”，一位法国传教士如是描述：这也正是易洛魁人在战斗中给人留下的印象。在易洛魁人眼中，死于战斗似乎是最惨的命运。因为阵亡战士的灵魂将不得进入“死者之村”，只好四处游荡。惟有等到别人替它报了仇，才能获得拯救，重新找到自己的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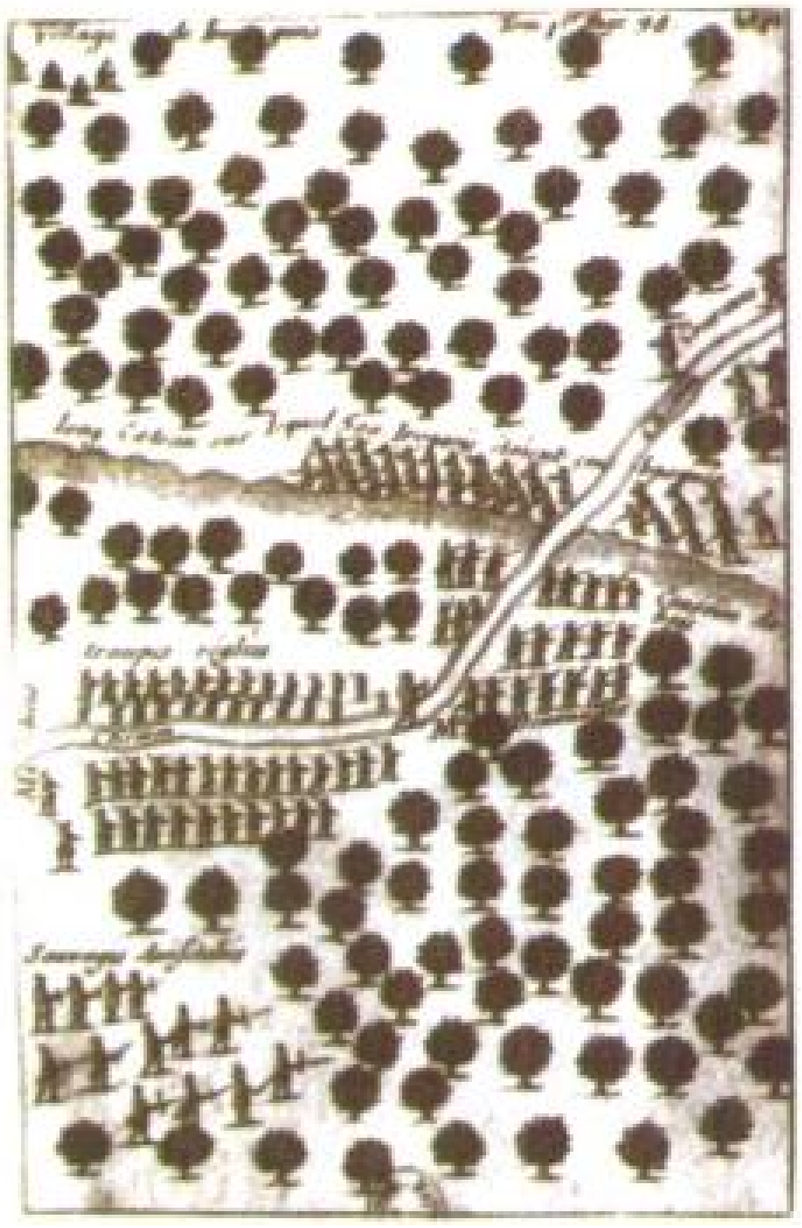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晓得修筑堡垒的艺术。这个易洛魁村庄便是一个证明。它四周的栅栏有尖木桩保护。如果敌人没有枪炮，这种围栏倒是实用。但是经过与欧洲人一战，印第安人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防御工事，并从敌人来袭时获得启发。他们舍弃了原始的栅栏，改用粗大的树干做工事，上面再覆盖泥土。在1609年到1610年间，尚普兰采取的对敌策略，乃是支持休伦人打易洛魁人。这政策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7世纪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印第安人作战的目的大多不是想消灭敌人，而是想迫使敌人加入他们的联盟。大约在1670年，耶稣会教士勒热纳(Le Jeune)发现："在这些村庄里，外国人倒比易洛魁人还要多。"

利人曾慷慨接待逃亡的休伦人。此外，伊利人还在另一点上得罪了易洛魁人：伊利人控制着俄亥俄谷地，而该地海狸众多。尽管伊利人英勇抵抗，他们还是在1650年彻底灭亡。这场战争持续50年之久。但是，无论是说渴望强权，还是说决意垄断毛皮贸易，都不足以解释易洛魁人的战斗为何如此激烈持久。在经济目的之外，还要考虑像"复仇"这种文化上的因素，这个部落间永恒的传统。如果有谁在冲突中牺牲了，他的亲友就要为他报仇，和敌人结下永世的仇恨。年轻一代的战士更是竭力寻找复仇的机会，在复仇之战中显示他们的英雄气概。



这张图片中表现了所谓"欧洲人式"的交战。实际上，印第安人是面对面，一对一作战的。

欧洲人不了解印第安风俗也是战争的原因。从1657年到1667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第四次易洛魁战争，整整打了十年，战争的缘由，就是对印第安风俗完全不认识。战争的导火线是一桩杀人案：三个法国人让奥内达人给杀了。为了报复，新法兰西的总督下令，把那时在殖民地的所有易洛魁人都抓起来。也就是说，抓了十几个跟杀人案毫不相干的奥农达加人和摩和克人。他们的族人要求立即释放无辜的人。法殖民当局断然拒绝。几星期之后，战争爆发。

法国探险家拉韦唐(La Hontant)男爵这样描述印第安人："他们既不买盐，也不买面包。他们狩猎、捕鱼，无拘无束。"



易洛魁人进攻，打得法国人措手不及。新法兰西不仅人口稀少且缺乏武器。为了便于殖民，法国人的农庄分散各处，战火一起，各庄就听任易洛魁人攻打。至于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也没有什么防御工事。说到自然地形，像是茂密的森林和湍急的河流，对印第安敌手来说是天然的屏障。这些印第安敌人"逼进如狐狸，搏斗如恶狼，消失如飞鸟"。



易

洛魁联盟蓄意

在法殖民地中发动心

理战，特意举行公开处决，当

然，牺牲品有时便是法国人。他们

对法国俘虏施加残酷的刑罚……也让其

他法国人知道这些作为。但对于抓获的妇幼，印第安人则带回村子，以印第安风俗教化

法王路易十四派了武装士兵来到新法兰西

当然，法国人并未束手就擒，只是苦于无破敌良策。最后，殖民者和“皮货商”不得不也以“印第安方式”

看到印第安人能自由从事渔猎活动——这在欧洲是贵族的特权——白人惊诧不已。

参战。他们设下陷阱，虐待俘虏。比起敌手来，他们更加残暴。然而，他们这种打法远不如一支武装部队有用。于是，新法兰西的总督接连向王室求援。

1665 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卡里尼昂－萨利埃尔（Carignan－Salières）军团，计有千余人，装备了大炮。军团到达后，就向易洛魁人反扑，烧毁村庄和庄稼，俘虏妇女老人。对易洛魁人来说，情势突然紧张起来。他们不得不四面迎敌，除了要和伊利人打游击战，还要对付有英国人撑腰的苏斯克汉诺克人（Susquehannock）。1667 年，易洛魁各部落的联盟派代表来到魁北克，要求和平谈判，双方订了和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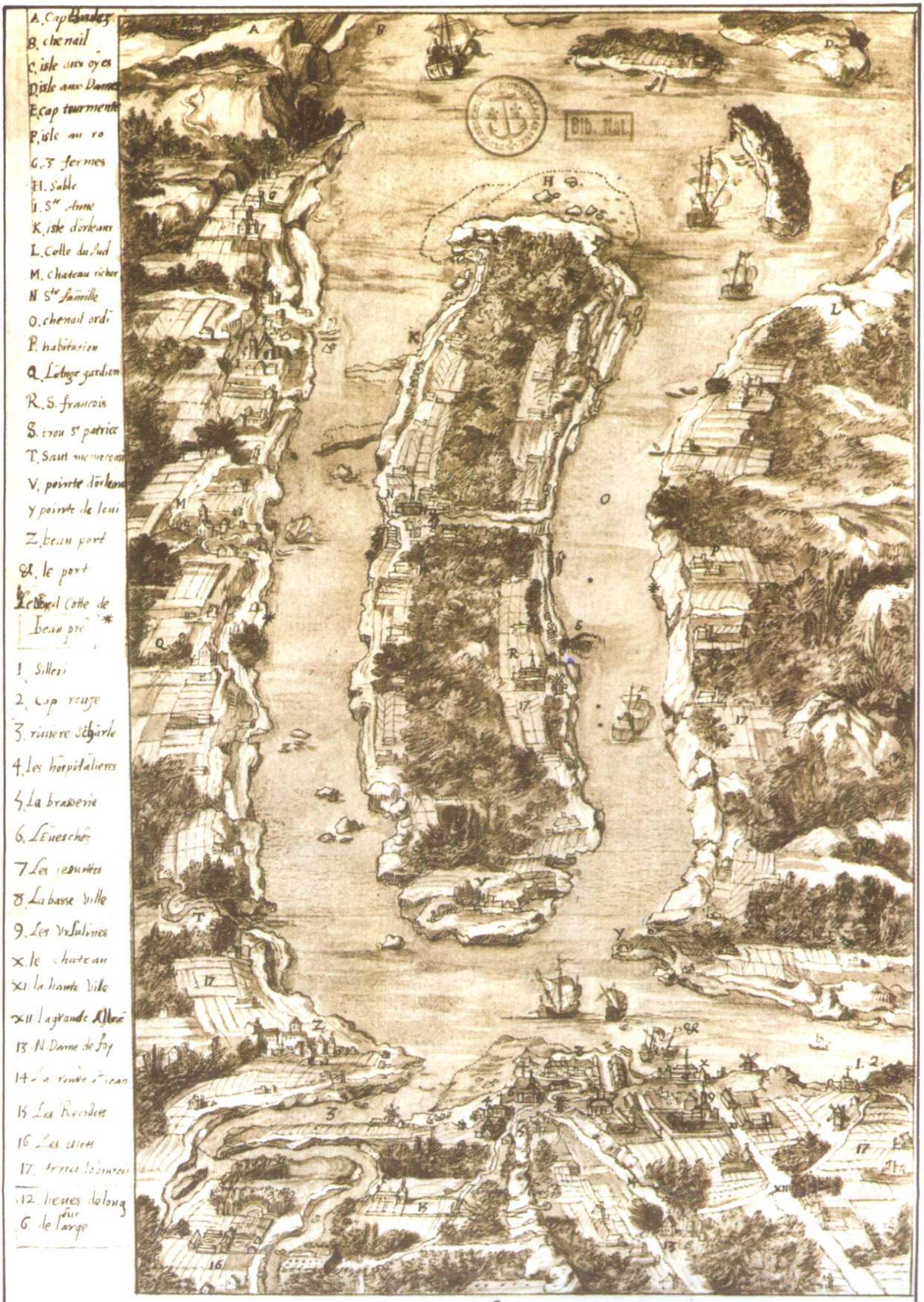
易洛魁人消灭了主要的印第安对手，独占了毛皮贸易。这时他们要面对的只剩两大欧洲强国：法国和英国，而这两国正互相勾结，企图瓜分北美大陆。

半个世纪后，大陆东北部的印第安世界就瓦解了。一个个部落最后都毁于疫病或战争。在欧洲文明的影响下，印第安社会的没落似乎已无可挽回。

就在圣劳伦斯河口，看到伸展开来的岩石海岬，卡蒂埃的手下的水手惊叫道："多尖的鸟喙啊！"（"Quel bac!"）这句话发音与"魁北克"几乎相同。有人认为，此地名也许是借用了印第安语中"kenebec"一词，意为"狭窄的口子"。一个庞大的易洛魁人村庄守候在河旁，村名叫斯塔达克内（Stadaconé）。1610 年到 1620 年间，尚普兰在上修筑了一个要塞，当时人叫做"凶恶的小要塞"。它的"上城"是总督府和主教府所在地，"下城"则主要是商业贸易区。休伦人、阿尔冈昆人、易洛魁人，还有白人水手和士兵，全都杂居在狭窄的街道中。印第安人来到魁北克，来交换毛皮，出售小工艺品和猎物，以及"观察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法国士兵在加拿大过着简朴的生活，每日粗茶淡饭，和其他殖民者一样。每逢行军之时，士兵便苦不堪言。若要穿越河流，或行过沼泽地，只有军官才享有特权，由印第安人背着走。


A. Cap Bades
B. chenail
C. isle aux oyes
D. isle aux Dames
E. cap tourmente
F. isle au ro
G. 3 fermes
H. Sable
I. S^te Anne
K. iske dorleans
L. Colle du Sud
M. chateau richer
N. S^te famille
O. chenail ordi
P. habitation
Q. L'abaye gardien
R. S. francois
S. trou S^t patrice
T. Saut mouton
V. poincte dorleans
Y. poincte de leui
Z. beau port
&. le port
Colle de beau pre
1. Silleri
2. Cap rouge
3. riuiere St Charle
4. les hospitalieres
5. La brasserie
6. L'Eueschez
7. Les recollets
8. La basse ville
9. Les Vrsulines
X. le chateau
XI. la haute Ville
XII. la grande Allee
13. N. Dame de foy
14. La route d'ican
15. Les Recollets
16. Les ursulles
17. terres labourees
12 lieues de long sur 6 de large
2 lieues
L'ouest



海狸能换好多东西，
它能换小锅、小斧、锥子、小刀。
印第安人的这句俏皮话，道出了
毛皮贸易在一开始带来的“好处”。
但是，这种好处能致命，
它意味着印第安文化即将终止。
印第安人万万没有料到，跟欧洲人做生意，
竟会把自己推上一条陷阱满布的道路，
从而渐渐走向灭亡。

第三章
文化的冲突



1831年，阿西尼本人（Assiniboin）的酋长卫骏骏（Wijun-jun），出外旅行了一趟。他一路来到华盛顿，考察白人世界的奇迹。返回故乡时，他脚蹬高统皮靴，“像头上了轭的公猪”一般走路。画家卡特林画下了这位酋长出发前和回来后的装束，将两者的区别留了下来。

欧洲人深入土著部落中后，对印第安人的才智大为惊讶。不管是狩猎或农耕，印第安人都善于从自然环境中汲取财富。每个部族的生产都能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他们在生产吃的用的之余，还制造商品，跟相临的部族交换。部落间常常有往来。商业活动在规定场合中进行，通常是在庆典仪式中。此时，物物交换的经济效益反倒是其次，赠礼、演说和盛宴才是主角。



18世纪，欧洲商品就进到美洲腹地，比欧洲人还要早。哪怕是在最小的村庄里，刀、锅，或一小把五颜六色的珍珠，也能用来交换玉米和海狸。





只有休伦人、易洛魁人和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允许某些人借这种商业活动致富。但有一个先决条件：不应导致集体的成员间贫富差距过大，而且，要把所得慷慨分配给大家。

欧洲人把他们的商业制度强加给土著，由此打破了那些古老的社会经济习惯。引入新的商品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将彻底改变。



白人带来的新产品中，有一种东西特别令印第安人着迷，这就是铁



尚普兰说，从1608年起，沿海部落就已经开始使用铁了。在箭镞、刀片、针制品中，铁渐渐取代了五大湖出产的铜。不论农业活动，或是工艺制作，铁制工具都比传统石制工具好用。但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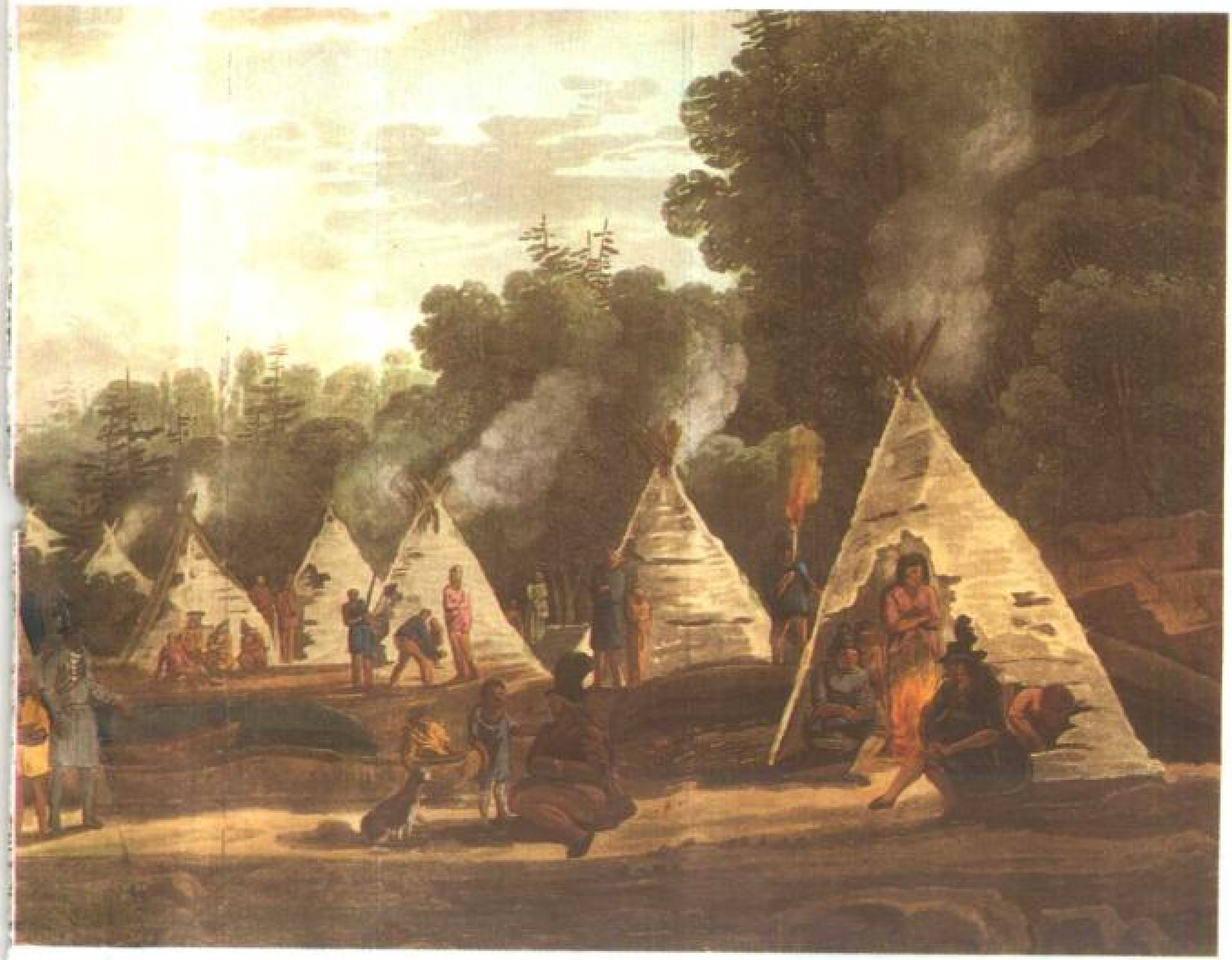
战争中，铁制武器最令人害怕。在交易中，铁已成为十分受欢迎的货币，特别小块的铁当作珍贵的钱来用。

家庭生活同样受到欧洲人的影响。印第安妇女开始采用一些新作法。针、锥子和刮具大大方便了皮革的制作。陶瓷和篓筐渐渐为锅所取代。毛皮衣服不再受宠，取而代之的是五颜六色的布料、衬衣和大衣，尽管它们远不如毛皮御寒。袜子用来作装烟草的小口袋。镜子、铃铛、朱砂和珍珠尤其获得妇女的青睐。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手工艺，由此兴起繁荣的商贸。

与白人接触也促进了手工艺发展，产生了新材料、新色彩。新的装饰图案也出现了。十字架和圣牌大受欢迎。带有特征的白人形象，比如长山





羊胡、戴帽、扛枪等模样，出现在一些场面上，如战斗、签约、商贸交易等。印第安的图画文字是写在野牛皮上的，记述着战斗征服史。这可能是为了弥补口头传统的不足，或是为了记得更清楚。岩洞中的壁画述说着一个传统世界的末日，以及“文明”的到来。



毛皮交易孕育了部落间的悲剧性斗争

东海岸的米克马克人以捕鱼为生，和紧邻的部落交换水獭皮。为了满足对毛皮的需求，他们成了猎人和商人。这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饮食结构。如此一来，他们变成全得依赖欧洲人。

在以耕种为生的土著中，如休伦人或易洛魁人，男人偶尔也打猎，女人则加工毛皮，照料田园。而现在，她们不得不处理数量众多的毛皮，而且常是小件





毛皮。同时，她们还不得不增加农产量，因为男人需要粮食，好跟狩猎部落交换毛皮。由于无法负荷所有的工作，有些妇女只得放弃耕种。这时，家庭生活便全仰赖毛皮贸易，甚至只是为吃饱饭，他们也得做毛皮生意。毛皮贸易同时也衍生出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这就是领土纷争。当然，农耕部落中，已有各自的家族领土，而且边界多少是确定的。但他们在狩猎时则到处自由作业。捕猎海狸改变了这一切，因为，为了满足需求，猎人必须不断寻找更多海狸巢

印第安人不知书写，但有图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画在野牛皮上，或者黄鹿皮上，也有画在桦树皮上的。奥吉布瓦人(Ojibwa)拥有一种叫"scrolls"的树皮卷，上面写有歌谣、祷文、战争故事或部落史诗。这些妥善保存的资料可算是部落的回忆录。

克劳人(Crow)在迁徙，他们要到较温暖的地方选一个新的营地，以度过寒冷的冬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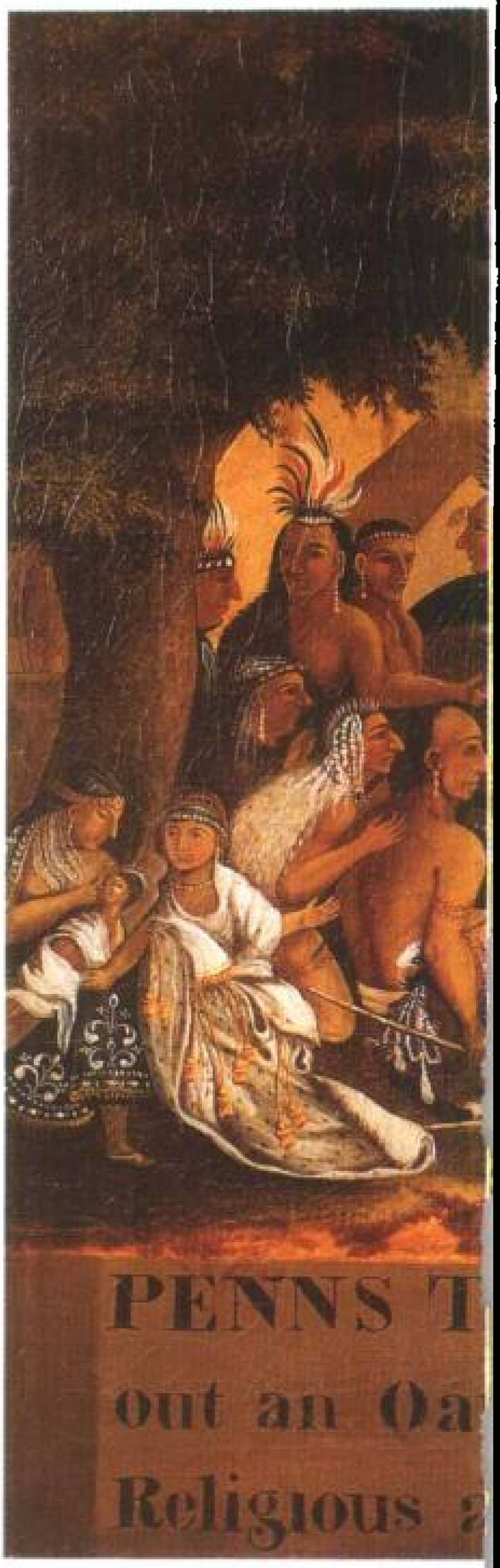
穴。于是，狩猎人家开始争夺地盘，暧昧的敌对关系就此产生。争夺有时甚至发展到杀人害命。

在东北或北极地区，猎手的处境也是一样。他们有共同的狩猎地带，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在部族内部，大家遵循绝对的平等关系。白种猎人来到后，借着优待某些印第安人，尤其是那些翻译，造就了一些酋长，培养了几支猎人队伍。白人迫使这些猎人不断返回老地方，在那里打猎，由此限制了这几支猎人队伍的狩猎范围。那些猎人由此建立了固定的私有狩猎地，其他猎人如未经允许，则要被不客气地赶出去。随着交换条件破坏，战斗也越发残忍。每个家庭，人人别无他望，只盼成为拥有所有权的人，才能和白人打交道。背叛、谋杀、卖淫从此成为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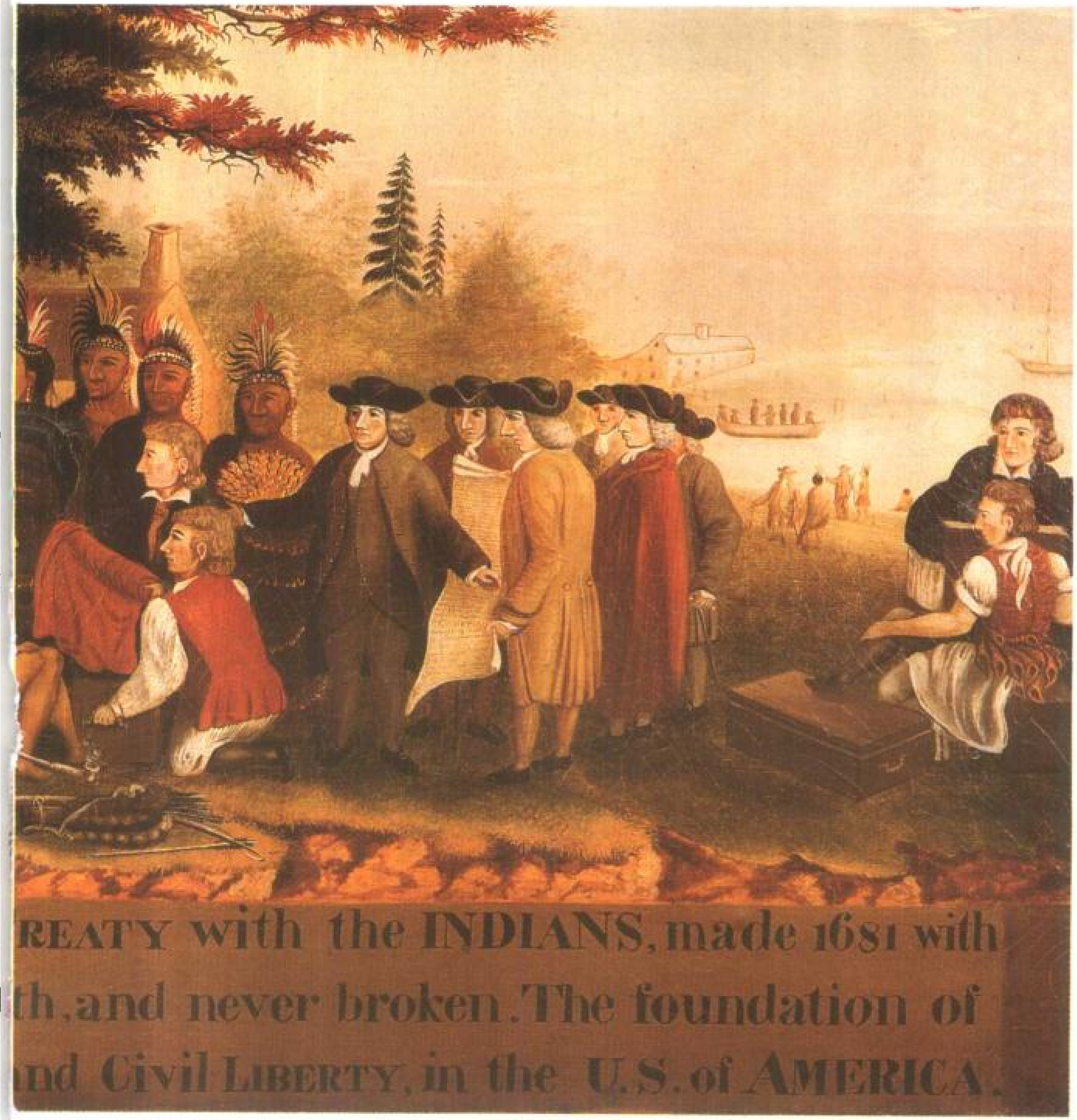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意见永远不一，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只能以武力解决

除了英国人彭（William Penn），以及他领导的激进派贵格会教徒（Quaker），其他的白人始终不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确实，殖民者中只有贵格派尊重印第安人，并与之平等相待。

其他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都是贪婪的征服者。他们认为，天命赐予他们自由的土地，即使这是土著踏过的土地。他们还认为，野蛮人不懂耕种，不配享有土地。他们说，谁在土地上劳动，谁就是地的主人。这种推论全不把印第安人算在内。印第安人不怎么明白，还以为欧洲人是想买下树林、河流、海滩、湖泊。实际上，殖民者很少谈到购买。白人认为，这片土地是荒芜的，无人垦殖的；而且，《圣经》上说过："上帝把他们引到这里，这块地方是他们的！"



长期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订立和约。达成口头协议后，文件通常用欧洲语文写成，然后再由通译翻译。印第安人在文件上签上部落的标记。



欧洲各国政府实行送礼政策……效果还算不错

殖民者的行径令他们的本国政府为难。政府当然愿意开发新大陆，但政府也承认印第安部族，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力。如果要花费庞大的费用，担负起军事和民用的沉重负担，来维持殖民地，政府认为是很

和约签订时，易洛魁人带来贝壳串珠带，串珠带上画的每幅图都有意义。有了串珠带，印第安人就能记住条约的每一句话，好回去向部族的人交待。



划不来的。政府期望以最少的费用，从殖民地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必须寻找一些简易可行的方法，来获得粮食、毛皮、土地，当然，还有和平。因此，欧洲人在会见土著时以厚礼相赠。彩色玻璃珠、铁器、衣服、烧酒、武器等等都成了礼物，送给酋长，也送给战士。送礼次数越来越频繁，军事行动开始之前送，商业交易时送，甚至在一般拜访时也送。比较受重视的礼品，是一些勋章，上面有法国国王或者英国威尔士亲王的浮雕像。印第安人称这些东西为“酋长勋章”(chef à médailles)。

总督亲自监督，在殖民地的每年预算中拨出一笔款子，用于购买礼物。联盟就靠这预算来维持。哪一个部落如不接受应接受的礼物，就是表示对抗。

送礼政策还有别的用意，就是在印第安人内部制造混乱。白人用礼物奖赏所谓“好的”印第安人，即和他们并肩作战的印第安人。就这样，他们培养出一些言听计从的酋长，从而破坏印第安人的内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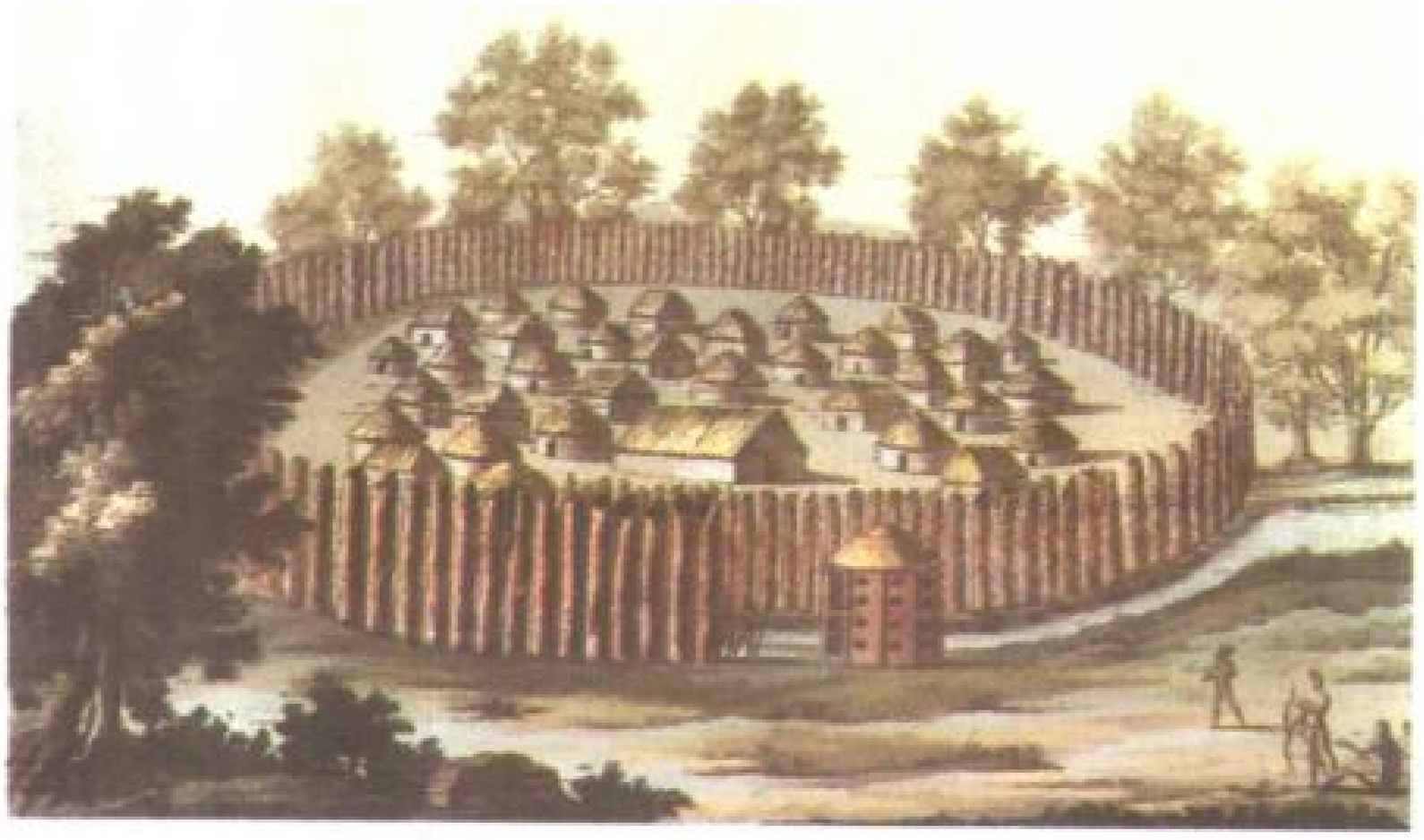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之间的商贸活动极其制式，白人商人必须遵守某种惯例。惟有编织一张人际关系之网，建立起牢固的友谊，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慷慨和勇敢，才能保障经商成功。赠物、送礼、递上烟斗请人一人抽一口，这些习惯都是友好的表示。有时，沉默比送东西还管用。18 世纪末，有个猎人说：“礼物可以擦干泪水，浇熄心中的怒火，打开陌生国度的大门，甚至还可以让死人复活。”

印第安人要求的不只是小恩小惠，而是尊重和重视



奥农达加人酋长奥特雷乌蒂（Otreouti）有句话说得很明白。他对法国人说："我们生来是自由的。我们既不隶属于奥农提欧（Ononthio，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总督），也不隶属于科拉尔（Corlaer，新阿姆斯特丹的总督）。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想带什么，就可以带什么。我们不接受任何命令，除非那是我们人民的意思。"庞大的联盟，休伦人、易洛魁人，和后来的苏人（Sioux），都坚持独立，不愿任人奴役。

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玩着一种复杂的政治游戏。军事要塞便是主角之一。要塞是欧洲人强权的象征，作用在于镇慑敌人，使盟友放心。同时，还可以保护殖民者和自由狩猎人。但是，对印第安人来



印第安人很喜欢白人的衣服。只要能够换，他们就拿自己的毛皮衣服去换，尽管印第安人知道，欧洲人的衣服不实用，不耐磨，而且他们都不洗衣服。色彩鲜艳的布料尤其抢手，它取代了"海狸之袍"，就是冬天人们穿的那种毛皮大衣。

跟东北部的易洛魁人一样，住在佛罗里达的塞米诺尔人（Seminole），也会在村庄四周围一圈木栅。

说，要塞实在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东北部的农人就有个习惯，用一道木桩栅栏围住他们的村庄。其实，要塞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象征：在17和18世纪，居住在要塞中的守卫部队不仅装备极差，而且缺衣少食。在西部地区，要塞中的法国士兵穿着毛皮，和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从事毛皮买卖，不得不和附近部落的土著换食物吃。

有时，印第安人和白人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当然是对某些人极为不利

仅仅和白人维持政治或军事关系，印第安人是绝不满足的。为了巩固商业来往和友谊关系，印第安部落每年都要接待一些白人少年，他们多在12到14岁之间。他们前来学习语言，了解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在谈判和交流时，他们就是很好的翻译和向导。但是，他们寄宿部落也常常惹出事来。例如男女杂居，这是双方都不能接受的。尚普兰刚到印第安土地上时，曾希望："愿双方人民亲如一家。"但是，法国当局很快就反其道而行。他们害怕"法国人和野蛮人在一起生活后，也会变成野蛮人"。

至于教会，则是坚决反对和印第安人通婚的，把这种通婚视作"放荡和奢侈"。有个易洛魁人看出了教会的表里不一，他这样对一个耶稣会教士说："假如你们像嘴上说的那样，爱我们的灵魂，那就请也爱我们的肉体吧。"传教士所能允许的，至多只是和受洗的印第安女人通婚，因为她们会把孩子培养成虔诚的基督徒。印第安儿童的教育是欧洲人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殖民者不能容忍把孩子放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中，任其成长。尽管遭到耶稣会禁止，尽管政府保持缄默，杂居仍如"鼠

白人女子罗兰森（Rowlandson）根据自己的经历，在1682年写出《罗兰森夫人遇俘生还记》，书出后极受欢迎。这类题材的作品随后纷纷涌现，共有


A
NARRATIVE
OF THE
CAPTIVITY, SUFFERINGS AND REMOVES
OF
Mrs. *Mary Rowlandson*,

Who was taken Prisoner by the INDIANS with several others, and treated in the most barbarous and cruel Manner by those vile Savages: With many other remarkable Events during her Travels.

Written by her own Hand, for her private Use, and now made public at the earnest Desire of some Friends,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fflicted.

BOSTON

Printed and Sold at John Boyle's Printing-Office, near Dock-Square, in Marlborough Street, 1771.

311本被俘生还记出版，不少译成外文。这些书是宝贵的人种志，有助于大家认识印第安社会的深层结构。被俘儿童由一个家庭收养，在新家庭的爱和关怀中成长。他们忘了母语，很快就印第安化了，再也不愿回到白人世界了。即使白人再抓住他们，想让他们"恢复原样"，白人儿童也会逃回印第安家中去。

疫”一般迅速蔓延。法国男人对印第安女人深深着迷；英国和荷兰人似乎没有那么心动，清教徒的道德观不允许如此做……

某些法国猎人偷养着好几个印第安妻子(squaw)，住在不同村庄中。白人的印第安妻子充当向导、翻译、顾问，有利于改善白人与土著部落的关系……而且，她们也会加工毛皮，丝毫不比任何人差！她们心里也比较喜欢白人丈夫，因为他们不像印第安男人那么粗暴。白人给的小礼物也令她们感到光彩，她们在部落中的地位因而不断上升。和欧洲人相比，印第安男人更能接受这类结合，因为他们承认，他们对粉红色或白色的皮肤没有什么兴趣。所以，白人女子和印第安男子的通婚很罕见。

1758年时，某一个德拉瓦人(Delaware)酋长曾对英国人说：“我们爱你们，远胜于你们爱我们。因为，当我们抓获一个俘虏时，我们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他这么说于实有据。



然而，有许多欧洲女子生活在印第安村庄中。由于在战争中被俘，她们有的要在部落中住上好几年，但她们受到相当的优待，得到尊重。她们操持一般的家务，参与团体生活。有的白人女子，例如12岁时被俘的英国女子杰米逊（Jemison），在被收养并"同化"之后，甚至终生生活在她们的印第安家庭中。

"他们没有信仰，无法无天"。对欧洲基督徒来说，这真是天大的意外

来到新法兰西的传教士，先有改革派，后有法国的耶稣会教士。牧师也随着英国和荷兰的移民来了。1649年起，在新英格兰，牧师建教会，传福音，制订了一套计划。几年后，英国传教士艾略特(Eliot)把《圣经》翻译成阿尔冈昆语，在哈佛(Harvard)出版。

在新法兰西，耶稣会教士也发动了一场大范围的传福音活动，布道的对象是阿尔冈昆人、休伦人和易洛魁人。耶稣会教士靠发往法国的信件（《耶稣会报告》），筹募到数量可观的资金，作为旅行、修教堂、买圣像等之用。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他们对许多印第安青少年施以天主教的教育。

到1675年为止，共有四千多名印第安人信仰基督教，殖民当局对此非常满意。政府十分支持这种思想上的攻势，这确实是他们的一项"教化"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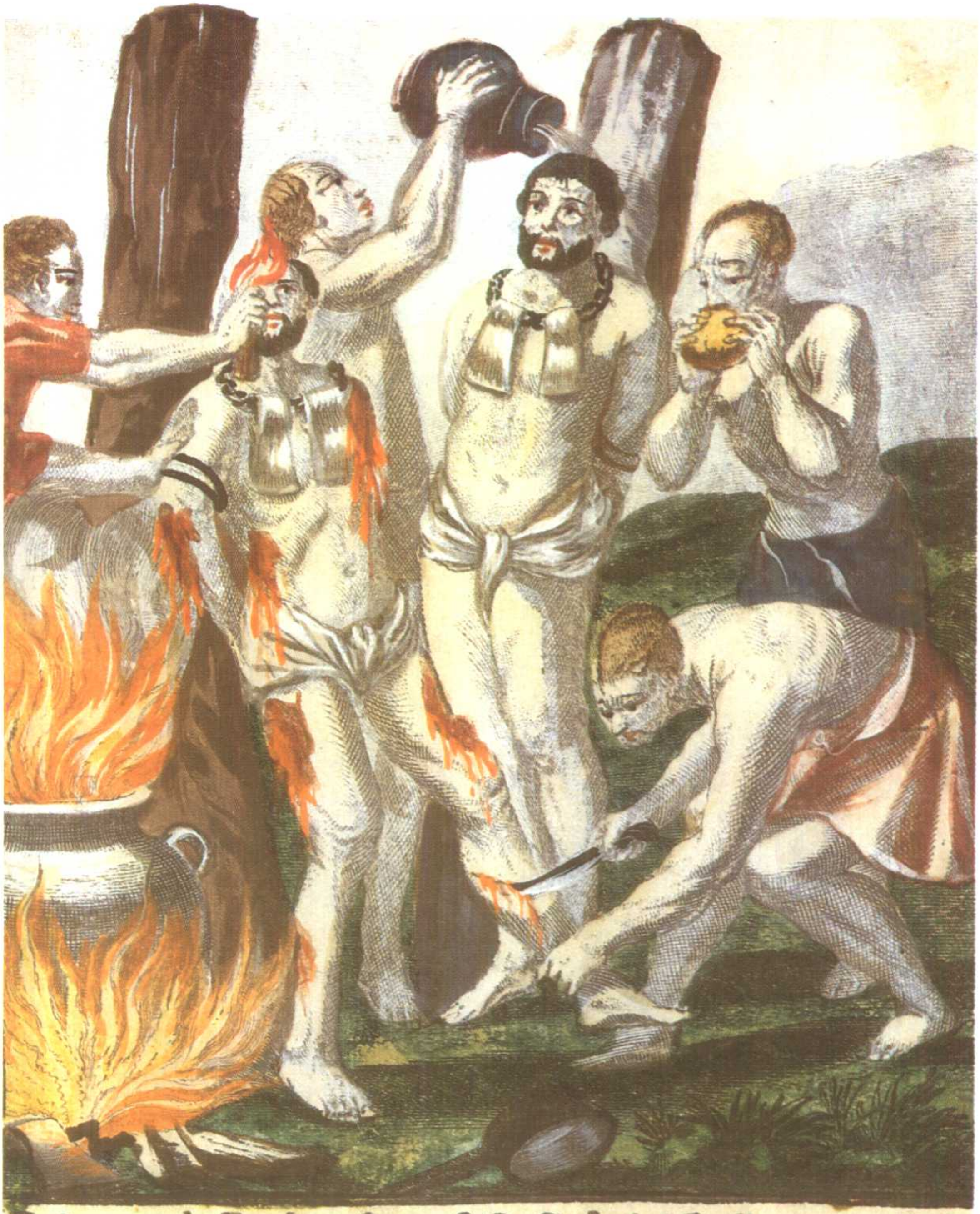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拥有一套十分严密的信仰体系，决非欧洲人所谓的没有信仰

对基督徒来说，印第安人要不是一种原始人，不知罪恶为何，故而是可塑的；就是一种野蛮人，迷信而愚笨，几乎生活在动物状态中，所以必须尽早教

第一个被尊为圣徒的印第安女子，叫做特卡奎萨(Tekakouitha)。在易洛魁战争最激烈之际，她皈依了天主教，忍受同胞的冷嘲热讽。她于1676年受洗，1680年逝世，年仅24岁。她的遗物今天仍受时人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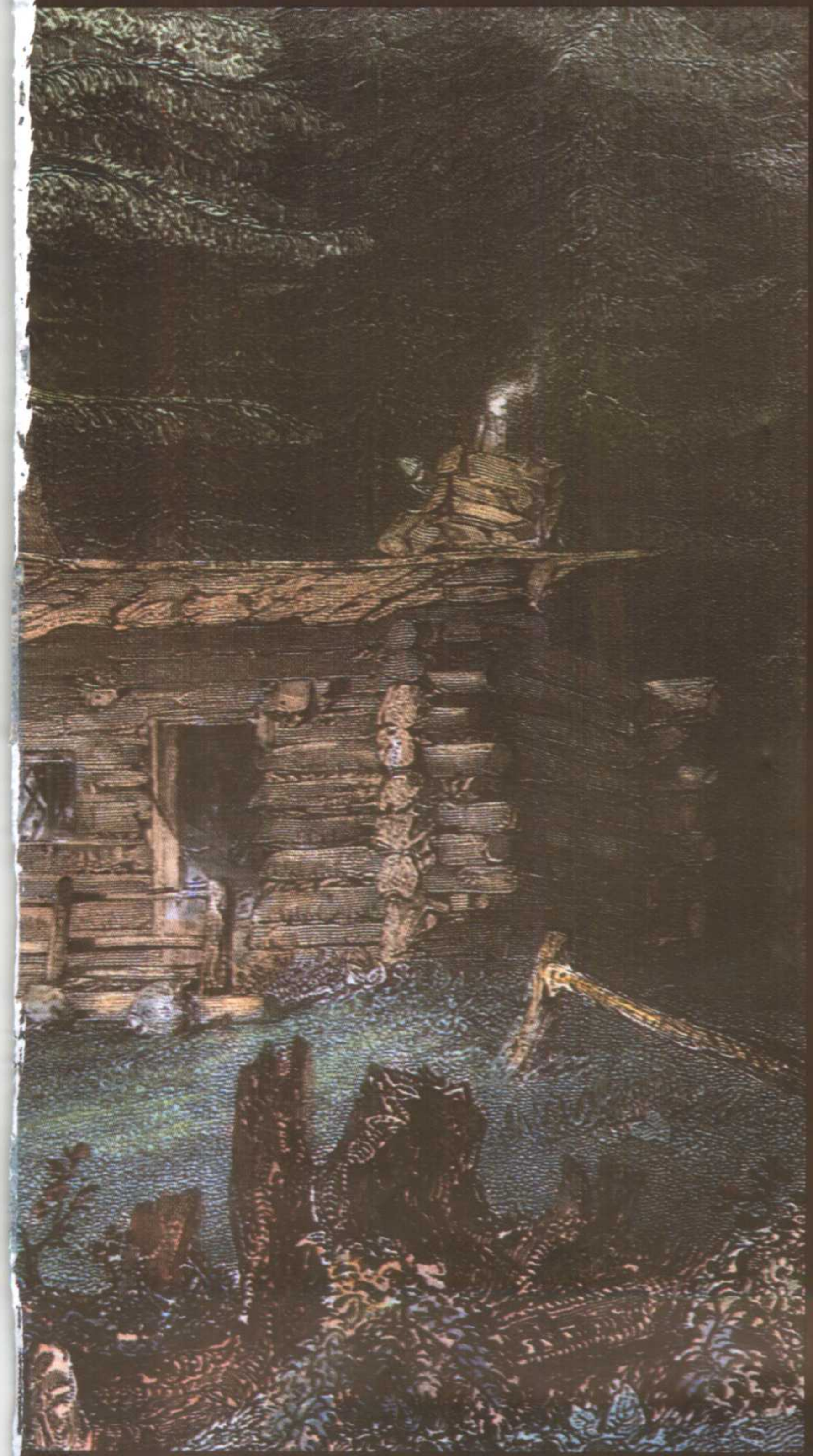
1649年，布雷伯夫(Jean de Brebeuf)和拉勒芒(Gabriel Lallemant)死在易洛魁人手里。在此期间，牺牲的耶稣会教士何止他们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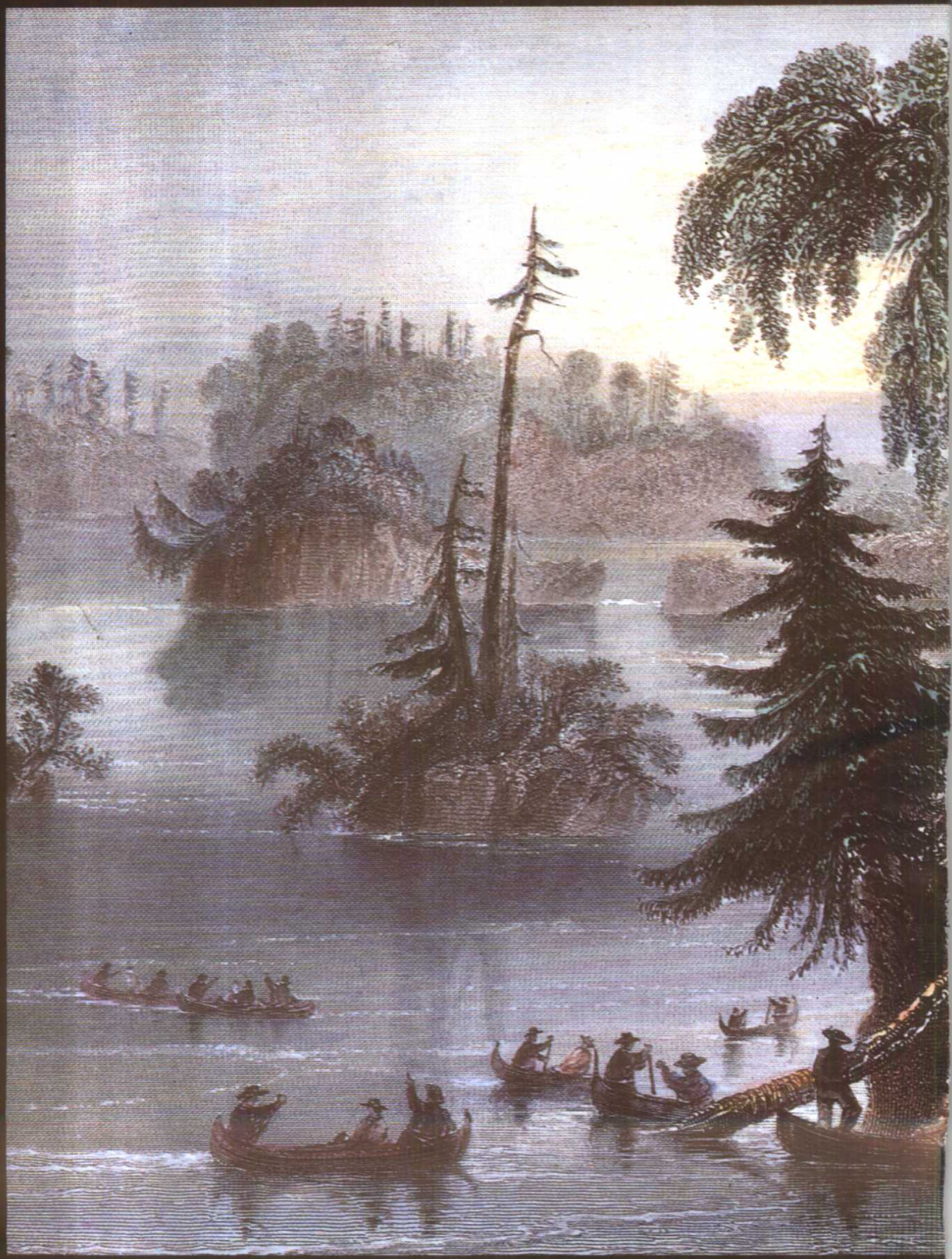
P. Joan. de Brebeuf, und P. Gabriel Lallemant S. J.
beyde Frantzosen nemmen nach unerhört-grausamen
Sengen und Brennen / Schinden / Schneiden / Zer-
fleischung und Stümmlung aller Glider einen glorrei-
chen Marter-Tod den 16. und 17. May. 1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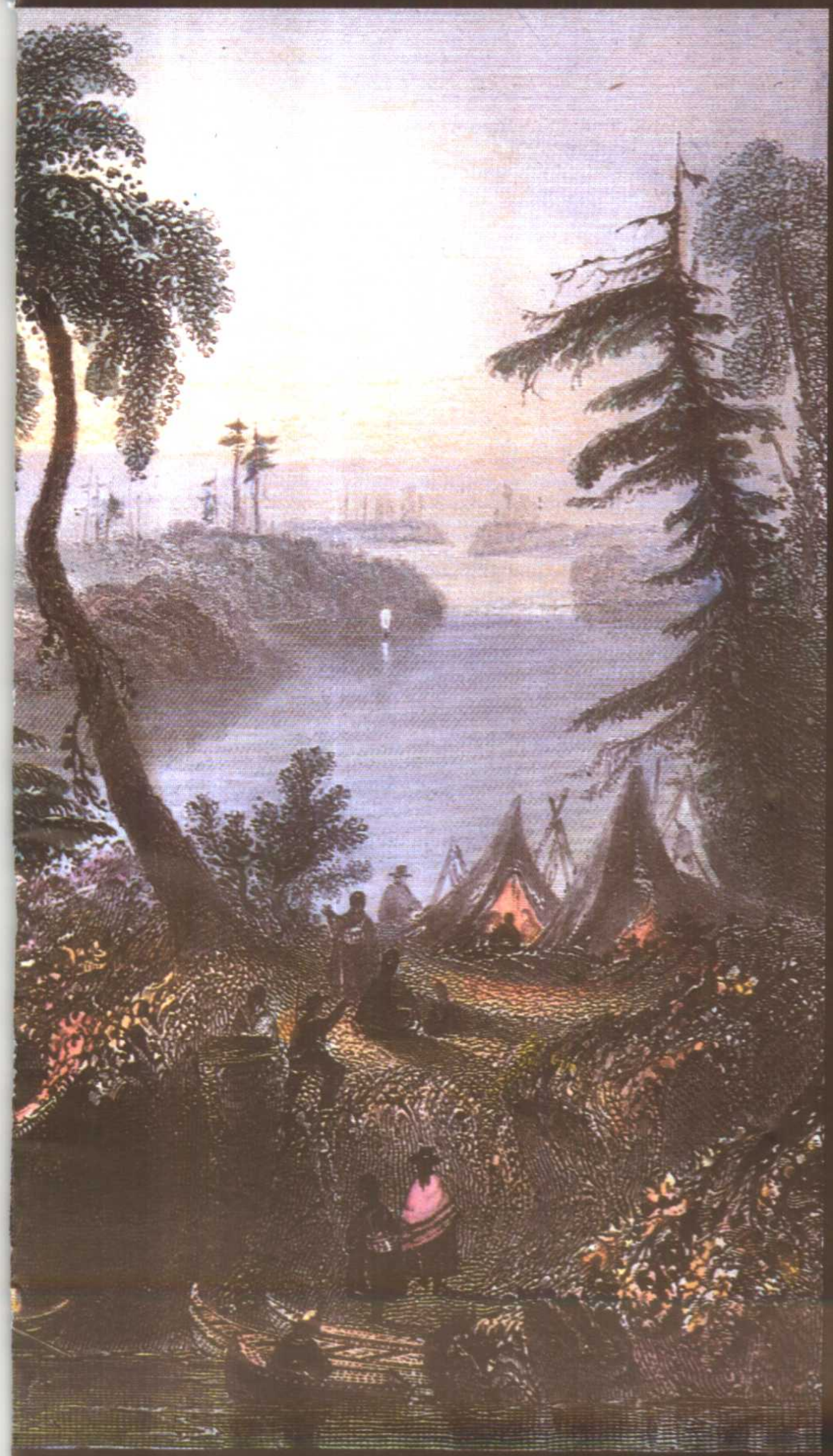




森林的召唤

在美洲的史诗中，设陷阱捕猎的猎人是特殊人物，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毛皮贸易十分热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商业行为，而在美洲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海狸用来交换殖民者的进口货物，长期以来始终是法国人最热门的商品。从 17 世纪开始，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毛皮人”，如荷兰的丛林跑人（bush lopers），英国的毛皮狩猎人，法国的皮货商。在新法兰西，皮货商构成一个社会阶层，即专事海狸买卖的生意人。他们成队活动，把商品装在桦树皮独木舟里，深入印第安腹地去换取野生毛皮。从 17 世纪起，皮货商到西部冒险，循五大湖沿岸航行，顺流漂下密西西比河，发现了一处如海洋般的青草地，这就是北美大草原。





印第安化的白人

经由“水路”，使白人得以接触到西部的土著部落。西部有最漂亮的毛皮。皮货商赶着季节，划着独木舟溯流而上，船上满载锅、玻璃珠子、枪支、兰姆酒等货物。他们走访各村庄做买卖，在某个村落住下，度过寒冬。他们常在某个村里与相好的印第安女子重逢，于是加入土著的家庭中。婚姻加强了他们和部落的联系，并得到村民的保护。猎人则把毛皮卖给皮货商。由于跟印第安人接触频繁，那些白人猎人的行为举止也有所改变，渐渐地印第安化了。他们采纳印第安人的风俗，在身上刺青，模仿印第安人的战争习惯，割下俘虏的头皮。印第安家庭的亲情，印第安朋友的诚挚，常使白种猎人忘记自己的身分，无忧无虑生活在土著中间，年复一年走向生命的终点。





山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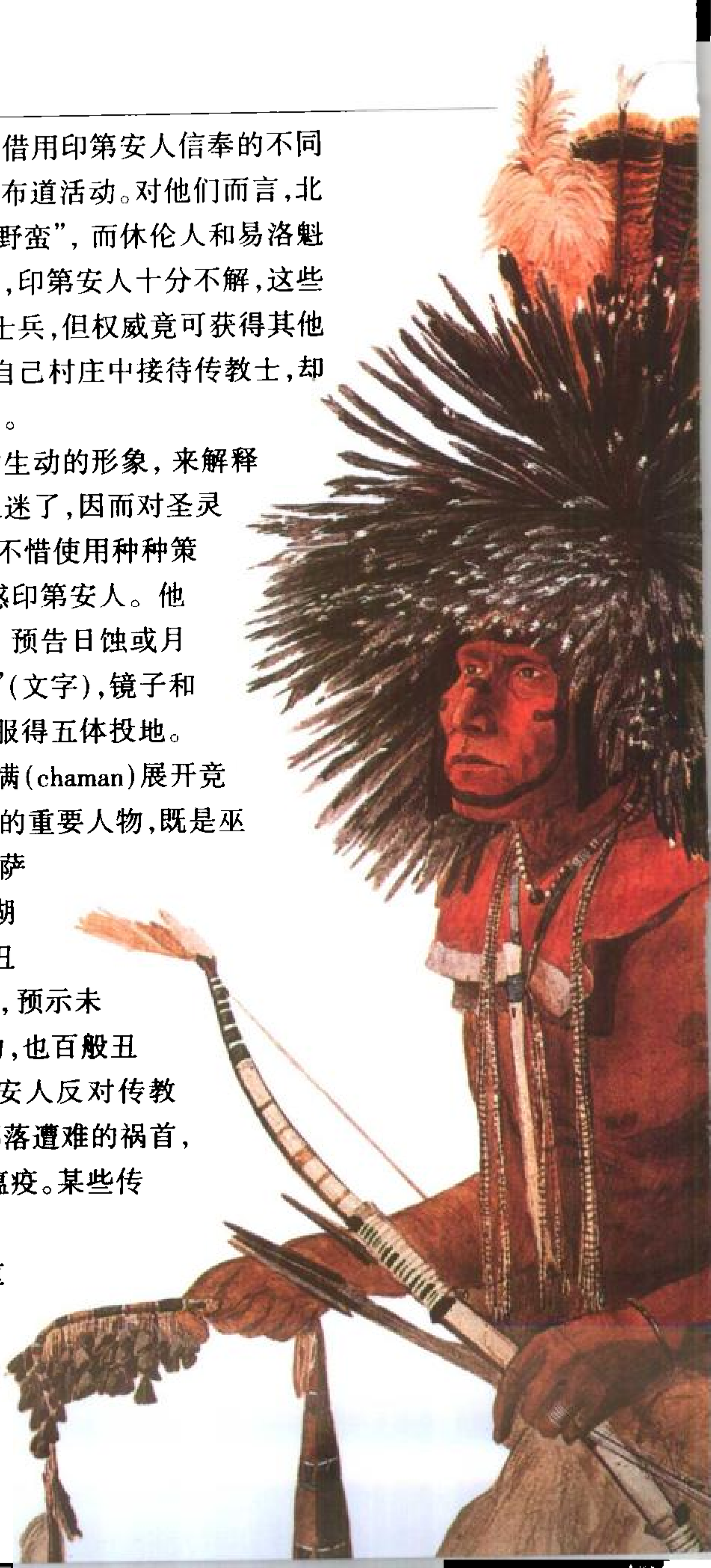
庞大的木筏沿着密苏里河（Missouri River）溯流而上，从圣路易（Saint - Louis）来到“约会”地点，山民（mountain men）正在这儿等着。所谓山民，指的是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的狩猎人。他们长年累月奔走在落基山的河流和湖泊附近，下圈套，设陷阱。约有两三千名白人在此捕猎海狸、山猫、熊，甚至还有野牛。其中四分之三是加拿大的法国人，或者是混血儿。几个月中，猎人必须忍受寂寞、寒冷、饥饿，以及印第安人的威胁。到了春天，他们就把猎物运到平原，卖给毛皮公司。他们渴望有一天变成富人，回到圣路易过好日子。再不然，等到有一天，他们厌倦了狩猎生活，便投身军旅，或者就像19世纪的出名猎人卡森（Kit Carson）那样，做个优秀的向导。

育。针对不同部族，传教士借用印第安人信奉的不同概念，对症下药，逐步推展布道活动。对他们而言，北方流浪的印第安人比较“野蛮”，而休伦人和易洛魁人则不那么“野蛮”。起初，印第安人十分不解，这些“黑袍人”既非商人，亦非士兵，但权威竟可获得其他白人认同。印第安人虽在自己村庄中接待传教士，却仍对传教士既好奇又害怕。

传教士尽量利用种种生动的形象，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印第安人入迷了，因而对圣灵和地狱充满兴趣。传教士不惜使用种种策略，玩弄诸多手法，以迷惑印第安人。他们点燃烧酒，治愈病人，预告日蚀或月蚀。他们使用“说话的纸”(文字)，镜子和罗盘，在在令印第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传教士就和萨满(chaman)展开竞争。萨满本是印第安社会的重要人物，既是巫师，又是医师。传教士称萨满为“撒旦的帮凶”，江湖的骗子，说他们光靠小丑般的滑稽动作，就想治病，预示未来。萨满惟恐失去影响力，也百般丑化对手。他们鼓动印第安人反对传教士，把传教士说成是害部落遭难的祸首，说是传教士带来战争和瘟疫。某些传教士因此而付出了生命。

印第安人特别看重梦的意义。他们不能容忍传教士诋毁神谕，视梦为儿戏。他们也不能苟同教士对他





们性关系的指责。因为在印第安人当中，结婚和离婚都很随便，姑娘的性行为很自由，同性恋也盛行。在传教士看来，这些都是“撒旦和罪恶作祟”。一些已改宗的印第安人临终时，仍希望得到印第安式的安葬。因为他们想回归祖宗的土地，不要永世在外流浪受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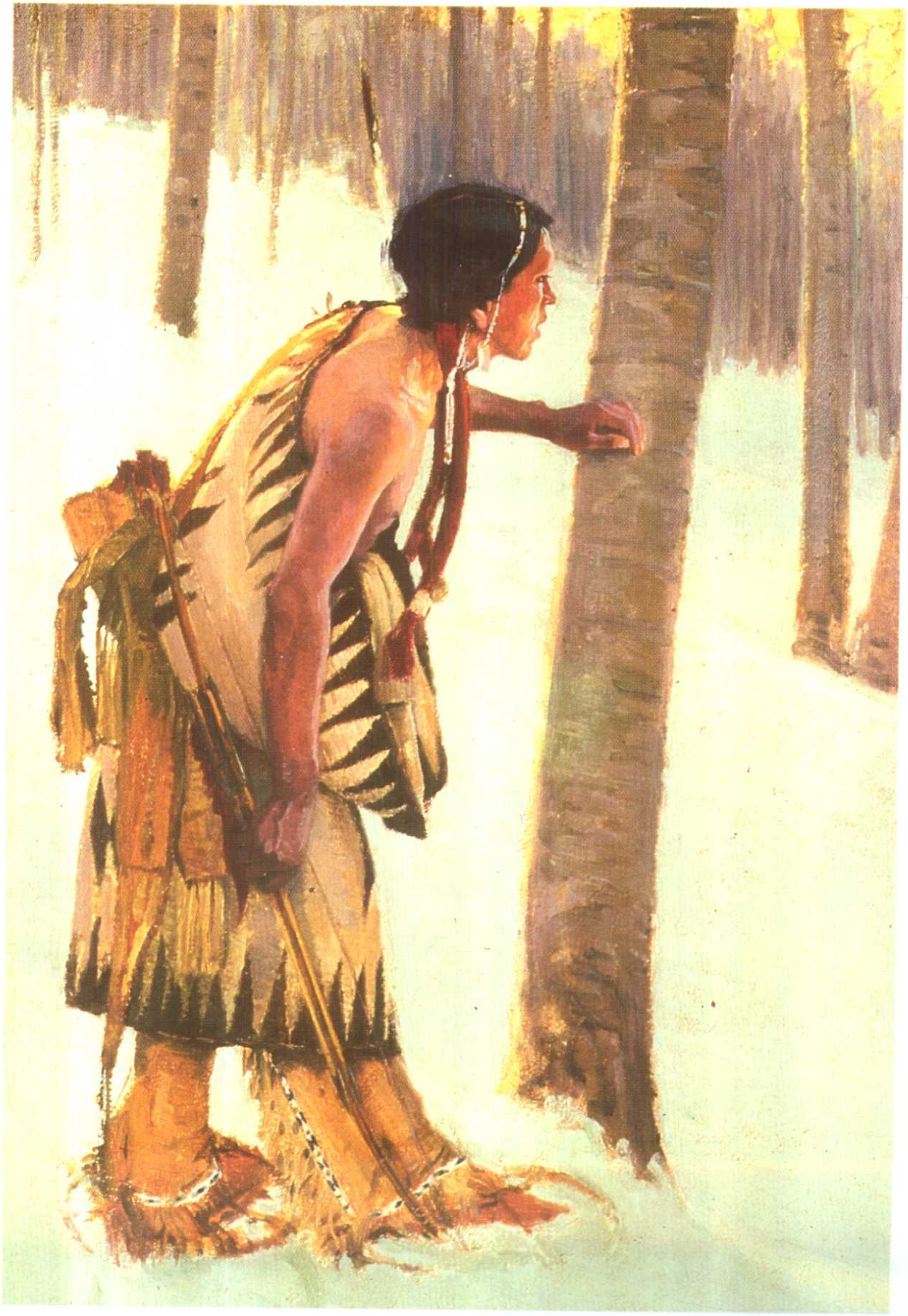
比战争更加可怕的，是白人带来的传染病

19 世纪以前，天花、麻疹、霍乱始终是灾难的代名词。这些传染病由渔民和探险家带入，由猎人和士兵传播，把一个个部落整个从地图上抹去。对老人和儿童来说，这些病尤其致命。但传染病也在成年人中肆虐。出殡时，甚至有印第安战士和家人一起自杀的。失去亲人的孤儿只得任凭豺狼追逐。几个月的时间里，印第安人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世界崩溃。此后，他们靠什么和敌人对抗呢？更何况，这个敌人的长处一天一天显现出来。



左图是米纳塔雷人(Minnetaree)的酋长，佩赫里斯卡－鲁赫伯 (Pehriska－Ruhpa)。族人不该为他的华丽羽饰迷惑，唯有他的慷慨勇敢才值得尊敬。如果战士认为酋长的行为很可疑，谁都可以拒绝跟着他参战，也不必服从他的决定。

印第安人爱喝酒。他们不知道酒精对人体的伤害，而迷醉于酒所带来的幻觉。酒是他们通向魔幻世界的大门，而幻觉在他们的文化中意义非常重大。



18世纪结束时，
印第安世界已然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东北部，绝大多数的弱小部落
都被扫出政治舞台。此后，
只剩英国人和法国人争夺霸权。
他们的利益冲突，
将把美洲大地变成血腥的战场。



第四章

眼泪之路

“不打上一仗，就让我们全民族毁灭吗？要我们放弃这一切亲切而又神圣的东西，放弃那伟大的神灵所留给我们的国土，放弃祖宗的坟墓吗？决不！决不！”

肖尼人酋长
特库姆塞

随着各自殖民地的迅速发展，法国与英国的敌对关系日益明显。法国人不断扩张土地。殖民地开发和毛皮贸易，为路易十四的臣民打开了通向西部的大门。五大湖区、密西西比河流域、哈得孙湾沿岸，都有法国"皮货商"和传教士的足迹。城堡要塞纷纷竖起。法国人的联盟四处建立，一直延伸到"文明"的边陲。

大西洋海岸的英国殖民地仍然在迎接移民。除了原来的英格兰人外，现在又加上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德意志人。这些移民听信招募宣传，从人满为患的欧洲跑出来。上船之前，他们满怀美好的憧憬，希望在新大陆上获得一块自己的土地。

到 18 世纪，新殖民者心急如焚：最好的土地仍在土著手中

英王的和睦政策，是小心翼翼和印第安人结盟。对王家的政策，移民深感愤慨。国王欲联合的，恰恰是移民要打击的。但英王深知，他需借印第安人的力量，才能与法国人抗衡。面对法国势力日增，英国人的忧虑自然也益重。1735 年，印第安克里克人(Creek)、乔克托人(Choctaw)和切罗基人 (Cherokee) 攻打卡罗来纳(Carolina)英国移民的村庄，就是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的法国人使力的结果。然而，法国人的印第安政策不是次次成功。1730 年，下密西西比地区的纳奇兹人(Natchez)部落起义，随后，五大湖流域的福克斯人 (Fox) 和苏人也相继举事，反抗的烽火此起彼落。1732 年，由法裔探险家拉韦朗德里 (La



1777 年 7 月 27 日，与伯戈恩 (John Burgoyne) 将军的部队为伍的易洛魁人，在纽约附近杀死了白人女子麦克里 (Jane MacCreh)。这事件所引起的反应，愤慨多于恐惧。美国的爱国人士利用此事大做宣传，反对那些"英国狗"。印第安人背着英国将官报私仇，还洗劫村庄，从中捞取好处。有时，英国人也觉得，印第安人确实是个麻烦的盟友。



Vérendrye)之子率领的殖民探险队，在考察途中为印第安人所杀害。

1748年，英国人想在俄亥俄谷地安营，结果挑起战端。在法国军官和皮货商的指挥下，阿贝那基人、迈阿密人(Miami)和伊利诺人(Illinois)奋起迎战。他们攻打孤立住宅，屠杀居民。连英国人的邮局也遭到洗劫。欧洲移民居住区的边境成了极危险的地带。



到1756年，这类小规模的接触战终于导致一场全面战争。这就是七年战争，后来欧洲人称此役为“法印战争”。战争把整个东部大陆变成一片血海。5万英国士兵前来支援殖民者和易洛魁人，法国人则动员了所有西部的印第安盟友。

在17世纪，马匹从西南部西班牙人的村庄跑出来，重返自然界。印第安科曼切人(Comanche)抓到这些马并加以驯服。一百年后，平原上所有部落都驯养了半野马。马成为印第安人的第二种家畜，渐渐代替了狗的用途。在印第安语中，马叫做“神狗”(chien sacré)，由此可看出，马在印第安生活里何等重要。印第安人对马有强烈的爱心。使用马以后，确实推翻了他们原有的文化：加强个人主义，行动更为便，还刺激了印第安人对劫掠的兴趣。



两大阵营展开无情厮杀。法国人尽管在西部取得优势，但止不住魁北克的陷落，挽回不了蒙卡尔姆将军的颓势。1763年，英法两国签订巴黎条约。路易十五被迫放弃“若干公顷的冰雪之地”，密西西比河以东，全归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治下。美洲的法兰西帝国不复存在。

法国人战败，间接打击了印第安人的抵抗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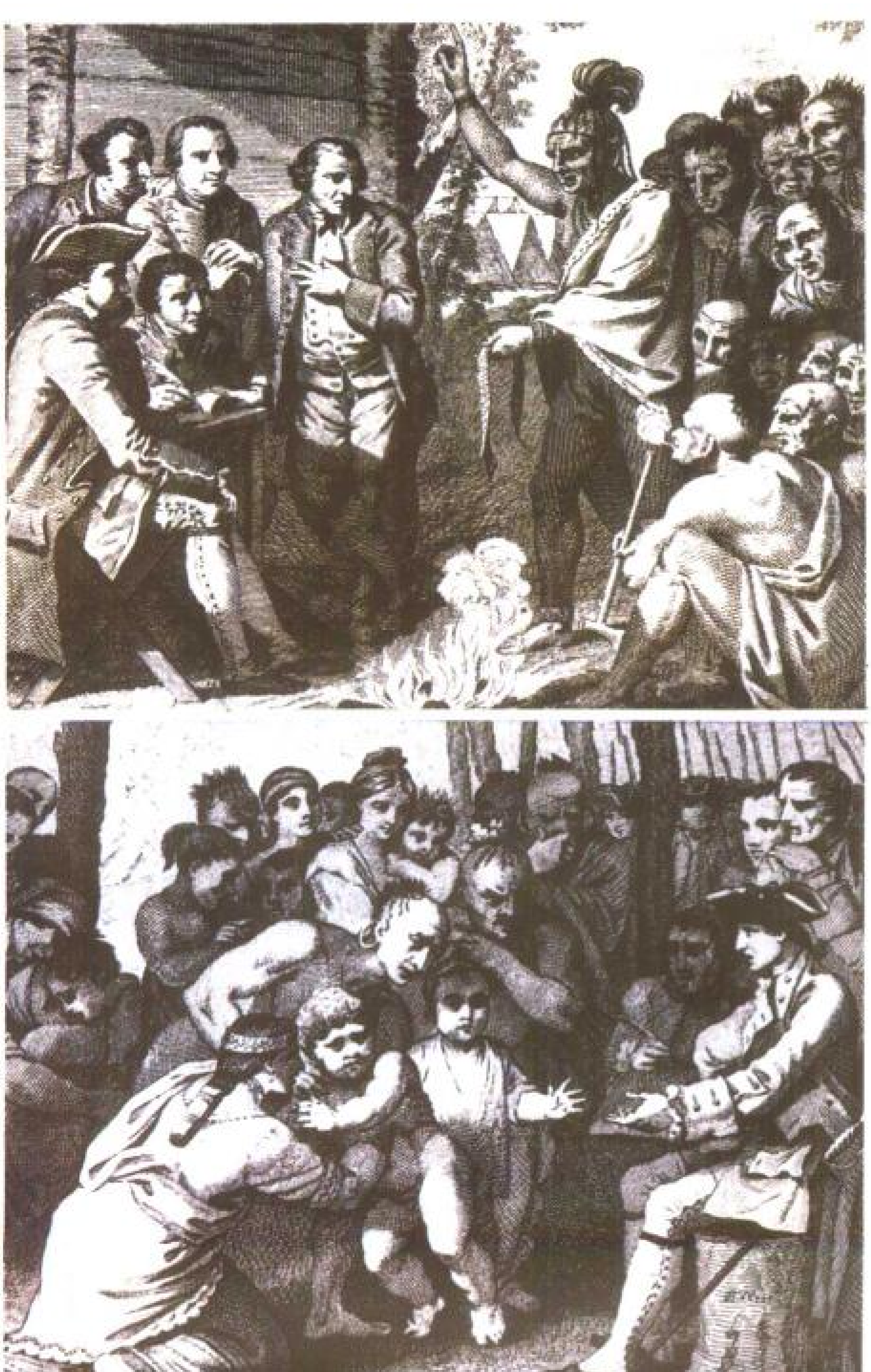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从中获利。他们从此不得不独自对抗英国。然而，13个英国殖民地今非昔比，更加渴望扩展土地。西部的印第安人意识到这种威胁，所以等条约一签署，便起兵对抗英国人。

1763年春，渥太华人（Ottawa）的酋长庞蒂亚克（Pontiac）起义，联合五大湖以南的印第安军发动进攻。几星期里，他们接连攻克英国人的要塞；但在密西根湖南畔的底特律惨遭滑铁卢。英国将军阿默斯特（Amherst）派手下在村里传播天花，并派遣布克（Bouquet）上校的“地狱纵队”在俄亥俄谷地迎敌。

尽管庞蒂亚克受挫，但在殖民者心中，他的反抗仍播下了不安的种子。英国政府决定，把殖民地的推进限制在阿帕拉契山脉一线。1763年英政府宣告，山脉以西的土地属印第安各部族，未经殖民当局许可，任何移民都不得前去安营，或从事商贸活动。

从18世纪末起，历书就在美洲大陆流传。历书中印了一些看法天真的图画，描绘“边疆人”的事迹。美国人认为，边疆是指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接触的地带，而野蛮世界指印第安人生活的原始自然地区，那儿是猎人、冒险家、捕杀印第安人的杀手、无法无天的强盗等等，所谓的“黑木人”（blackwoodmen）的王国。布恩、克罗克特正是这样一种“田纳西小子”（Tennessee Boys），为年轻的美国打开了西部之门。克罗克特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阵亡同样是家喻户晓的传奇：1836年，他在德州埃拉莫堡（Fort Alamo）与墨西哥人作战，最后英勇战死。

藉着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英王寻求抑制殖民者向西扩张，但白费心机。在肯塔基(Kentucky)，传奇般的边民猎人克罗克特（Crockett）和布恩(Boone)，赶走了肖尼人。1784年，斯坦尼克斯堡条约签订，易洛魁人割让俄亥俄的土地





七年战争末期，庞蒂亚克的起义令殖民者担忧不已。一个“野蛮人”的酋长居然破天荒地动员了各个部落，反对另一个民族。百年后的苏人战争亦仿效此事，杀死数百名殖民者。起义更坚定了殖民者的心意，促使他们坚决与印第安人为敌。战后，双方虽然都遣返了战俘，仇恨却已在心中生了根。

对付庞蒂亚克的战争中，布克上校在灌木径（Bush Run）之战获得最后的胜利。接着，他在谈判中执意要印第安人大幅让步，并亲自参加了白人俘虏的遣返仪式。

殖民地停止和印第安人交战，以反抗英国统治

1775 年，北美殖民地要求独立，英国和北美殖民者的决裂已不可免。易洛魁人突然成了两大死敌关心的对象。起初，易洛魁人想保持中立，但从 1776 年起，联盟内部就出现争执。

在一次宴会上，塞内卡人受英国奸细的挑拨，决定站在英国人一边。而奥内达人和图斯卡罗拉人(Tuscarora)则想支持造反者，也就是后来的“美国人”。英国人极力策动东南部各部落，即乔克托人、切罗基人、克里克人的一万多名战士。但看到切罗基人加入反美阵营后遭受的失败，印第安人决定不参战。印第安部族对于战胜者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并不抱幻想。1783年，英国被迫和美国签订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承认各州联合的联邦共和国。

获得独立之后，年轻的美国就急着沿俄亥俄谷地，向东北推进。但是在 1790 年到 1791 年间，面对印第安人的英勇抵抗，美国人只有连连挫败。



1792 年春，美国华盛顿总统决定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到俄亥俄谷地去。他让人转告印第安人，美国人希望“引导他们走向文明，教会他们耕种田地，并且教育他们的后代”。



战胜的美国人傲慢自大，忘了印第安人的功劳

在和美国人的谈判中，谈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问题时，西班牙大臣阿兰达(Aranda)伯爵指出，那块领土属于“自由独立”的印第安部族，美国人“没有任何权利”。但他的话招来美国代表反驳，代表说：“在跟印第安人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比其他民族有优先权。我们在此宣告，我们拥有一切领土的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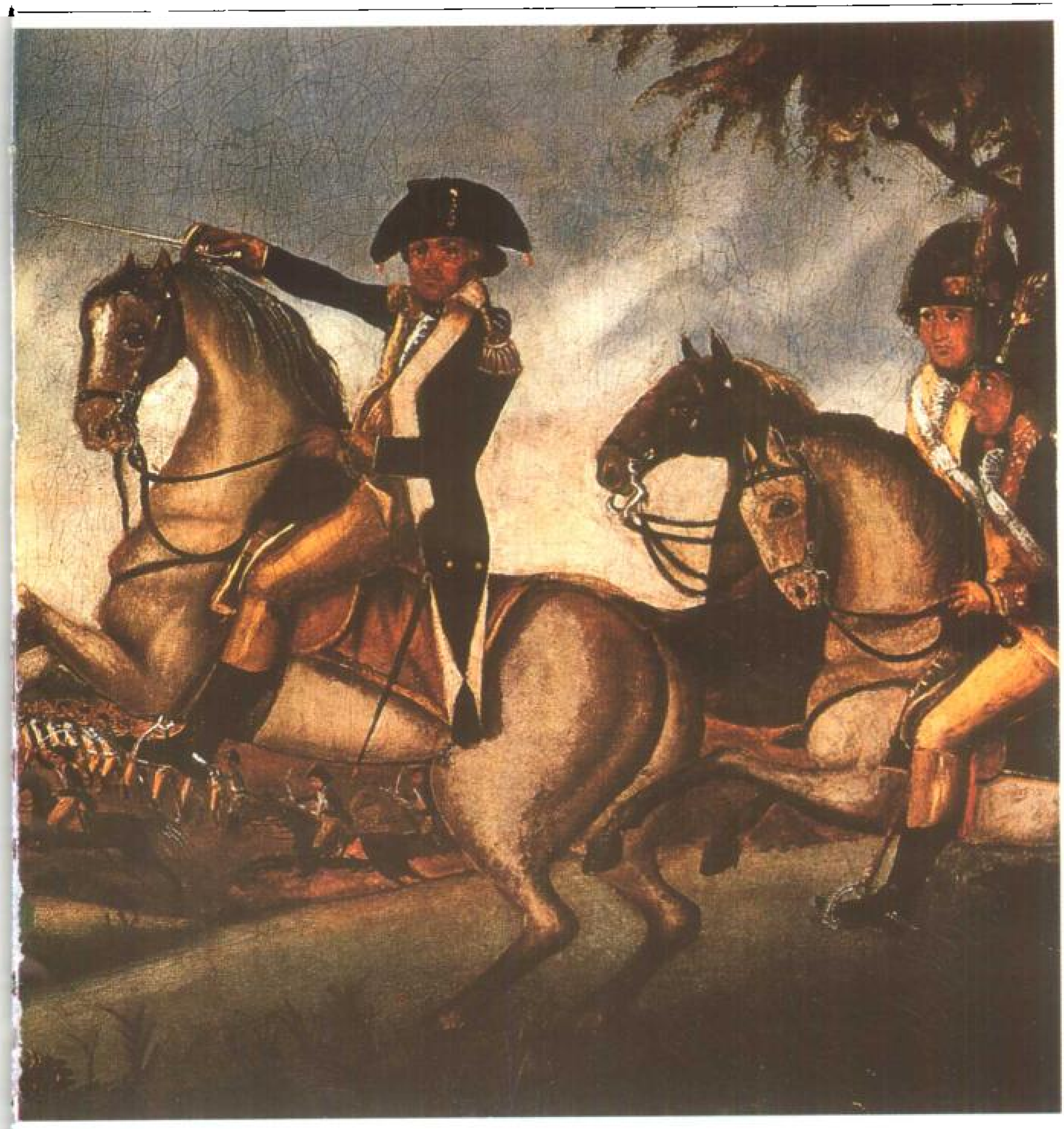
不久，这条政策就付诸行动了。1784 年，易洛魁人被迫割让一部分领土。美国人的粗暴让他们明白，他们已是被征服的部族，应该服从新秩序。美国政府决定，凡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兵，都可以分配到俄亥俄谷地和五大湖以南的土地。美国将军威尔金森(Wilkinson)把这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召集来，大剌剌地威胁：“美国的战士如森林里的树木一样多。”

印第安人也迅速反应。西北部的土著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参加的有德拉瓦人、渥太华人、波塔瓦托米人(Potawatomi)、迈阿密人、肖尼人、奇珀瓦人(Chippewa)和怀恩多特人(Wyandot)。联盟的首领叫蓝杰克(Blue Jacket)。但是，强大的美军把尚在襁褓中的起义扼杀了。1794 年鹿寨（Fallen Timbers）战役，韦恩(Wayne)将军一举摧毁印第安联军。

1787 年在费城通过的联邦法规，尚给人一线希望，以为领土问题能有较公正的解决方式，因为这部成文宪法承认印第安人对领土的主权。宪法还把各部落当作外国民族对待，允许跟他们签订条约。然而法规同时规定，西部各地区构成一个特殊行政区，一旦某地移民达到法定的六万人，就可成为联邦的一州。远西地区的殖民化由此自由发展。



1794 年 8 月 20 日，韦恩给印第安人致命的一击。用这位美国将军自己的话来说，他正好教训了“那些傲慢狂妄、蛮横无礼的野蛮人”。



殖民者的蔑视更激起了印第安人的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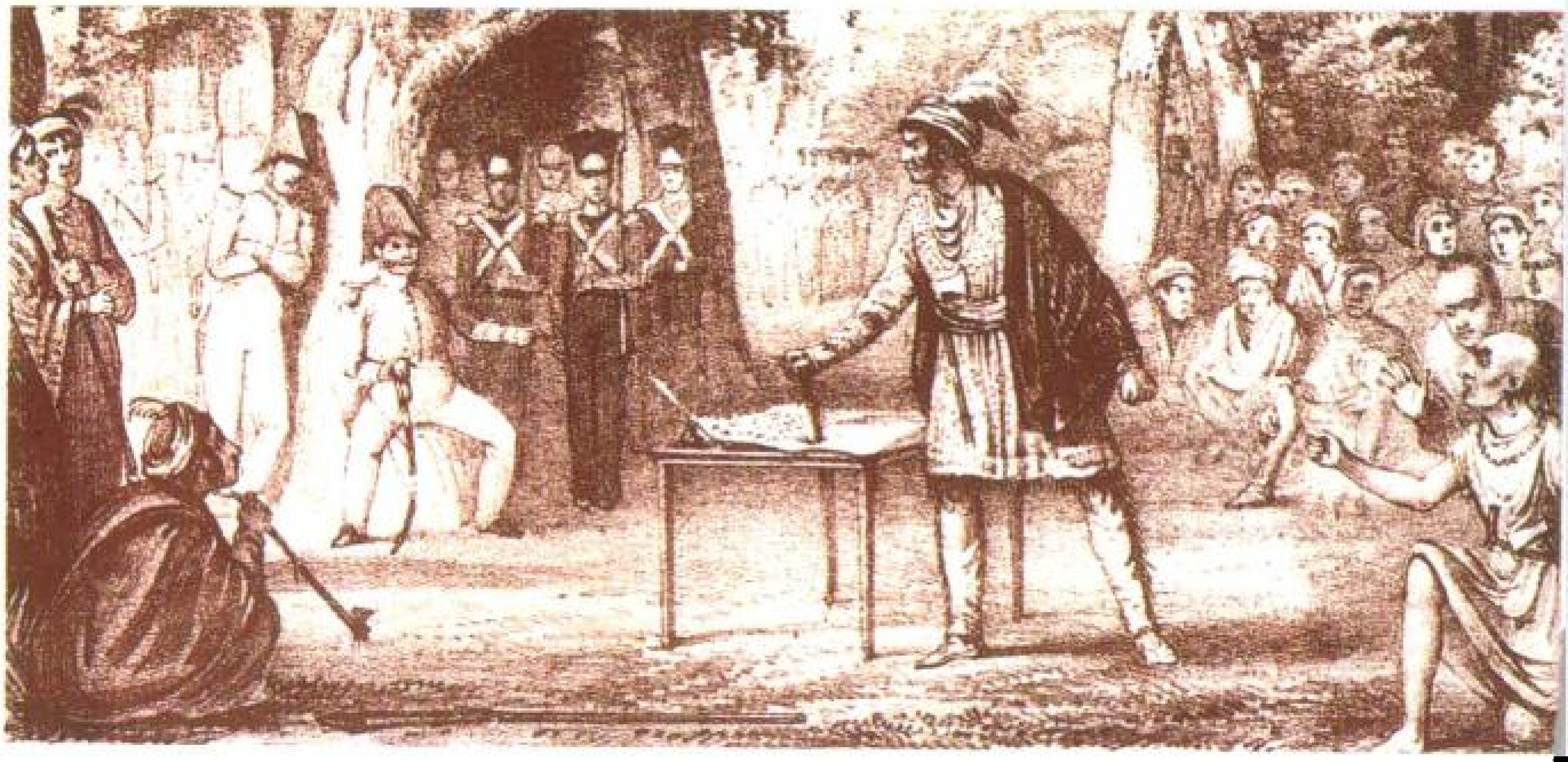
殖民者拓垦一片片土地，全然不顾邻近印第安人的利益。他们放任喂养的猪到森林里四处流窜，把印第安人牧马的草地围起来，当作自己的牧场。他们在河流上安置锯木场，因此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随

肖尼人、德拉瓦人和休伦人，由蓝杰克和一小群英国人率领，与美国人在俄亥俄展开鹿寨战役。结果，他们在美国人的刺刀前溃不成军。





这幅画足以说明西部地区经历的一个重大变化。帐棚里一名印第安女子，看着印第安奥吉布瓦人和混血人种共同出猎。或许，那名女子还是某个混血儿的妻子。在毛皮贸易中，白人与印第安人接触频繁，产生了混血儿。19 世纪，混血人种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大草原上。白人把他们叫做“焦木人”，因为混血儿的肤色看来很像烧焦的木头。混血人种以村庄为单位集中生活。在村里，他们主要讲法语，信奉天主教。他们在夏天猎野牛，为毛皮公司所在的要塞供应肉食。他们和奥吉布瓦人关系友好，但提防着苏人的侵略。混血人种的聚落希望能获得政府承认，但是，尽管他们一再反抗，还是未获承认。他们最后一次起义是在 1885 年。起义失败后，建立“混血部族”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



时都有一片森林落入他们手中，从印第安部落的公有财产，变为殖民者的私有财产。这时，他们便禁止印第安人来伐木，或捡柴火。这是印第安人所不能忍受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战争要求他们团结一致，恢复传统。宗教革新也是这场战争的原因，新教的代表人物是塞内卡人的酋长美湖(Handsome Lake)。

美湖酋长深受传教士的影响，将罪孽的观念融入易洛魁古老神话中，混合了泛灵论和天主教教义。

以特库姆塞、坦斯克瓦塔瓦兄弟为代表，东部印第安人的抵抗运动放射出最后的光芒

与美湖酋长同时代的还有另一个印第安先知。他叫坦斯克瓦塔瓦(Tenskwatawa)，是肖尼人酋长特库姆塞的兄弟，积极主战。从1805年到1811年，特库姆塞两兄弟跑遍各部落，为战败的印第安人打气，激励他们团结起来："我们若不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命运，反抗共同的敌人，我们种族的末日就要来了。"

听到肖尼人救世主般的演说，联邦政府深感不

1835年，塞米诺尔人酋长奥西奥拉(Osceola)，撕了杰克逊总统希望他签的条约。

肖尼人酋长特库姆塞。



安，决心扫除他的威信，逼迫各族酋长割地。1811年，先知坦斯克瓦塔瓦匆促组织起一支印第安军队，攻打蒂珀卡努堡，结果打了败仗。1812年，特库姆塞联合了一些英国人，在五大湖附近与美国人交战。但在加拿大的泰晤士河战役中，他的英国盟友置他于不顾，特库姆塞英勇战死。他的死敲响了印第安抵抗战争的丧钟。各部落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后退。

1828年，杰克逊(Jackson)当选美国总统。那些留在东部的部落，只得屈从于新总统的政策。总统主张印第安人要归化，不反对印第安部落迁往保留地。

1819年，美国与西班牙签约，将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后，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敲诈勒索变本加厉。由此激起了一连串的抵抗游击战，一直持续到1842年左右。奥西奥拉得到特库姆塞鼎力相助，如虎添翼。这两位出类拔萃的酋长动员了上千战士，与白人交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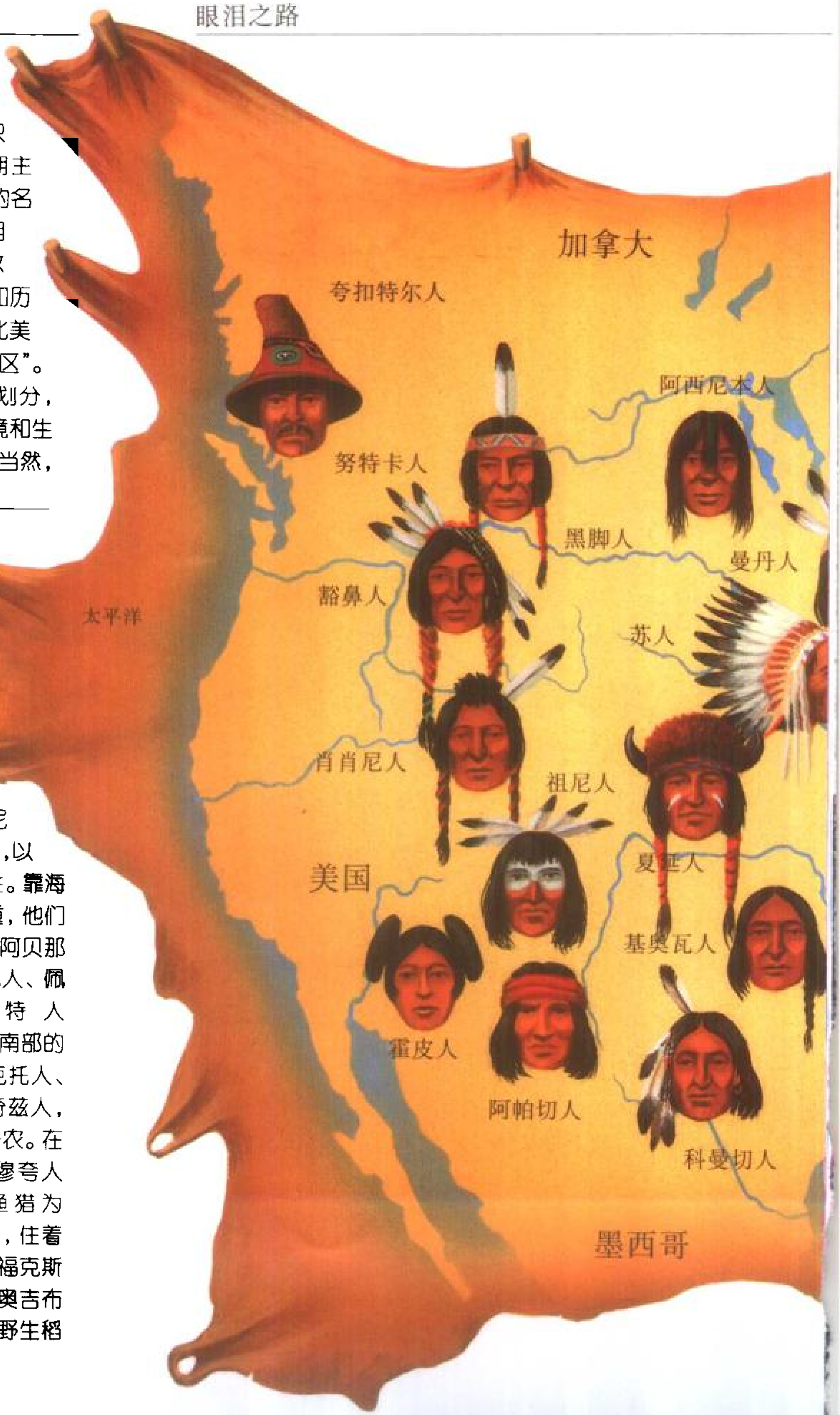
克里克人、切罗基人和乔克托人变成“文明化的部落” 他们改信基督教，务农为生，送孩子上学。

尽管印第安人极力要归化，但当美国人在切罗基人土地上发现黄金时，美国人还是不断驱逐土著。为避免被赶走，那些“文明化的印第安人”要求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暂停执行由乔治亚(Georgia)州和阿拉巴马(Alabama)州制订的有关政策，称它们违背了宪法。裁决很快就下来了：“切罗基部族是一个国内的部族，隶属联邦。”就这样，在1838年，切罗基人踏上了“眼泪之路”：他们穿越密西西比河，往西来到俄克拉荷马(Oklahoma)，与已从东部被赶到这里的十几个部落为邻。政府保证，他们在那里可获得土地，并永久拥有，“只要青草长绿，江河长流”。

切罗基人塞阔雅(Sequoyah)一直在寻找一种书写形式，来表达切罗基人的语言。他先把单词分割成音节，再向英语字母借字，或发明简单的符号代表每个字母。他创造出86个符号。1828年，出版了首份英语和切罗基语的双语报纸《切罗基凤凰报》。(报头左侧的“GWY”读作“tsa-la-ti”，正是切罗基部落的印第安语名字。1840年，美国人伊文斯(Evans)创造了一套克里语字母，至今仍在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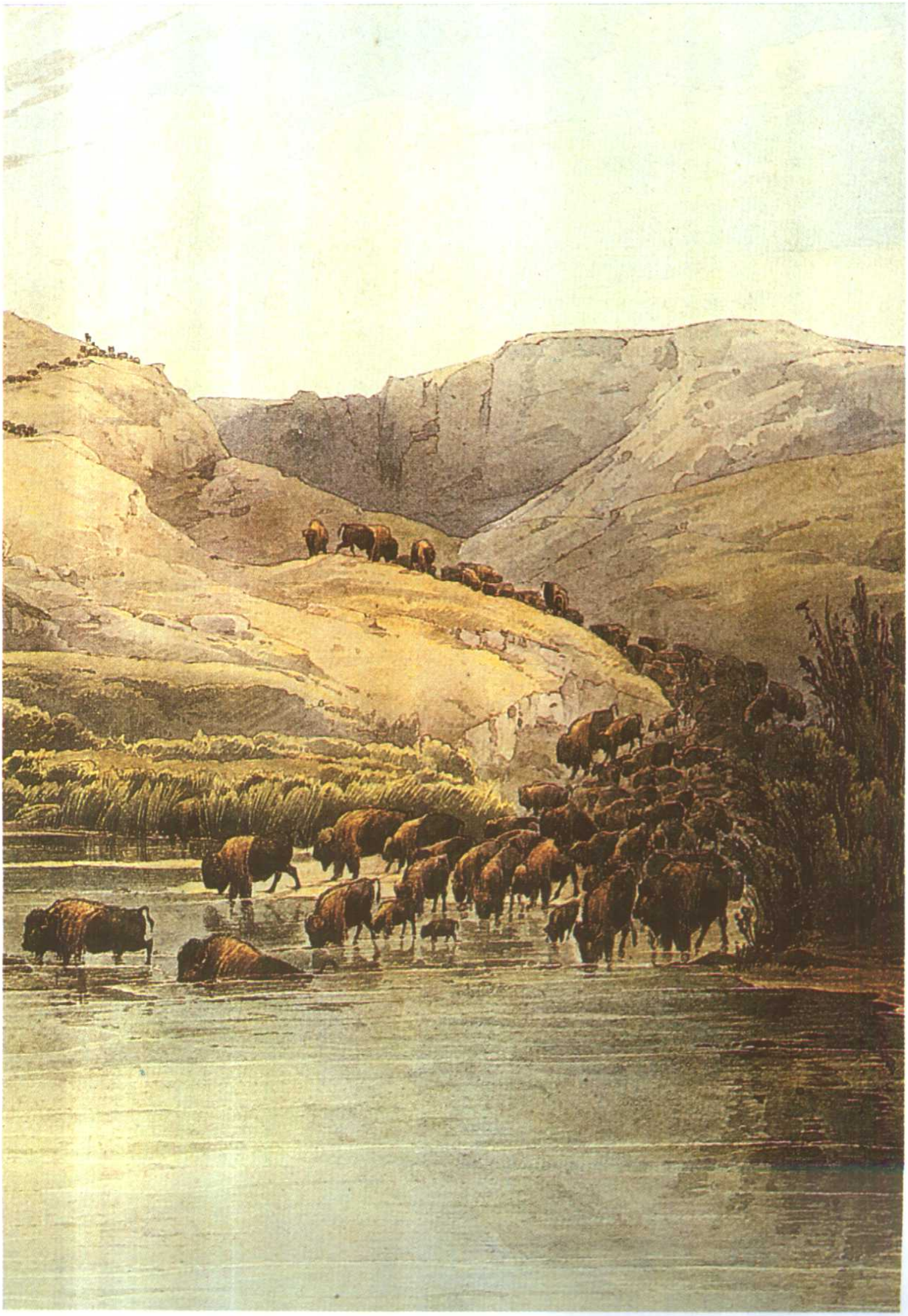
出现在这张地图上的名字，只是19世纪初期主要印第安部落的名称。部落的数目当然不止这些。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把北美分为几个“文化区”。这些文化区的划分，以某种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为根据。当然，也有例外。

在东北部，主要是农耕村落，如易洛魁人、休伦人、德拉瓦人、肖尼人。阿尔冈昆人，以狩猎与采集为生。靠海的部落渔猎并重，他们是米克马克人、阿贝那基人、贝奥图克人、佩诺布斯科特人(Penobscot)。东南部的切罗基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和纳奇兹人，定居大村庄里务农。在佛罗里达，蒂穆夸人(Timucua)以渔猎为生。五大湖附近，住着索克人(Sauk)、福克斯人、迈阿密人、奥吉布瓦人，他们收割野生稻





米，捕捞鳟鱼。西南部有霍皮人(Hopi)、纳瓦霍人(Navajo)、祖尼人(Zuni)，种植玉米。附近的荒野中，木哈夫人(Mohave)、皮马人(Pima)捕猎小动物，采摘浆果。北美大平原是捕猎野牛的王国，有苏人、波尼人(Pawnee)、科曼切人、夏延人、奥萨格人(Osage)、基奥瓦人(Kiowa)、阿西尼本人、黑脚人、豁鼻人(Nez－Percé)、肖肖尼人(Shoshone)。曼丹人(Mandan)是平原上唯一同时从事狩猎与农耕的。西边的加利福尼亚，波莫人(Pomo)、迈杜人(Maidu)、胡帕人(Hupa)采集树果，捕猎小动物。在西北部，夸扣特尔人(Kwakiutl)、努特卡人(Nootka)、海达人(Haida)、特林吉特人(Tlingit)和钦西安人(Tsimshian)捕捞鲑鱼。北方的奇佩维安人(Chipewyan)、克里人，则捕猎驯鹿为生。



1804年，克拉克(Clark)和刘易斯(Lewis)，
奉杰斐逊(Jefferson)总统之命，
前去开发蛮荒的大西部。
两人穿越落基山脉，展开一场大进军，
直抵遥远的太平洋沿岸。
之前，除了几个猎人之外，
还没有什么白人在西部长途探险。
19 世纪以前的西部并不怎么吸引美国人。
西部，对美国人而言，只是一处收留
东部印第安部落的地方而已。



第五章
征服西部

1886年，由野牛比尔主演的《西大荒》上演。这出戏除了传奇猎人野牛比尔外，还有两重新的吸引力：闻名遐迩的小巧神枪手奥克莉（Little Annie Oakley），以及苏人酋长坐牛（图左）也参与此次演出。小奥克莉最拿手的表演，是在30步开外的地方，用手枪打穿纸牌。



西部片中，印第安人总是来无影去无踪，攻打移民车队，而英勇善战的移民也还以颜色。但实际上，这类攻击比电影中少得多了。出现真正危险的情况时，比方说1865年，苏人和夏延人切断了博兹曼小径那次，军方根本就禁止移民车队参与战斗。

然而，在探险家眼中，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荒原，即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农业天堂。

19世纪初，溯河而上的猎人与大平原上各骑马部落的人相遇。那时，落基山脉尚未开发，但南加利福尼亚一带已为西班牙人所占。同时，太平洋沿岸已有英国和俄国商人登陆做买卖。当地的特林吉特人、夸扣特尔人和奇努克人纷纷前来，与商人交换水獭皮。

19世纪，美国政府在西部问题上采取两种行动。一方面，安抚从东部被赶出来的印第安人，答应保障和平，给予土地；另一方面，鼓励新移民到大西部去。欧洲移民数量居高不下：从1840年到1860年，有四百多万殖民者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Colorado)发现黄金，与这股移民浪潮不无关系。

1846年，德克萨斯(Texas)成为美国的一州。联邦一下多了2万5千名印第安人，其中1万5千名是科曼切人。尽管州长休斯顿(Houston)采取和睦政策，但科曼切人希望自由，与白人格格不入，双方无法相互理解。科曼切人和阿帕切人(Apache)的游击战打了十余年，结果是阻止白人在这两族人的领土上殖民。



尽管有落基山脉阻隔，有印第安人抵抗，西部仍然陆续有移民搬进来

“假如你有意向俄勒冈(Oregon)移民，请在1843年3月，驾着马车，带着牲畜，跟着大车队，到斯雷皮树林(Slaping Grove)来吧。”这类广告曾在密苏里的报纸上登了好几年，吸引许多人到西部。1843年有1,000人，1844年有4,000人前来。到1869年为止，共有几十万人回应了西部召唤，那年正值第一条跨大陆铁路线建成。1843年是“大移民年”，在那年，一支庞大的车队开始向遥远的西北进军。移民途中要走上五个月，行程约3,200公里。路上艰难险阻不计其数。其中较可怕的，当数落基山脉的“屏障”，

印第安人很少正面进攻。他们比较喜欢攻打独行的车辆，或者在车队行进间，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袭。印第安战士大喊大叫，吓得马匹脱缰而逃。遭到突袭时，车队上众人往往惊慌失措，束手就擒。妇女、儿童有时竟掉下车来，丧生车轮下。





和印第安人的袭击。这条迁移路，先后让约两万名的移民丧生。密西西比河以西，有两条路可通落基山脉和太平洋岸。北面的一条叫俄勒冈小径，要经过苏人和阿拉帕霍人(Arapaho)的地盘，靠南的一条叫圣大非小道(Santa Fe Trail)，须穿越夏延人的领土。沿途，欧洲人把荒土变耕地，或圈成牧场。不管定居或路过，移民都把猎物杀绝，尤以野牛为甚。而野牛是印第安人的主食。

随着铁路修建，大规模屠杀野牛的行动越演越烈，因为要用猎物来填饱工人的肚子。后来出现了一个姓科迪(Cody)的猎野牛英雄，人称“野牛比尔”(Buffalo Bill)。他鼓励了这种“体育运动”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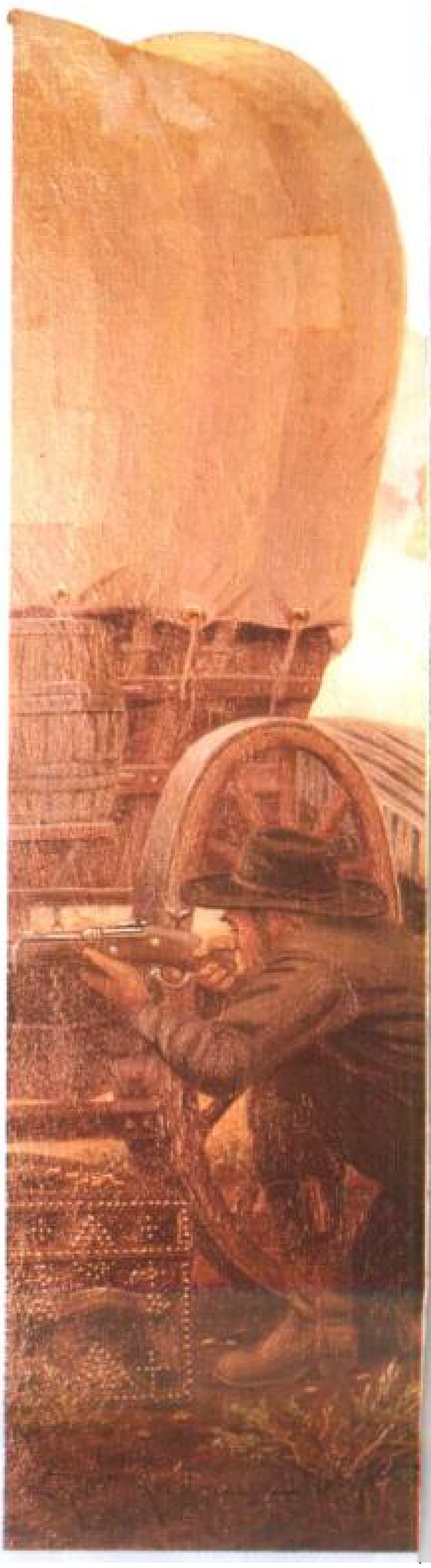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认为，兽群大批死去，意谓大难临头

大平原广大辽阔，生态环境却很脆弱。一直到18世纪末，野牛群和狼群都相依共生。狼专门攻击弱病的野牛，间接调节了野牛群的数目。平原上各种植被生长所依靠的养料，则是动物粪便和尸体的腐化物。

从1870年起，猎人大肆捕杀野牛，只为了猎取毛皮。毛皮运到东部做成服装。以畜牧为生的人也乐见野牛绝迹，因为空出大片旷野，可充作牧场。但是，狼群迅速增殖又带来另一个问题。由于缺少了野牛为猎物，狼群不得不转移攻击目标，偷吃新来安家者的牛羊。为消灭恶狼，又一场血腥的战斗开打了。猎狼人(wolfer)在大平原上四处毒杀狼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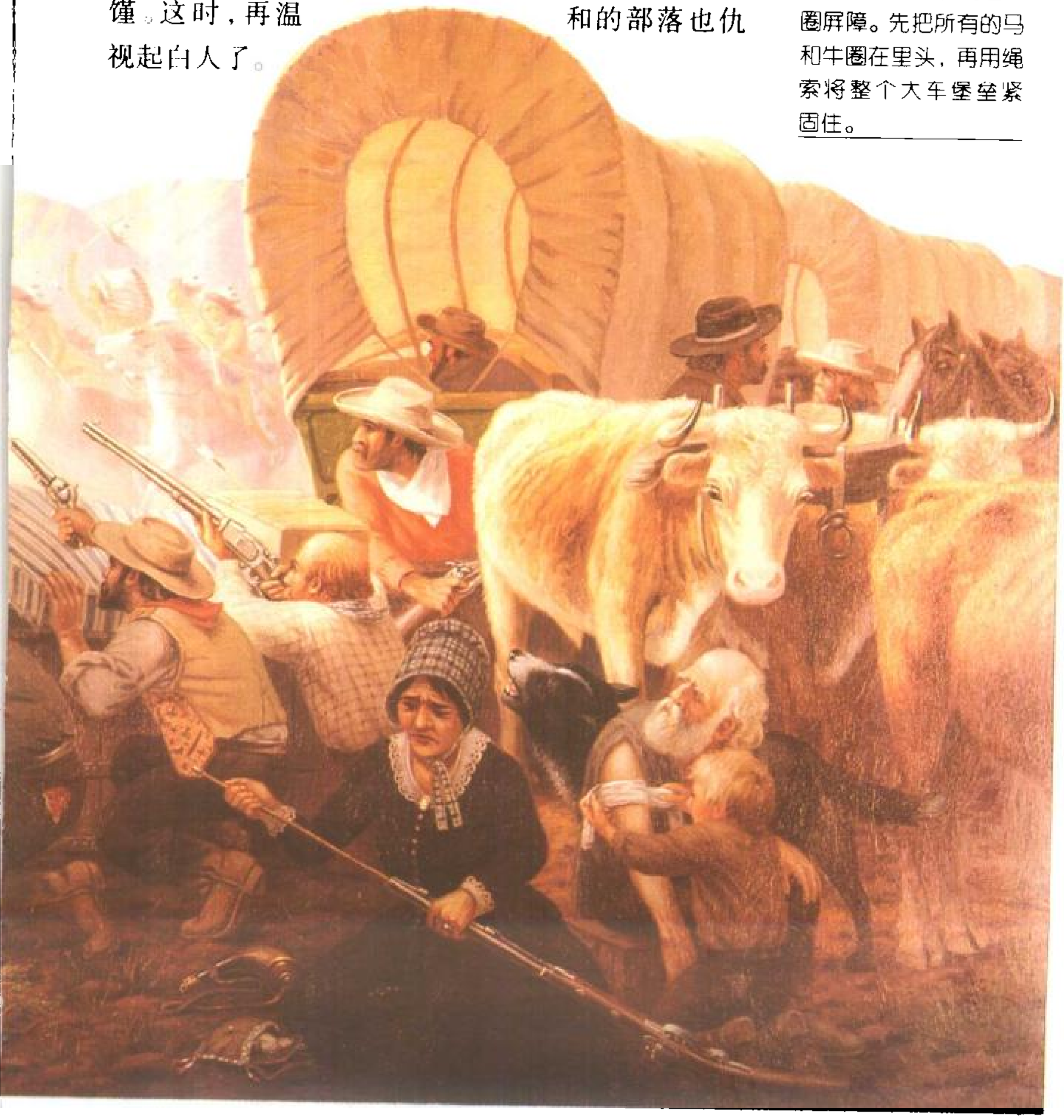
恶狼渐渐消失了，但啮齿类动物及印第安人的

印第安人的战帽是自己做的。帽子本身的象征意义很丰富，羽毛的大小、比例都有特殊含义。



狗也逐渐灭绝。面临这项新的侵犯，印第安人开始伏击猎狼人。此外，畜牧业在德克萨斯和堪萨斯(Kansas)的发展，以及随着拓荒者车队而来的牛群，威胁了野牛的生存。最后一批野牛死于流行病。“野牛神”的末日宣告了印第安世界的衰亡。印第安人看着祖先的生活方式消失殆尽。整个整个的部落陷入饥馑。这时，再温和的部落也仇视起白人了。

在迁移途中，拓荒者的生活合着自然的节拍。太阳一落山，长长的车队便首尾相接，造起一个大圆圈，叫做畜栏。他们把一辆车的辕木塞到另一辆车的后轮底下，筑起一圈屏障。先把所有的马和牛圈在里头，再用绳索将整个大车堡垒紧固住。



华盛顿当局意识到这种紧张的情势，但仍不知该采取何种解决办法。有些人，如谢尔曼(Sherman)将军，主张邀请“北美和大不列颠的所有猎人”前来射杀野牛。另有一些人，如印第安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负责人布朗(Brown)，则建议设定永久的保留地，作为白人的狩猎场，由政府管辖。第三种方法主张和印第安部落对话，要他们同意割让部分领土。美国人后来依形势，分别运用了这三种政策。

拉阿密堡条约签订后，维持了几年和平

为了让印第安人不再伏击移民车队，政府赠给印第安人重金。印第安人则保证向移民让出通道。1851年，在拉阿密堡(Fort Laramie)，最强大的印第安部落同意停战，他们是苏人、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四年后，黑脚人也同意变成一个“和平的农业部族”。和平条约保障移民队伍能安全通行，并得建要塞，设电报局，而印第安人可用美元换取食物。有





1883年，谢尔曼将军承认，镇压西部的印第安人时，铁路的发展帮助最大，而不是军队战士出力最多。“最后的骑马人”被火车和电报淘汰了，他们不得不看着“像树叶一样多”的战士，在他们面前列队而过。



拉阿密堡是由毛皮商人于1834年建成的，后来成为俄勒冈小径上最著名的要塞。1868年，许多赫赫有名的战士在此商谈，决定结束战争。这些人包括：斑尾、波尼人杀手（Pawnee Killer）、怕马的人（Man - Afraid - of - His - Horse）、谢尔曼、特里（Terry）、哈尼（Harney）。

了这些条款，直到1862年为止，大平原得以维持和平。美国内部的南北战争爆发时，南军和北军拉拢印第安人加入各自阵营。为了说服俄克拉荷马的“五大文明部落”参战，南北两方更是猛许承诺，但收效甚微，只有切罗基族的几队人马参战。

美国人分裂为两大派，印第安人的愤怒高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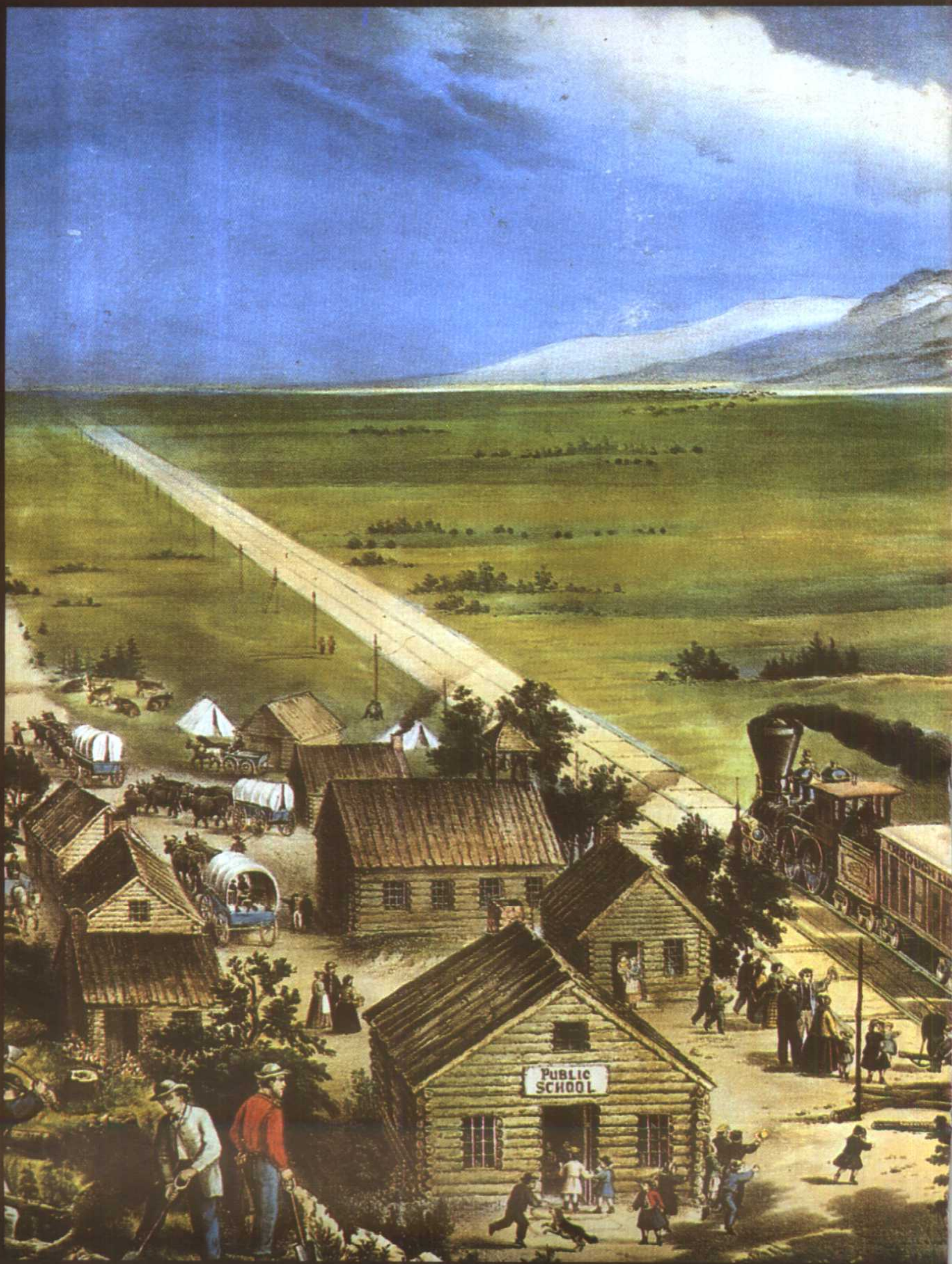
华盛顿当局全力应付南北冲突，一时无暇顾及西部局势。实际上，西部的形势已经大为恶化了。饥馑横扫明尼苏达（Minnesota）的苏人部落，商人又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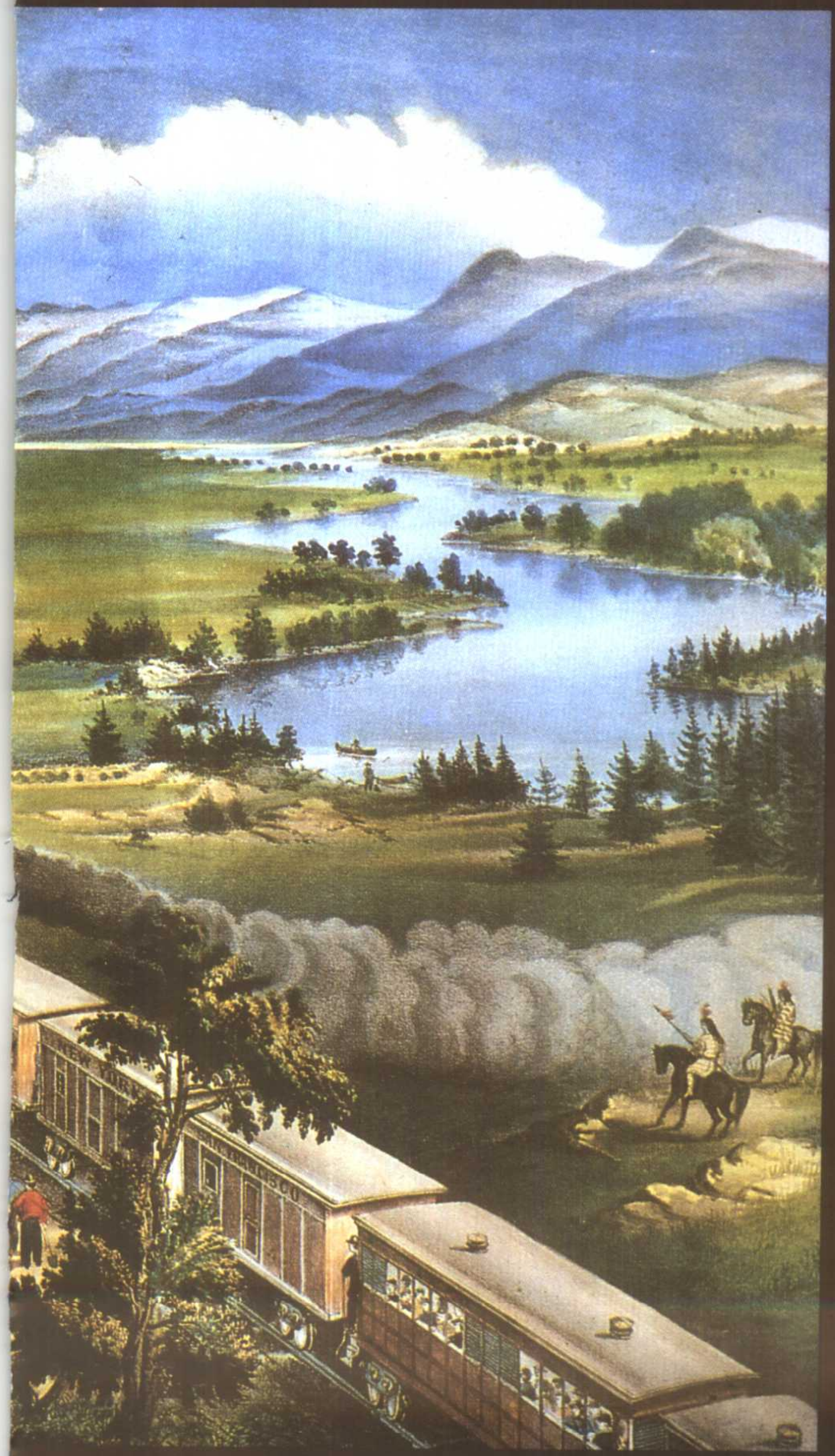




新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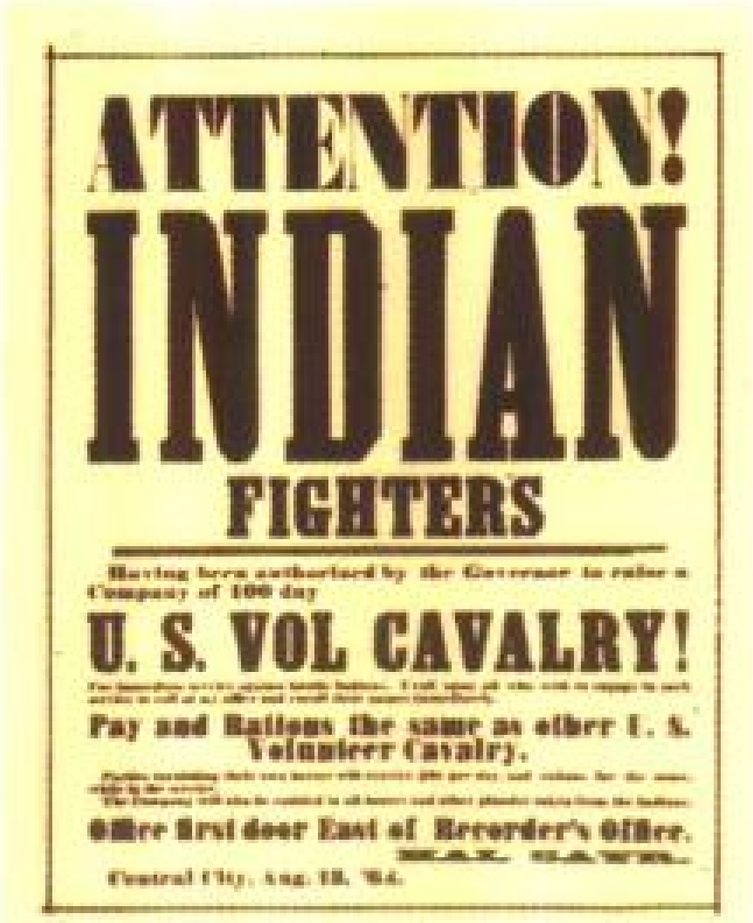
在征服西部的神话中，拓荒者的地位特殊。一如他们的清教徒祖先，西部人也在一步步走向上帝指引的福地。他们抛弃了过去的欧洲，希望建设一个崭新而平等的城邦。在西部，只有勇敢顽强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征服辽阔的处女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对抗，与“嗜血成性的野蛮人”战斗，这一切锻炼出一种新人类。与东部工业浓雾笼罩下的文明比起来，西部的大自然仿佛是一股力量，是美德的源泉。美国作家梭罗（Thoreau）以西部的活力，对照“文明生活的死气沉沉”。诗人惠特曼（Whitman）在诗篇中，以抒情的笔调，歌颂了“拓荒者无法阻拦的前进步伐”。对拓荒者的作为，东部的知识分子虽不以为然，却也颂扬拓荒者开发西部的功劳，赞美拓荒者的价值。西部腹地的移民、穷人和工人，成了新大陆的英雄。


PUBLIC
SCHOOL



铁路之战

到了19世纪的50年代，当时人还难以想像，一个波士顿人可以买一张车票，坐一星期的火车来到加利福尼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十多年后，在内战前夕，第一批拓荒者向西挺进。他们没有在大平原上停下来，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树木的地方并不适合农业生产。1866年，在奥马哈（Omaha）以西的地方，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修建了第一段铁路，几公里的路基在荒凉的草地上伸展开来。从这天起，一切都变了。铁路把现代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铁路两旁各16公里宽的土地让给了铁路公司，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推行，大大鼓励了殖民者来此定居。


ATTENTION!
INDIAN
FIGHTERS
Having been authorized by the Governor to raise a Company of 100 day
U. S. VOL CAVALRY!
Pay and Rations the same as other U. S. Volunteer Cavalry.
Office first door East of Recorder's Office.
Central City, Aug. 18, '64.

绝向苏人提供食物，有个商人甚至说："他们饿的话，就去吃野草吧，再不然，就吃自己的粪便好了。"

十年的积怨将导致一场火山爆发般的冲突。1862年，苏族的桑蒂人（Santee）由小乌鸦（Little Crow）率领，洗劫了殖民者的农庄、商行和要塞。几星期里，就死了700个美国人。殖民者纷纷逃命他乡。

这时，总督请求联邦军队援助，以对付他所谓的民族战争。从那时起，官方就再也没有和苏人签订任何条约。因为在官方看来，苏人"应该被当作畜牲来对待"。大军压镇，1，800个苏人被俘，300人处以绞刑。"只有"38人在明尼苏达的曼凯托（Mankato）公开处死，而且是在愤怒抗议声中执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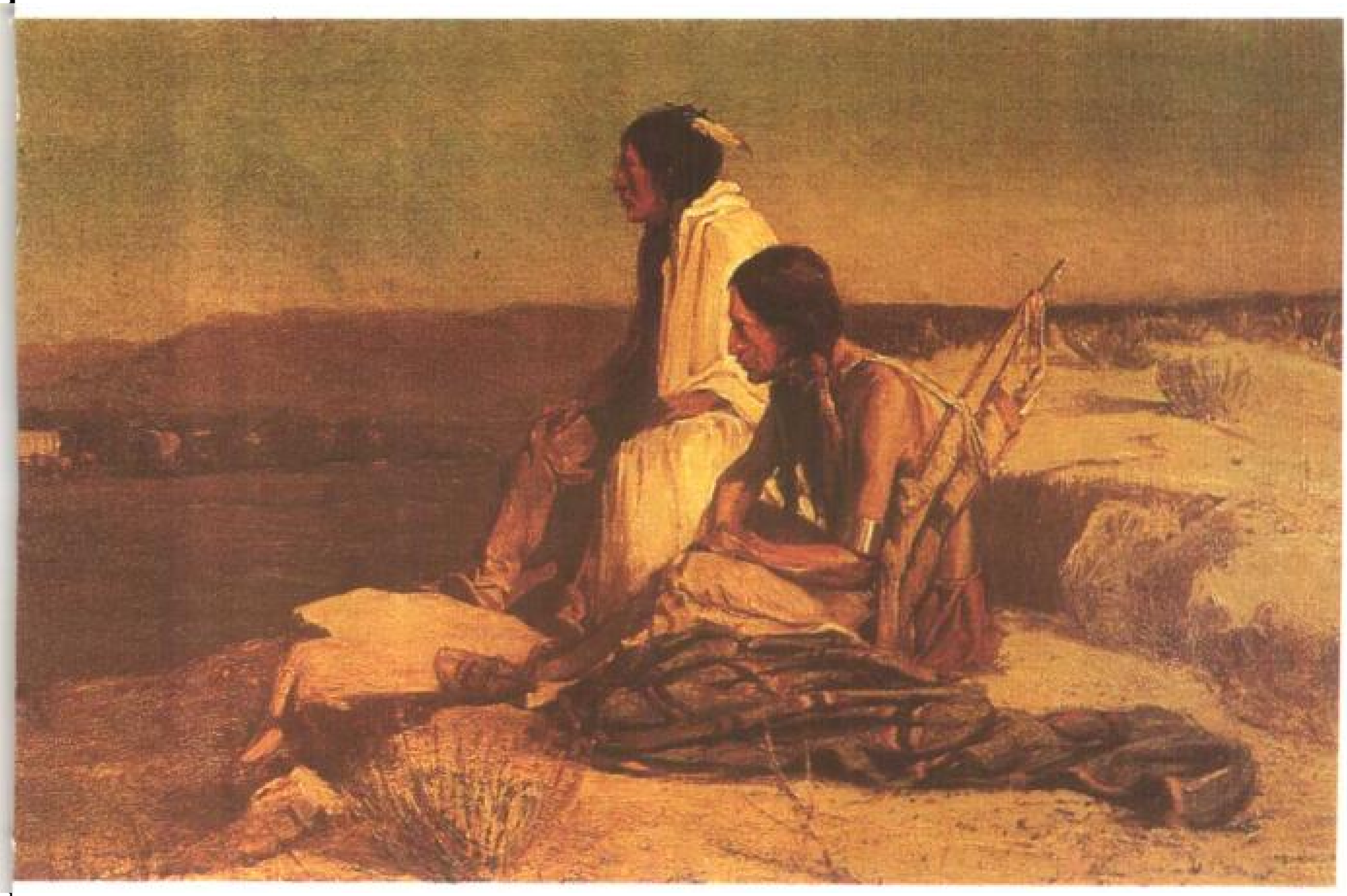


"那些夺取了我们土地，把我们的战士变成妇人的人，见鬼去吧。我们的父辈在墓中指责我们变成奴隶和懦夫。现在，我听到他们在狂风中哀号……这是死者的悲叹。他们的眼泪从呻吟的苍天落下。愿白人遭殃！白人强取我们的土地，污辱我们的妻子，践踏我们祖先的骨骸！让他们沿着一条沾满鲜血的路回去，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吧！"

肖尼人特库姆塞

桑蒂人的反抗只是一连串反抗的开端。从南到北，大西部的战斗如燎原之火

一场残酷的游击战爆发了，战争风云席卷了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Arizona）。那里的阿帕切人和邻邦纳瓦霍人一样，不愿到保留地去。一批酋长先后带领印第安战士，和政府军战斗，让亚利桑那克鲁克（Crook）将军的士兵吃尽苦头。酋长的精神可敬可佩，他们是科罗拉多（Colorado）、科奇斯（Cochise）、杰罗尼莫（Geronimo）。经过十年漫长的抵抗，阿帕切人最后只得认输。科奇斯后来说："阿帕切族从前很强大，现在只剩寥寥几人，正因如此，他们才更视死如归。"



1864 年 11 月，科罗拉多发生了桑德河大屠杀(Sand Creek Massacre)。几百个美国士兵突然袭击一个夏延人营地。美军统帅奇文顿(Chivington)上校下令："杀死所有人；割下他们所有人的头皮，不管老少。"约 600 个夏延人被杀死，他们居然还算是得到了所谓军队的保护。从 1860 年到 1870 年间，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位于最西北部的俄勒冈，此时遭到殖民者的侵犯。那里的莫多克人(Modoc)以狩猎为生，现在，他们眼看着猎物消失殆尽。由于找不到食物，印第安人开始宰杀白人畜养的牛。有次白人与印第安人起冲突，莫多克人的老酋长死在白人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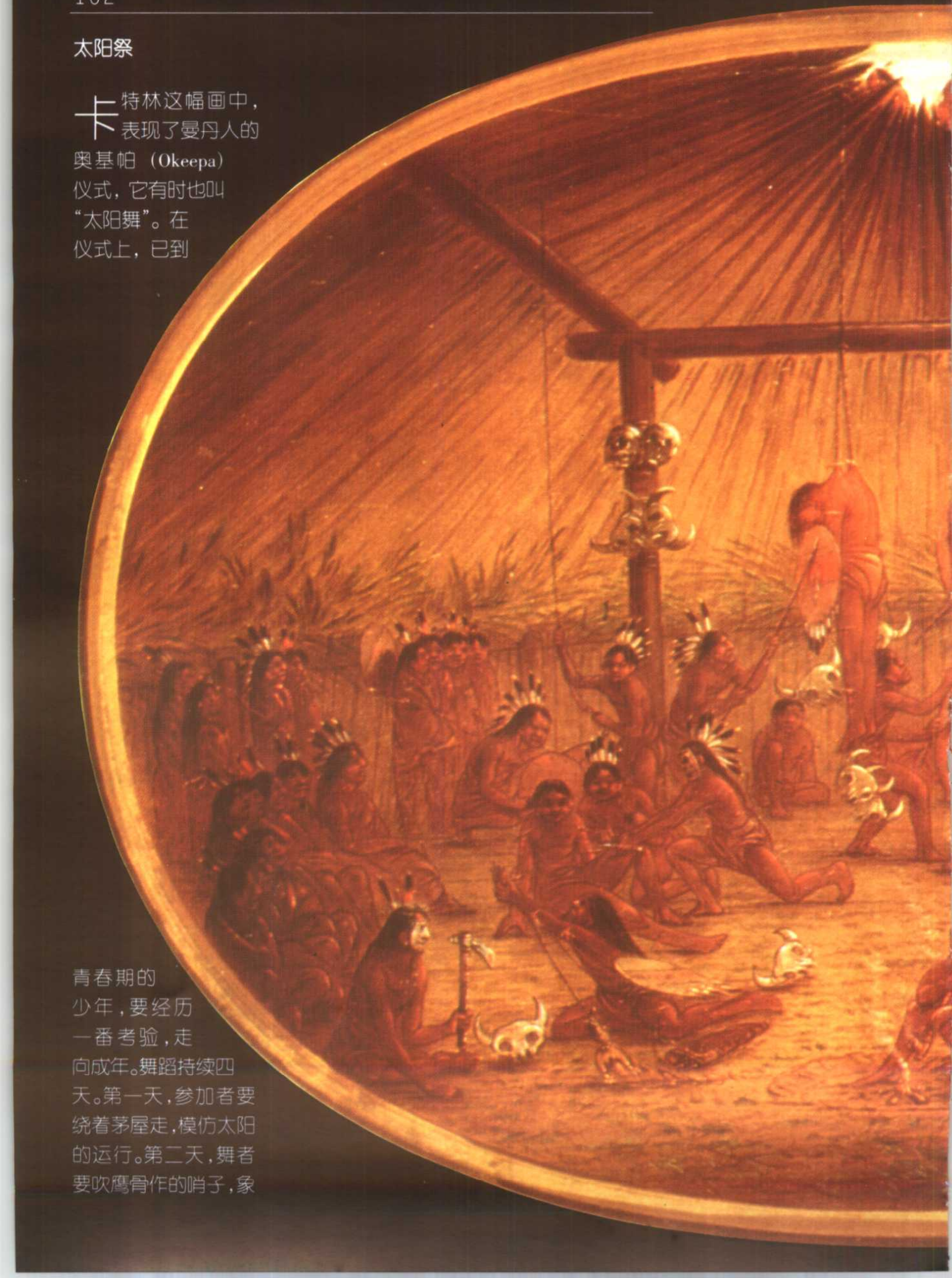
很快地，印第安人的战斗越发频繁。他们袭击大车队，破坏电报线，伏击火车等。相应这些破坏，白人的讨伐也越发凶狠。1865 年冬，夏延人和阿拉帕霍

"达科他人(Dakota)，全部听着！当华盛顿的尊贵老爷派来他的兵头（指哈尼），要从我们的狩猎领土中打开一条通道……，他们说，他们只是想从我们的土地借条路，并不想停下来。他们是要去遥远的西部找黄金。……还没等建议的灰烬冷却下来，尊贵的老爷们已在我们土地上建起了要塞。……达科他人，我决心以战争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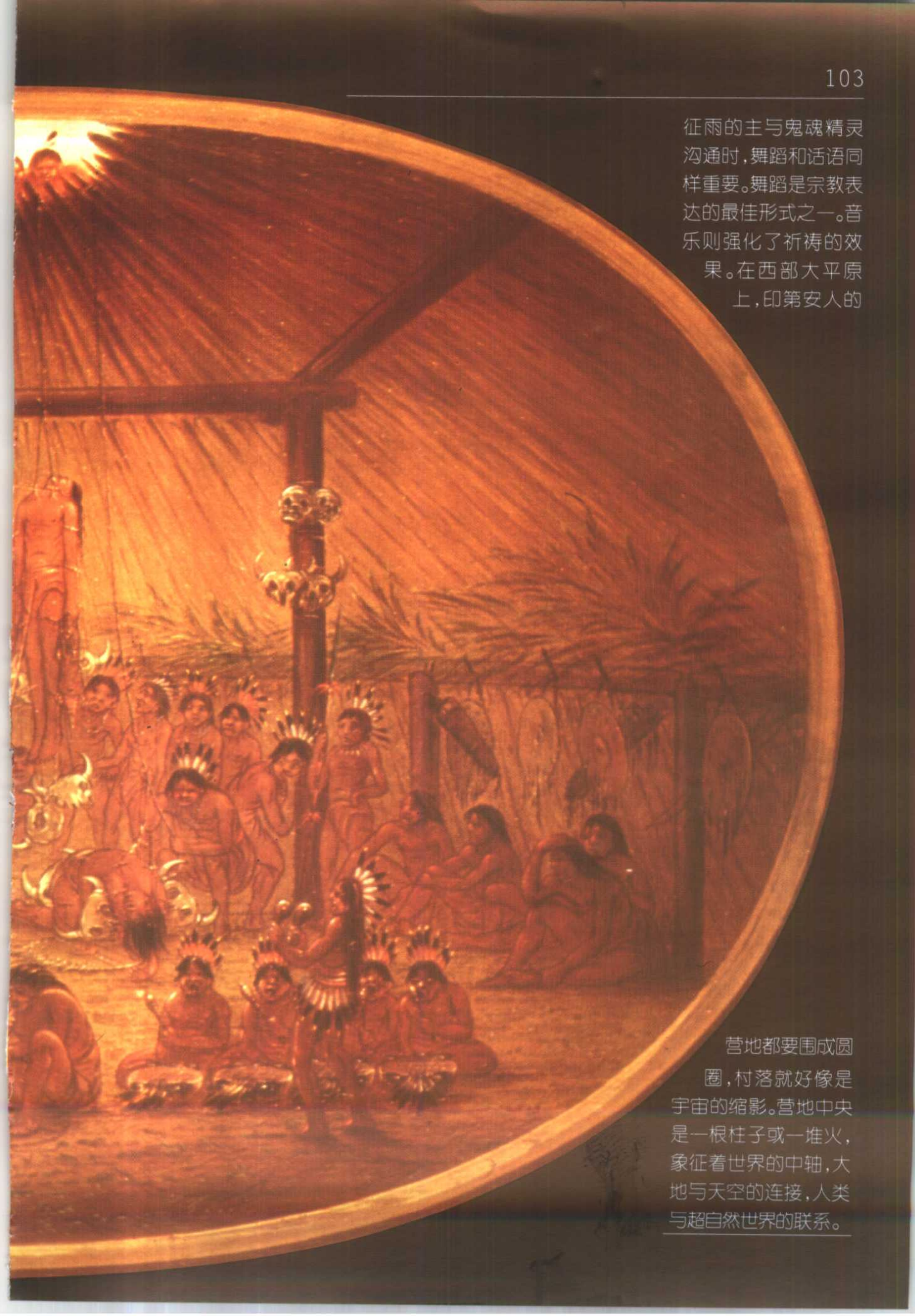
奥哥拉拉人酋长
红云

太阳祭

卡特林这幅画中，表现了曼丹人的奥基帕（Okeepa）仪式，它有时也叫“太阳舞”。在仪式上，已到青春期的少年，要经历一番考验，走向成年。舞蹈持续四天。第一天，参加者要绕着茅屋走，模仿太阳的运行。第二天，舞者要吹鹰骨作的哨子，象



征雨的主与鬼魂精灵沟通时，舞蹈和话语同样重要。舞蹈是宗教表达的最佳形式之一。音乐则强化了祈祷的效果。在西部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



营地都要围成圆圈，村落就好像是宇宙的缩影。营地中央是一根柱子或一堆火，象征着世界的中轴，大地与天空的连接，人类与超自然世界的联系。

邀请入帐篷(tepee)

印第安人的习俗往往有明确的规定。帐篷的门开着,意味请人入内。

他们总聚集在中央炉灶的周围,避免自己身子挡住别人面前的炉火。应邀赴宴时,习惯上应把端上来的食

物全部吃光。客人吃东西时，要保持沉默，除非主人或是一个“老客人”邀请他说几句。烟斗四下传递，一人抽一口。当主人把烟斗放到自己膝盖上，并把它擦干净时，就是客人退席的时候了。

舞蹈，就是祈祷

印第安人认为，仪式进行中，背着一种动物的尸骸就能使人与动物合而为一。如果再模仿动物的姿态，效果更佳。他们喜欢以这种方式和动物对话。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这类精神上的沟通，狩猎时便不可能满载而归。

人，雷霆之鸟。第三、四天，舞者要在自己胸部或背部的皮肤里嵌入小木棍，再用皮带把露出皮肤的木棍两端绑住，让人把皮带拴在屋中的柱上，把他们吊起来。这时，参加仪式的其他人不停地转动他们的身子，直到皮开肉绽为止。有些人则在茅屋中央的梁上吊着，眼上悬挂着野牛的头骨。

各部落的葬礼仪式都不相同。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常把家人的尸体放在树上，或一堆木柴上。他们认为，这样做，死者的灵魂可以很容易升上天。曼丹族人有一种习惯，等到尸体腐化完毕，他们就把头盖骨放在墓地，死者家人来到



墓地，与亡魂说话。他们想像，上界是一个“永恒的狩猎之国”，是活人世界的翻版。在那里，物产丰盛，欢乐无比，没有任何苦难，没有最后的审判。印第安人十分替灵魂担忧，认为它们必须经历一番长途旅行，经过一条以银河为象征的路途，最后才能到达死者的天国。



人联合，切断电报线，攻打孤立要塞。电报局总工程师道奇（Dodge）不等上级命令，便集合手下武装人员，扫荡了普拉特河（Platte River）谷地。15 天后，电报线周围 150 公里内，不见印第安人踪迹。

从南北战争中脱身后，美国军队调集了所有兵力，发动大平原战争

到 1865 年，国内战争已告结束。谢尔曼将军遂把印第安人领土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为达到目的，他时时准备发动必要的军事行动。然而，苏人部落猛烈抵抗，誓死保卫自己在领土上的一切权利。这片广阔的领土，从黑丘（Black Hills）延伸到普拉特谷地。在阿拉帕霍人和夏延人的支持下，奥哥拉拉人（Oglala）首领红云（Red Cloud）和疯马（Crazy Horse），切断了博兹曼小径（Bozeman Trail），骚扰了要塞中的守军。美国人要塞的所有出口都被印第安人封锁，在堡垒之外的土地上，美国人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美国政府为战争付出极大代价，终于精疲力尽，于是决定重开和谈。1868 年春，签订拉阿密堡条约，条约中承认苏人在黑丘及普拉特谷地的主权。政府

“我们不要什么铁车，不要它在我们猎野牛的土地上发出怪声。如果白脸人再在我们领土上推进，你们兄弟的头皮就要挂在夏延人的棚屋中……这话是我说的。”

南部夏延人酋长诺斯（Roman Nose）



军同意，捣毁几个要塞……但印第安人不知道，和约还规定，他们得定居在一块保留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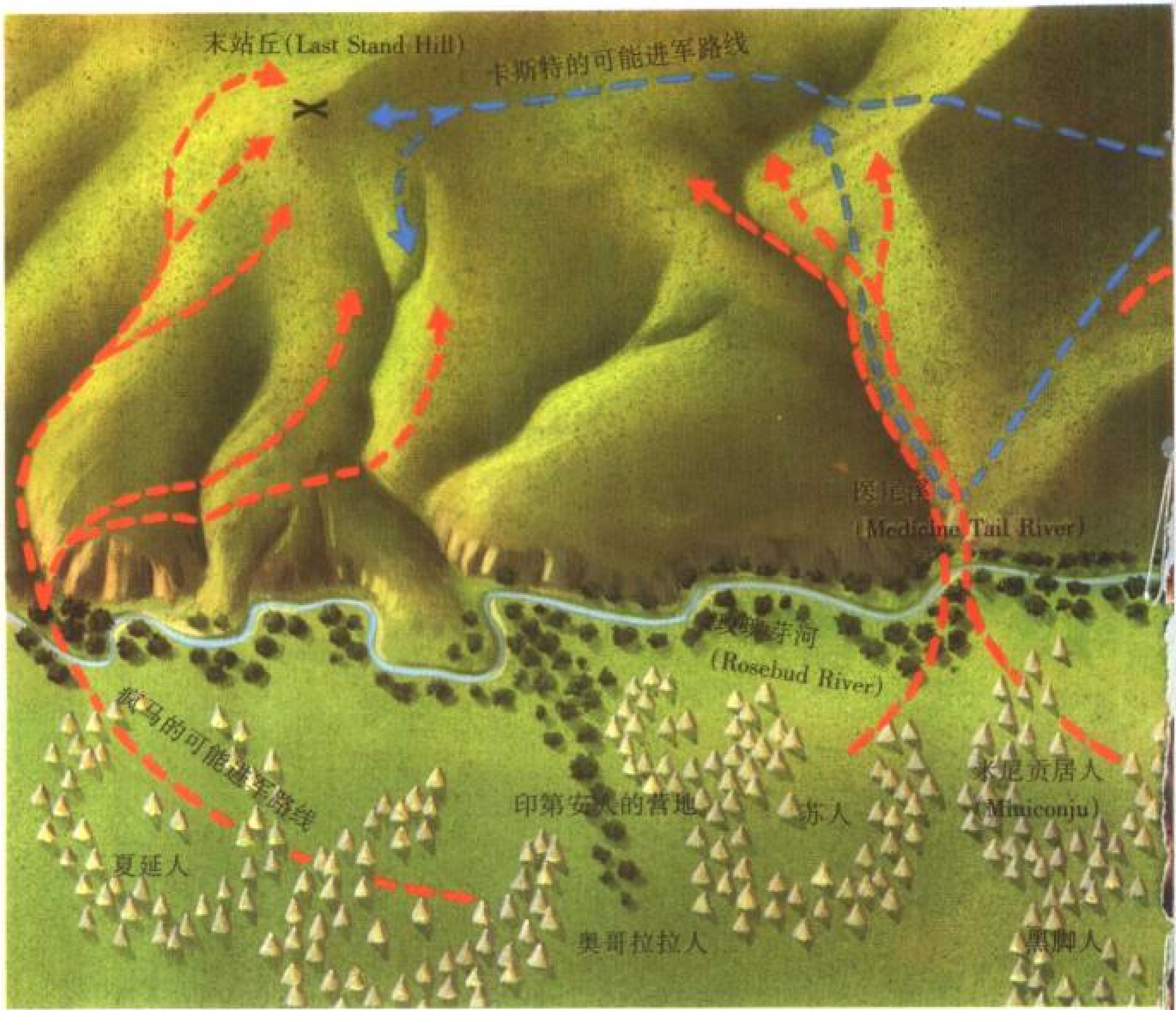
探勘者在比格霍恩山（Big Horn）的猎地发现黄金后，冒险家便争先恐后涌向新的黄金国。他们与当地苏人发生冲突。于是，政府责令卡斯特(Custer)将军带领一支骑兵部队，前去维持秩序。

但实际上，卡斯特明目张胆地侵犯了印第安人的利益，燃起他们的怒火。苏人和夏延人听从疯马和坐牛（Sitting Bull）的建议，集中兵力联合作战，1876 年 6 月，一举消灭了美军第 7 骑兵团的五个连。在小比格霍恩河(Little Big Horn)畔，卡斯特将军和手下的 285 名(或 225 名)士兵全军覆没。印第安人的这次胜利，拆穿了公共舆论的谎言：不是只有一小撮印第安人在抗拒美国军队！



坐牛看到他的神圣山丘遭到白人亵渎，满腔怒火。他义正词严地申明他的领土权："我们不要什么白人。黑丘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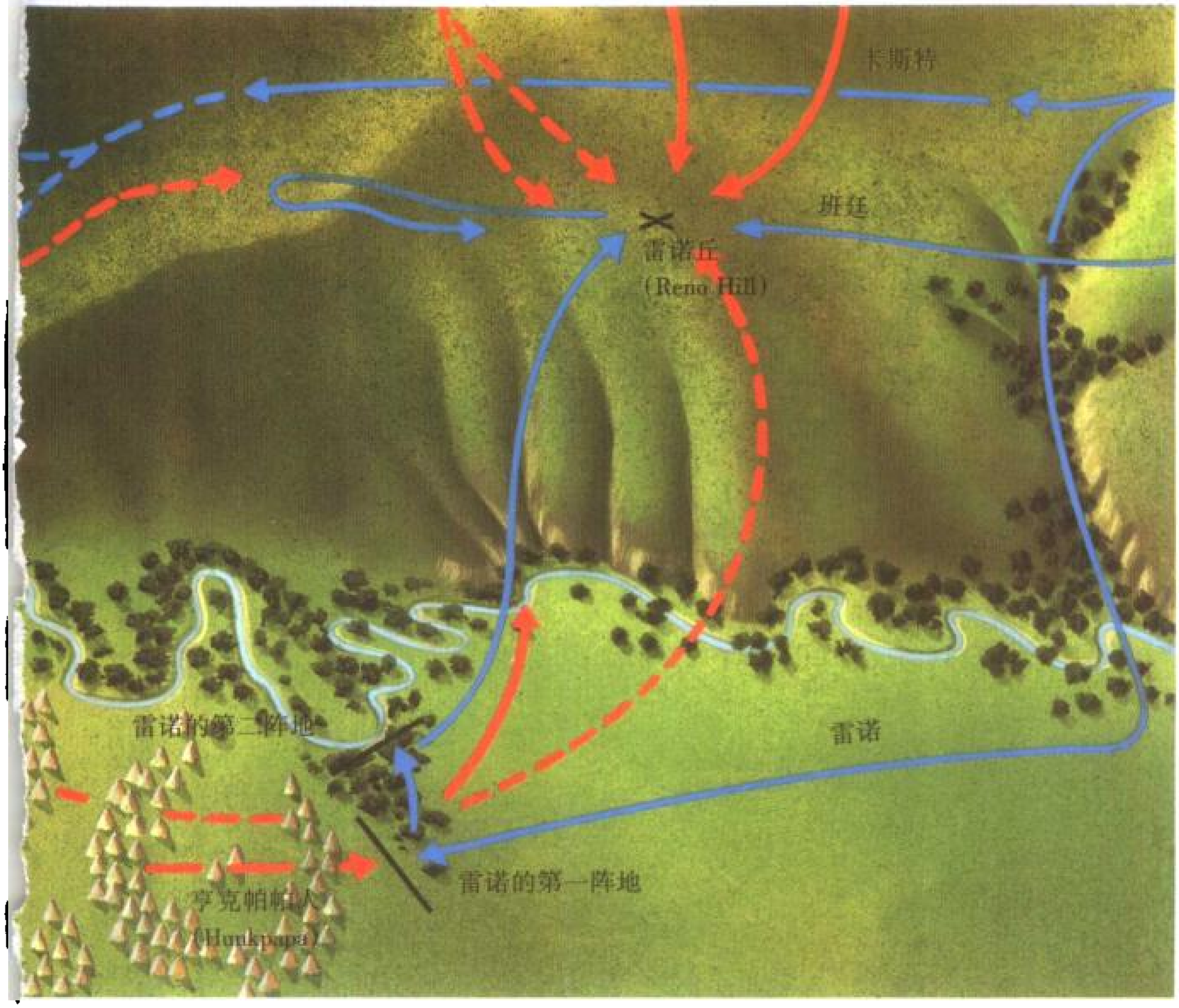
美国政府急得请求参谋部派军报复。克鲁克将军率数千名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无情地攻打苏人部落。

苏人部落，一直是抵抗运动的最后堡垒，如今他们的武装力量也崩溃了

坐牛逃到加拿大去。疯马被迫同意迁到保留地，其手下也在那里消亡。尽管印第安战士勇猛灵活，还是打败了。他们手中的弓弩和箭矢，挡不住机枪和大炮。

在最后的时刻，起义仍时有所闻，但气数已尽，不仅规模有限，而且零散得很。比如在俄勒冈，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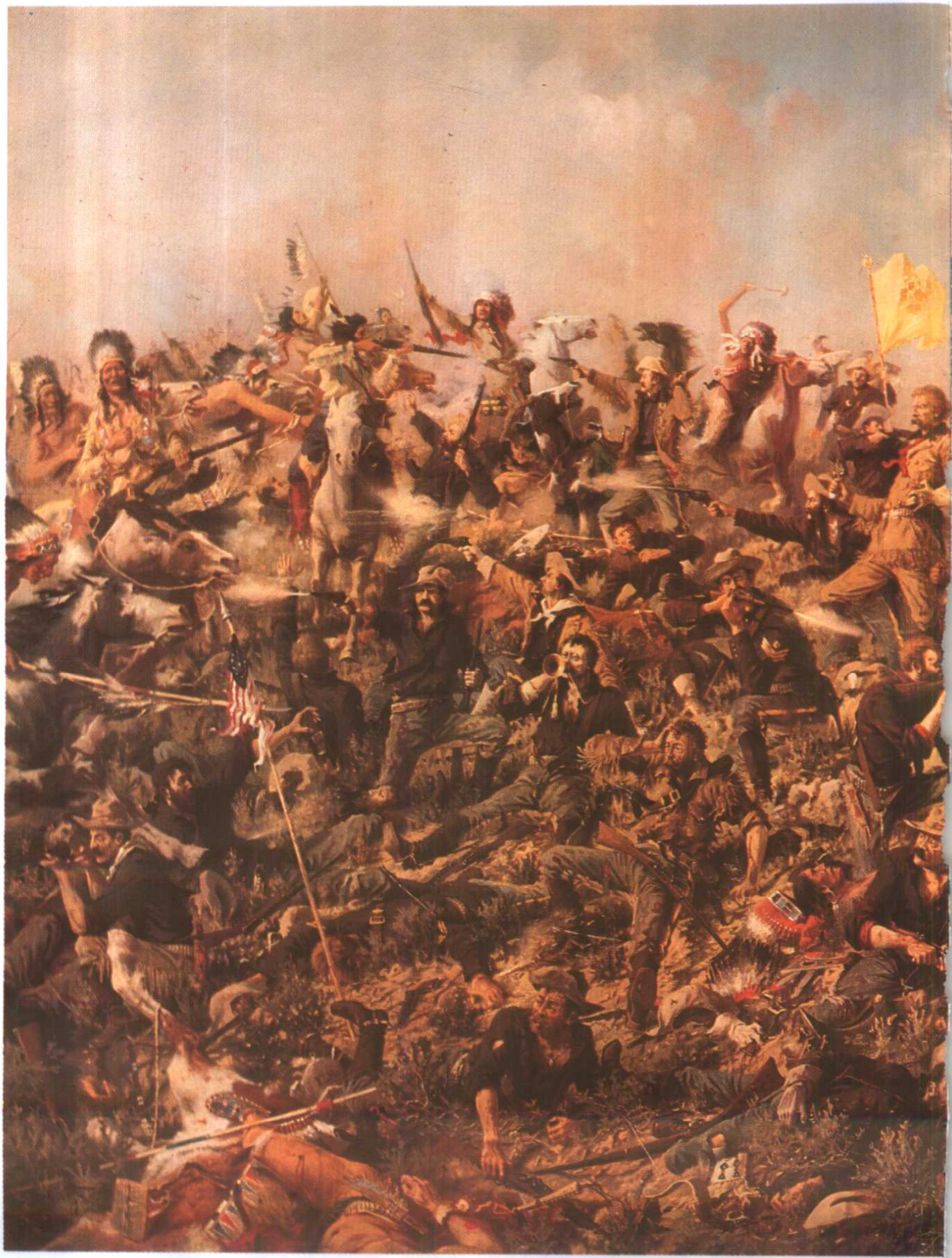
1876年6月25日，浓雾笼罩着小比格霍恩谷地。浓雾下掩藏着三四千个士兵。卡斯特信心十足，认为一定能打胜仗，便决定分兵。中午时分，他命令班廷（Benteen）上尉侦察谷地南部，派雷诺（Reno）少校沿河流前进，从南边奇袭印第安人。图上蓝色箭头就是他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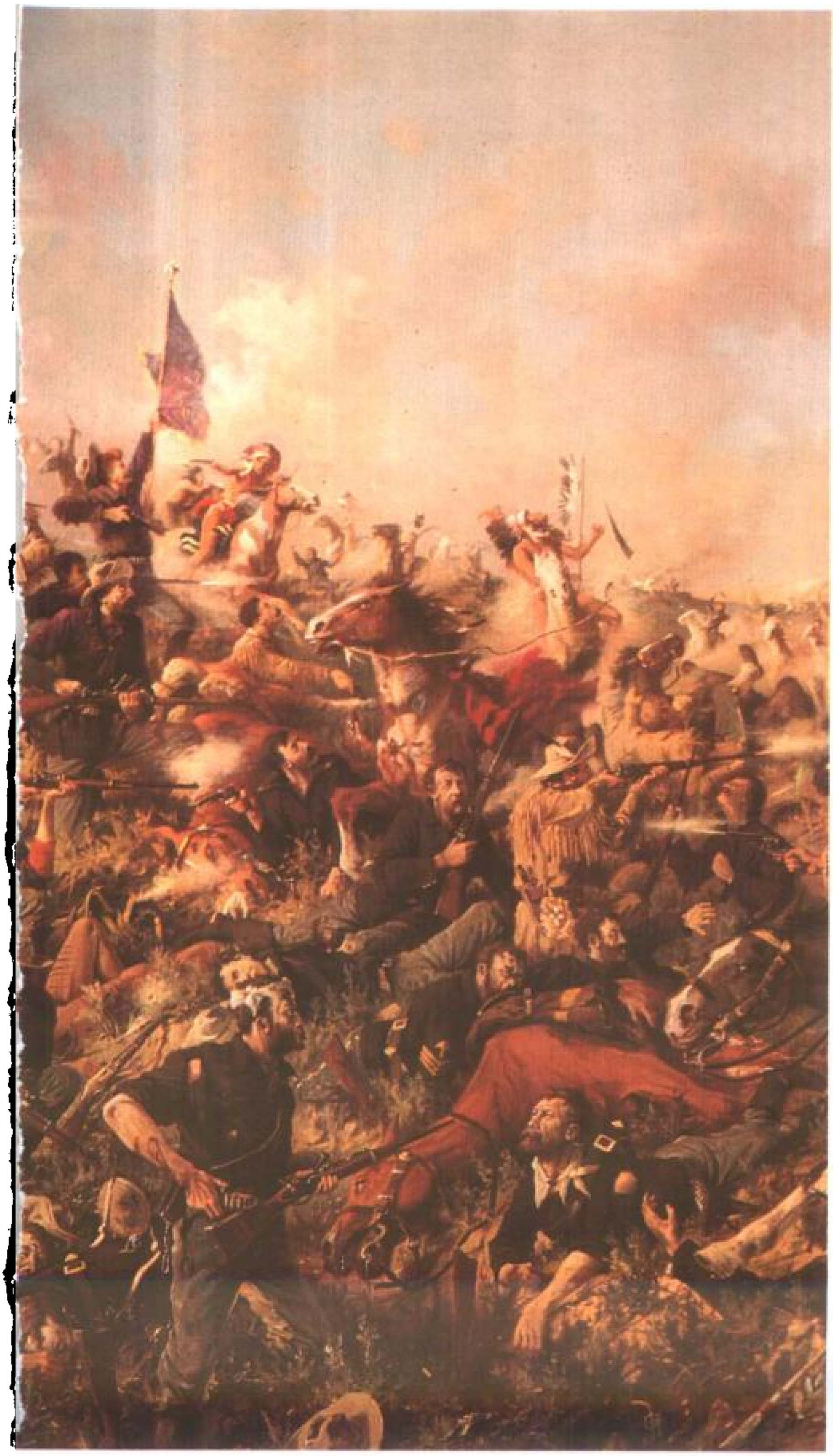


有一百多个豁鼻人坚持战斗。他们由酋长约瑟夫(Joseph)带领，神出鬼没地袭击美国人，拖住了好几团政府军的手脚。这已经是1877年的事了。

今天，大平原战争的神话色彩似乎远胜于它的历史本貌。电影和漫画曾以这段悲剧性的插曲为题材。蓝色士兵进入传说，站在疯马和坐牛这一边。传说有时会掩盖历史真相。后人往往过分强调某些军官对印第安人的仇恨。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个人的病态的仇恨。谢里登(Sheridan)将军就是个例子，他曾说："我所看到的好印第安人，只有死人。"但我们

15时左右，雷诺遭到苏人的抵抗。交战到16时，他不得不退兵，撤到峭壁处与班廷的部队会合。此时，卡斯特的部队正企图渡河，却遇上印第安人攻击，他们只好退到峭壁处。15时45分，卡斯特的士兵被疯马手下的人钳制住。图上红色箭头是这段战事。到16时30分，战场又恢复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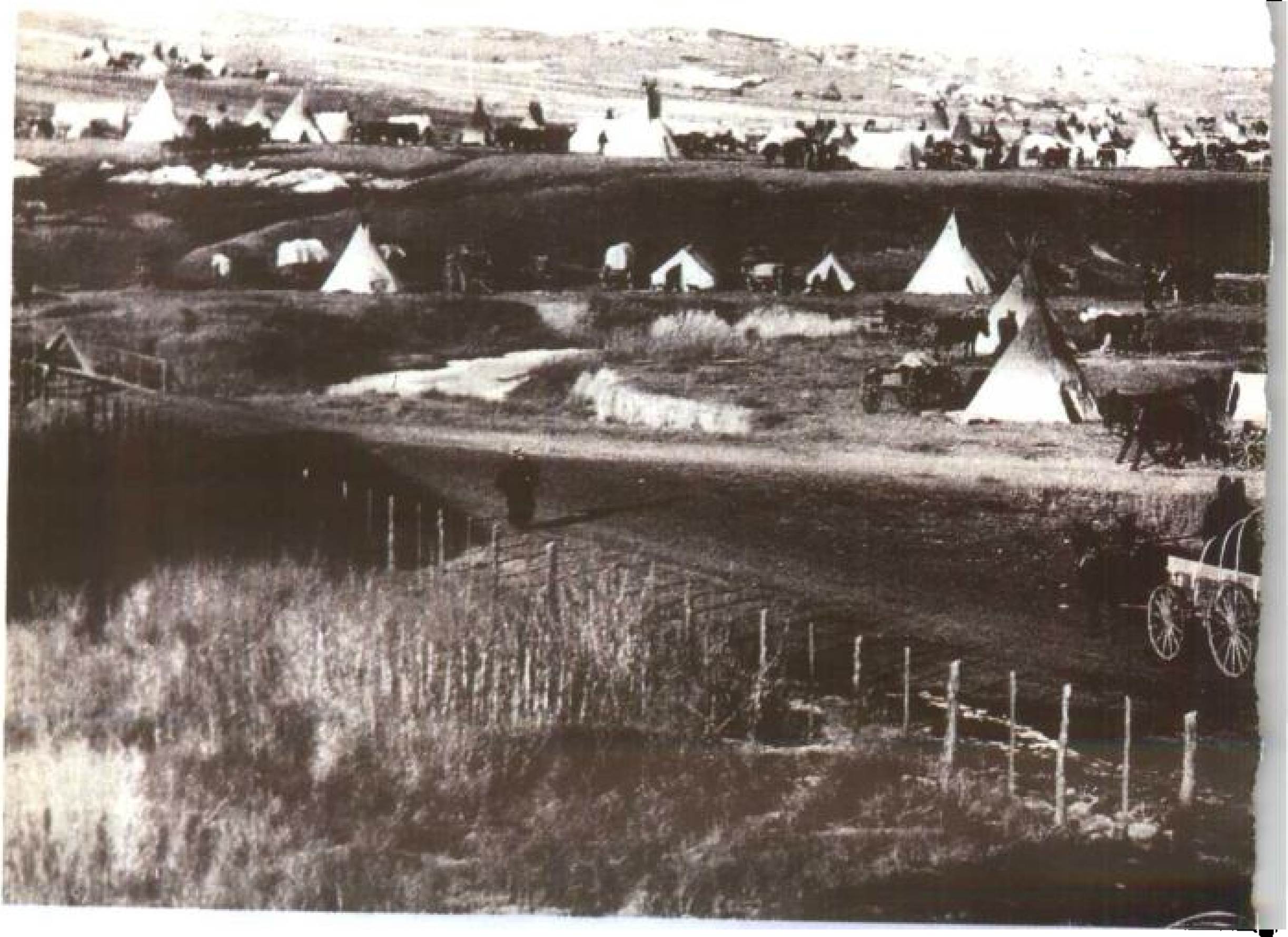
卡斯特骁勇善战，雄心勃勃，虚荣心强。1865 年，他 21 岁时成了将军。战后和平时期，他重在堪萨斯州当军官。他经常自我吹嘘，认为与印第安战士作战很容易获胜，可带来更大的功名。1868 年，他率兵在今日俄克拉荷马州的沃希托河（Washita River）畔，摧毁了一个夏延人营地。印第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无情的统帅，臭名远扬，恨之入骨。



决不能忘记，许多军人十分尊敬印第安战士的英勇，那是一般拓荒者和军人远比不上的。有些军人甚至倒戈，抗议军队对印第安人的迫害行径。传说也夸大了冲突中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载明，平原战争期间，有4,000个印第安人，7,000个美国人在西部丧生。

到19世纪80年代，所有的土著部落都安置到保留地中，在政府军控制之下生活

征服西部行动一开始，就有建立保留地的想法：当时指的是保护印第安人不受白人“坏榜样”的影响，或不受白人的迫害。早在1763年，南卡罗来纳的卡托巴人(Catawba)就迁到一片土地中，接受保护。在这片土地中，任何殖民者都无权打猎或开垦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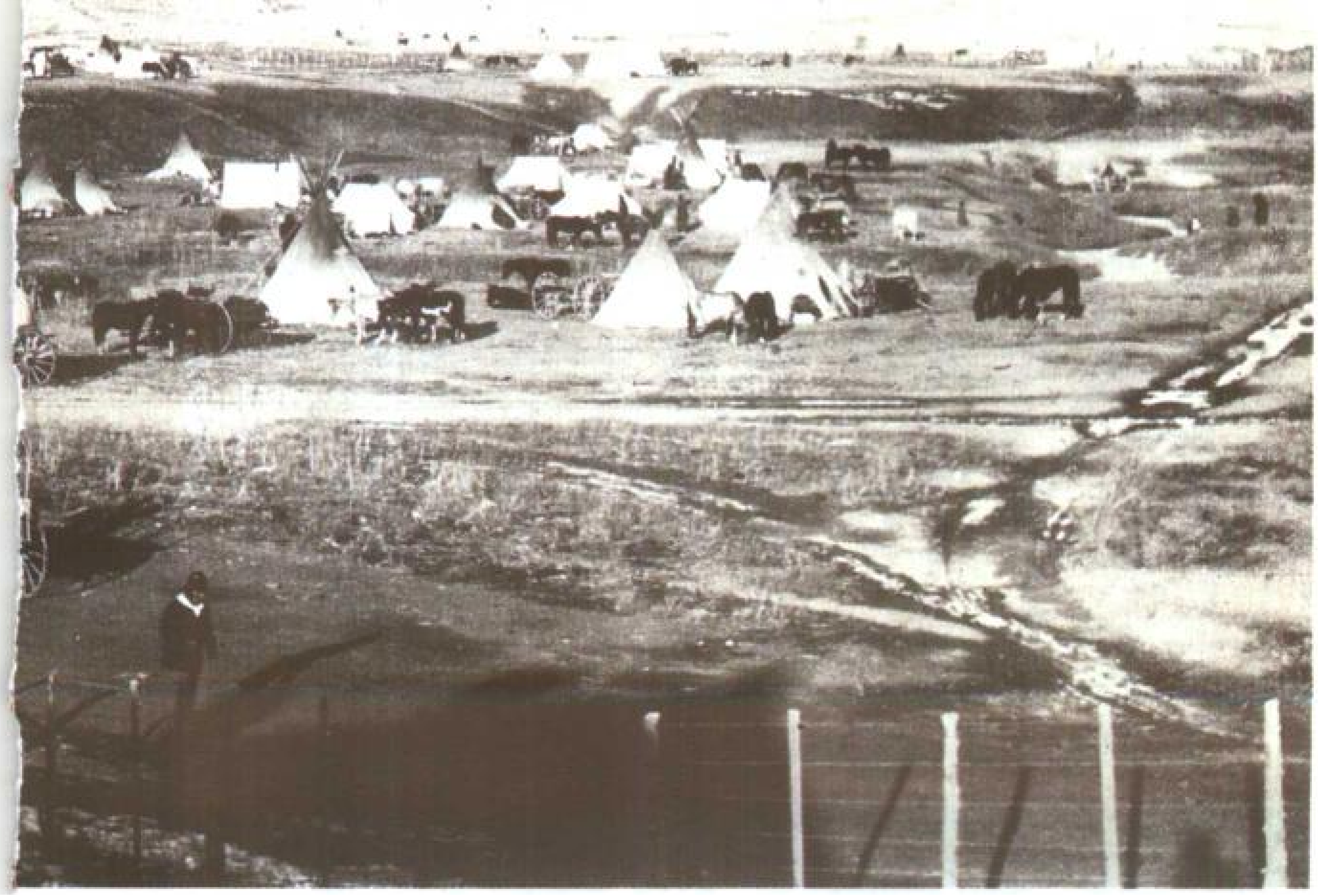


但是到了19世纪，所谓保留地的善意就完全被曲解了。美国的政策改变了：务必把一个或几个部落的人集中起来，安置在一块小得可怜，没有任何农业价值和矿业资源的荒土上。在保留地中，印第安人动弹不得，只能等待白人分配的食物和救济品。他们听任负责接济的政府官员摆布。军官腐化堕落、敲诈勒索、抢劫掠夺，使得"难民"的生存环境益发恶劣。

殖民时代以来，善心人士便认为，最好把印第安人和腐化堕落的欧洲人隔开。在遥远的西部，印第安人可继续按自己的习惯生活。他们割让一部分领土给联邦政府，而得到另一些土地作为报酬，或得到金钱和食品做生活津贴。然而实际上，印第安人被流放到贫瘠的土地上，接受一些变质的食物。

苦闷的保留地生活有利于传播救世主崇拜

创建了保留地之后，占卜师与先知便接连出现，多少获得印第安人的支持。其中有个叫沃沃卡(Wowoka)的派尤特人(Paiute)，在印第安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1890年，他宣称："不久，当下一个春天





来临时，伟大的神就会降临。他将带回各种猎物。所有死亡的印第安人也将回归，获得新生。”

印第安人从各保留地赶来，听“救世主”布道，参加鬼魂舞。沃沃卡还说，只有鬼魂舞才能让人和精灵沟通。他主张回归旧风俗，并自诩为和平主义者。

1890 年 12 月 29 日，在翁迪德尼河，苏人部落遭到政府军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的尸体横陈在南达科他 (South Dakota) 茫茫的雪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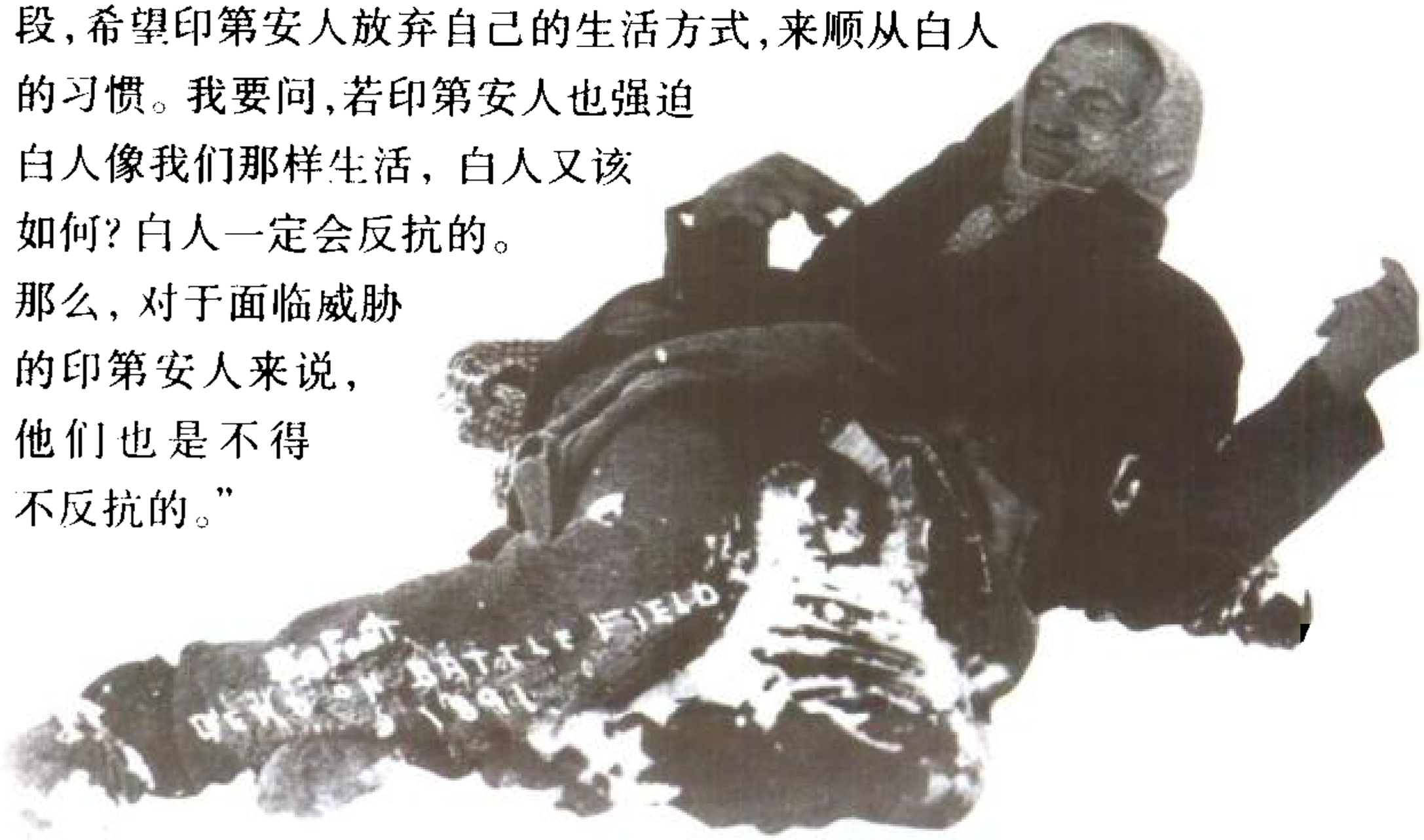
先知的教义在平原上流传，并出现众多版本。苏人中兴起了一种“圣衫”信仰，说是战士在跳鬼魂舞时，若穿上一件印第安式的衬衫，就可刀枪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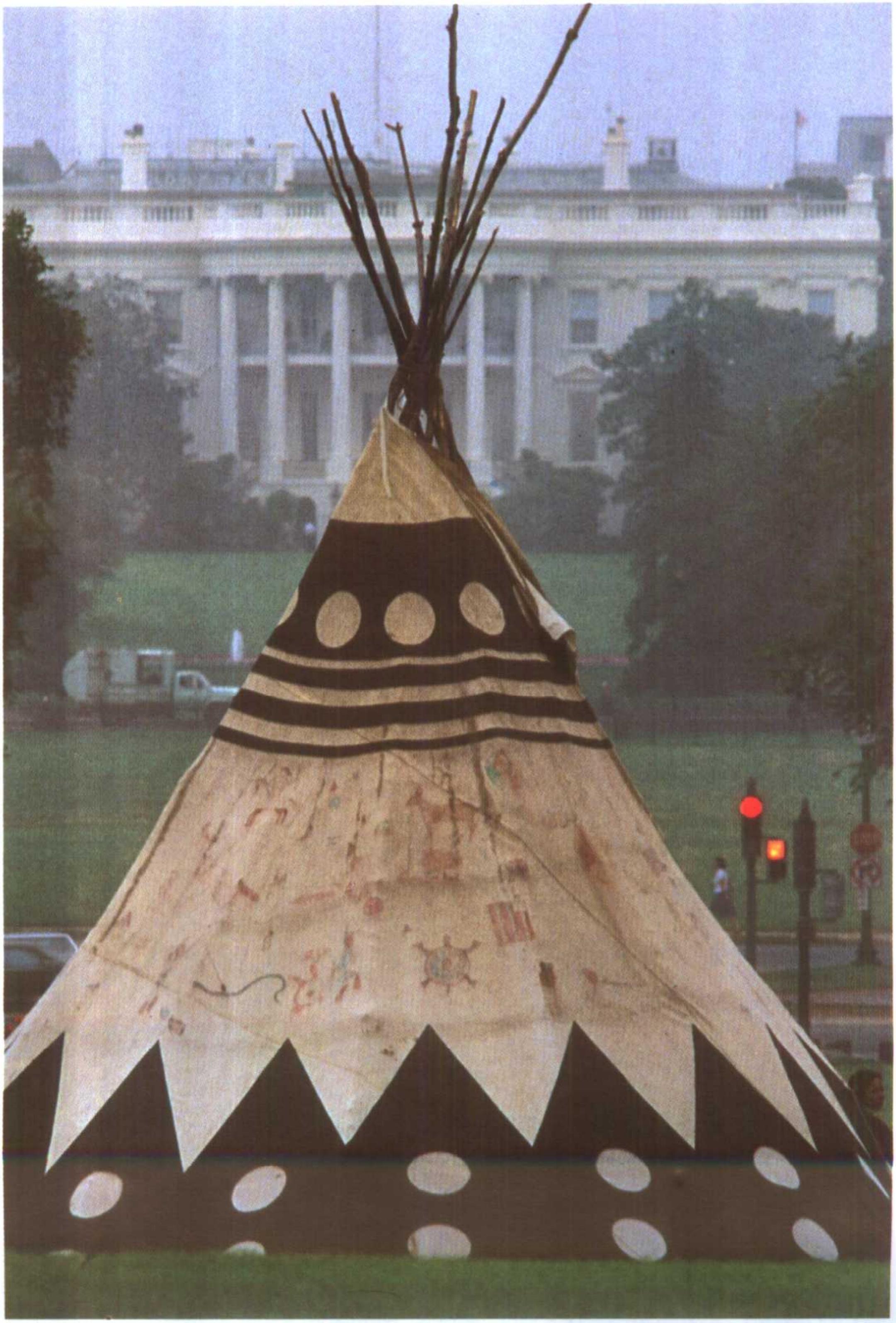
翁迪德尼(Wounded Knee)惨案，是种族屠杀史上的最后一页

1890年，华盛顿政府决定逮捕印第安抵抗领袖，以便一举摧毁印第安抵抗运动。在出名的印第安领袖中，那位叫做坐牛的苏人老酋长，就在被捕后不久于12月15日遇害。几天后，在翁迪德尼河的一次冲突中，有政府军屠杀了300名印第安人，包括女人和儿童。

翁迪德尼惨案有象征意义，代表持续三百年的印第安战争就此结束。哥伦布来到新大陆时，约有85万个印第安人，但到了翁迪德尼惨案的时代，只剩5万人。这场悠久的抵抗战是否正当呢？苏人酋长文迪坦卡(Wanditanka)有段话很精彩：“白人用尽手段，希望印第安人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顺从白人的习惯。我要问，若印第安人也强迫白人像我们那样生活，白人又该如何？白人一定会反抗的。那么，对于面临威胁的印第安人来说，他们也是不得不反抗的。”

卡斯特的部队遭到败战之辱后，美国舆论转向，准备对印第安人实行严厉报复。1890年12月，第7骑兵团的士兵奉上司之命，把大脚(Big Foot)和他的手下带往翁迪德尼河。途中，双方争执。士兵立即开火，他们终于等到机会向苏人报仇了。苏人的尸体，包括大脚的尸体(下图)，在暴风雨中冻僵了，最后草草扔到大土坑中。





19世纪末，残存的印第安人只有
两条路可走，要么走向美国化，要么走向死亡。
俄亥俄州议员亨特(Hunt)以下这段话，
扼要地说明了印第安人面临的选择：
“我们的村落盖在他们的草原上；
我们的电报线、铁路线和邮局，
全都建在他们的土地上。
我们砍伐他们的森林，开垦他们的草地，
改变原始的大自然。印第安人再也不能打猎，
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否则就灭亡了。”

第六章

回归印第安



1968年7月，奇珀瓦人丹尼斯·班克斯(Dennis Banks，右图)和米切尔(John Mitchell)，创建了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丹尼斯·班克斯成为组织中最激进的人。

到了20世纪初，印第安人和波兰人、犹太人移民一样，不得不和美国社会融合。但是，印第安人毕竟被流放在保留地中，毕竟受了传统的蒙昧主义阻碍，他们如何懂得“美国生活方式”的“好处”呢？去过印第安保留地的传教士和慈善人士认为，答案很简单。首先得打破部落组织的原有形式，粉碎财产公有制，鼓励私有制；然后必须发动一场全面的教育运动。

美国政府对这项政策期望很高。政府很清楚，惟有把渔猎者改造为农耕者，印第安问题才得以解决。参议员道斯（Dawes）大力鼓吹这种教化方式。他在1887年提出了道斯土地分配法，并获得国会通过。这项法令规定，把部落的土地分配给各家，每家得160阿尔邦（arpent）土地，每阿尔邦合20到50公亩不等。其余的印第安土地归于各州，由州政府拍卖。

道斯法到头来让美国农人获得利益。美国人巧言相哄，许多印第安家庭上当，为了一点点面包钱，而把土地让给了白人牧场主。前后大约50年里，印第安人的私有地像寓言中的驴皮那样缩小，从1887年的5,660万公顷，缩减到1934年的3,640万公顷。

随着新法案出现，原有的部落会议，亦即印第安部落内部的立法机构消失了。此后，印第安人必须遵守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的美国法律，必须像美国公民一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学校去上学。

黑暗年代里，印第安人的抵抗活动仍秘密进行

在保留地中，礼俗和仪式仍在私下延续。一些新信仰也兴起了，比如“圣医教”。所谓“圣医教”，就是对佩奥特仙人掌（peyote）的崇拜。这种仙人掌来自墨西哥，服后能使人产生幻觉。印第安人说，佩奥特仙人掌有助于人与超自然的神力联系，不论这神力是



印第安人打败了，他们会不会变成农夫呢？肖肖尼人酋长华夏里（Washarie）曾经这样回答一个政府官员：“上帝憎恨马铃薯。”见印第安成年人不愿务农，美国人就把目标转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1879年，美国人创办了专为印第安儿童开设的学校，委托给传教士和军人来管理。那时的人相信，让年幼的孩子受教育，能帮助他们适应文化上的差异，迅速忘记自己的传统。为了避免学生受到家庭或者部落的影响，这些印第安儿童必须远离保留地，住宿在学校中。



大致说来，对印第安人的培养工作算是卓有成效的。有位老师说："印第安人的双手极为灵巧。"男孩学木工和农业知识。女孩学理家和美式烹调。由于缺乏适合的工作，印第安学生在经过学校几年培养后，还是不得不回保留地去。照一位校长的话来说，"他们巴不得回到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去"。

雷霆之鸟，还是耶稣基督。圣医教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痕迹，食用佩奥特仙人掌的仪式，与领圣体十分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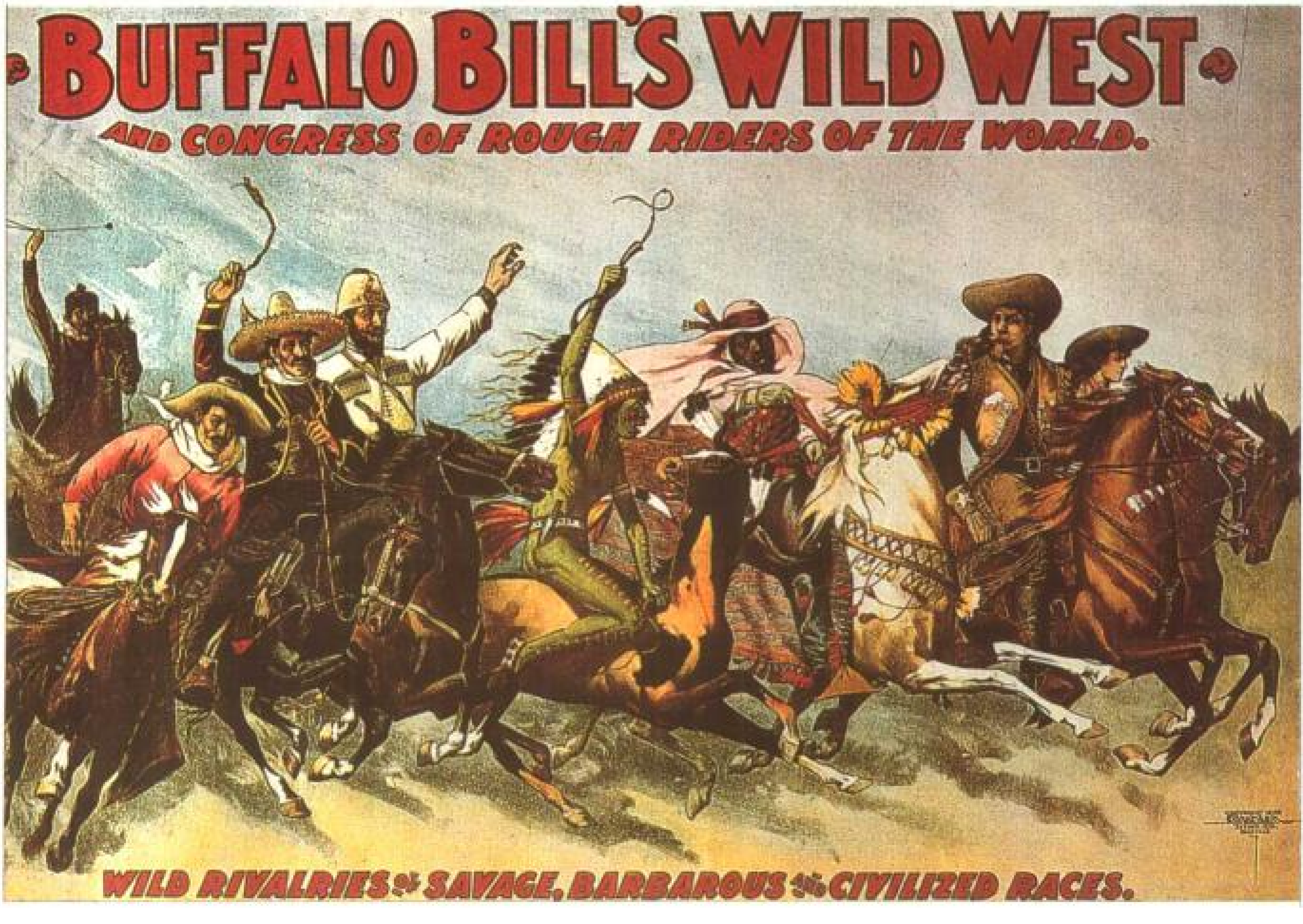
这种崇拜教导教徒彼此和解，宣告印第安世界的救世主已然来临。它后来在 1918 年建立了本土美洲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这个教会统合了所有印第安部落，捍卫印第安的本体，并促成印第安运动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发展。



尽管在电影上，印第安人的形象大大扭曲了，印第安人的命运却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

直到 1983 年为止，野牛比尔和他的《西大荒》所提供的，是粗俗笨拙的印第安人形象。好莱坞电影依样画葫芦。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严肃的研究文章，与这些粗俗的表演形成对比。这些文章有的出自记者之手，有的出自人种学家之笔。1881 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百年耻辱》（*A Century of Dishonor*）。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夫人在书中指责政府的印第安

政府补助每年发放一次，不过微不足道。联邦官员的作法十分可笑，逐字逐条照两百多年前签署的条约办事，发给印第安人几床被子，两三袋面粉。



政策，揭露政府官员犯下的种种罪行：欺压弱者、偏颇不公、贪污腐化。随后，研究机构史密森学会所属的美国人种学研究所，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汇集成书，出版了《美国印第安人手册》。

人种学家，例如克罗伯(Kroeber)、博厄斯(Boas)等，纷纷开讲座，写论文，向大众揭示印第安文化的丰富多彩。1911 年，美国印第安人协会成立，致力保存印第安文化。五年后，塞内卡部族的印第安人种学家帕克(Parker)，创办了《美国印第安人杂志》。此杂志既探讨印第安人的悠久历史，也介绍他们的现状。人种学家休伊特(Hewitt)是印第安图斯卡罗拉人，也是帕克的朋友。他们俩共同研究，探索如何促进印第安人融入美国社会。结论是除了与现代文明同化，印第安人没有第二条出路。

1869 年，记者邦特莱(Ned Buntline)在西部某要塞中，发现了一个年轻的侦察兵。邦特莱把他写成一个英雄，《野牛比尔》(*Buffalo Bill*)，西部人的象征。东部城市中的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历险记。邦特莱还把野牛比尔搬上舞台。这出戏从1883年开始演出，掺杂了驯马表演、驯牛竞技、杂耍射箭，还有跟真的印第安人搏斗，成为一种杂耍表演。戏团赴欧洲表演时，带上了百余名印第安人和一大群动物。

1930年代，印第安人是美国公民中最贫穷的人

1928年，知识界支持印第安人运动的意愿高涨：当是一份报告之赐。梅里安调查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结论令人吃惊：印第安人在获得公民权四年后，竟成了美国人中最贫困的人。他们在不毛之地中找不到工作，因此不得不等待政府的施舍，永远扮演着受救济的角色。家庭事件频传，酗酒者满街都是，自杀率不断提高，这些都说明了印第安社会的心理已崩溃了。从梅里安报告来看，道斯法案的同化政策彻底失败。

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社会改革之风悄然吹起。1934年，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和印第安事务专员科里尔(Collier)共同推动，通过一项法案："印第安人重组法案"。保留地的分割政策终止了，政府甚至归还了某些尚未拍卖的土地。根据法案，贷款手续简化了，以促进保留地中的工业发展。培训印第安医生、护士、教师，重新召开部落会议，支持保留地内部自治。科里尔甚至想要藉由促进手工艺发展，以及组织传统庆典，来恢复某些印第安风俗习惯。

显然，改革人士的立意颇佳，但他们的目的很明白：推动印第安社会逐渐美国化。成文宪法、多数选举制、模仿美国的行政制度，这些强加给印第安人的政治条件，益发彰显改革的目的。

50年代，美国官方的印第安政策又强硬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3万印第安人参战。战后政府想要推掉有关印



20世纪初，罗斯福写道："任何人，只要他不打从心底意识到西部的价值，他就不可能了解我们的国家。"这位美国总统曾在西部待了八年。他在许多作品中记述了个人的经验，他的狩猎故事深深留有抒情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痕迹。他写过四本有关"征服西部"的著作，均十分风行。但在这四本书中，他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不见得友善。

第安问题的职责。1953 年起，保留地的司法权归于联邦法院。国会希望尽早改变保留地的印第安政策，把这项政策称为“另一个时代的特权”。

其实，政府打算等“期满废约”(termination)，到时就可以藉口原先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期满，不再有效，以彻底废除保留地。从1954年到1960年，有61个保留地已届期满废约。但是，示威和抗议之声不断，这措施才没有在其他部落实施。60年代，一场道德危机爆发，震撼了整个北美大陆，印第安人则利用了这次大赐良机。他们成了“被剥削的少数民族”，是古老传统的堡垒，站在时代尖端的生态学者……才不过几年前，这些印第安人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的象征，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与大自然协调的新人类代表。新一代印第安运动的积极分子诞生了，他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进出美国大学。

黑人运动的力量，殖民地民族的奋斗，为印第安人提供榜样，启迪思想。激进分子揭露保留地中当选政客的妥协行径，批评印第安运动组织过于保守。年轻人希望发动一场切实的反政府战斗，而不只限于和政府谈判——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自1940 年成立以来，什么都不做，只会跟政府进行空泛的谈判。

1961 年，印第安大学生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印第安青年全国促进会”。这个促进会的宗旨是保护贫穷部落，宣扬印第安文化，同时呼吁尊重已签署的协定。促进会成员常发起示威活动，像是透过电视转播的静坐。求助于大众媒体，是他们表达心声的特殊手段。伯内特(Burnett)、德洛利亚(Deloria)等作家，也打破沉默，让公众认识印第安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他们抹去了西部片中所扭曲的形象，表现了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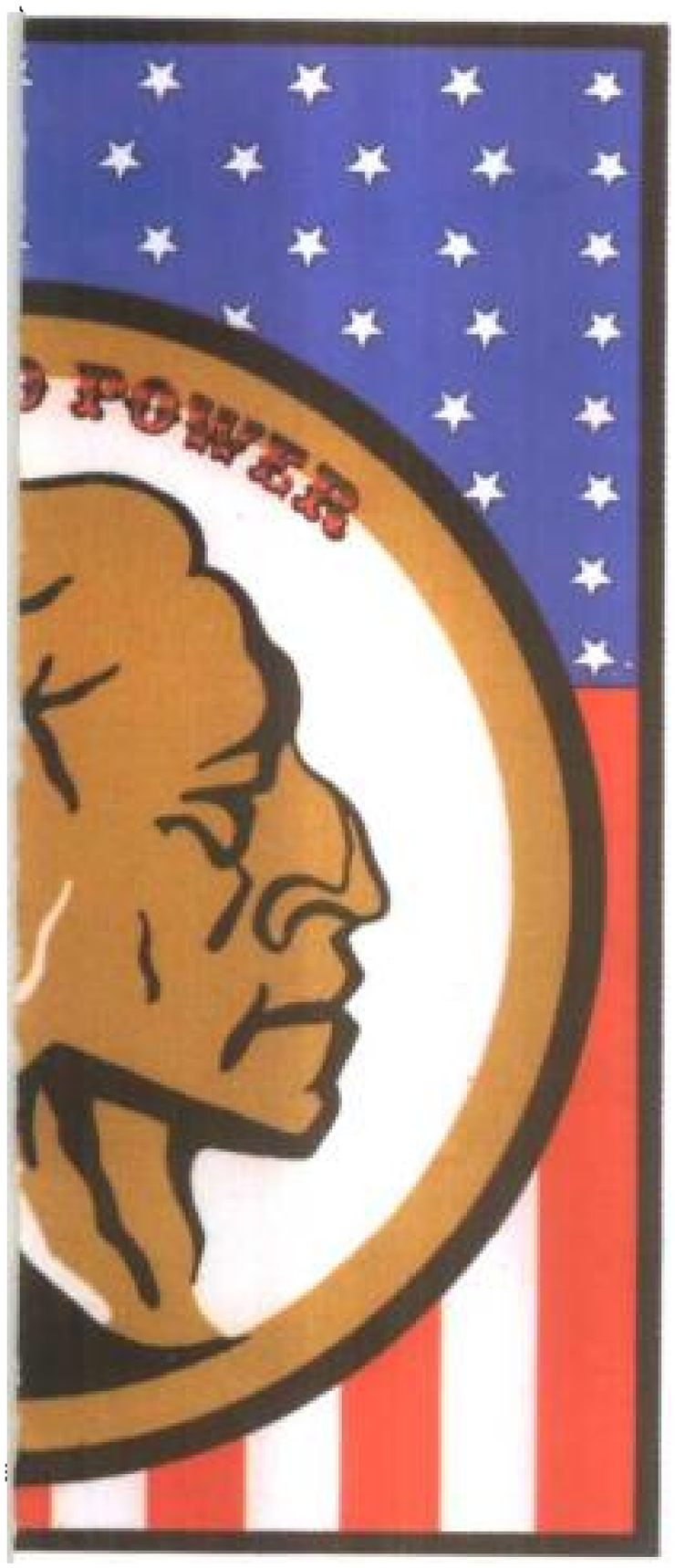
从1906 年到 1970 年间，美国社会中充满抗争气氛，“红色权力”(Red Power)也于此时期诞生。“红色权力”是个象征，代表印第安运动的力量。



“最初的美洲人”降到了最末等。但是，他们呼吁大众，超越社会等级，共同战斗。这幅画显示出，印第安人要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

的印第安人精神与文化；这样的精神与文化的宝贵遗产，恰恰是白人社会极不熟悉的。

最强硬的活动分子，对已取得的成果并不满足。1968 年，他们聚集在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旗帜下，选择了象征性的目标作为进攻对象。1969 年，他们占领了旧金山湾里，原为监狱的阿尔卡特拉斯岛（Alcatraz），以提醒公众注意印第安人的私有财产权。1972 年，他们在华盛顿包围了印第安事务局。一年后，他们在翁迪德尼河风景区，与警方对峙了 71 天。印第安人的士气大受鼓舞。1973 年一次冲突后，当局只得和印第安运动组织谈判，达成协议。运动组织的斗志大增，也提升了运动领导人的知名度。



1978 年，他们组织了一次“长征”，从加州一直进军到华盛顿，目的在于唤起美国人和全世界，关注丧失主权的印第安人。80 年代，虽然印第安人反抗的浪潮稍退，并不表示印第安问题已妥善解决。由于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政府废除保留地的方针有所收敛。20 世纪末，美国采行多元文化政策，白人的优势已在某些州受到威胁。印第安人希望保留自我认同，又不致脱离美国；要求在文化经济上自治。众多的目标使得他们打从心里发生深刻变化。

今日更需要对话。坦率对话的结果，不仅关系着印第安社会的未来，或许更关系着美国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们让出权利，就必定毁了我们全体。我们的权利所剩无几，如果还同意和白人签约，我们将一文不值。即使签约双方是正人君子，出自真心诚意，但不必等当今政府撕毁约定，把它当作废纸扔掉，民族的价值已荡然无存。我们不同意，也决不愿同意。只要我们坚持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一天，我们就将存活一天。假如我们投降，就等于是走向灭亡。”

卡迪纳尔
（Harrold Cardinal）
克里人


8372

见证与文献

从旅行者最初的游记，
到一个受伤至深的民族
痛苦的嚎叫；
从最伟大的印第安酋长
的回忆录，
到拓荒者冷静的见证；
在这里，古老的印第安
文明重见天日



印第安人与皮货商

18世纪50年代，
波舒(Jean－Bernard Bossu)
一直逗留在路易斯安那
他常去西部的要塞，
见识了法国皮货商
怎么做买卖



长久以来，商业往来一直是印第安部落与白人之间唯一接触的机会

大约40年前，当美洲人对欧洲人还不熟悉时，一个白人旅行者，或者叫皮货商，深入到美洲人的土地中。他教美洲人认识火枪的用途，卖给他们枪支火药。当地人靠火枪猎得许多野物，手头攒下不少毛皮。不久，另一个皮货商也来到他们那里。这个法国人带来了粮食武器。但是，因为野蛮人并不缺乏这类东西，他们也就不急于和那法国人做买卖。于是，法国人略施小计，用欠账的方法卖给他们火药。至于他的诡计会给自己的同胞带来什么后果，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野蛮人不知火药为何物，称之为种子。由于好奇，他们急着想知道火药是怎样在法国生长的。皮货商便解释说，把火药撒在大草原上，到时候就可收获。他骗他们说，这就像在美洲种靛蓝这种天然染料或小米一样。

密苏里人欣喜万分。他们连忙把手头所有的火药全播撒出去。这么一来，他们就得再向法国人买火药。法国人用火药换了一大批海狸皮、水獭皮，赚了一大笔钱。然后，他就顺流而下，来到伊利诺人住的地方。那时候，伊利诺还在法国殖民者通泰(Tonti)先生的统治之下。

密苏里人不时到草地上逛逛，看火药是不是长出来了。他们甚至

派了卫士在那里守护，惟恐牲畜来糟蹋田地 不久，他们就识破法国人的诡计 野蛮人只会上当一次，而且他们会牢记在心 不光如此，他们还决意报仇 所以，后来第一个再去那里的法国人就遭殃了

皮货商尝到获利的甜头后，不久又心痒难捱 他派他的同伙带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再去密苏里人那里做生意 密苏里人也打听清楚了，这次来的法国人，正是上回那个骗子派来的同伙 不过，他们先是不提受骗的事 密苏里人甚至假装好心，把村中央那座公共棚屋借他用，让他放衣物包袱及商品 商品放妥后，密苏里人一拥而入 所有那些曾天真播撒火药的人，现在纷纷抢夺百货 最后，那可怜的商贩所有的货物被一抢而空 法国人气得大叫大嚷，去找部落酋长诉苦 酋长一脸严肃，回答说，他当然会为他讨个公道的 但在此之前，首先要等播种的火药有了收获 酋长说，既然当初他的族人听从了法国商人他的同胞的建议，那么现在，他会下令，等下次行猎期后，让族人把用收获的火药打来的野物统统交来，作为法国人教导他们那重大秘密的酬报。

商人费了半天口舌，说或许密苏里的土地不适合这种火药生长 他对酋长说，他的族人或许是搞错了，这种火药只有在法国才能生长。但他的解释全无效果 他两手空空地离开

这教训尚不足以让别的法国人引以为戒，他们还要来密苏里人的部落 其中有个法国人，准备了一条独木舟，舟上满载不值钱的小玩意。他在一只桶里灌满了柴灰和捣碎的火炭，上面放一点火药 他到达后，把所有的小玩意放在大棚屋里，故意让密苏里人把它们抢走 等野蛮人把东西都偷走后，法国人便大吵大闹，咒骂偷东西的野蛮人 他跑到火药桶前，捅破桶底，拿着一块烧红的火炭，大喊："我丢了魂魄 我要炸毁这座棚屋 你们都来和我一起到魂魄之国去 "吓坏了的野蛮人不知如何是好 留在棚屋外的法国人一齐喊：他们的兄弟丢了魂魄，只有把他的商品还回来，或者付清账，才能找回丢失的魂魄 酋长只得挨家挨户劝说居民 村民们惊恐万分，纷纷带着自己所有的毛皮，来到大棚屋 这时，法国人说，魂魄已经回归 酋长为他递上长烟斗 他抽口烟，把水浇在火药桶上，表示火药不再会炸 而实际上，他是在掩饰自己的诡计

这一次，他带回许多上好的毛皮，赚了好多钱 从此以后，野蛮人对他十分敬畏，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真正的人"或"值钱的人"

波舒

《路易斯安那新游记》

1768年

白人眼中的印第安人

对今天的人来说，
教士留下的文献，足以
构成一股不枯的思索之泉。
早在印第安社会
为现代文明所颠覆之前，
教士就已深入印第安社会，
观察印第安人的生活。



耶稣会教士以丰富准确的语言，叙述了印第安人的神话故事和宗教信仰。

夜晚时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邀请我们出席一场野蛮人的军事表演。……

我说的是一席野蛮人的军事盛宴。筵席上聚集了一大批打扮得面目全非的野蛮人。在我们欧洲人看来，他们的装饰和化妆简直莫名其妙。原本一张简单的脸，现在涂抹了红、白、绿、黄、黑诸色，再掺着烟炱或锅灰，勾勒成有条有纹的战士妆。颧骨处还涂有油脂，煞是好看。在这样盛大的场面上，野蛮人的装扮十分讲究。他们不仅美化面孔，还美化了脑袋。他们的脑袋几乎全剃光了，只在头顶处留几撮头发，用来系羽饰，挂小瓷片或是其他类似的小玩意。简直可以说，脑袋上的每一处都有特殊的饰物。鼻子上垂着漂亮的缀石，耳朵上也有石坠子。他们的耳朵在年纪很小时就穿了洞，吊上沉重的石坠。长此以往，耳朵便被坠子拉得特别长，直垂到肩。走动起来，耳垂就摩擦、拍打着肩膀。他们身上的装束也颇具特色，与头上奇特的缀饰十分相配。衬衣用朱砂涂画得脏兮兮。上身披挂着乱七八糟的物件，有瓷片串成的项链，有银制的手镯。一把很大的刀斜挂在胸膛上。一条布带系在腰间，虽说斑斓多彩，却很不协调，显得十分

滑稽 脚底的鞋是用兽皮做的 ……

可以想见，如此装束的一帮人聚会，会是什么样 他们浓彩重墨，像树木一样排成一排 场地中央摆着好几口大锅，锅里盛满了一块块的熟肉 这样，分起肉来就方便多了 首先是一阵令人肃然起敬的沉默，意味着集会的庄严 之后，一些首领模样的人依次唱起歌来 他们来自不同部族，以代表身分来参加盛会

你们可能还未见识过野蛮人的音乐吧 与欧洲音乐的细腻雅趣相比，你们一定会觉察出它的特点 那是一些铿锵有力的声响，是未经雕琢的原音 有时，倒有点像人的呐喊和狼的嚎叫 音乐响起还不是正式场面开始之时，只是预告和前奏 这是邀请四方的野蛮人都来集合的讯号 一旦人群集合完毕，司仪就开始致辞，对出席者演说一番 这该算是整个仪式中最理性的一幕 致辞内容不外乎对国王的称颂，对法兰西民族的赞美，对战争之合法的证明，对荣耀与宗教的宣扬 无一不在鼓动年轻人高高兴兴走向战斗 这类演说很少令人感受到野蛮的味道 即使在我们法国最有头脑的人看来，这样的演说也无可挑剔 尽管他们的口才已在大自然中枯竭，但丝毫无损他们的演讲艺术

哇啦哇啦的致辞一结束，就开始念名字，宣布部队中负责指挥的首领 当某人被念到名字时，他就站起来，上前抓住一种动物的头骨，表示这就是命运 他把头骨高高举起，让在场的人都看到，嘴里还唱歌似地喊："这就是敌人的头颅 "……

他在众人面前来回走动，大家也以嘶哑的喊声回答他的歌唱 这些喊声出自他们的腹腔深处，时断时续 叫喊的同时，还伴着身体欢快的扭动 在歌舞过程中，他们不时穿插粗野的玩笑 突然，他停下来，似乎为了鼓掌，或说是为了接受野蛮人的鼓掌 此时，满堂呼喊声乱成一片，鼓动着他的耳膜 但只要他喜欢这个游戏，他便会延长检阅，一直来回走下去 最后，他带着蔑视的神态，把手中的兽头扔在一旁，他以这般做作的姿态表示，现在，他需要另一种动物的肉，来满足自己斗士般的胃口 然后，他回到原位，但是并不马上坐下来 人们往往要拿上一锅火热的灰，为他理发 不过，这种表示友谊的举动，只能由一个十分亲密的朋友来完成 如果换成一个普通人，同样的行为就不是亲密的表示，而是侮辱

第一个战士表演完后，换别的战士表演 一连串的歌舞下来，宴会不知不觉拖得漫长 当需要组织一支庞大的部队时，宴会尤其漫长 在仪式中，野蛮人完成了募兵拜将的过程 庆典在分肉和吃肉中结束 ……

《耶稣会教士游记》

1768 年

印第安人养大的白人女子

1755(或作1758)年，
杰米逊在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被肖尼人俘获，
当时她只有12岁
她被一个塞内卡人家庭收养，
和他们一起住到老死，
1833年逝世。



1823年，当杰米逊向西弗(Seaver)叙述自己的回忆时，她已80高龄　回忆录在一年后出版，十分受欢迎，杰米逊自己也看到这样的结果。

夜里，我们来到一个塞内卡人的小村。村子地处一条小河的河口。当地人在塞内卡语中把这条小河叫做"什南溪"(She－nan－jee)。我所归属的那两个印第安女人(squaw)，家就在这里。同船的印第安人让我们三人下了船，便又开船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们的模样。

印第安女人上了岸，到村里的棚屋或房屋里去了，让我一人留在独木舟上。她们回来时，抱着一套崭新的服装，纯粹印第安风味，十分干净漂亮。我遭劫掠时还是全新的衣服，现已褴褛不堪，几不敝体。她们开始脱我的衣服，把破衣烂衫统统扔到河里，给我洗了澡后，为我换上新衣。然后，她们把我带到她们家里，让我坐在棚屋中央。

刚安顿下来，全村女人就都赶来看我。我很快被她们团团围住」她们发出悲嚎，痛苦地为某个死去的亲人哭泣，舞动着双手，捶胸顿足」……

随着仪式进行，她们也渐渐从冲动归向宁静　欢乐的光芒开始在她们的脸上闪烁，她们似乎为我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仿佛我是她们失而复得的孩子。我成了那两个女子

的妹妹，受到全村女人欢迎 她们叫我“迪克瓦米”(Dickewamis)，意思是“美丽的姑娘”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我所经历的就是收养仪式 在前一年的华盛顿战争中，那两个女人失去了一个兄弟 由于这桩不幸，她们去了一趟普里特堡(Fort Pritt)，想在那里找一个俘虏，或者弄到一块敌人的头皮 那天，她们正好碰上了我

照印第安人的习惯，如果他们的人战死或被俘，他们就得给死者或被俘者的亲人带去一个俘虏，或一块敌人的头皮，作为补偿 印第安人征战归来时，通常先是喧哗嘈杂，继之以欢乐的歌唱，展示战利品 死了亲人的女人要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为亡灵哭泣 这时，应获得俘虏的人有权选择：他们可以用极残忍的方式要了俘虏的命，以满足复仇心理；或者接受俘虏，并收养在家中，以代替失去的亲人 所有在战斗中被俘，并带到印第安营地的白人，全都这样分给失去了亲人的印第安家庭 通常，那些哭丧亲人的女人都会收养俘虏，把他当作自己人来善待。例外情形也有，比如，当确知亲人已死，她们或许会悲痛欲绝，决意报仇，以俘虏作为祭祀品 另外，如果俘虏年老体弱，或者有病，她们也会杀了他 ……

我很幸运，被接受下来收养。在举行仪式的那一刻，那两个印第安女人接纳我为家庭成员，以代替她们的兄弟 她们当我是真正的妹妹，仿佛我是她们母亲亲生的

在仪式过程中，在场女人的表情和行为举止，一开始着实令人害怕 我吓得动都不敢动，等着她们过来复仇，等待死神来临 当众妇人皆尽退去时，我的姐姐们用尽一切办法安慰我，劝说我 这时，我既感惊奇，也感幸运

从此，我就安顿下来，有了一个家 我照顾小孩，料理家务 当狩猎的印第安人走得不算太远时，他们也会带我，让我帮他们运送猎物 我过着平静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 但是，我依然思念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我的老家，我回忆着被俘获的那一幕 思念为我的幸福生活添上一丝悲愁的滋味，我因此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显得形单影只

我的姐姐们不许我当着她们的面说英语 但我牢记我亲生母亲的忠告 她在我离开她时叫我别忘了自己的母语 于是，每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就把说英语当作一门功课。我背诵祷告词，背诵教理问答，背诵任何留在记忆中的东西 我偷偷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忘记我的母语。

杰米逊

《杰米逊生平记述，1755年被印第安人掳走的12岁俘虏之故事》

印第安人眼中的白人

印第安人听传教士说话，
反过来，传教士是不是也
听着印第安人说话呢？
印第安人所发出的讯息，
是对另一种文明的宽容尊重。
但是很少有白人听得出来
——尽管 1850 年代，
已有传教士转达
印第安人的心声了。



1843 年，在加拿大马尼图林岛（île de Manitouline）上，夏塞尔（Chazelles）神父遇到几个和白人做生意的印第安人。神父听到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来了，我的教士。你以为你在教我们学习智慧。但你不要以为野蛮人都是疯子。他们拥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知识。大神并未让他们留在愚昧中，而赋予他们才华，赐给他们智慧。

我的教士，大神不远，他就在此。他看到我们众人，看到我们聚集在此。他在我们之上看我们；他听我们说话。我知道如何才能看到他。我这个野蛮人，小心地保留着从我们先人，也就是第一个野蛮人，传下来的习惯，好回忆起他，获得他的神佑。

我的教士，大神创造了万物。他创造了天，天在地之上；他创造了地，我们住在地上。他创造一切大的东西，也创造了一切小的东西。

当他创造了地，让地成为众人之居所时，他造就了两个大国，并用大水隔开。在太阳升起那边，创造一切的大神创造了一座岛。你的先人，白皮肤的人，被大神放在那大岛上，接近太阳升起的方向。而我的先人，红皮肤的人，则被大神放在这里。

我的教士，我们根本不像。我们流的不是同一种血，我们的语言也不相似。还有另一些人，他们既不

像你，也不像我。他们是黑皮肤的人，是谁规定了这些差别呢?是大神，他在浑沌之初就定下这些。他照自己的意思创造万物，所以，你一定会看到他的，我们都应以各自的方式想着他，跟他说话，他是我们的大神。寻找日光(天)的方式各有不同。……

我的教士，你也许这样想：他们真笨，只知自己睁眼看到的。我要告诉你，你怕是大大错了。……

告诉你，我的教士，我所知道的，并不是在书中学到的。大神教导了我的先人，先人又转告给我。我很幸运能得到这些知识。我把它们装在心中，永远也不否认它们。

我的教士，我也许不像你说的那样无知。大神规定了你岛中的秩序，-如他规定了我岛中的秩序。他赋予了你的先人极大的才华，你却不会利用这些珍贵的权力。你抛弃了你先人的财富。正因如此，大神才把他的儿子派去给白人。白人却把他赶走了。

我的教士，很久以前，所谓的大神之子来到你的岛上。然而，假如他的原意是要教化我们，他不是更该让我们停留在无知上，在苦难中吗?我们从未见过他，我们从未对他行恶。

戴帽子的人从他的岛上走了出来。他穿越了大水，来到我们的土地上。他走遍了我们的森林湖泊。他到处追逐我们，剥夺属于我们的东西。今天，他的种族在我们大岛中成倍增殖，在此树立他们的风俗习惯。而我们呢……我们变得贫困不堪，四处流浪，甚至几乎灭绝殆尽。

以前，野蛮人不知道什么是醉酒。是你，戴帽子的人，你给我们倒上烈火一般的水酒，叫我们喝。

就这样，大水那边的人来到我们这里，不是带给我们财富，而是带来苦难。我们又怎能相信他们的话呢?

告诉我，我的教士，假如我来到你岛上，说着违背你们经文的话，想要让你们接受我的习惯，难道你会听我的吗?把我先人的财富留给我，我爱它们，不愿意抛弃。……

你看得十分清楚，我的教士，我们不愿接受你们的经文。只要你留在我们这里，你就别想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你必定将得放弃你的计划。

卡蒂厄(Lorenzo Cadieux)

《加拿大新使团信札》

1843—1852 年



棚屋是圆锥形的，用桦树皮或动物皮做成。

劳作与时日

19 世纪，
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
与同在北美洲大平原上的民族
一样，千百年来未改
他们打猎，捕鱼，
修建帐棚和棚屋，制作食物，
采集食用和医用的植物。



努特卡人用顶端带有倒刺的大鱼叉捕鲑鱼。



加拿大的某些印第安人在捕猎大猎物，如麋鹿、熊时使用矛。弓箭则是用于捕小猎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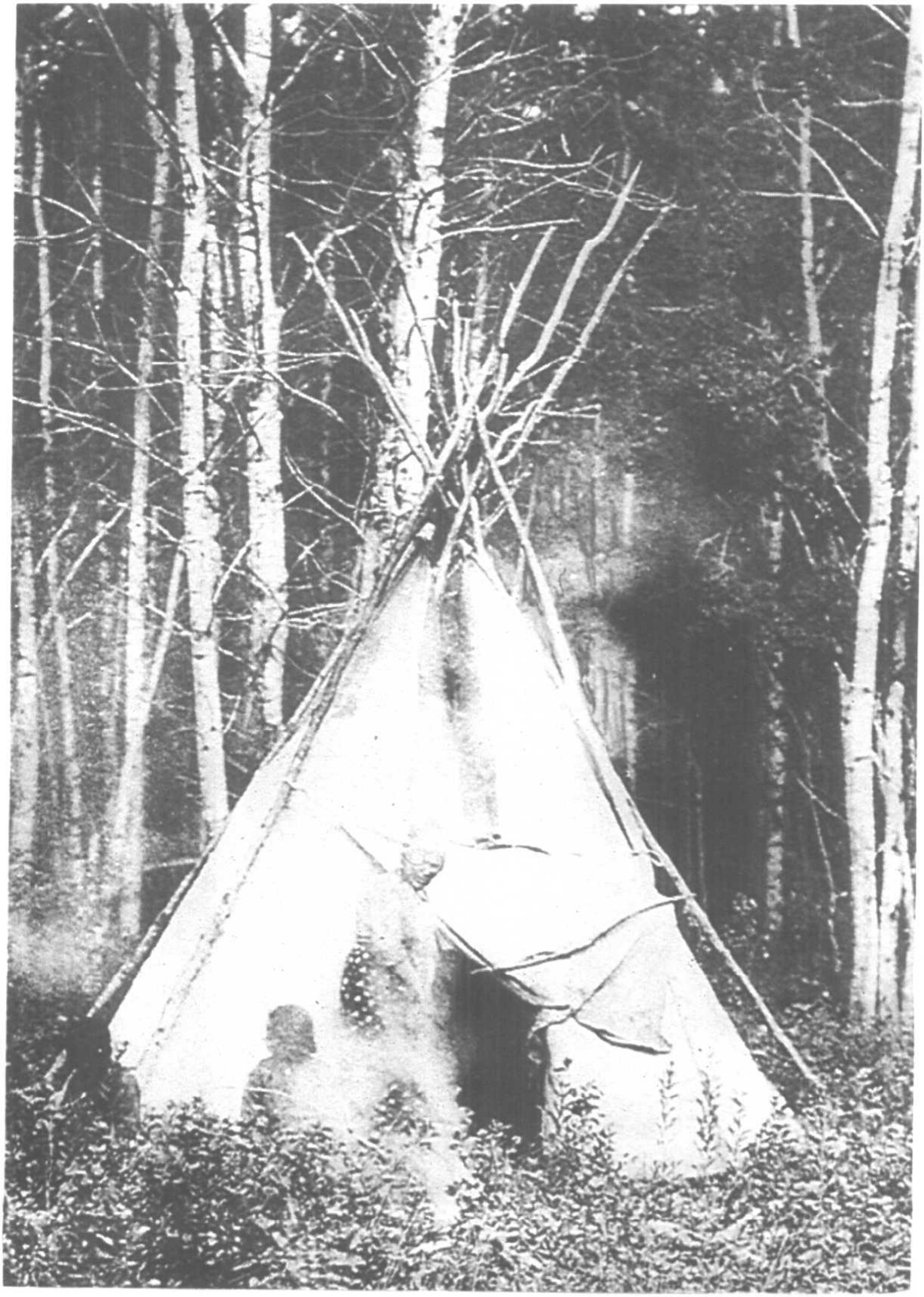
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常采集浆果和块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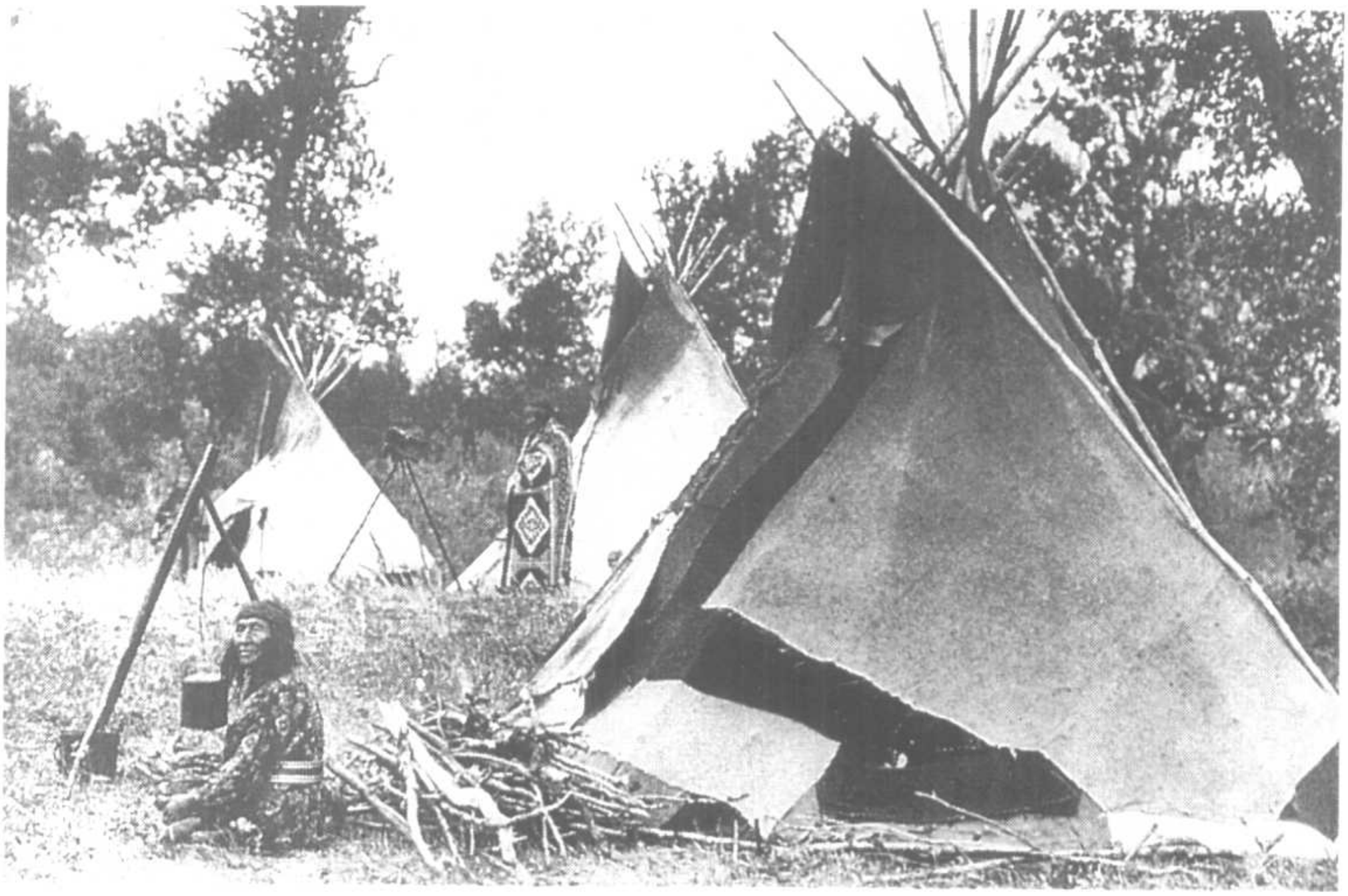
黑脚人把肉风干，装在皮制口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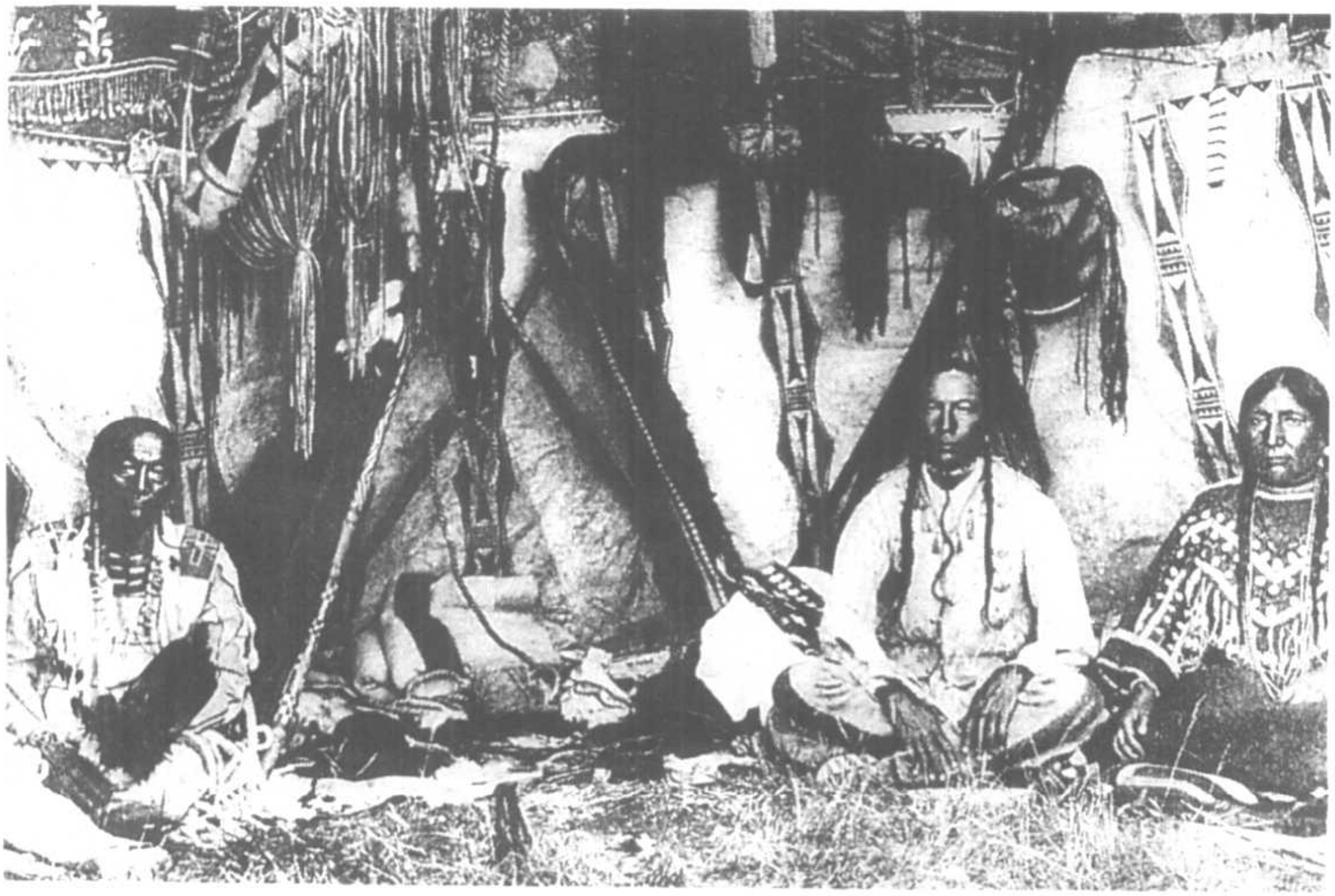
为了把猎物引诱到射程内，东部森林的印第安人利用一种以海狸或麝鼠的脂香做的诱饵。



奇佩维安人的棚屋用桦树皮作材料，披在树干作的支柱上，很容易拆下来，便于运输。



大平原北部的撒尔西人(Sarsis)的住屋简单,因为他们的马很少,搬运木头杆子很费事。



皮根人(Piegan)的帐篷很特殊,而配备齐全。毛皮毯子铺在地上,一直要铺到半墙高。

酋长的话

言语的力量激励着印第安人。
他们的语言荷载着
一种无处不在的自然之力：
他们的字词由狂风剪裁，
他们的句子浸透着
森林的气息。
在他们与白人的交往中，
印第安人的酋长留下了
令人难忘的演说。
从这些话语中，
可以听出一个民族的
崇高情操，以及一种
无法掌握未来的忧虑。

赫哈卡·萨帕，黑麋（Hehaka Sapa，Black Elk），疯马的亲戚。从小，黑麋便接受部族先知的启示，认识自己民族神圣的传统。

你们注意：印第安人做的任何事，都在一个圆之中。这是因为，宇宙之力是按圆的形式施加的，万物都有变圆的趋向。古时候，当我们还是个强大幸福的民族时，我们的力量皆来自民族的神圣之圆。只要这圆不破碎，我们的人民就永保昌盛。枝繁叶茂的树是这个圆活的中心，圆的四个区哺育着它。东方赐予和平与光明，南方提供热量，西方降下雨水，而北方则以它寒冷而强烈的风，送出力量与韧性。我们这思想来自另一世界，是和我们的宗教一起来的。宇宙之力



所做的一切，都在一个圆之中完成。天是圆的，而我听说，大地也是圆的，像一个球；众星也都是圆的。风刮到狂怒至极时，也像圆那样旋转……太阳升起又落下，在一个圆中循环。

甚至连季节也依据四时变化，永远在大圆中循环不已。人的生命也在一个圆中循环，从一个童年到另一个童年；宇宙之力就这样在万物之中运行。我们的帐棚是圆的，就像鸟儿的巢穴，而且总是排列成圆形。这便是我们民族之圆，是众多巢穴之穴。

科他阿希，鹰翼（Khe－tha－a－hi, Eagle Wing），道出他们的回忆。

我的印第安兄弟将永远在这国家中留下他们的回忆。我们用自己的语言，为许多美丽的东西命名。明尼哈哈瀑布欢快地流下，笑着我们。塞内加湖波光粼粼，映照着我们的模样。密西西比河呻吟不已，诉说着我们的苦难。宽阔的爱阿华湖，湍急的达科他河，富饶的密西根湖，喃喃倾吐着我们的名字。尼加拉瀑布的咆哮，伊利诺河的叹息，德拉瓦河的欢唱，轻诉着我们的死亡之歌（Dta－wa－e）。你们听到这永恒的歌唱后，难道还无动于衷吗？我们只犯了一种罪：拥有白人百般觊觎的东西。我们出发去了太阳落下的方向，把家园弃留给白人。

在我们的传说中，有这样的故事：一个酋长带领他残存的人民，跋山涉水，迁移他乡。当他越过一条宽阔的河流，把帐棚的支架钉在地上时，他喊出："阿－拉－巴－马！"在我们的语言中，它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歇息了！"但酋长没有看到未来。白人来了。他和族人被赶到一处阴暗的沼泽地中，在那里丧命。他万分忧郁地说出的那几个字，后来成了白人一个州的名称。

乌鸦脚（Crowfoot），黑脚族人联盟的代表。1877年，他把13万平方公里的草原割让给加拿大。条约签定的结果，是野牛消失，黑脚人闹饥荒。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只萤火虫在黑夜中发的光。生命是一头野牛在冬天里的喘息。生命是一抹阴影，在青草上移动，在夕阳下消失。

温内巴戈人（Winnebago）谚语：

我们神圣的大地母亲，所有的树木和整个大自然，都是你的杰作。

在1976年，一个**印第安酋长**对宾夕法尼亚州长这样说：

我们喜爱宁静，我们甚至让老鼠都在安宁中游玩。但当树林在大风中呻吟不已时，我们也不会害怕。



19 世纪末，在内布拉斯加(Nebraska)的奥马哈印第安学校。

站熊(Standing Bear)酋长，是最早在卡莱尔印第安学校注册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当过大学教师、翻译等。他提到拉科塔人(Lakota)。

拉科塔人热爱土地和土地上生长的万物。他们对土地的感情随着年龄而增长。他们坐在土地上，或在土地上休息时，总是带着感情，要从土地中获得母爱般的力量。他们喜欢脱下鹿皮鞋，赤脚走在神圣的土地上。他们的帐棚挺立在土地上，他们的祭台也用泥土做成。土壤有平息、增强、洗涤、治疗的功能。

正因如此，印第安老人坚持与土为伴，不愿与生命的力量之泉分开。他们在土地上或坐或躺，好让思维更深刻，感觉更生动。这时，他们以更清晰的方式思索着生命的神秘，感到与周围一切活生生的力量靠得更近。

他们对鸟类和动物很博爱；鸟和动物也信任他们。在某些拉科塔人与他们的羽鸟朋友、动物朋友间，甚至就像兄弟，说着同一种语言。

马托－库瓦皮，遭熊追(Mato－Kuwapi, Chased－by－Bears)是桑蒂－扬克通纳人 (Santee yankton-ai)。他描述了印第安人的太阳祭舞蹈，以及他们所谓的灵力 (Wakan Tanka)概念。在太阳舞的过程中，要割破参加者的躯体或四肢，在皮肤中嵌入小木钉，钉上系了长长的皮条，把人拴在太阳舞的中心柱子上。

对我们来说，太阳舞神圣得令人不敢多谈……太阳舞中，我们自毁皮肉以还愿；这与丧礼中毁损肉体不一样。肉体是人自己的东西，当他奉献出自己的躯体或皮肉时，他就是贡献了唯一真正属于自身的东西……假如有个人向灵力许诺一匹马，他只是给了归属于他的物。在太阳舞的过程中，我可以给烟草或别的什么。但如果我保存了自己最好的东西，那么有谁会相信我的真诚呢？为了显示出我全部的生命都随着这小小的馈赠而一同付出，我必须拿出我最珍贵的东西来。正因如此，我献出自己的肉体。

小孩子往往认为，只有心怀恶意的人所作出的行为才会引起痛苦。但在太阳舞中，我们所认识的是灵力的善；我们忍受痛苦，为灵力所做的一切。……我始终保存古老的信仰。

当我们看到白昼与黑夜交替，看到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当我们看到四季循环，看到果实成熟，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其中的神力。这是非人力能比的灵力。万物中最大的是太阳。没有太阳，我们便不能活。

我们向灵力致意。我们相信它听得到我们。通常印第安人认为，人死后灵魂还会在地上或空中飘荡。我们不能确实知道它在哪里，但我们相信它继续存在。有不少人认为，假如灵魂能够向活人说话，那么，人死后，灵魂应能认识生前的朋友。不过，它们总是不来与我们活人说话，只来到我们的梦中。灵力也是如此。它就如已故朋友的灵魂，听不到声音。

疯马，奥哥拉拉部落的酋长，一个神秘人物。卡斯特将军的部队溃败后的那个春天，米尔斯 (Miles) 将军把疯马赶到了比格霍恩山。1877 年，他为白人所俘，因企图越狱而惨遭打死。

白人！大神给了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生活。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妨碍过你们。但是，你们来了以后，偷走我的土地，杀死我的猎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困难。现在你们却说，若要活下去，我们就得干活。但是，大神造就我们天生就不是干活的，我们以打猎为生。

你们这些白人，你们尽可以去干活。我们不会妨碍你们。你们却一再对我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开化呢？告诉你们，我们不想要你们的文明！我们要活得像我们的父辈那样。

帕齐甘兹尔西拉(Pachgantschilhilas)，生于 18 世纪上半叶，后来成为德拉瓦人的统帅。他领导了美国东北部迈阿密河和怀特河 (The White) 之间所有的德拉瓦人。

我承认，白人中有好人；但好白人的数目与坏白人比起来，微不足

道。坏白人是白人中最厉害的，因为是坏白人在统治。他们奴役肤色与他们不同的人，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由同一个大神创造出来的。他们千方百计使坏，把我们当奴隶。目的无法得逞时，他们就杀我们！他们的话，半句都不能信。他们和我们印第安人不一样。我们只在战场上才有敌人，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有的只是朋友。而他们，他们对印第安人说："我的朋友！"而就在同时，杀了他。

特库姆塞，流星（Shooting Star），肖尼人统帅，曾组织第二次印第安大联盟。1812年的战争中，他担任英国军队的下士。1809年，韦恩堡(Fort Wayne)条约签订，印第安人背着特库姆塞，割让大片土地给美国政府。1810年，他与印第安那领地总督，以及前一年签约时的联邦政府代表见面。在此次会见中，特库姆塞不承认割让土地是有效的。

阻止这次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的红种人都团结起来，坚决要求对这片土地行使一种共同而平等的主权。它过去是什么样，今天就应该是什么样。过去，这片土地从未被分割过，属于所有人。再小片的一块地，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出卖，甚至都没有权利卖给我们之中的任一人。当然更不能出卖给外国人。外国人贪得无厌，想独吞这片土地。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土地没有任何权利。印第安人最先住在这片土地上，那是他们的土地……在同一片领土上不能有两个占有者。最先来的人排斥后来者。当然，打猎或旅行时，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同一块土地可以为许多人服务……但是，安营扎寨之地是固定的……它只属于最先在这片土地上歇下来，打开铺盖毛皮，并建立营地的人。

坐牛得到"停战允诺"后，于1881年来到加拿大的布福尔堡



1887年，坐牛在英国人的领土瓦尔什堡(Fort

(Fort Bufort)。他后来被打发到驻石，他的人几乎全生活在那里

说我们红种人毁约，但白人又遵守过哪一个条约了呢？没有。白人又跟我们好好签订了哪一项条约，并认真执行了呢？没有。当我还小时，苏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动员1万人参加战斗。而今天，战士又在哪里？是谁杀了他们？我们的土地又在哪里？是谁抢了它们？有哪个白人能说，我曾抢了他的土地，或抢了他一枚小小的铜钱？然而，他们却说我是贼。



Walsh)召开会议。

1886年8月，**杰罗尼莫**及其手下最后一次投降。他们被流放到俄克拉荷马，来到席尔堡(Fort Sill)附近的保留地。在那里，杰罗尼莫向美国总统陈情，希望能获准在死前回到家乡。

20年前，我和米尔斯将军签订了一项条约，米尔斯代表美国政府，而我代表阿帕切人。在条约签订后的20年岁月中，我们如囚犯般不得自由。政府并没有切实遵循这项条约，尽管现在它倒是这么做。在和约中，我们接受让步，迁移到一个远离亚利桑那的地方，并学着像白人那样生活。我想，现在我的人民已能遵循美国的法律生活了。当然，我们更愿获得自由，回到神圣权利所赋予我们的那片土地上去。我们的人口在减少，我们学会了耕田。我们已不像以往那样需要那么多土地才能存活。我们不要求得到原先的一切，只要求得到足够耕种的土地。我们愿为白人耕种多余的土地。

现在，我们站在科曼切人和基奥瓦人的土地上，这与我们的需要并不相符……在这里，我们人民的数目已越来越少，并将日渐稀少。假如我们再得不到准许回故乡去，那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神圣大地赤脚行》

由麦克卢汉(T. C. Mac Luhan)整理

1971年

大平原的战士

有了照相技术，
19世纪的印第安英雄，
得以留下不朽的形象
在这些奋勇抵抗的战士眼中，
流露出来的不是仇恨，
而是忧愁
他们忧愁，因为他们再也
听不到野牛群的吼叫；
他们忧愁，因为再也看不到
茫茫的草原上，
煦风吹拂着青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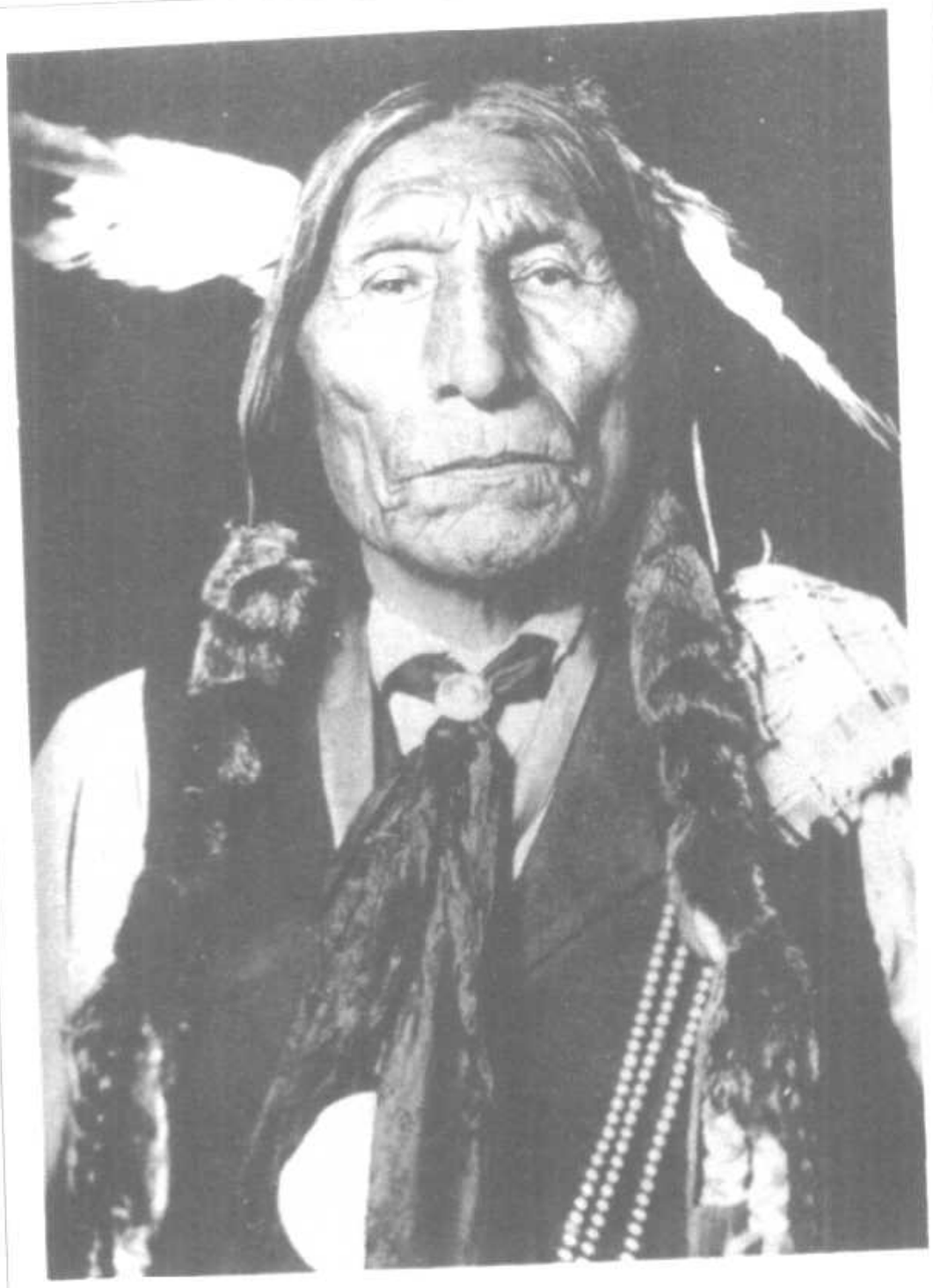




坐牛，苏族特顿人



矮牛(Short Bull),苏人



狼袍(Wolf Robe),夏延人



恶熊(Kicking Bear),苏人



矮脚狗(Low Dog),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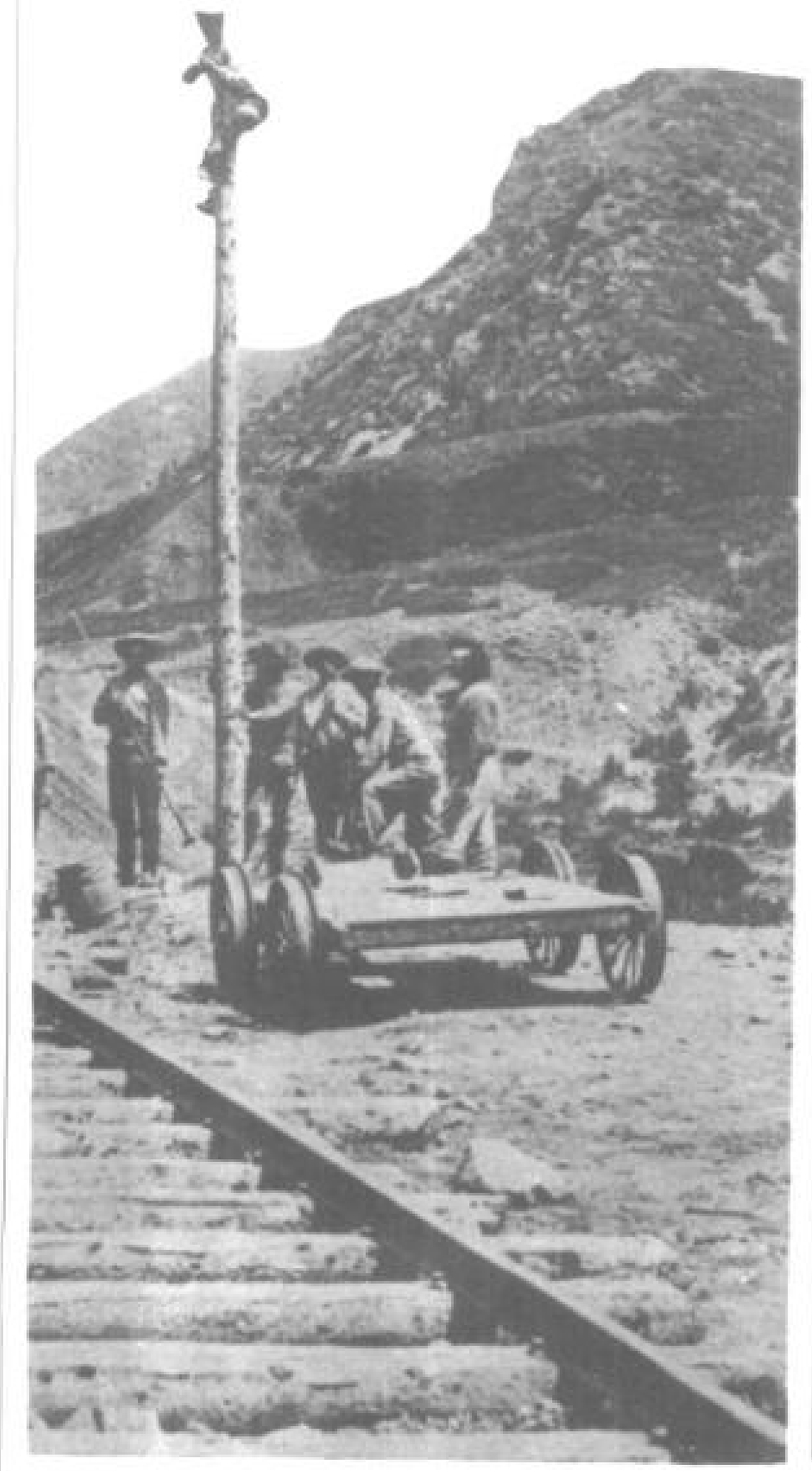
瓜纳－帕克(Quanah Parker),科曼切人



酋长约瑟夫，豁鼻人

《一个苏人酋长的回忆》

20世纪，印第安人的传记纷纷出炉。奥哥拉拉部落的苏人酋长站熊的传记是其中一部。他看到他的部族走向垂暮。他追忆往昔岁月，叙述自己如何猎捕野牛，如何追逐"铁马"



19世纪末，已有数千公里的铁路穿越了北美大平原。但对印第安人来说，火车仍令人疑惑，不过，他们心中却也充满好奇。

那是我出生后不久。一天，我们的一个探子回到营地，十分激动地告诉大家，说他看到一条大蛇，蜿蜒伸展在大平原上。这番话引起部落里极大的震动。我的族人又出去认真观察了一次。这次，不但证实果真有条长蛇，还发现了新东西。

有一长列涂着五颜六色，还冒着烟的东西，躺在那长蛇身上前进。事实上，这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最早的一种火车。印第安人好奇万分，纷纷爬上附近的高坡，争相目睹火车奔驰，亲耳听听它发出的怪叫声。看到"长蛇"趴在那里纹风不动，他们的胆子大了起来，慢慢靠近，以便更仔细察看这个怪物。

不久，部落的一队战士回营地途中经过火车站，因为口干舌燥，就停下来去取水喝。那里的一个白人要他们赶紧离开，而且不给他们水喝。或许是他害怕印第安人，要不然，就是他以前曾对印第安人干过坏事，以为他们是来报仇的。他的行为惹火了印第安人。白人居然在他们的领土上铺设铁路，本已是一件怪事；更奇怪的是白人竟然不给水喝。

战士们回营地后，便把那白人

的态度告诉了村人。他们马上召开会议，决定还以颜色。我母亲听了男人们讲的事后，带一把小斧子跟着战士们走了。他们来到铁道线，决定先捣毁几段铁轨和枕木。……

火车上的列车人员远远看到印第安人，立刻开起枪来。印第安人则鞭打坐骑，纵马奔驰。火车上的人只顾着嘲笑印第安人，笑他们竟然想驱马赶火车，笑得连前面的铁路也不看。他们完全没料到，印第安人竟把他们引入了圈套。当火车驶到毁了铁轨的地方，就一头栽出轨道外，摔得不成样子。

我母亲埋伏在附近。火车一出轨，她就跑了上去。这是一辆货车，正要运输各种物资给遥远的西部。货物中有不少枫糖、棉织品和珍珠等。我母亲第一次看到珍珠是什么样子。之前，苏人从未见过珍珠。

以前，如果我们要给一双鹿皮鞋或一件衣服加点装饰时，都用涂了颜色的豪猪刺来做。妇女先把豪猪刺放在嘴里，让它们变软。再用手指甲把它们压扁，最后再缀饰到衣物上去。

我母亲心细手巧，想用珍珠代替豪猪刺，来做衣物的装饰品。她果然做到了。……于是，在所有的苏人中，我成了第一个穿上用珍珠装饰的衣服的人。



1868 年左右，印第安人的一次劫掠火车事件。左页图：1860 年，沿铁路安装电报线。



第一次猎野牛，对任何一个印第安男孩来说，都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他杀死的第一头野牛，有象征性的价值

在小山顶上，所有的猎手都策马驰骋，旋风般向前疾奔 我鞭打着我那匹小黑母马，几乎冲在最前头。一会儿，我淹没在滚滚烟尘中，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只能听到野牛逃窜时的喘气声，和纷扬的踏蹄声。我渐渐奔到前头，左右已没有别的猎手了……

就在此时，我看到父亲曾对我说过的情景：我面前有不少野牛。牛群们发现了我，便分成两群，向相反方向逃散。当我注视着这一大群庞大的野牛，心中盘算着要杀死他们之中的一头时，突然觉得自己竟是如此渺小。我真有些害怕。我想起岳母曾对我说，要我带回一副野牛腰子和一张皮。我想，如果真能猎得一头野牛，我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有了勇气。……

我独自骑在前头。尽管单枪匹马，我还是下定了决心：不管能否杀死一头野牛，我都要开始射猎 就在此时，我听到附近传来枪声，那是别的猎手在开枪，他们已经在射猎了。我紧紧追赶着眼前的一小群猎物，一边死咬住它们不放，一边从箭袋中抽出一支箭。匆忙中我朝野牛群放了一箭 没有射中，不知道箭飞到哪里去了。正当我有点想放弃追逐时，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头较年轻的牝牛，奔跑得比它的同伴慢些。……

我策马飞奔，一眨眼就来到那牝牛的身旁 贴近猎物，这是父亲常常教我的。我从箭囊中取下一支箭，同时使尽两腿的力，稳稳夹住马，控制身体的平衡。我搭上箭，全力拉



开弓，射了出去。我本希望早早杀死那头野牛，没想到，这一箭只射在牛脖子上。我还以为我瞄得很准呢！野牛只晃了一下脑袋，继续奔跑着。我再次赶上它，又射了另一箭。这次，箭射进了心脏部位的皮肤。尽管我射得不够有力，不能致那畜生于死地，我还是看到野牛很快虚弱下来，步子慢了许多。这时，我拿起第三支箭，射了过去。这一箭穿透心脏。我开始以为这头野牛有猫的九条命。这样想着时，我看到鲜血从它的鼻孔中流出来。于是我知道，它快要倒下了。我又朝它射了第四箭。它摇晃了一阵，侧身轰然倒下。顷刻间它就断了气。我就这样杀死了我的第一头野牛。

我察看倒在地下的野牛，想到我一共射了五箭时，有点难为情了。……我不禁为自己的笨拙感到羞愧。我忽然兴起一个念头，想把野牛身上的箭都拔了，只留一支。正要动手时，耳边响起父亲对我说过的话："儿子，要永远记住：一个撒谎的人没有人喜欢。"是的，我不能骗人，我要说出真相。这样我会更愉快。

我收起所有的箭，开始宰割死牛。一开始，我做得很顺手。但当要把牛翻过来时，我才发现，我的力量不够。既然我已宰割了一侧，我就打算把它的腰子割下来，再切下最好部位的肉来，献给岳母。这时我听到有人在叫我。我骑马奔上小山顶，远远望去，我看到父亲来找我了……

他看到我已经竭尽全力杀死一头野牛，感到非常自豪。这时，我告诉他，我一共用了几支箭，每一支箭都射中了什么地方等等。我甚至对他说，我的第一支箭是朝牛群随手放的，根本就不知道射在那里了。他笑了，但他仍为我感到骄傲。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说了实话。……

父亲请来了营地的一个老人，他在村子里总是担任传令官的角色。他向众人宣布，那个叫"奥塔－科特"（Ota Kte），又叫"多杀"（Beauboup Tue）的少年，杀死了他的第一头野牛。他还说，孩子的父亲"站熊"要赏他一匹马。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杀死野牛。我费了五支箭才达到目的。

路德(Luther)－站熊

《一个苏人酋长的回忆》

伟大的杰罗尼莫

像杰罗尼莫这样的酋长，
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象征，
象征着印第安人
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抵抗
很少人知道，
杰罗尼莫跪在地上，
手中握枪的那张照片，
是1886年他投降时拍的。

阿帕切族有四个部落：奇里卡瓦人(Chiricahua)、利潘人(Lipan)、梅斯卡莱罗人 (Mescalero)、吉卡里拉人(Jicarilla)。杰罗尼莫在南克里克人中出生，却在北克里克人中成长。

1829年6月，我出生在亚利桑那的诺多约恩(Nodoyohn)峡谷。……

我家有八个孩子，我排行第四。我们兄弟四人，姐妹四人。到现在，家中只有剩我、弟弟白马(Porico)，还有妹妹娜妲丝塔(Nah-da-ste)。如今，我们是羁押在席尔堡军事保留地中的战俘。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在父亲

的帐棚中，脏兮兮的泥土地上乱爬。母亲也常把我背在背上。有时，她把我放在摇篮(tsoth)里，吊在棚中，或挂在树上。太阳照暖我的身体，风儿推动我的摇篮，树木遮蔽着我。我的成长方式跟所有的印第安小孩一样。

当我稍大一点，母亲就给我讲我们民族的传说。她讲太阳和月亮，讲星星和天空，讲云雾雨雪，讲风暴雷霆。此外，她还教我跪下来祈求宇神(Usen)，赐予我力量、健康和智慧，保佑我平安。我们从不求宇神惩罚别人。假如我们跟某人有仇，我们会自己去报仇。长辈教导我们，宇神并不关心凡人之间斤斤计较的纷争。

父亲常常对我讲印第安战士的战功，讲狩猎的快活，讲征途的光荣。

我和兄弟姐妹常常在父亲的屋子附近玩。我们在岩石堆和树林里捉迷藏。大人去田里干活时，我们在杨柳的阴影下闲逛，或者跑去采野樱桃。我们也玩打仗的游戏，反复训练，悄无声息地接近某一个假想敌，以我们的方式，获得战争的功绩。……

当我们长到更大一点，能做一些事时，我们就跟父母一起去田里劳动。播种季节里，我们用木锄翻土平地，沿着直线播种玉米。等玉米长出了苗，我们在玉米苗中间播种豆子。我们还在田里随意播种甜瓜和南瓜。这些庄稼是我们的主要食物。

我们的田地一般不超过一公顷。耕地从来不圈围。好几家人在同一块谷地中种地是常有的事。他们共同分担任务，轮流看守庄稼，以防部落里的马、树林中的鹿，以及其他动物来糟蹋庄稼。

我们想吃瓜时就去田里摘。到秋天，采收了豆子和南瓜，把它们装在口袋或箩筐中。我们摘下玉米，用玉米穗系在一起，让马儿把成捆的玉米拉回家。我们在家中给玉米剥皮，把粮食储存到地窖里，或者别的隐蔽处，以备冬天用。

我们从来不拿玉米喂马。冬天，我们会把放牧的马圈起来，喂它们草料。我们没有牛、羊。除了狗和马，我们没有别的家畜。

我们用不着种烟草，烟草是野生的。秋天我们割烟草，把它晾干。假如烟叶收成不好，留在田里的稻稿杆也可替代。无论男女，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抽烟。男孩子无权抽烟，要等他们独自猎得大猎物，比如狼或熊，才可以抽。至于未婚女子，虽然没有不许她们抽烟，但别人看到她们抽，就会觉得这样的女孩厚颜无耻。不过，几乎所有当了母亲的女人都抽烟。

我们用石臼和石杵磨玉米。磨碎了的玉米不单单用来做面包。有时，我们也把玉米煮熟后弄碎，再把它们弄湿，经过发酵，做成“提丝闻酒”(tis－win)。这种酒能醉人，很受印第安人的欢迎。酿酒的活儿总落在

女人和孩子身上。浆果和核桃成熟时，女人和孩子去采撷，整天泡在外头。当他们出门到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去时，他们便带马，好驮装果实的箩筐。

我经常参加他们的采撷队伍。在一次远行中，有一个名叫肖柯乐(Cho－ko－le)的女人失踪了。她本来骑马出门到矮树丛中找她的姐妹们，她的小狗也跟着。她费尽力气，穿过一片稠密的灌木丛和小松林时，突然遇上一头熊。那是一头大褐熊，猛然出现在路当中，冲着马儿扑了过来。她急忙跳下马，马儿撒腿逃去。于是，大熊就向她扑来。她拔出刀子，死命卫着。她的小狗紧紧咬住大熊的脚后跟，分散了熊的注意。这让她有一点时间往外躲闪，不让熊扑到。但后来，熊还是重重地在她脑袋上拍了一下。这一拍，就撕下她好大一块头皮。她倒在地上，但还没有失去知觉。尽管受伤倒下，她还是狠狠刺了大熊四刀。她看到大褐熊逃走，就用手把撕开的头皮复归原处，再使劲地捂紧。这时，她已疼痛难忍，便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了。夜里，她的坐骑带着满筐的核桃、浆果，独自跑回营地。族人看到只有马没有人，便焦急地立即出发去找她。两天后，大家才找到她，把她抬回营地。靠着行医术者精心治疗，她的伤都痊愈了。

印第安人知道各种药草的用途，还懂得如何配制，如何敷用。这些都是宇神教给他们的。在每一代人中，都有精通医术，会治病的能人。



阿帕切人的婴儿从三个月大起，就这样用绳索牢牢地缚在母亲的背上。

在采药草，配草药，行医术之外，我们还相信祈祷的作用。祈祷和医术一样，有神秘的治病效益。……

在我们受伤时，某些人能十分灵巧地拔除伤口中的子弹、箭头或别的投射物。我自己则用一把简单的匕首或小刀来割开皮肉。

小孩在冬天穿得很单薄，夏天时则一丝不挂。平日里，女人身穿一条极其简陋的裙子。裙子通常用一块棉布做成，用一根带子系在腰间，下面一直遮到膝盖。男人穿着裤子和鹿皮鞋。冬天时，他们穿衬衣和护腿套。

当部落营地刚刚安置好，有些小伙子和姑娘往往会偷偷溜出去，到几公里远的地方玩上一整天，以逃避劳动。他们从来不会因这放荡行为受惩罚。但是，假如有人发现他们躲藏起来的地方，就会嘲笑他们一番。

1858年夏，阿帕切族的贝东科赫人（Bedonkohe）部落前往南方做买卖。途中，他们在一个墨西哥小城附近停歇。印第安人把这个小城叫做“卡斯基耶”（Kas-ki-yeh）。一天，印第安战士有事进城。晚上回到营地，发现墨西哥人屠杀了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杰罗尼莫自己失去了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发誓要为阿帕切人复仇。

我们积攒到一定的武器和军需后，酋长科罗拉多就召开了大会。所有战士都作好准备，决心与墨西哥人决死战。族人派我到别的部落去求援。

我匆匆赶到阿帕切族奇里卡瓦人的部落。酋长科奇斯清晨就召开大会。全体战士静悄悄地聚集在林中空地里，按规定的行列，在地上坐成一个圈，默默抽着烟。酋长做了一个手势，我便站起来，说明作战动机：

“兄弟们！你们都已经听说了，墨西哥人无故杀了我们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亲戚：叔叔伯伯，堂兄表弟。我们和墨西哥人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我们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让我们一起，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吧！我会给你们带路，一直来到他们的城下，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一定会冲在队伍最前头。我只要求你们紧紧跟着我，向那些墨西哥人讨还血债。你们愿意去吗？好。你们全都愿意。”

“千万不要忘记战争的法则。战士可能凯旋而归，也可能战死沙场。假如你们中有谁战死了，我不希望他们的兄弟因此诅咒我。因为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征途，是自愿出征的。假如我命丧敌手，大家都不要为我哭泣。我全家都死在那个地方，我也不心存侥幸。必要时，我会准备去死的。”

我回到营地，把好消息报告给酋长。然后我立即出发去南边，到阿帕切族奈德尼人（Nedni）的领地去请他们出兵相助。他们的酋长叫

胡阿(Whoa)。他一言不发听完了我的话以后，下令立即召集大会。部落的人都来到后，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说话。我就把向奇里卡瓦部落说的话照说了一遍。他们也都答应支援。

那是1859年的夏季，离卡斯基耶屠杀差不多整整一年。我们三个部落的人聚集在墨西哥人的边境，准备开战。战士都涂了脸，脑门上扎了一条表示参战的带子。他们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准备战死时挨对手一刀。他们把家人藏在墨西哥边境的山林中。一个战士负责看守家属。大家商定好，一旦营地遭到攻击，便分头到其他几处集合。

一切准备就绪，统兵的酋长下令出发。我们没有骑马，每个战士都足蹬鹿皮鞋，腰围一块布。这一身披挂不是没有道理的：腰间的布夜里可当被子盖，行军时则可以保护皮肤。作战时，尤其战斗激烈时，我们不爱穿得太多。每个战士随身带着三天的口粮。由于我们在行军途中常常猎到猎物，我们并不缺少吃的。……

快要到达阿里斯普（Arispe）时，我们停下来，支起帐篷。八个骑马的人从城中出来，要跟我们谈判。我们抓住了这些人，杀了剥下头皮。无疑，这样做之后，城里的军队一定会出来的。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他们发起进攻。整整一个白天，小规模的接触战都没有停过，但我们并没有发动总攻。夜幕降临时，我们截获了他们的粮食军需车队，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丰富的食物以及枪支弹药。

那天夜里，我们在营地周围布置了岗哨。大部分战士留在营地中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来日苦战。第二天早晨，天还很早，战士就聚集在一起祈祷。他们不是祈祷得到帮助，而是祈祷拥有力量，避免中了敌人的埋伏和诡计。

我们料想的不错，到上午10点左右，所有的墨西哥军都出了城。约有两个连的骑兵和两个连的步兵。我认出来，在卡斯基耶屠杀我妻子儿女的，正是那些骑兵。我把这告诉了统兵的众酋长，他们决定由我来指挥。

我虽非酋长，也从未当过酋长，但因我是同胞中苦最大、仇最深的一个，他们就把这一份光荣的使命交给我。

我发誓，决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和信任。我下令把兵力部署在河边一个洼地上，隐蔽在小树林里。墨西哥人进攻了，步兵排成两行冲过来，骑兵留作后备。我们等着敌人冲过来。墨西哥人冲到离我们约400公尺的地方，就停了下来，开始开火。我当即发出冲锋的命令，同时派出最勇敢的战士攻打敌军尾部。混战中，许多敌人在我的打击下倒毙，我则一路向前冲。我们的人也死了不

少 战斗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小时。

到后来，战场中央只剩下四个印第安人，即我本人和另外三个战士。我们箭射光了，矛折断在敌人的尸身中。我们只剩下双手和小刀了，但我们仍用它们来搏斗。周围敌人都在我们面前死去。正在这时，又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敌兵向我们跑来。接下来，他们又杀死了我们两个人。我们仅剩的两人跑出来，前去与在其他角落战斗的印第安人会合。我的战友被敌人一刀劈死。但我和队伍会合了。

我从地上捡起一杆矛，转身反扑。那个穷追不舍的墨西哥人一下没有打中我，反被我的矛戳穿了心。我一把夺过他的大刀，朝那个杀了我战友的敌人扑去。我抱住他的腰，两人在地上翻滚。我拔出小刀杀了他后，站起来，挥舞着他的大刀，跑去寻找新目标。已经没有敌人了。血气冲天的战场上，遍地都是墨西哥人的尸体。在血泊上，响起了阿帕切人战斗的呼喊声。

我身上溅满了敌人的血，我手上还紧握着胜利的武器，我的心还沉浸在战斗带来的幸福中。这时，我已被我们勇敢的战士围住了。我获尊为所有阿帕切人的酋长。接下来，我发出命令，割下死者的头皮。

杰罗尼莫
《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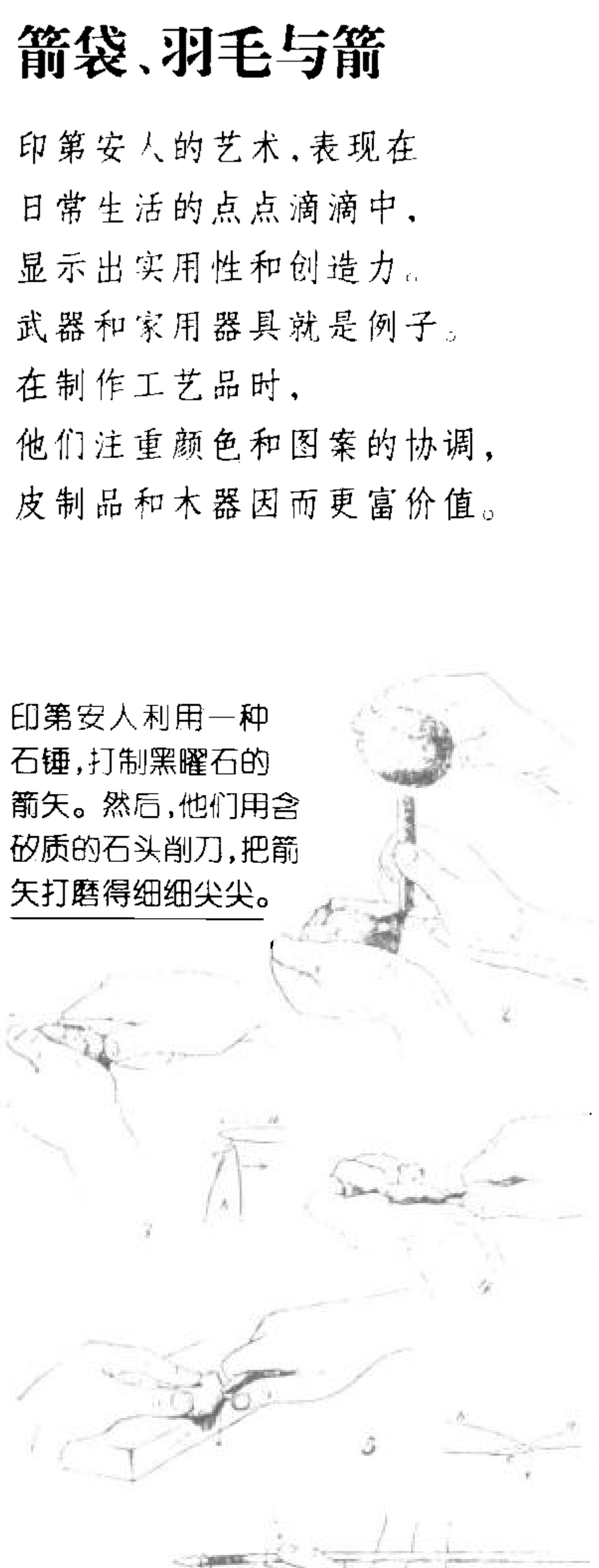


杰罗尼莫（右一）和阿帕切族战士，在 1886 年和克鲁克将军会谈时，摄于马德雷山营地。

箭袋、羽毛与箭

印第安人的艺术，表现在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显示出实用性和创造力。
武器和家用器具就是例子。
在制作工艺品时，
他们注重颜色和图案的协调，
皮制品和木器因而更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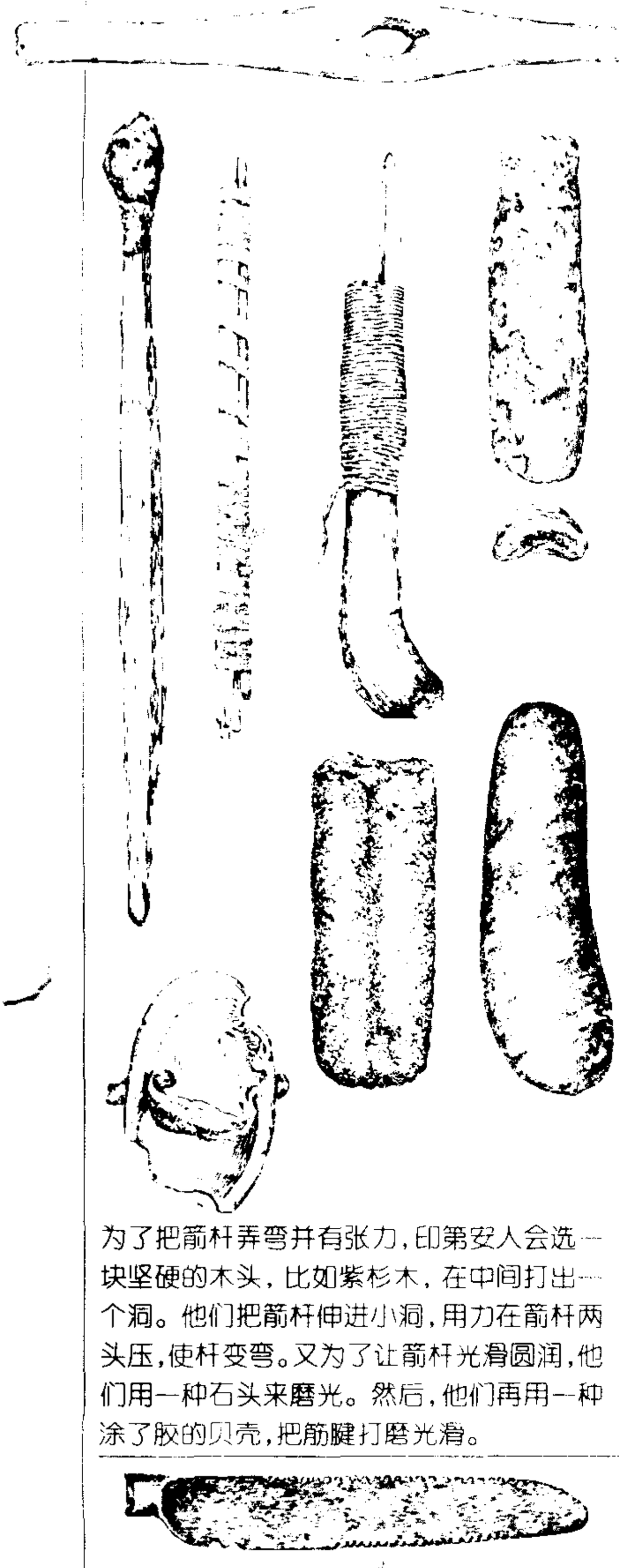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利用一种石锤，打制黑曜石的箭矢。然后，他们用含矽质的石头削刀，把箭矢打磨得细细尖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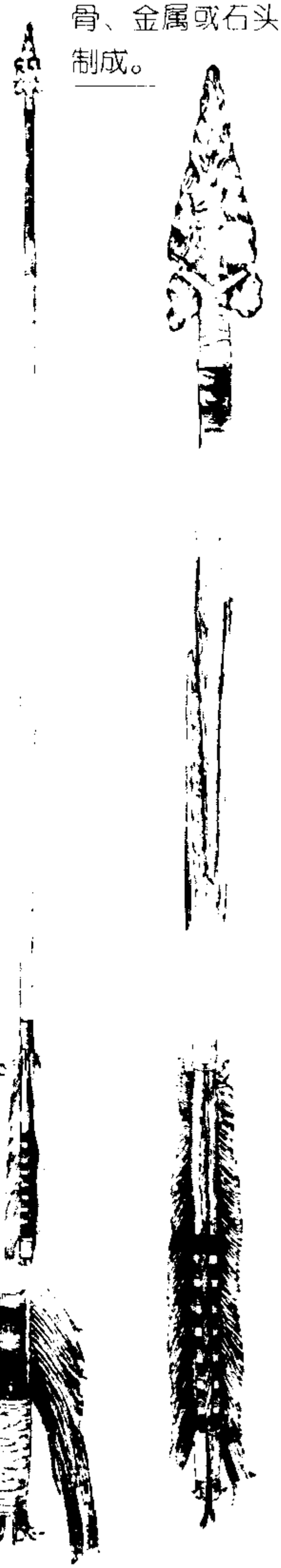
制作箭矢的材料一般都很简单：以硬木做箭杆，动物筋腱做弓弦，树脂拿来粘贴羽毛，一块不太硬的石头打制成尖尖的角。

这是阿帕切人制的箭，有羽毛装饰。箭杆用柳木或硬木做成，箭矢用骨、金属或石头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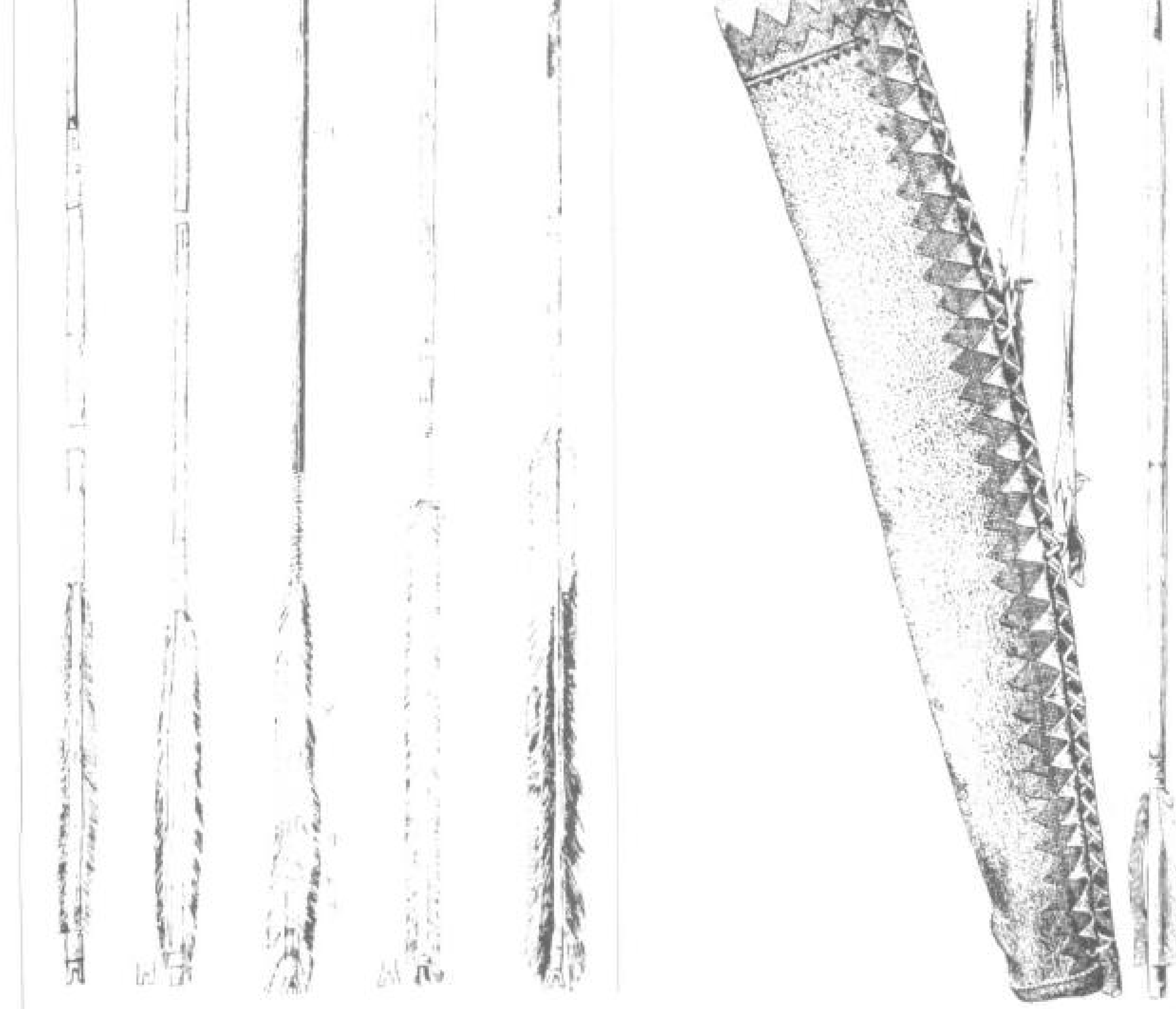


为了把箭杆弄弯并有张力，印第安人会选一块坚硬的木头，比如紫杉木，在中间打出一个洞。他们把箭杆伸进小洞，用力在箭杆两头压，使杆变弯。又为了让箭杆光滑圆润，他们用一种石头来磨光。然后，他们再用一种涂了胶的贝壳，把筋腱打磨光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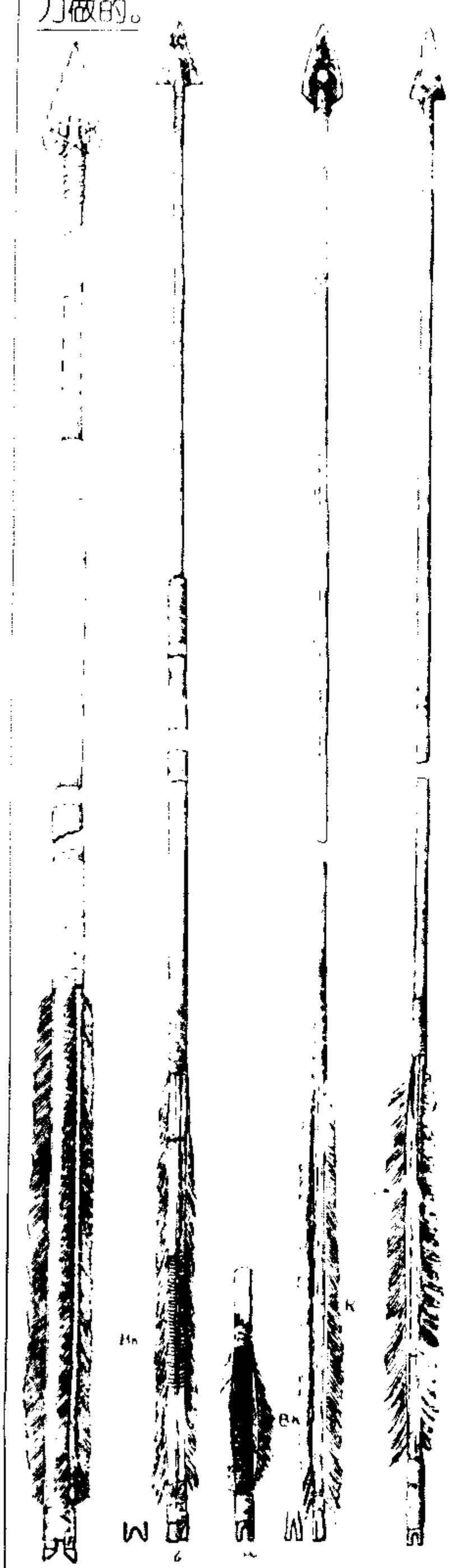




阿帕切人的箭袋和箭。箭经过烟熏熏后，变得更加坚硬。箭袋用鹿皮做成，以皮线缝起来。箭袋的长度一般在0.8公尺到1公尺之间。从上到下，沿着缝线和箭袋口，都饰以红色的菱形布料和暗色的皮块。箭袋边上还有一条简单的皮带，方便猎手把箭袋挂在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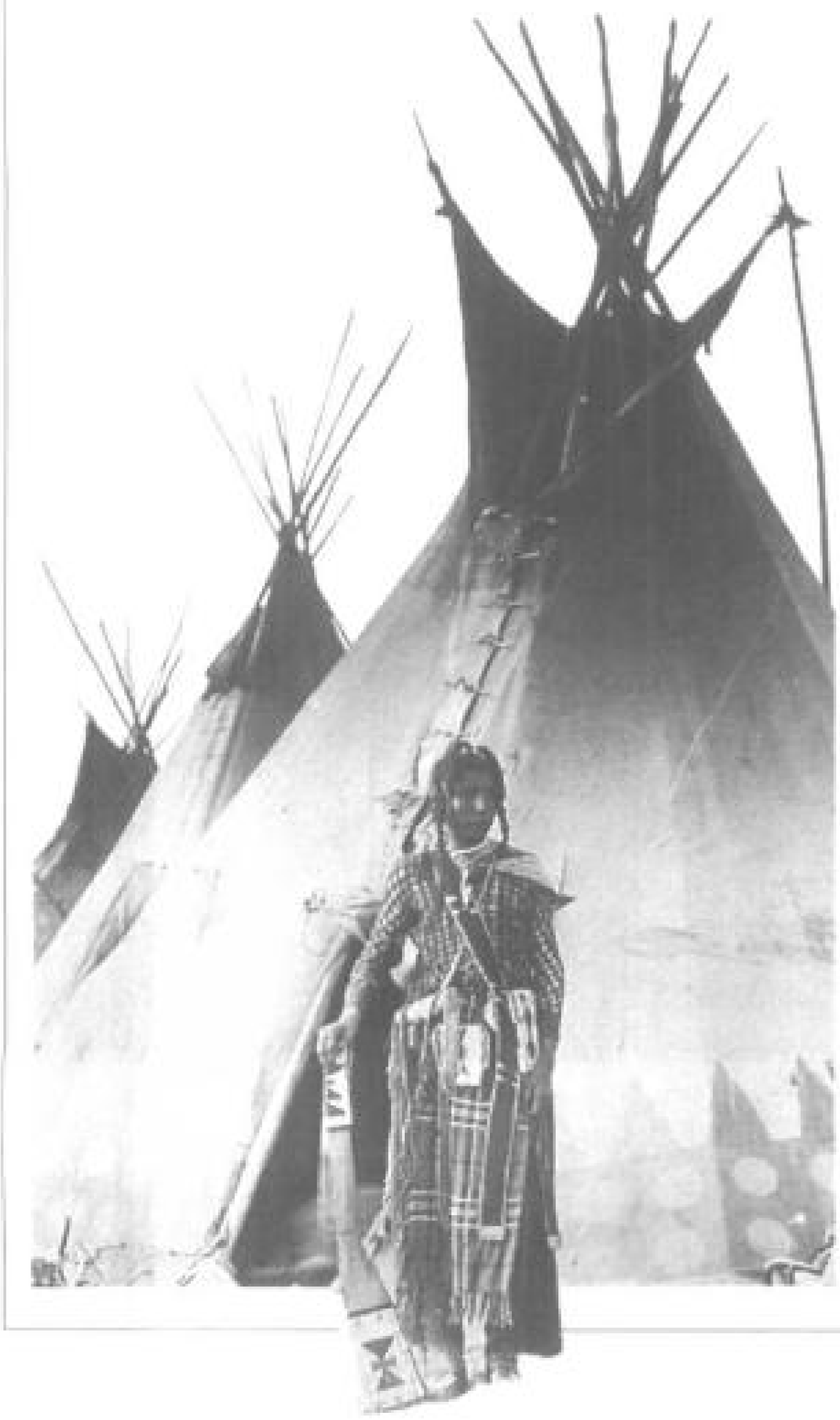
莫基斯人（Mokis）、肖肖尼人和朴布罗人的箭。他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南部。大部分部落用来制箭的材料，都大同小异。这儿左起第三支箭的差别明显些，箭头是剪刀做的。



肖肖尼人用熊皮做成的箭袋，装饰了白鼬皮做的长带子，以及海鸥的羽毛。箭的外观较优雅，箭杆中间有凹槽，有助于瞄得更准确。

笼罩了阴影的保留地

“你不能抓住印第安人的脖子，逼他成为一个农民的。”
1885年，参议员道斯曾这样讥讽。但还是有人想强迫印第安人，让他们变成“和其他人一样”的美国人



1860年，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派尤特人割让了内华达的大部分领土，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居住在金字塔湖（Pyramid Lake）的小块保留地中。温纳穆卡（Sarah Winnemuca），外号印第安的圣女贞德叙述如下：

在保留地交给我们时，没有一个白人在那里生活。我们派尤特人生活在河流湖泊附近，因为在金字塔湖和马迪湖（Muddy Lake）中，我们捕捞到十分珍奇的山鳟。湖泊还能提供不少别的收获。但是，从1867年起，铁路穿越了保留地，白人夺走了我们最好的一块地，还夺走了一个湖。

在保留地中，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是挖运河，以便在河上安磨坊，建锯木厂。说实话，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磨坊，也未听说过锯木厂。但在美国政府的报告里白纸黑字地写着：政府拨了2万5千美元，支付该工程的支出。这些都到哪里去了呢？报告声称，磨坊和锯木厂均已卖出，所得收入已用于印第安人的利益，支付了为修建他们房屋所需的木材。但是，连一根木桩子都没有运到我们这里，现在，我们再也没有任何一块林地，可为自己提供木材。白人利用我们挖好的运河，灌溉他们的田地。……

印第安事务局的官员贪污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殖民者在保留地中



红云，奥哥拉拉人酋长。印第安战争期间，他是苏人和夏延人联盟的领袖。

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以下是苏人“激进派”酋长红云一份报告的片段。

当我们和政府签订第一批条约时，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当时，我们古老的生产方式、传统习惯正渐渐消失；我们赖以为生的猎物渐渐灭绝；白人包围了我们，我们别无他法；要想生存下去，只有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享有同样的权利。政府允诺，将为我们提供在我们土地上生存的方法，教会我们种地。他们还允诺，在我们学会满足自身需要之前，要接济大量的生活用品。我们迫不及待想独立，好跟白人一样处于独立的地位，好在政府中也有自己的代表。

军官帮助我们最多。但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他们。一个管理印第安事务的部门成立了。部门中有许多官员和职员，个个领取高薪。从这时起，麻烦接踵而来。……他们似乎已看出问题的症结，与其让我们获得进步，还不如让我们停留在原地，这样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好处。我们的配额供给一天天少了。有人甚至说，我们懒惰成性，想不劳而获，靠他们的供给过日子。这是错的。

你们回想一下，连我们的坐骑都让他们给抢了。他们答应用牛羊和大马来交换，但我们等了那么久，我们又看到几头牛，几匹马？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摧毁我们的传统习俗；但没有费半点力来教我们白人的习惯。为了粉碎酋长们的权力，他们能做的事全都做了。那些真心为我们好的酋长，权力没了。代替他们的是一些猥琐的小人，冒牌的酋长，他们只会挑起混乱，滋生事端。……

你们这些一天三餐的人，你们自己的孩子那么幸福健康，你们无法理解生活在悲惨中的印第安人。……大地上已没有了希望。神遗忘了我们。

马里安斯特拉斯(Elise Marienstras)
《印第安人的抵抗》

1978年，加拿大人发表了一份研究印第安保留地的报告。在报告开头，他们试图确定某些基本概念的定义

定义种种

组族(La bande)

所有属于同一特殊集团，并正式登录为该集团成员的土著，都属于同一组族。然而，在一个组族中，有众多的成员并不生活在组族的保留地中。

混血儿(Les Métis)

"混染的血统"。一般说来，土著和外来人结合所生的后代就算混血儿。混血儿并不享有印第安人的权利和责任，然而他们常被认为是土著。

部族(La nation)〔**部落**(tribu)〕

部落或部族，指一个土著团体，其中的人有一些共同特征：语言文化、历史、外貌。一个部族还可以再划分。例如，易洛魁部族包括摩和克人、奥内达人、奥农达加人、卡尤加人、塞内卡人和图斯罗拉人。某些专家认为，对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最好不要使用"部落"这个字眼。……"部族"一词似乎更准确，也更可接受。

无身分印第安人（Les Indiens sans statut）

"无身分印第安人"指的是特殊的印第安人：他们从人种上说是真正的印第安人，但法律上不被承认为印第安人。这种不承认，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某些印第安人的身分在祖先身上就丢失了，他们的祖先在官方登记中漏掉了。还有一些人则因为拒绝跟政府打交道，而不为官方所知。

此外，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有许多土著否认自己的印第安身分，以便成为"自由民"，成为彻彻底底的加拿大人。在那个时代，"自由解放"赋予每个人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权，甚至还有饮料欠账权。……

还有很多印第安人，因婚姻而失去了身分。由于身分藉父系继承，印第安女子与无身分印第安人通婚时，她们自己和孩子的身分也就失去。

保留地如何运作呢？这里所叙述的是理论上的情况，现实则复杂多了

每个保留地都由一个酋长和一个部落会议领导。酋长和会议制定保留地





易洛魁战士后代的加拿大家庭。照片摄于 1927 年。

的政策，但只在印第安人法的范围内行事。其他法令则由建立保留地的条约规定。印第安人法在 1876 年或 1867 年通过，1880 年作了重大修改，1951 年又修改。今天，联邦政府和印第安人的组族，仍在讨论新的修改法案。

酋长

在某些土著部族中，酋长曾是世袭的。而在另一些部族中，只要功勋卓著，得到部下的拥戴，就可以担任酋长。最近几年中，已有一定数量的妇女担任酋长。现在，在加拿大，酋长只能经由各组族的会议选举产生。

部落会议

部落会议同样要经由部落成员的选举。部落会议成员的数目，视部落人数多少而定。酋长是会议的领袖，领导会议各项活动。酋长和部落会议向部落的全体成员负责，有责任提出对部落有利的各种计划。在印第安人法规定的范围内，部落会议拥有自治权，有权制定自己部落的法令。

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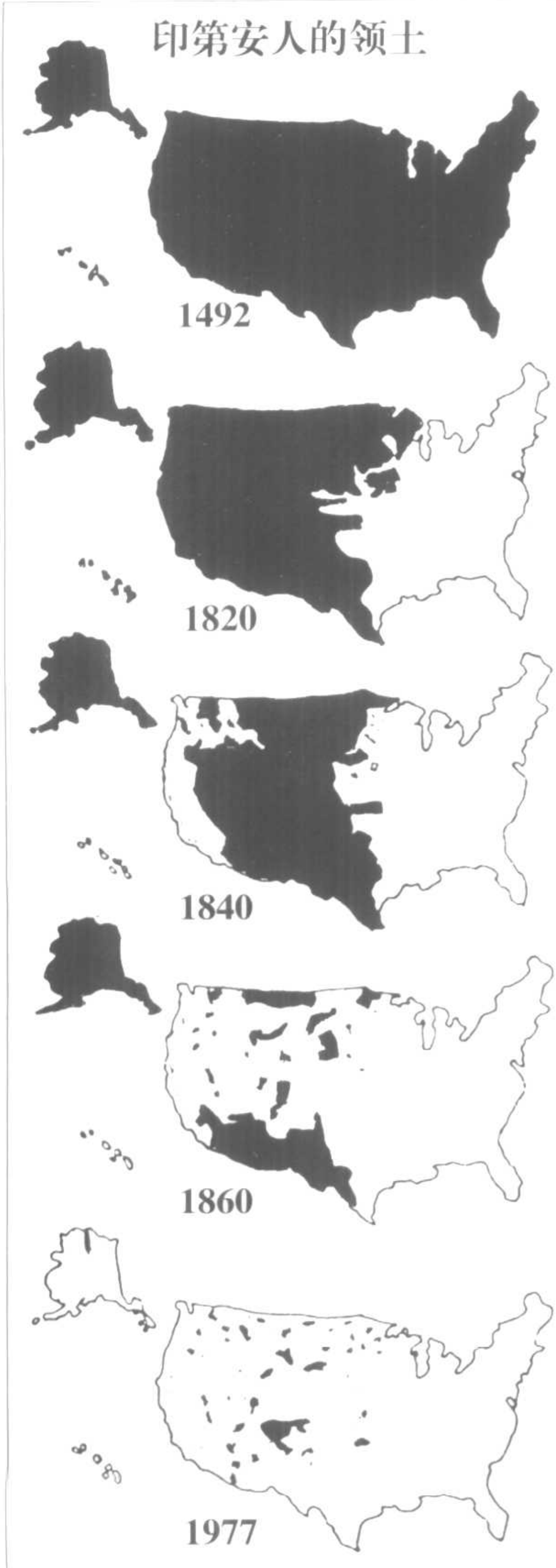
各个委员会由部落会议任命，其责任是确保保留地大部分活动能顺利开展，比如教育、娱乐、住宅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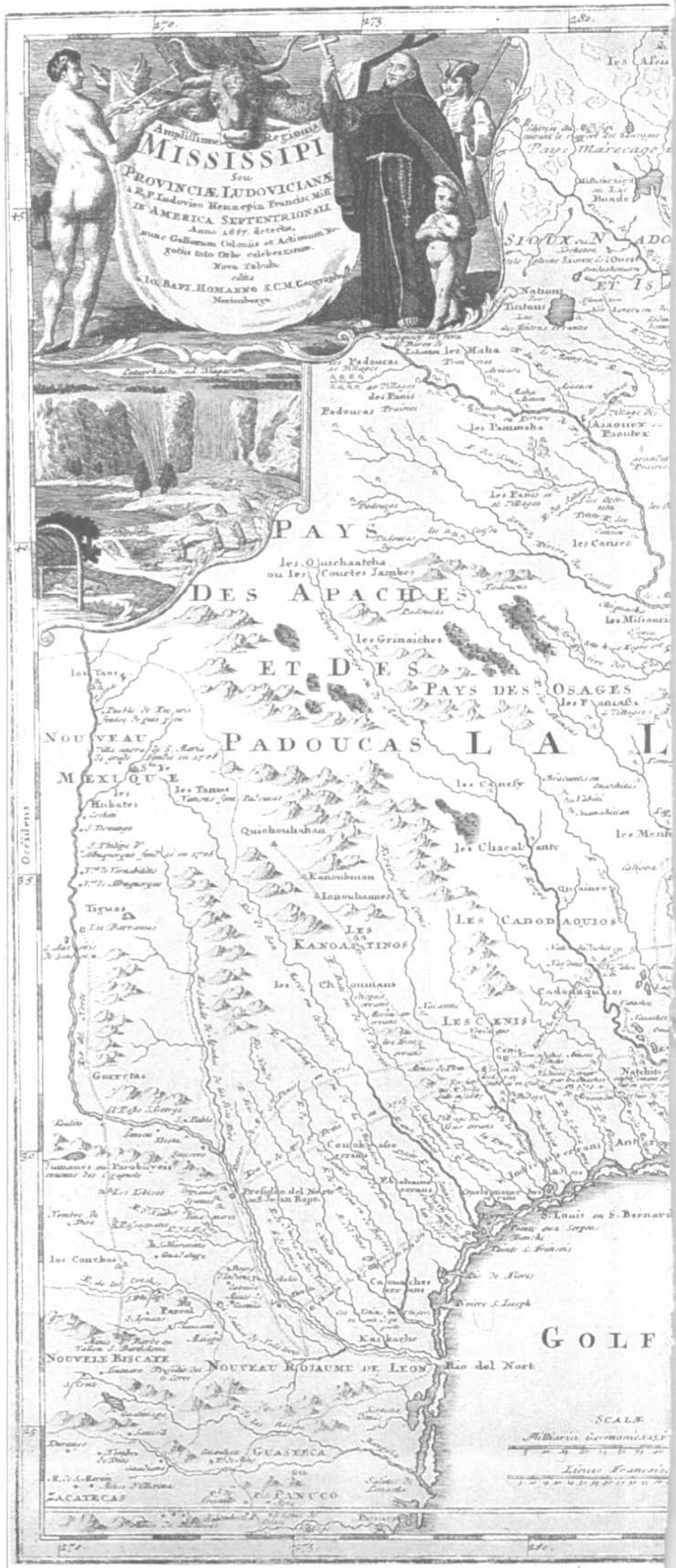
条约

每个组族都由条约和外界相联系。条约规定了组族保留地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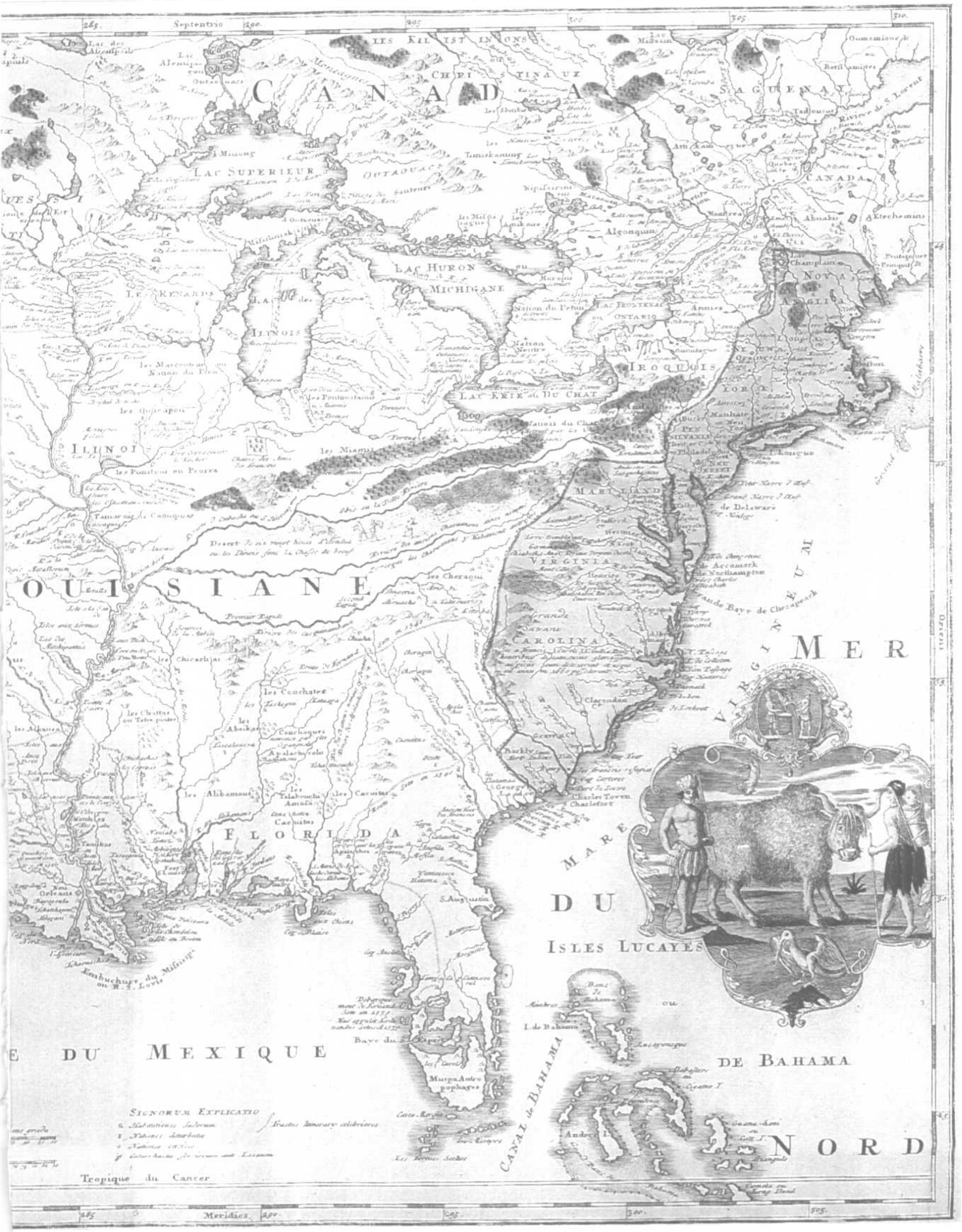
克里人部落的印第安人，1887 年。

《法兰西文献》
1982 年 10 月 8 日





这幅密西西比地区的地图绘于 18 世纪。此地



图是时代的见证：那时，印第安部落安宁度日，生活在属于自己已达千百年的土地上。

印第安运动

“今后，如果我们得不到
应得的一切，决不罢休。”
1966 年 5 月，俄克拉荷马的
切罗基人提出这样的口号
这不是说说而已，
继之而起的，
是一连串的抗争和示威……



一个年仅 19 岁的印第安青年，因不堪狱中孤独的煎熬，用一只袜子上吊自杀。……此外，在美国西部怀俄明(Wyoming)的温德河(Wind River) 印第安保留区中，十个印第安青年在两个月内相继自杀。……

在这个有 5，000 人的保留地中，自杀率竟高出全国平均数 62 倍。去年 (1984 年) 自杀事件不到 30 起，今年已登录在案的就超过了 48 起，约每星期一起。……

印第安人是被剥削者中的被剥削者。在全美，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最低，平均预期寿命最短，意外死亡率最高，沾染上因贫困而得的病(如肺结核) 人数最多，酗酒人口最多。与其他人相比，犯了同样罪行的情况下，他们坐牢的年数也最多。

一年一度的太阳舞仪式，或野牛节仪式，仍照常举行，只不过是在电视镜头前，或在旅游者面前进行。似乎这一切只是为了向人显示，印第安民间文化存在，还非常具有可看性。其实，祭祀太阳、蛇、江河的传统仪式，弘扬“大地母亲”荣耀的真正仪式始终在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见。

冬天，有 90% 的失业者

国际印第安条约组织 (International Indian Treaty Council，简称 IITC)是一个保护印第安人的组

织 从 1975 年起,它是联合国的咨询对象。据 IITC 的报告,三个婴儿中就有一个在六个月之内夭折。失业率高达75%,冬天甚至达到 90%。……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简称 AIM)负责人马克·班克斯(Mark Banks)强调:"我们是幸存者。"……马克参与多次为他的"兄弟们"争取承认的抗争。二十多年来,他的兄弟丹尼斯一直全心投入。早先,在印第安人各集中居住地,有过不少组织,但由于力量分散,难成气候。印第安人纷纷感到必须联合了。1968 年,在明尼苏达的明尼亚波利(Minneapolis),二十来个印第安人组织宣布合并,美国印第安人运动顺应历史的需要成立了。……

AIM 开始行动,反对社会上对待印第安人的种种不公,并努力改善印第安人的经济状况。在大多数印第安人的支持下,AIM 参与占领法律上属于印第安人的领土,发起示威游行。这些在美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1972年,在华盛顿,印第安事务局被一批 AIM 成员占领。这个事务局创立于1824年,旨在解决"印第安问题",但它已从印第安人的保护人,变成他们的狱卒。1973年,在南达科他州的翁迪德尼,一处曾于1890年发生美军大屠杀印第安人事件的地方,印第安人占领一栋官方的办公大楼。

早在 1969 年,在阿尔卡特拉斯岛上,就有一队印第安人占据了要



在亚利桑那的保留地中,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直到 20 世纪初仍然极度悲惨。

点，与警察周旋了两个多月。翁迪德尼与阿尔卡特拉斯岛的占领事件，目的相同。印第安人希望藉由这一类占领，以非暴力而戏剧化的行动来显示他们存在，而且要求改善生存条件。

印第安人直到1924年才真正获得美国公民权。此前，为争取承认他们在美国土地上的存在，他们已进行了多次抗争，直到获得公民权，总算迈出一大步。进入保留地后，他们抗争的直接后果很快显示出来了。在AIM的支持下，印第安人创办了粮食与卫生的合作组织，还建立了一个诉讼救助会，以及一些幸存学校(Survival School)。幸存学校是一种特殊学校，在学校中孩子们可以学习印第安人的语言，接受更好的教育……

能量资源

“我们想利用美国宪法制度的复杂性，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在AIM中负责此项任务的印第安法学家维纳(Vina)如是说。多年来，他不断呼吁世人，尊重印第安人的权利，包括他们捕鱼狩猎的权利，保护自然资源的权利，并要求归还利用能源的权利。

“在这个国家中，相当可观的自然资源都在印第安土地上。但在保留地中，96%的好地都在非印第安人手中，我们只有4%最糟的地。”“雷霆女”比内西奎(Beenayseequay)这样说，她是阿尼什纳伯－什普瓦人(Anishnabe－Shipewa)部族的人，26岁，是自然资源、核子、能量、环境



某个保留地中的印第安女人，她们正在出售自己制作的民俗工艺品。

等问题的专家……

她说:"根据官方的研究,30%的石油、20%的天然气和90%的含铀能源,储存于印第安保留地中。但当局签订的条约对能源问题含糊其词,结果,大笔的财富落到了大公司手中。大公司从保留地的开发中赚到的钱,比在任何地方赚的都多。"

"雷霆女"解释:"印第安人远离社会制度,不懂法律,许多人是文盲。这就需要我们多方解释,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以免陷入法律的陷阱。但是,我们只是大陆上的一个小岛。一切都要重新做起……"

已有无数计划提了出来,与国会的谈判也在陆续进行。长期以来,印第安人做了那么多……只是为了获得一个简单的权利……摩和克部落的报纸《阿奎撒斯纳纪事》说:"权利不是给予的,而是必须去争取的。"

马洛维克(Dorian Malovic)

《十字架》

1985年12月15—16日

印第安碎石路的美洲

翁迪德尼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紧邻着一个小墓园。这个小村庄就是95年前发生那场大屠杀的地方。1973年春,这里又差一点发生悲剧。印第安人与军警对峙了两个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我正在翁迪德尼。我就是在那里初次见到丹尼斯·班克斯的。"斯凯(Skye)回忆:"我当时只有



1973年,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占领翁迪德尼的一个风景区。

14岁，陪着父亲。我可能是那里年纪最小的……过了12年以后，我仍每天想着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切。我害怕得要死，怕枪火，怕警察、士兵，怕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和他们的狗。他们甚至派出坦克对付我们！但是，令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的团结精神，是行医术者的仪式。我们那时有一种发汗小屋(sweatlodge)，族人可以在屋里得到净化，对于我们坚持抗争十分有帮助。”

这次占领是奥哥拉拉人永远的光荣。他们是不屈的战士。他们有妻子支持，有老人鼓动，有AIM帮助，利用种种手段终于获得胜利。他们在谈判中当着政府官员的面，把1868年政府与拉科塔部族签订的条约拿出来，一条一条对照，终于追还了应归于他们名下的20项重要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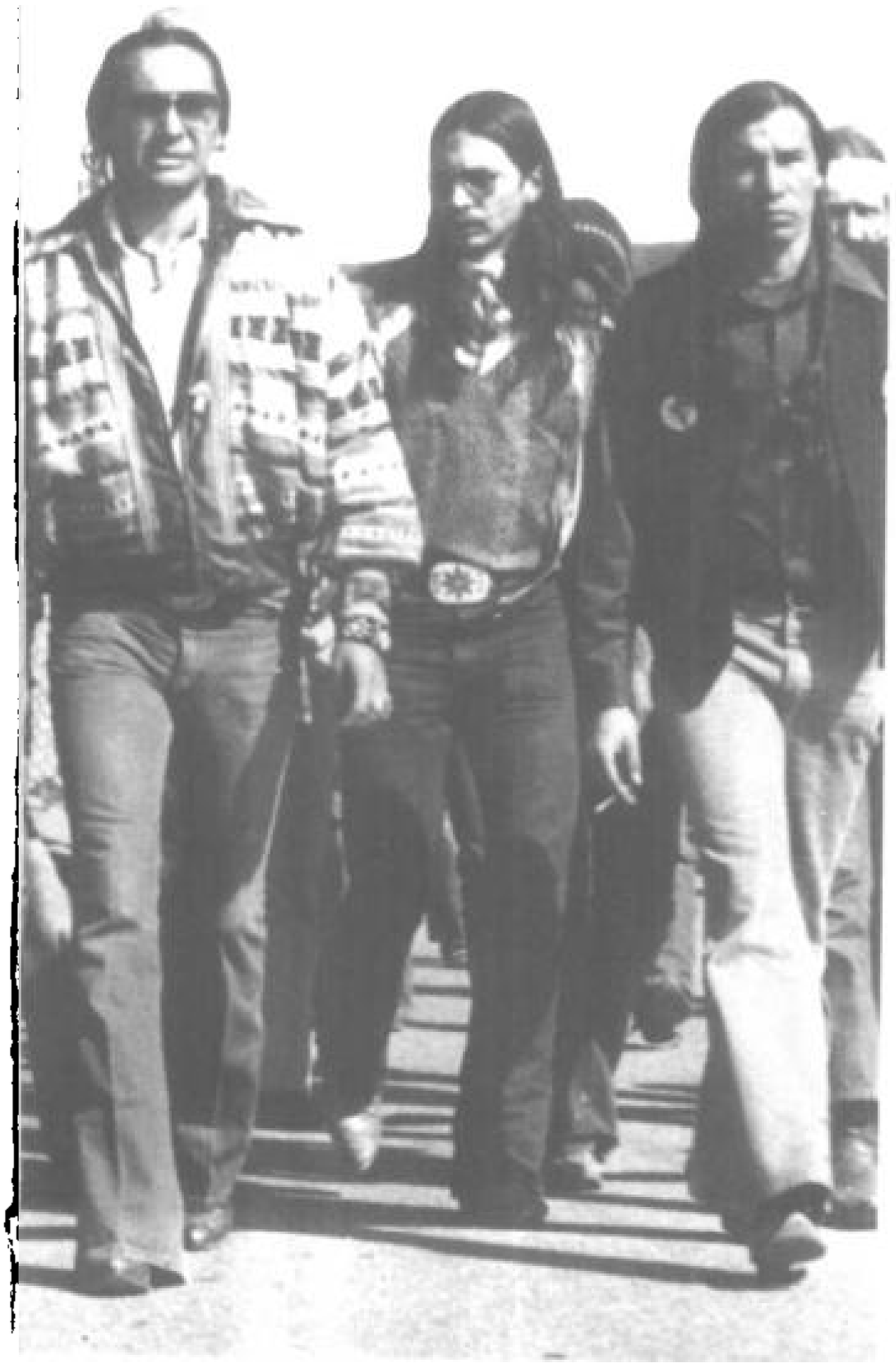
1976年，丹尼斯·班克斯重整旗鼓，又发动了一次抗争。这次的引爆点是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他们发



1978年，印第安人在华盛顿街头游行。

起了一次横穿美国的接力长跑，终点设在华盛顿。长跑持续了九个月，叫做“为了生存而长征”跑步只是形式，主要在于宣传。他们达到目的了：各部落的印第安人相互交流，比较自己的生存条件、在相同的仪式中相互了解。“那年夏天，印第安青年至少是跑在大地上，而不是泡在酒吧里。”某观察家不无幽默地说道。

为庆祝洛杉矶奥运会，丹尼斯想出一个主意，要在1984年夏天举行一次相反方向的长跑活动，从东海岸起跑，在洛杉矶结束，终点就在观看奥运会的外国游客群中。实际上，起点是在纽约以北，奥农达加人的保留地上。有二十来名长跑选手参加，每隔10到15公里安排一次接力。选择奥农达加人的保留地为起点，不是无意义的：几个月来，丹尼斯·班克斯就是藏在那里，不能自由出入。每次出来，必定有几个联邦调查局的密探盯梢。他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实在无法忍受，不久就投降了。



卢热(Jean – François Rouge)
《自由报》
1985年12月27日

经过15年绵长的讨价还价，奥内达人胜诉，重获纽约州北部500公顷土地的所有权。这次判决开了一个先河。

在纽约州最北部有两个城市，一个叫锡拉库萨(Syracuse)，一个叫罗马。两个城市之间有一片土地，不太大，最多不过500公顷。四周有一些病歪歪的树，几家当地的小企业开设在那里，所得的经济利益十分有限。然而，就是这块贫瘠的土地，几乎要让历史重写。经历了一场15年的诉讼之后，1985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判决，承认当地奥内达人部落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1975 年 2 月 4 日，在威斯康星，印第安反对人士在离开警察局时，作出胜利的手势。

这是一桩头条新闻。18 世纪，在殖民者“购买”土地之前，印第安人曾拥有十分广阔的土地。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法院将要重新审理更多的土地归属案件。从时代背景来看，这游戏的赌注是双倍的。首先，它有象征意义。奥内达人说，这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他们赢得某种程度的承认，这是正常的事。其次，它还有政治意义。因为，没有“祖国”的奥内达人最终也同时失去了他们的部落，失去了他们的“组织”。

这是一段很长、很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末。1795 年，他们的领土已经大为缩小，从 300 万公顷缩到 5 万公顷。印第安人从白人那里获得一笔数目可笑的钱款，而把大片土地“出卖”给白人。实际上，白人的建议是非法的。两年前，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这一类的土地交易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同意。

由于没了土地，从 19 世纪起，奥内达部落就渐渐瓦解了。三分之一流亡到政府给的威斯康星(Wisconsin)保留地。三分之一自愿来到加拿大的安大略。最后的三分之一留在纽约州北部。1920 年，最后这群人组织起来，成了纽约州“印第安奥内达人部族”。部族以西方政府的模式组成，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直到 1975 年为止，一切平安无事。1975 年，严重的政治纠纷导



1980年10月31日，美国总统选举前，共和党候选人里根(Reagan)向印第安人拉票。

致部落分裂。一派人赞成按"西方民主"形式建立政治体制，另一派人反对。于是，纽约州奥内达人部落不复存在。仅剩的部族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不甘罢休，决心赋予部族新的形式。往后的岁月里，他们继续执行1970年以来执行的政策。

首先，印第安人必须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这大约花了他们五年时间。在第二个阶段，他们要求，因被剥夺了所有权资格而得到赔偿。最高法院通过法案，满足了两种要求，但是赔偿金最高达到两万美元，钱必须付给城市印第安中心，在奥内达人部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组织。当然，这笔钱不够用来建立一个帝国，不够获得500公顷土地所有者的资格。但这项判决开了一个先例。奥内达人似乎有希望在可见的将来，收回他们所要求的其余5万公顷土地。

然而，权威人士已否定了这项可能性。北美印第安事务协会的发言人说："我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剥夺在这些土地上的企业主的所有权，摧毁这些土地上的道路，毁坏种种设备装置。假如奥内达人有一天重新组织了起来，他们也会需要一种足以与人竞争的经济。"

罗蒙(Philppe Romon)
《自由报》
1985年3月6日

1540－42 探险家科罗纳多初次探察朴布罗人居住的地区。

1584 伊莉莎白一世的宠臣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洛亚诺克(Roanoke)建立殖民地。

1607 105名英格兰殖民者在詹姆斯敦登陆。

1620 "五月花号"载着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

1622 维吉尼亚的殖民者遭到波瓦坦人攻打。

1636/1637 佩科特战争在康乃狄格爆发

1644 在维吉尼亚，波瓦坦人第二次攻打殖民者。

1675－76 菲利浦王战争在新英格兰爆发

1680 朴布罗人在西南部起义。

1682 彭和德拉瓦人签订和约。

1711－12(13) 北卡罗莱纳的图斯卡罗拉战争(Tuscarora Wars)。图斯卡罗拉人加入易洛魁人联盟。

1715－16 南卡罗莱纳和乔治亚爆发雅马西战争(Yamasee War)。

1754 易洛魁人和殖民者一起召开阿巴尼(Albany)会议。

1756－63 七年战争。

1763 "庞蒂亚克起义"。宣告对阿帕拉契边境之主权。

1774 丹木王(Dunmore)战争。

1775－83 美国独立战争。

1778 美国与德拉瓦人签订第一个和平条约。

1787 大陆会议(Continental



描述印第安人的电影《小大人》于1968年上映，由达斯汀霍夫曼主演。

Congress) 签署西北法令，规定除非有公平且合法的战争开打，否则未经印第安人同意，不得掠取其土地财产

美国宪法起草

1790－91 在俄亥俄地区，哈马尔(Harmar)和圣克雷(St Clair)的军队败于印第安部落联盟之手

1794 鹿寨战役 西北各印第安人部落战败

1795 12个部落签订了格林维尔条约(Treaty of Greenville) 在西北部确立了一条永久的边界线

1803 (印地安那州) 温森斯(Vincennes) 条约签订：西北部的印第安领土大幅缩小。

1803 杰斐逊总统向拿破仑政府买下路易斯安那。

1804－06 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遥远的西部太平洋沿岸。

1811 蒂珀卡努堡战役，肖尼人战败。

1812－14 英国及印第安联军和美国交战。在泰晤士河战役中，印第安酋长特库姆塞战死。

1814 杰克逊和阿拉巴马的民军一起征讨克里克人。

1816(1817)－18 第一次塞米诺尔战争

1819 亚当斯－奥尼斯(Adams－Onis) 条约：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

1824 印第安事务局创立，隶属于国防部。

1827 切罗基人法通过。

1830 国会通过由杰克逊总统提出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Indian Removal Bill)。

1832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乌斯特控乔治亚州政府案”(Worcester v. Georgia)。马歇尔(Marshall)主张，切罗基人乃是国内附庸部族，应保护其免受乔治亚州侵害。

1835 新埃科塔(Treaty of New Echota)条约。切罗基人让出他们在乔治亚的土地，流亡他乡。

1835－42 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

1838 切罗基人走上“眼泪之路”：被流放到俄克拉荷马。

1842 俄勒冈小径开通。

1845 美国兼并德克萨斯。

1848 墨西哥和美国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Guadalupe Hidalgo)条约。美国获得北美大陆的西南部土地。

1849(1848) 印第安事务局转归内政部管理。

1851 平原和山区的各印第安部落签订第一次拉阿密堡条约。

1855 华盛顿和俄勒冈领土上的印第安部落签订和平条约

1860－75 大平原上野牛逐渐绝迹。

1862 苏族桑蒂人战争在明尼苏

达开打。

1862－72 阿帕切人在西南部打游击战。

1864 夏延人在桑德河遭屠杀。

1868 卡斯特指挥的政府军屠杀黑壶族(Black Kettle)的夏延人。

1869 塞内卡人帕克(Parker)上任印第安事务局局长。他是第一个被任命为该局局长的印第安人。

1871 国会放弃和印第安部落签订和平条约的政策。

1872－73 俄勒冈爆发莫多克人战争。

1876 小比格霍恩战役。卡斯特将军的部队在这次战役中，为苏族特顿人和夏延人的联军所败，卡斯特战死。

1877 酋鼻人战争在爱达荷(Idaho)和蒙大拿(Montana)开战。酋长约瑟夫投降。

1879 犹太人(Uta)战争。卡莱尔的印第安学校在宾夕法尼亚创校。

1882 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创立。

1886 杰罗尼莫投降。

1887 道斯法案。此法案系关于保留地的居住法案。

1890 12月15日，坐牛在驻石被杀。12月29日，翁迪德尼河大屠杀。

1911 美国印第安人协会成立。

1924 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

1928 梅里安调查委员会报告发表：《印第安人行政管理问题》。

1934 惠勒－豪尔法案(Wheeler－Hower Act)，即印第安人重组法案。

1944 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大会。

1946 国会设立争取印第安人权益委员会。

1949 印第安人"再居住"纲领。

1953－54 关于"期满废约"的第一批法令。

1958 俄勒冈克拉马斯人(Klamath)的条约"期满废约"。

1960 梅诺米尼人(Menomonee)的条约"期满废约"。

1964 在华盛顿州，展开争取捕鱼权的运动。

1968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成立。

1969 在缅因州(Maine)，帕萨马科迪人(Passamaquoddy)，封锁了通往普林斯顿(Princeton)的公路。各个部落的印第安人代表占领了阿尔卡特拉斯岛。

1970 在印第安事务局的许多分局，印第安人举行静坐示威。

1971 阿拉斯加土著权益赔偿法通过，爱斯基摩人(Eskimo)和阿留申人(Aleut)得到赔偿。

1972 在内布拉斯加的戈登(Gordon)游行，抗议杀害雷蒙小雷电(Raymond Little Thunder)。华盛顿的印第安事务局大楼遭

人占领。

1973 2－5月，在南达科他，印第安人占领翁迪德尼河。

1975 梅诺米尼人"期满废约"的法令废除。

1976 独立计划：美国能源发展纲领

印第安条约第二次国际会议召开 国际印第安条约组织成立。

1977－78 议员肯尼迪(Kennedy)米兹(Meeds)等人提出的一项法令草案被搁置：该法令要求废除以前与印第安人签的条约，取消印第安部落或部族的特殊地位。

1978年2－7月：最长的长途游行示威，反对废除印第安条约。

1981 9月15日－18日，在纽约举行非政府组织会议(ONTI)。各土著代表团自世界各地而来，呼吁世人，维护印第安人在自己领土上自由生活的权利。

1982 1月25日，最高法院判新墨西哥阿帕切人胜诉，准许他们向设在他们保留地上的一个石油大企业征税。

1982 4月，科恩(Félix Cohen)的《联邦印第安人法汇编手册》再版。该书最初出版于1942年，是阐述印第安人权利学说的先驱。

1983 1月，里根总统要求国会废除所谓的"期满废约"政策。他承认印第安部落的多样性，承认每一个印第安部落的自决权。



银幕上的印第安人：《一个叫做马的人》，1969年。

1984 2月，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研修班召开学术研讨会，以推动印第安人权利研究的发展为目的。这是第一个探讨此类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1985 3月，纽约州奥内达人土地案的终审，最高法院宣告奥内达人胜诉。奥内达人的土地曾由纽约州的两个委员会取得，并在州法院的审判中败诉。

1985 4月，最高法院确认印第安税收的合法性。从1978年起，印第安纳瓦霍人对他们领土上的一家矿业课税，曾引起官司纠纷。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野牛之死》 绘画 Albert Bierstadt 作，1889 年 美国华盛顿州，科科伦艺术馆

书脊

印第安人装烟草的小荷包 美国新墨西哥州，Maxwell 人种学博物馆

封底

上 战斧烟斗 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
下 波塔瓦托米人的烟斗 美国土耳沙（Tulsa），吉尔克里斯（Thomas Gile rease）美国历史和艺术学院

扉页

1 《卡特林为 Mah - To - Toh - Pa 画肖像》 绘画 卡特林作，1852 年 华盛顿国家艺廊
2 《索克人酋长奔狐》 绘画 卡特林作
3 《四熊》 绘画 卡特林作
4 《弓箭手》 绘画 卡特林作
5 《牛背肥脂》 绘画 卡特林作 华盛顿，美术新展收集品
6 《夏里塔·里什》 绘画 卡特林作 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7 《尧威人战士小狼》 绘画 卡特林作
8 《狼和山丘》 绘画 卡特林作
9 《机智的人》 绘画 卡特林作
11 野人头部彩色雕像 木雕上色，20 世纪大众艺术 法国洛瑟尔（La Rochelle），新大陆博物馆

第一章

12 《美洲的第一次弥撒》 绘画 PharamondBlanchard 作，1850 年 法国第戎（Dijon），美术博物馆
13 维吉尼亚的居民 版画 Uecellio 作 载《原始居民与现代居民》（*Habiti antici et moderni*），威尼斯 1598 年版
14 美洲印第安人的工具与装饰品 约公元前 1500 年
15 铁器人 版画 布里作，1596 年 载《美洲》（*America*）
16 - 17 《卡蒂埃发现圣劳伦斯河》 绘画 吉丹作 凡尔赛宫，城堡博物馆
18 海狸 木刻 载《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tum*） 瑞士自然学家格斯纳（Konard Gesner）著，16 世纪
18 - 19 圣劳伦斯河三角洲 地图 未标明年代 巴黎，海军部档案馆
19 右 卡蒂埃画像 Louis Nicolas 作，17 世纪 载《印度奇闻》（*Raretés des Indes*）
20 新法兰西的印第安人 版画 载《耶稣会教士新法兰西游记》（*Relations de ce qui s' est passé dans le voyage d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la Nouvelle - France en 1668*） 蒙特利尔大学，Nelzack 收藏
20—21 荷卡拉加人的家园 版画 无名氏作，1606 年
22 《坡姆西克要塞式村落》 版画 布里作，1585 - 88 年 载《精采故事》（*Admiranta Narratio*） 巴黎，海军部历史处
23 《塞科塔村落》 版画 布里作，1585 - 88 年 同上
24 - 25 《佛罗里达的居民运送丰收果实到公共仓库去》 版画 布里，勒莫安。载《短篇故事》 巴黎，海军部历史处。
26 - 27 《木叉烤鱼》。版画。布里作，

1585－88年　载《精采故事》　同前
28－29　《在阿帕拉契山脉的河流中淘金》　版画　布里，勒莫安，1563年　载《短篇故事》　同前
30－31　《"五月花号"的新教徒移民出发》　绘画　Bernard Gribble作　普利茅斯艺术馆
31　《"五月花号"的新教徒移民到达美洲》　绘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第二章

32　《Pueo河景色》　绘画　Davies Thomas作，1782年，加拿大渥太华，国家美术馆
33　《新法兰西魁北克景色》　套色版画　J. B. Franquelin作，1684年　巴黎，海军部历史处
34上－35上　《史密斯被印第安人俘获》（细部）　版画　无名氏作，1607年
34下　《史密斯获俘》　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35下　《史密斯上尉俘获帕马恩基人(Pamavnkee)之王》(细部)　无名氏作，17世纪
36　《盛典前的印第安人》　绘画　John White作，1585年　伦敦，大英博物馆
37　《佩科特人的战争》　版画　昂德希尔作，1638年　载《美洲新闻》（*News from America*）　纽约，公共图书馆
38上　《菲利浦王》　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38下　《菲利浦王的战争》　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39　《休伦人》　版画　Mallet作，1685年
40－41　《易洛魁人屠杀休伦人》　绘画　Joseph Legaré作，约于1828年　魁北克，魁北克博物馆
42左下　《易洛魁人酋长》　版画　Grasset de Saint Sauveur作，1796年　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42右下　《易洛魁人战士》　版画　Grasset de Saint Sauveur作，1796年　同上。
43左下　渥太华部族中高贵的印第安人。　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43右下　《努特卡人战士》　版画　Grasset de Saint Sauveur作，1796年　同上
44－45　易洛魁人要塞式村庄　版画　载《尚普兰新法兰西游记》（*Les Voyages faits par le Sir Champlain en Nouvelle France*），1632年　巴黎，海军部历史处。
46上，易洛魁人与法国人在加拿大开战　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46下　野蛮人狩猎，野蛮人散步　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巴黎，国家图书馆
47　《野蛮人狩猎》　版画　17世纪　载《拉卡唐男爵游记》（*Voyage du baron de la Hontan*）　巴黎，国家图书馆
48　法国士兵来到加拿大　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49　圣劳伦斯河河口和魁北克城市入口，鸟瞰图　17世纪　巴黎，国家图书馆

第三章

50　卫骏骏，外号鸽子蛋脑袋，阿西尼本部落的酋长　绘画　卡特林作
51　枝繁叶茂的丛林美洲　青铜墙饰　无名氏作，约1682年　凡尔赛宫，城堡博物馆
52－53上　北美印第安人的装饰品，长烟斗，盒子　法兰西画派的石版画。Ludwig作，19世纪　洛瑟尔，新大陆博物馆
52－53下　《印第安人营地》　版画　载《加拿大风景画册》（*Canadian Scenery illustrated*）　Bartlett William Henri作，1842年　伦敦，私人收藏品
54上　曼丹人的毛皮衣，图案表现的是米纳塔雷人与阿里卡拉人(Arikara)的一次马战　1805年　巴黎，皮博迪博物馆
54－55下　印第安克劳人越冬移居　绘画　Clymer作。
56－57　《彭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　绘画　无名氏作，约1840作。
58　《白人猎人在苏人营地中》　绘画。Clymer作。
59上　苏人的毛皮战袍，饰以豪猪刺和马

鬃毛

59下 《佛罗里达的印第安村庄》，版画 无名氏作，17世纪 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60 《罗兰森夫人被俘生还记》(*A Narrative of the Capitivity Suffering and Removes of Mrs Mary Roulalson*)的封面 波士顿，1773年

61 《Jemina被劫》 绘画 Charles Wimar作 比比沙，Minshall Jr. 收藏

62 《特卡塞萨，北美的第一个印第安修女》 版画 载《北美的历史》(*Histoire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Racqueville，1722年版

63 1649年，耶稣会修士布雷伯夫和拉勒芒在加拿大殉难 套色版画 17世纪 尚蒂伊(Chantilly)，封丹博物馆

64－65 《森林的召唤》，取自《加拿大风景画册》，Bartlett William Henri 著，伦敦，1842年

66－67 印第安化的白人，取自《加拿大风景画册》 同上

68－69 《山民》，取自《加拿大风景画册》 同上

70－71 佩赫里斯卡－鲁赫帕，外号双乌鸦，米纳塔雷人著名战士 水彩画 Bodmer作。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北方天然气公司，Maximiliem－Bodmer收藏

71 一枚银质十字架的细部 Pierre Huguet制，用于毛皮贸易，18世纪 渥太华，国立人类博物馆

第四章

72 《猎驼鹿人》，绘画 Philip Bert Geer作。美国，Anschutz收藏。

73 有装饰图案的印第安战斧，在18世纪时，这是英国及法国的拓荒者跟他们的印第安同盟者的交换物品 伦敦，大英博物馆。

74－75 《麦克里在纽约遇刺》，绘画，19世纪。美国哈特福(Hartford)，Wad Sworth Atheneum

75 《苏人与福克斯人战役》绘画，卡特林作

76 以克罗克特为题的历书，19世纪。

77左上 布克上校与印第安酋长庞蒂亚克谈判 版画 美国画家韦斯特(Benjamin West)作 载《历史报导》(*Historical Account*)，Smith Both，1766年 纽约，公共图书馆。

77下 布克上校出席被庞蒂亚克俘获的白人俘虏的归还仪式 版画 韦斯特作 载《历史报导》 同上

77右上 印第安酋长庞蒂亚克，版画，无名氏作

78左 华盛顿总统赠送表示和平的长烟斗给印第安人 美国勋章，1792年 渥太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

78右 美利坚合众国国徽 美国勋章 同上

79 《76精神》 绘画 Willard作

80－81 《鹿寨战役》 绘画，19世纪 美国，The Henri Francis du Pont Winterthur Museum

82－83 19世纪初期的印第安村庄 绘画 无名氏作 渥太华，加拿大国立美术馆

84上 《塞米诺尔人酋长奥西奥拉不采纳白人的建议》 版画 载《往昔的故事》(*Narrative of the Early Days*)，Welch，1841年

84下 特库姆塞 版画 无名氏作，19世纪

85 《切罗基凤凰报》(*Cherokee Phoenix*)的报头

86－87 印第安部落分布图 Pierre－Marie Valat原作

第五章

88 野牛群 水彩画 Bodmer作，1886年 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北方天然气公司，Maximiliem－Bodmer收藏。

89 坐牛和野牛比尔 照片

90 《阿帕切人的伏击》绘画，19世纪的美国画家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作

91 《印第安人攻打大车队》，绘画，19世纪

92上 《缝制战帽》 绘画 J. H. Sharp作

92－93 《拓荒者保卫大军队》，绘画，Robert Lindneux作。

94 谢尔曼将军，照片，无名氏摄。

95 《拉阿密堡内部》 绘画 Miler 作，1837 年 美国，Joslyn Art Museum

96 – 97 《落基山脉：移民穿越平原》 石版画 美国柯里尔和艾夫斯公司 (Currier and Ives)出版

98 – 99 《穿越大陆：帝国的西征节节胜利》 石版画 美国柯里尔和艾夫斯公司出版

100 一张 19 世纪的海报复印件

101 《通宵火车》 绘画 Oscar Berninghaus 作

102 – 103 《曼丹人祭祀仪式》 绘画 卡特林作 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104 – 105 《曼丹人棚屋内部》 绘画 卡特林作 同上

106 – 107 《曼丹人的野牛舞》 绘画 卡特林作 同上

108 – 109 《曼丹人的墓地》 绘画 卡特林作 同上

110 为了破坏铁路线，印第安人攻打铁道上的白人 石版画 无名氏作，19 世纪 美国，堪萨斯州历史学协会

110 – 111 下 《印第安人攻打大车队》 绘画 19 世纪

111 上 《坐牛》 绘画 Robert Lindneux 作

112 – 113 小比格霍恩战役示意图 Pierre – Marie Valat 原作

114 – 115 《卡斯特的末日》 绘画 Edgar Paxson 作

115 右 卡斯特将军 石版画 Howattney 作

116 – 117 印第安保留地 照片 19 世纪末

118 上 翁迪德尼河大屠杀之后，埋葬死者的景象，1890 年 12 月 29 日

118 下 翁迪德尼河大屠杀之后，政府军士兵站在冰冻的尸体前，1890 年 12 月 29 日

119 翁迪德尼河大屠杀中，印第安人酋长大脚板丧生，1890 年 12 月 29 日

第六章

120 向华盛顿进军：到达白宫 1978 年

121 丹尼斯·班克斯，美国印第安运动的领袖

122 – 123 传教士与印第安部落的孩子们在加拿大，1910 年前后

123 下 美国军官根据1794年签定的一份条约，向图斯卡罗拉保留地中的印第安人发放物品，每个部落6码布(约合5.5公尺) 照片

124 《野牛比尔在西大荒》(*Buffalo Bill's Wild West*)的海报 1898 年

125 罗斯福 照片 无名氏摄

126 – 127 “红色权力”的旗帜 照片，Léonard de Selva 摄

128 杰罗尼莫，阿帕切人酋长

见证与文献

129 “红云”牌嚼烟 广告，1867 年

130 向印第安人兜售武器 版画 无名氏作，19 世纪

132 勒纳尔族 (Renard) 印第安战士 版画 无名氏作，1750 年

134 印第安女人和她的孩子 版画 18 世纪末

136 印第安人在祈祷 照片 Curtis 摄

137 奥吉布瓦人的圆锥形棚屋 1872 – 75年

138 上 印第安努特卡人用鱼叉捕鱼 照片，19 世纪末

138 下 阿西尼本人的弓箭 照片，19世纪末

139 左上 海斯基亚人 (Hesquiat) 挖植物块根 照片，19 世纪末

139右上 黑脚人的烹调 照片，19世纪末

139 下 捕捉麋鹿的克里族猎人 照片，19 世纪末

140 柳树林中的奇佩维安人棚屋 照片，19 世纪末

141 上 撒尔西人的营地 照片，19世纪末

141 下 皮根人的一个帐棚的内部 照片，19 世纪末

142 阿西尼本人的帐棚 照片，19世纪末

144 内布拉斯加的印第安学校，印第安奥马哈人。照片，19 世纪末。

146 – 147 1877 年，坐牛签署瓦尔什堡条

约 石版画 无名氏作,19 世纪

148 左 平原印第安人 照片 Curtis 摄

148 右 坐牛 照片,1885 年

149 左上 苏人矮牛 美国通信部队,国家档案馆

149 右上 夏延人狼袍 华盛顿,史密森学会

149 左下 苏人悲熊 美国通信部队,国家档案馆

149 右下 苏人矮脚狗 美国通信部队,国家档案馆

150 科曼切人瓜纳 - 帕克

151 豁鼻人酋长约瑟夫

152 沿铁路安装电报线 照片 1860 年

153 印第安人劫夺火车 石版画 1868 年

154 猎野牛 石版画 卡特林作,1844 年 北美印第安人收藏馆

156 西大荒表演的海报,该演出表现酋长杰罗尼莫事迹

158 阿帕切部落的妇女 照片 19 世纪末

161 在和克鲁克将军会谈期间,杰罗尼莫(右一)和他的阿帕切战士在马德雷山脉的营地

162 - 163 美国西南部阿帕切部落的弓箭制造技术 石版画,19 世纪末

164 - 165 美国西南部阿帕切部落的箭袋与箭。石版画。19 世纪末

166 克里人的住地 加拿大,1887 年 蒙特利尔,Archives Nottman Mc Cord Museum

167 奥哥拉拉人酋长、苏人和夏延人联盟首领红云

168 克里人战士,加拿大,1887 年 蒙特利尔,Archives Nottman Mc Cord Museum

169 易洛魁战士后裔的家庭 照片,1927 年。

170 15 世纪起印第安领土地图

170 - 171 密西西比河流域地图 18 世纪末, Blerancourt,法国 - 美国博物馆

172 印第安人在华盛顿游行 1978 年

173 亚利桑那的印第安保留地。

174 美国一个保留地中的印第安女人兜售民俗工艺品

175 古领翁迪德尼河风景区,1973 年。

176 1978 年,印第安人在华盛顿的一场游行 1978 年

178 1975 年 2 月 4 日,印第安造反者在警察的护围下,走出威斯康星的夏瓦诺警察局,作出胜利的手势。

179 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向印第安人拉票

索引

A

阿贝那基人(Abenaki) 42, 75, 86

阿尔冈昆人(Algonquin) 20, 35, 38, 40, 42, 49, 62, 86

阿卡迪亚(Acadie) 19

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 14

阿拉巴马(Alabama) 85

美国第 22 州,建于 1819 年,在东南部,密西西比河东侧

阿拉帕霍人(Arapaho) 92, 94, 110

阿兰达伯爵(Conde de Aranda) 80

阿默斯特,将军(Amherst, 1717 - 97) 76

1960 年时的英国北美总督

阿帕拉契山脉(Appalaches) 29, 76

美国东部及加拿大东部的主要山系,矿藏丰富

阿帕切人(Apache) 90, 100, 159

阿西尼本人(Assiniboin) 51, 87

埃里克森(Leifr Eriksson, ? - 1020?) 15

艾略特(John Eliot, 1604 - 90) 62

安大略湖(Lale Ontario) 40

北美大湖区最东的湖泊，属五大湖的航运系统
昂德希尔（John Underhill，1597？－1672） 37
奥哥拉拉人（Oglala） 101，110，145，152
奥基帕，仪式（Okeepa） 102－3
奥吉布瓦人（Ojibwa） 55，83，86
奥内达人（Oneida） 40，46，78，177－9
奥农达加人（Onondaga） 40，46，59，177
奥特雷乌蒂（Otreouti） 59
奥西奥拉（Osceola，1800－38） 84－5

B

巴斯克人（Basque） 18
班克斯，丹尼斯（Dennis Banks） 121，175－7
斑尾（Spotted Tail） 95
邦特莱（Ned Buntline） 124
贝壳串珠带（wampum） 57
本土美洲教会 123
波莫人（Pomo） 87
波尼人（Pawnee） 87
波尼人杀手（Pawnee Killer） 95
波塔克西特人（Pawtuxet） 31
波塔瓦托米人（Potawatomi） 80
波瓦坦（Powhatan，1550？－1618） 34
伯戈恩（John Burgoyne，1722－92） 74
军人，亦是剧作家，曾进军美洲殖民地，但最后兵败于纽约州
伯内特（Robert Burnett） 126
博兹曼小径（Bozeman Trail） 90，110
起于拉阿密，终于蒙大拿采金区，中间须经过比格霍恩山以东的一处苏族猎场
布恩（Daniel Boone，1734－1820） 76－7
美国拓荒者，曾于1778年在蓝利克斯（Blue Licks）为伙伴运送粮食时，为肖尼人逮捕，后为肖尼人收养，但又逃亡
布克（Henry Bouquet，1719－65） 76，77
英国军官，曾因参加法印战争而升官。他改变训练方法，使欧洲军队能够适应丛林作战，且一战成功
布朗（Orlando Brown） 94
布雷伯夫（Jean de Brebeuf，1593－1649） 62
法国传教士，学习印第安人的方言，向他们传教
布雷福德（William Bradford，1590－1657） 36
1620年率领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移民新大陆，一直是殖民地的重要领袖，终生为殖民地奉献。著有《普利茅斯开发史》，是美洲文学的经典之作
布里（Théodore de Bry，1528－98） 25，27

D

大神（Grand Esprit） 136－137，145
道奇（Grenville Dodge，1831－1916） 110
道斯（Henry Dawes，1816－1903） 122
道斯土地分配法（Dawes Allotment Act） 122
德克萨斯（Texas） 90
美国第二大州，位于中部。
德拉瓦人（Delaware） 61，80－1，86

德洛利亚(Vine Deloria) 126
蒂珀卡努堡(Fort Tippecanoe) 85

E

俄亥俄谷地 46, 75 – 8, 80, 121
俄勒冈(Oregon) 91
俄勒冈小径(Oregon Trail) 92, 95
起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Independence),最长到达威拉米特谷地(Willamette Valley),在1820及1830年代只是毛皮商赖以通往西部的途径,直到农人对俄勒冈土地的沃土有兴趣后,小径才获重视
恶熊(Kicking Bear) 149

F

法印战争
参"七年战争"条。
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 78
费南德兹(Juan Fernandez) 15
疯马(Crazy Horse, 1849? – 77)
110 – 3, 145
佛罗里达(Florida) 18—9, 25, 85
美国大西洋海岸最南的一州,1513年3月时为西班牙探险家里昂所发现,为纪念复活节,他将此岛命名为"鲜花盛开的复活节"。
福克斯人(Fox) 74, 86

G

古丹(Théodore Gudin) 17
瓜纳 – 帕克(Quanah Parker, 1845? – 1911) 150
其母是白人,"帕克"即为母姓。瓜纳能说多种语言,包括西班牙语、英语和几种印第安方言。曾积极反对联邦政府,但后来接受白人的制度时亦毫不保留
灌木径(Bushy Run) 77

H

哈得孙(Herry Hudson, ? – 1611) 20
哈得孙湾(Hudson Bay) 74
位于加拿大北方,因美国探险家哈得孙而得名,他于1610年航过此海峡
哈尼(William, S. Harney) 95, 101
荷卡拉加(Hochelaga) 19, 20
黑脚人(Blackfoot) 87, 94, 143
红云(Red Cloud, 1822 – 1909)
101, 110, 167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 – 99) 78, 119
美国第一任总统,把十三个殖民地结合成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惠特曼(Whitman, 1819 – 92) 97
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鼻人(Nez Perce) 87, 113

J

基奥瓦人(Kiowa) 87
杰斐逊(Jefferson, 1743 – 1826) 89
美国第三任总统,写作《独立宣言》。
杰米逊(Mary Jemison, 1743 – 1833)
62, 134 – 5
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 – 1845) 85
美国第七任总统,系一位没有深厚政治背景的军事英雄,平民百姓的代言人
杰克逊,夫人(Helen Hunt Jackson, 1830 – 85) 123
除了《百年耻辱》一书外,她的成名作《拉蒙

纳》(*Ramona*, *1884*)，对于印第安人的处境亦有着墨

杰罗尼莫(Geronimo, 1829? – 1909) 100, 147, 156, 161

K

卡波(Jean Cabot，约 1450 – 98) 15

卡迪纳尔(Harrold Cardinal) 127

卡蒂埃 (Jacques Cartier, 1491 – 1557) 15, 17, 19, 20, 29, 48

卡蒂厄(Lorenzo Cadieux) 136 – 7

卡里尼昂 – 萨利埃尔 (Carignan – Salières)军团 48

卡森(Kit Carson) 69

卡斯特(George Custer, 1839 – 76) 111, 113, 115, 119

有些战略家，指责卡斯特在小比格霍恩役中未能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

卡特林(Georges Catlin, 1796 – 1872) 1 – 9, 51, 102

卡托巴人(Catawba) 116

卡尤加人(Cayuga) 40

科迪 (William Fredrick Cody, 1846 – 1917)，见野牛比尔条

除了演出舞台上的野牛比尔以外，他还在美国陆军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充当斥候，对美国陆军有实质贡献 参"野牛比尔"条

科里尔(John Collier, 1884 – 1968) 125

美国社会学者暨民族学家，1933 年至 1945 年间任美国印第安事务委员

科罗拉多(Mangas Colorado) 100

科罗纳多 (Francico de Coronado, 1510 – 54) 29

科曼切人(Comanche) 75, 87, 90

科奇斯(Cochise, 1812? – 76) 100, 159

克劳人(Crow) 55

克里克人(Creek) 74, 78, 85 – 6

克鲁克，将军(Crook) 101, 112

克罗克特 (Davy Crockett, 1786 – 1836) 76 – 7

军人、生于田纳西州东部，曾奉杰克逊之命，参与 1813 – 14 年对克里克印第安人之战

夸扣特尔人(Kwakiutl) 87, 90

魁北克(Québec) 20, 40, 43, 46, 48, 62, 76

加拿大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省份，当卡蒂埃初抵圣劳伦斯河时，当时的印第安人便是居住在今日的魁北克及蒙特利尔 关于省名由来亦有一说是源于阿尔冈昆语"登陆"一词

L

拉阿密堡(Fort Laramie) 94 – 5

拉阿密堡条约 110

1851 年亦曾签订一同名条约，其中规定印第安人每年从政府领取 5 万美元酬金，作为保证白人能平安通行俄勒冈小径之回报

拉科塔人(Lakota) 144

拉韦芒(Gabriel Lallemant) 62

拉韦唐男爵(baron de La Hontant, 1666 – 1713) 46

法国殖民地军人、作家，因写作《美国新航记》而留名

狼袍(Wolf Robe) 149

勒莫安 (Le Moyne de Morgues, ? –

1588) 25, 27
现今所知第一位前往美国的职业画家
里保(Ribault) 25
联合太平洋铁路 (Union Pacific Railroad) 152
美国西部主要的铁路。1863 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动工，1869 年与东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会合，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就此完成
灵力(Wakan Tanka) 145
指印第安人所谓由超自然产生的神力。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比如，酒就是一种灵力，而毒草和某些爬虫类也是灵力
鹿寨，战役(Fallen Timbers) 80 - 1
路德 - 站熊(Luther Ours - Debout) 152 - 3
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74, 130
美国西南部的一州，1812 年成为第 18 州，以法王路易十四之名命名
罗多尼尔 (de Laudonnière, 1529? - 74) 25
罗兰森 (Mary Rowlandson, 1635? - 78) 60
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 - 1919) 125
美国第 26 任总统，民族主义者，著有《西部的拓展》
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 69, 89, 91 - 2
美国与加拿大西部的大型山脉

M

马莱西特人(Malecite) 18
马萨索伊特 (Massasoit, 1580? - 1661) 35 - 6
其名意为"大酋长"，从鳕角到纳拉甘西特湾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迈阿密人(Miami) 75, 80, 86
麦克里(Jane Mac - Creh) 74
麦克卢汉(T. C. Mac Luhan) 147
曼丹人(Mandan) 87, 102, 108
曼哈顿岛(Manhattan Island) 20
今日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岛，岛名源自岛上的曼哈顿印第安人
毛皮狩猎人(trappeur) 65, 69
梅里安调查委员会 125
梅森(John Mason, 1600 - 72) 37
美国印第安人运动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121, 127, 173 - 4, 176
美湖(Handsome Lake) 84
蒙卡尔姆(Montcalm, 1712 - 59) 17, 76
蒙特利尔(Montréal) 46, 62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南部、圣劳伦斯河中的岛屿上，城中讲法语的人口仅次于巴黎
米尔斯，将军(Miles, 1839 - 1925) 145, 147
米克马克人(Micmac) 18, 86
米塔科姆(Metacom) 37 - 8
密苏里人(Missouri) 130 - 1
摩和克人(Mohawk) 37, 40, 42, 46
莫多克人(Modoc) 101
莫希干人(Mohican) 38, 40
木哈末人(Mohave) 87

N

纳拉甘西特人(Narragansett) 35
纳奇兹人(Natchez) 74, 86
纳瓦霍人(Navajo) 87, 100

尼皮辛人(Nipissing) 133
诺曼人(Normand) 18
诺斯(Roman Nose) 110
努特卡人(Nootka) 87

P

帕卡诺凯人(Pakanoket) 37
帕克(Arthur Parker) 124
怕马的人 (Man - Afraid - of - His - Horse) 95
庞蒂亚克(Pontiac, 1720? - 69) 76 - 7
彭(William Penn, 1644 - 1718) 56
棚屋(wigwam) 134, 138
阿尔冈昆语中之一用语,指操阿尔冈昆诸语之印第安人的棚状住所,但常被误用于指称其他许多印第安人建筑
佩赫里斯卡 - 鲁赫帕 (Pehriska - Ruhpa) 71
佩科特人(Pequot) 36 - 7
佩科特战争(Pequot War) 36
佩诺布斯科特人(Penobscot) 86
皮货商(coureur de bois) 65, 67, 75, 130
因不断垄断政策而违法潜入内地的商人,蔑视当局及教会,引诱印第安人堕落,私售白兰地
皮马人(Pima) 87
坡姆西克(Pormcick) 25

Q

七年战争 75, 77
奇努克人(Chinook) 90
奇帕瓦人(Chippewa) 80, 121
奇佩维安人(Chipewyan) 87
奇文顿,上校(Chivington) 101
乔克托人(Choctaw) 74, 78, 85 - 6
乔治亚(Georgia) 85
1540 年,德索托率领远征军进入此地;该州于 1733 年建立,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一州
切罗基人(Cherokee) 74, 78, 85 - 6, 95
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 20
位于美国大西洋海岸
钦西安人(Tsimshinan) 87
酋长约瑟夫 (Chief Joseph, 1832 - 1904) 113, 151
原名意为"在天空滚动的雷声",带领族人与白人战斗,以维护蕴藏金矿的本族领土,终告失败。族人被迫迁至今日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保留区

S

塞科塔(Secota) 25
塞阔雅(Sequoyah, 1770? - 1843) 85
塞米诺尔人(Seminole) 59, 84
塞内卡人(Seneca) 40, 78, 84, 124, 134
桑德河大屠杀(Sand Creek Massacre) 101
桑蒂人(Santee) 100
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 1567? - 1635) 17, 20, 45, 48, 52, 60
后人推崇他为新法兰西和加拿大的真正建立者
圣劳伦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 17, 19, 40, 48
北美洲一条主要的河流,五大湖的出口。

圣路易(Saint Louis) 69
史密斯(John Smith, 1580 – 1631) 20, 34
书皮卷(scrolls) 55
斯夸托(Squanto, ? – 1622) 31
斯塔达克内(Stadaconé) 48
斯坦尼克斯堡,条约(Fort Stanwix) 77
位于今日美国纽约州西部
苏人(Sioux) 59, 74, 77, 83, 87, 90, 92, 95, 100, 110 – 3, 118 – 9, 152
苏斯克汉诺克人(Susquehannock) 48
梭罗(Thoreau, 1817 – 62) 97
美国作家,以《湖滨散记》闻名
索克人(Sauk) 86
索托(Hernando de Soto, 1500 – 42) 18

T

太阳舞 144 – 5
一种宗教仪式,名称源于达科他人,因为他们在跳这种宗教舞蹈时,有注视太阳的习惯。有的部落在举行仪式时并不注视太阳,则称为斋戒舞或其他。
泰晤士河战役 85
坦斯克瓦塔瓦(Tenskwatawa) 84
特卡奎萨(Tekakouitha, 1656 – 80) 62
特库姆塞(Tecumseh, 1768? – 1813) 37, 73, 84 – 5, 100, 146
特里(Alfred Terry) 95
特林吉特人(Tlingit) 87, 90
图斯卡罗拉人(Tuscarora) 78, 124

W

瓦洪索纳科克(Wahunsonacock) 34 – 5
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 35 – 6
万素达(Wamsutta) 36 – 7
威尔金森,将军(Wilkinson, 1821 – 91) 80
美国南方邦联海军军官
韦恩(Anthony Wayne, 1745 – 96) 80
维吉尼亚(Virginia) 34 – 5
美国南大西洋沿岸的一州
维京人(Viking) 15
指 8 至 10 世纪时的北欧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这个词源自冰岛语中的“Vik”和“ing”,意指海湾。
翁迪德尼惨案 119
翁迪德尼河,占领 175 – 6
沃希托河,大屠杀(Washita River) 115
渥太华河(Ottawa River) 40
圣劳伦斯河的最大支流,加拿大东部第二大河。
渥太华人(Ottawa) 76, 80
“五月花号”(Mayflower) 20

X

锡姆科湖(Lake Simcoe) 40
席尔堡(Fort Sill) 147, 156
谢里登将军于 1869 年所建立的军事基地,目的在于对抗印第安人的骑兵。该堡以在南北战争中阵亡的席尔(Joshua W. Sill)将领之名命名
夏勒瓦(Charlevoix 1682 – 1761) 33
夏延人(Cheyenne) 87, 90, 94, 101, 110 – 1
肖尼人(Shawnee) 37, 73, 77, 80 – 1, 84, 86, 100

肖肯尼人(Shoshone) 87、122
小奥克莉(Little Annie Oakley) 89
小比格霍恩河,战役(Little Big Horn) 111－3
谢尔曼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1820－91) 94－5、110
他的名字"特库姆塞"(Tecumseh),来自一位肯尼族印第安人的领袖之名。盖谢尔曼之父佩服这位印第安首领
谢里登,将军(Sheridan, 1831－88) 113
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 30、33、59
行医术者(Medicine Man) 158
休伦人(Huron) 20、38、40－3、45、48、52、54、62、81、86
鳕角(Cape Cod) 31
美国麻州南岸的一个半岛,状似弯曲的手臂。英国探险家戈斯诺尔德 (Bartholomew Gunsold) 于1602年到达此地时,发现附近海域盛产鳕鱼,遂以此命名。

Y

野牛比尔(Buffalo Bill) 89、92、123－4
伊利诺人(Illinois) 75
伊利人(Erie) 43、46、48
伊文斯(James Evans) 85
易洛魁人(Iroquois) 19、40－1、52、54、57、59、60、62、74－5、78、86
易洛魁战争 42－8、62
印第安人重组法案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125
印第安事务局 94、166－7、173

Z

詹姆斯敦(Jamestown) 20、33－4
站熊(Standing Bear) 144
帐棚 138、143－4、157
中立族 40、43
坐牛(Sitting Bull, 1834?－90) 89、111－3、119、146、148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